



天下一邪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楔子

天下有三大恶处。

这三大恶处是：

恶人岗，流花女人谷，疯人楼。

三大恶处都自有它的怪处，流花女人谷艳；恶人岗凶；疯人楼邪。

你如果问起江湖上的武林高手，问他愿意艳，还是愿意凶，或者是愿意邪，他们多半会回答你，他们愿意凶。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世人怕鬼，鬼还有一怕，他怕恶人。恶人岗的恶人就凶，让人害怕。但武林中人不愿意疯，因为疯了无法做事儿，无法体味做大侠的快乐，也无法体味做恶人的快活。

疯人楼，是天下武林中人都知道但也都都很畏惧的地方。

传说的疯人楼，是一座很怪很怪的楼。

首先，没人知道它在哪里，是什么样子的，是谁在那里主事儿，更没人知道疯人楼会主在现时干些什么。有人说，如果你要流花女人谷的女人看上了，你就会死得风流快乐；如果你让恶人岗的恶人看上了，你就会死得轰轰烈烈；但如果你让疯人楼的人看上了，你就很难说你最后会怎么死，很难说你是活着受罪呢，还是死得艰辛。因为世人再聪明，他也无法说得出疯子是怎么想的，疯子会怎么做。

所以，世上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流花女人谷，不是恶人岗，而是疯人楼。

从前，大侠林渊去过，但他回来之后整整病卧了半年，而且以后矢口不谈疯人楼。只要有人谈起疯人楼，大侠林渊虽然是身经百战，生死不惧的角色，却也马上谈虎色变，只字不吐。

除了大侠林渊以外，再也没有从疯人楼走出来的活人了。

但赴疯人楼的死约会的人却不少，有天下有名的醉仙刘伶，有青衣派的掌门人云生大侠，有丐帮的老帮主解免，有时花流的主人时如花，还有痴迷人君君天寿，更有许许多多的江湖志士入了疯人楼，都是一去不返了。

倘若一个人被杀了，他的家人还可以死了心，逢年过节去坟上扫墓奠祭亡灵，总是有一点心里托底，知道人是死的，不必苦等。可你去了疯人楼，家人虽苦苦凄凄地等待，直等到白了头发，直等到人也死了，去了阎王殿，也不会知道能否在地狱与你的亲人相见。

疯人楼，是世上武林人都谈虎色变的地方。

好人不闲愁，莫谈疯人楼。

疯人楼!!

第一卷

第一章 消闲美人窟

在北地凤凰城，有一处天下最大的妓馆，它叫做“美人窟”。“美人窟”里，确是个销魂去处，天天温歌蜜曲，真个不夜。在这里，天天哑哑唧唧的是笙歌弦管，天天沉沉醉醉的是香艳绮靡，日夜都有人在这里常夜沉醉，枕香倚翠，过的是快活日子。

“美人窟”里美人多。

有能唱得水倒流的如灵姑娘；有能吟千曲的玉漱姑娘；还有一个能喝得千杯万盏也不醉的馨香姑娘；更有一个奇女人，能同天下武林豪杰切磋功夫，能在千万人中斩人首级的明玉姑娘，竟然也是此“美人窟”的人。

“美人窟”据说是大侠林渊的主意，说是林渊在天下一剑吴帆自杀身死时，想出了这个主意，凡是能有些心中块垒不去的，凡是心有一点念想的，都可以到“美人窟”来做真正的女人。在“美人窟”里的女人，和在别处的女人不一样，她们可以同男人做事儿，也可以独自清闲，有自己的清静女儿身。只要她自己愿意，做什么都行。

男人乐意来“美人窟”，因为“美人窟”里善解人意的女人多。

此时，在“美人窟”的三楼上，正坐着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怪男人。

他不象是这里的客人，因为他的一身打扮太寒酸了。他身穿一件月白长衣，但月白长衣已经没了白色，成为黑黑的油亮的颜色了。而且在他的月白长衣上，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结儿。是那种鹑衣百结的结儿，一种用线捆系成的结儿，这结儿在他的身上，有些寒碜，象是乞丐的丐衣，十分的显眼。他的脸色阴沉着，此时正看着对面坐着的女人。

对面而坐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白衣女人，她慵慵懒懒，一副打不起精神的样儿，看着这个男人。

男人叫来了酒菜。

这也是打下围时叫的酒菜，一种很寒酸的时候叫的酒菜。一般来这里的男人，大都显阔，给下人叫的酒菜也比他这酒菜好。这男人兀自不知道自己是寒酸的，也没有一点儿局促。他看着两个小菜，看着一壶浊酒，竟然在口里嘟嘟囔囔，说道：“这里的人真黑，怪不得我娘告诉我，不得与青楼里的人相识，如果与青楼的人结识了，她们早早晚晚会把你的骨头都榨碎，弄成面汤喝下去。你看，你看，这一碟小小的菜，就要人家几两银子，莫非来青楼的人的银子都是抢来的骗来的不成？”

面他而坐的姑娘不语。她只是瞅着这男人，象是看着一个怪物。

坐在他对面的姑娘也算是倜傥不群的人了，她身居青楼，居然不象那些姑娘们一样，穿红挂绿，只是着一身白衣，一种极高贵的白色纱衣，而且看着一个衣衫不整的叫

化子般人物，也不烦，也不厌，她的眼里有一丝好奇的神色。

她是“美人窟”里的红姑娘，她的名字叫做馨香。

馨香姑娘，是千杯万盏也不醉的人。

她坐在这叫化子似的人对面，听他自言自语。

这男人道：“这一点酒菜，叫我一个人来吃，还有一点儿不够，再叫你来吃些，就更不够了。我看，你是不是不饿？”

女人瞅他，瞅得时间很长。

她是青楼女子，但决不是一般的青楼女子。她看得明白，这个男人决不会是一般的叫化子，他是一个风尘异人。

风尘异人，就是江湖上很少见的露真象的高手。

馨香姑娘乐一乐，她一乐时，便可能看出姑娘的好处来了。她的嘴一笑，一抿嘴，便可看出她的脸上有一片红晕，有无限的柔情了。她轻俏俏地道：“客官，你自己吃好了。”

这男人看来巴不得她不愿意吃，一听得女人如此说，便大遂所愿。他马上道：“好，好，你不吃最好，其实在你们这里，天天是吃，天天是吃，你一定也吃腻了好东西，那我不让你了！”

女人道：“好，好，你吃你的好了。”

男人就狼吞虎咽。

男人一边吃一边问话：“你在这里几年了？”

“不知道。”

男人就自言自语：“真是奇怪，来这里几年了也不知道，那你知道什么？”

女人道：“我知道你不是一般的江湖人，你是一个风尘异人。”

男人哈哈大笑：“你可真好笑，你是不是在街头巷尾听够了白话，以为一个穷人就

是风尘异人么？好笑，好笑，真是好笑！”

女人看着他关。

他笑够了，居然看着女人，说道：“馨香姑娘，你怎么不笑？”

女人静静地说道：“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

男人道：“我一个穷人，在家里没有什么兴头，偷偷跑出来一趟，看一看‘美人窟’的美人，腰里没有二两银子，居然要与‘美人窟’的姑娘打秋风，这怎么不可笑？”

女人道：“你不是一个穷人。”

男人一愣，道：“你怎么看我不是一个穷人？”

女人叹道：“这又何必多说？你身上的那件衣服，虽然穿得很旧，但它是北方南三媳妇的手艺，非五十两银子不能买下。单是它上面的那条龙，就值二十两银子。”

男人哦了一声，显然很是奇怪，他问道：“你怎么知道它值二十两银子？”

女人道：“人家绣的龙都是瘪眼珠子的，只有南三媳妇的龙眼珠子是圆的，这是南家的绣工绝技，向来传儿媳不传女儿的，因为女儿是外人。”

男人道：“啊，原来是这样，我一直以为这件衣服很贱，谁知道它竟然值这么多的银子，我穿它岂不是可惜了？我从前不知道它竟能值这么多的银子，如果我早知道，我一定早就拿它换酒喝了。可惜可惜，我从来不把它当回事，弄得又脏又破，你说，这还能换二十两银子么？”

馨香道：“你真的不知道你的衣服值这么多的钱？”

男人道：“不知道。”

馨香看着他，幽幽一叹：“其实你不必骗我，你身上的东西都很值钱，你的鞋子是凤凰鞋庄的货，值二十两银子，你的扎头巾是南三媳妇的绣工，也值个十两八两的，还有你的扇坠子，是上好的白玉，更是值钱。它值一千两银子……”

男人不语，呆呆地看着女人。他不知道女人竟然说出这番话。

馨香一叹：“你是谁，何必骗我？”

男人沉吟片刻后道：“我是浪子，一个浪迹天涯的浪子，你认得不认得我有什么用？”

馨香姑娘突问：“浪子崔平？”

他一笑，无奈地道：“不错，就是浪子崔平。唉，怎么搞的，谁都认得浪子崔平，没有人认得我，我是浪子崔平，但我也不是浪子崔平，浪子崔平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可我不爱管闲事儿。”

馨香凝视着他，慢慢问道：“你想不想喝酒？”

浪子举举他的酒杯，说道：“不正在喝么？”

馨香道：“不是这个。”

她转身走出去了，端来了一坛酒。

这一坛酒放在了桌上。

很平常的坛子，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但馨香姑娘很庄重，她又用两个纤纤手指挑来两只酒杯，把这两只酒杯放在浪子面前。

浪子把手指一挑，轻轻地把一只酒杯弹到了馨香姑娘的面前。

馨香道：“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酒？”

浪子崔平把酒坛的封皮打开，他一嗅，便道：“这是女儿红，十八年的女儿红。”

他心里有一些诧异，瞅着馨香姑娘。

十八年的女儿红，是好酒，但也不是最好的好酒。

馨香道：“你是不是在心里很不以为然？你心里在说道，就是十八年的女儿红，这酒也不算怎么样，是不是？”

浪子用惊诧的目光看她。

她轻轻道：“也许浪子喝过比这更名贵的酒，但此坛酒在我看来，简直是我自己的

命一样。”

浪子茫然地看着她，她发现，浪子的目光也会象一般男人那样温柔。

馨香道：“它是我的生酒。”

浪子再也不是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了。他的身子微微一颤。

大凡南方的女孩儿，一出生时，家中父母便在后园里埋下一坛女儿红酒。这一坛酒，就是为了这女儿埋的，一般人家大都是埋下后，在女儿出嫁时拿出来，以供欢庆时饮用。有钱的人家，埋下的酒就不止一坛了。他们在以后的时节，用此酒以娱佳宾，存五十年六十年的也有。

但能喝到“美人窟”的美女馨香出生酒的人，必是大受她青睐的人。

平常人决无此殊荣。况又用的是一对银杯。

浪子崔平不再是放荡不羁的模样了。他瞅着馨香姑娘，起身一揖道：“姑娘的好心，浪子心领了。”

馨香姑娘一笑道：“浪子，你不必在意，人生在世，只要对于一切事皆不在意，人就会活得自在了。你何必在乎呢？”

浪子崔平道：“我想不在意，可你不让，你把你的生日女儿红拿出来，我怎么会不在意？”

馨香姑娘道：“既然在意，何不好好地喝个痛快？”

浪子的脸上有了一丝暖意。他笑道：“好，好，就喝它个痛快，”

两人拿过两只银杯，斟上酒，便轻轻地吐声道：“请”便一饮而尽。

女儿红，所以是天下好酒，盖因它是女儿纯情所致，没有一丁点儿世俗之情所沾染。

馨香姑娘是“美人窟”里最能饮酒的女人，她一喝下女儿红，便也是羞红了面颜，配红了醉颜，眼也眇斜，看着浪子，轻声问：“有诗总是咏浪子，不知道浪子有什么好处？”

浪子崔平笑了：“要我说浪子的好处？”

馨香一点头，抿着嘴点头的模样，确是妩媚难得。

浪子崔平道：“好，你听我说好了。”

便唱道：

“世人只知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

浪子无心江南游，
翠竹依风心如草。”

浪子出游，一心一意，无牵无挂，没有家室，没有人可思念，便是浪子的好处了。

又唱：

“世事如烟轻轻织，
人生如梦皆如是。
只我一杯淡浊酒，
天下无非亦无是。”

人事不管，无任在身，便不需早起，不必早睡，无用劳劳碌碌，一生辛勤，这也便是浪子的好处了。

再唱：

“南三媳妇衣，
吕氏剑书几。
天堂背梁肉，
赤骝千里驹。”

这说的是，浪子可以极尽奢侈，可以极尽荣华，人生如梦，转眼便是十年，青春年华一逝而去，怎么能不尽情享乐？

浪子崔平唱罢，低下头，半天不曾讲话。

是不是他已经享尽了浪子的快乐，不再思返？是不是他已经再也不想着家园欢乐，再也不思进取？

但他的眼光中也有一点迷惘，他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很快乐，他不知道他天天走江湖宿青楼的孤凄。

馨香姑娘也笑了。她轻轻地抚摸着浪子的肩头。女人会抚摸，会把男人的欲火摸得出来，会把男人的炽情抚摸出来，一会儿，浪子的眼光就已经是火辣辣的了。

她轻轻地细语道：“浪子，浪子，你为什么不听听我唱？”

只听得“美人窟”里，有会唱曲儿的姑娘如灵，她一曲唱罢，能令千人扼腕，能让江水倒流，能使江湖心儿如铁的男人泪水湿满衣襟，可从未听得这个能干杯不醉的馨香姑娘也会唱歌。

但她真的能唱：

“燕子来时新社，

梨花落后清明。

池上碧苔三四点，

叶底黄鹂一两声。

巧笑东邻女伴，

采桑径里逢迎。

疑怪昨宵春梦好，

原是今朝斗草赢，

笑从双脸生。”

馨香姑娘唱的是南人情景，让也去过南方的浪子崔平顿生一缕思情，他似乎看到了南方的村社，看到了杨柳依依的南方春光，听到了牧童的笛声，看到了袅袅炊烟。他的

眼里没了那一丝孤凄，也有了一丝温柔。

馨香姑娘总是歌唱南方，她也贮上一坛女儿红，看来她一定是思念南方思乡人。

江南佳丽多，斯人独念乡。

浪子看着她。一行清泪从她的眼角流出，一滴滴落在酒杯里。

她轻声道：“浪子，浪子，我今天过生日，我今天满十八岁了。”

第二章 皇帝疯子

正是夜未央。

浪子抚摸着馨香姑娘，他的情意绵绵，瞅着馨香的身子，他在尽情体味、享受。

馨香闭上了眼睛。

女人闭上了眼睛，大都是两种情形，一是她好快乐，不再想着世上的一切事儿，只是专心快乐；再就是她很难受，但又不得不忍受下去。

此时，馨香当然是很快乐。

她轻轻昵语：“浪子，你在外面……常有女人么？”

浪子不答语，他是浪子，自然无行。如果一个浪子行事规规矩矩，他还是一个浪子么？

他只是尽情地抚摸着馨香。

馨香一叹，女人痴情，男人此时大都是在想着如何享受了，女人却偏偏在此时想着如何占有。

“浪子，你喜欢过女人么？”

他点头。

他有他心里的女人。

但他不讲，他不愿意讲出来，他知道，只有这个女人在他的心里。

“她.....长得好看？”

浪子不语。

谁知道也心里的女人是谁？

没有人知道。

这是浪子的秘密。

有时在行路上，有时在欢宴中，有时在与人的生死搏斗时，也有时在醉生梦死的享乐里，浪子的心里隐隐会浮现出一个女人。这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女人。因为时间太长了，他几乎想不清楚她的面容，他也几乎说不出她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了，但他的心底总是在呼唤她，呼唤着这个心底的女人。

馨香盯着他。一旦女人进入不到男人的心里去，她的心里也有一种悲哀。她静静地看着浪子，心里有一种幽情。她喜欢这个浪子，她愿意让这个浪子的头枕在她的股肱上，让他在女人的抚摸中沉沉入睡。

这时，有人在唱了，这是“美人窟”里最善唱的如灵姑娘在唱。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

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是唐时的诗人张志和的一曲《渔歌子》，是脍炙人口的名诗句。在这曲子中，把南人的游散、快意都写尽了，让人看到了一幅淡淡的水墨画。

如灵唱得委实动情，一曲《渔歌子》竟被她唱得委婉动听，如泣如诉，象是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画，从来没与那情境分离过。在这如泣如诉的吟唱中，可以听出一缕乡愁，

听出一种对于人生人世的悲叹来。

浪子也不由得神情肃然。

馨香姑娘看着浪子，一叹道：“浪子如果想听如灵姑娘的歌儿，何不请如灵姑娘也来为浪子一唱？”

浪子看馨香，好久不语，然后脸上带笑，说道：“好，好，就烦馨香姑娘为我请如灵姑娘一唱，如何？”

馨香带来了如灵。

一个清清秀秀的女孩儿，她对着浪子款款一施礼，说道：“听说客官愿意听我唱曲儿，但不知道客官要听什么曲儿？”

浪子看着她，说道：“我有一支曲子，想请姑娘为我吟唱，但愿姑娘不要推拒才好。”

如灵笑道：“有什么歌儿，只要客官能说得出名字来，如灵自当为客官吟唱。”

浪子笑道：“是么？好！就请如灵姑娘为我唱上一曲‘十八摸’好了。”

如灵的脸色一变，她盯着浪子，说道：“客官不是开玩笑吧？”

浪子仍然是笑吟吟，他盯牢了如灵，慢慢说道：“一闻姑娘歌喉，便让我生出无限绮想，不知道姑娘有什么心事，但请为我唱上这一曲子，我也与姑娘在这吟唱中同乐。”

如灵看看馨香，馨香竟然不动声色，她再看看浪子，浪子的脸上仍然带笑。她静静地看着浪子，说道：“我不想唱这个。”

浪子此时反倒更加放荡，他一斜身子倒了下来，他躺在了馨香的怀里，向如灵道：“唱啊，唱！”

如灵正要发作，此时，忽听得有人在门外重重敲门。

浪子笑道：“恐怕是你的那一个人来了，他怕你在这里受气，就追了过来，是不是？”

嘭

一声轰响，门便被撞出了一个人形大洞。

来人便突兀地站在了三个人的面前。

这是一个很怪很怪的人。

他的头上，戴着一个面具，面具制得很精巧，不注意根本就看不出来。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冷冷漠漠的，一进了屋子，便直勾勾盯着这两个女人：

“你是如灵？”

如灵点点头。

那人又看看馨香，问道：“你是馨香？”

馨香也只好点点头。

那人狂笑了。他一笑时，如灵与馨香姑娘的脸色变得越来越白了，她们几乎连气也喘不过气来了。

那人一阵狂笑之后，大声道：“如灵姑娘，善唱，能唱得水儿倒流，能唱得山也低头，唱得世上万物皆失色。这是我要找的人中的一个。”

他用手攥指着如灵，又对馨香道：“馨香姑娘，是天下少有的豪饮之人，女人能饮，也算是一绝。你与人相饮，能令天下男人皆推金山倒玉柱，尽醉倒在你的身边。你是一个奇人，你也算是一个……”

他一伸手，便去抓如灵。

如灵身子一闪，以为这一闪能闪得开去，但那人的手法很妙，一下子便把如灵抓在了手里。

他又来抓馨香。

此时，浪子突地从馨香的怀里站了起来。

他刚好站在了那人的面前。

那人一抓，正抓在浪子的胸前。

一股大力，震开了那人的手。

那人咦地一声，象是很惊异，他看着浪子，说道：“我不认得你。”

浪子也道：“我也不认得你。”

那人道：“我告诉你，你少管闲事！”

浪子笑了：“你让我少管闲事，这主意不错，可你为甚在我听曲子的时候，突地冲了进来抓人，居然敢想扫我的雅兴？”

那人看着浪子，乐了：“你以为你有本事管得了这事？”

浪子道：“既然遇上了，为什么不管一管试试？”

那人笑道：“好，好，你愿意管，那可是再好也没有了，我就让你试它一试。”

那人指尖在空中朝如灵的穴道一点。

咿咿瞬间，只听得如灵几声冷哼，便倒地不起。

浪子崔平有些惊异，这人的点穴功夫几乎是匪夷所思，他一出手，便让浪子有些吃惊了，他从来只是知道江湖上有些高手能隔空破穴，点得人倒地，没有想到在这里看到了一个。

浪子道：“你何人？”

那人一呲牙，说道：“疯子。”

崔平怒从胆生，暗想：你以为你的功夫高于人，你就可以不可一世了么？你试一试，我浪子偏不买你的帐。我偏要与你一比高低，争个雌雄？

此时，浪子仍然是一脸的懒散，但他慢慢站起来，说道：“我还是劝你走开，如果你放了如灵姑娘，我与你也就无话可说了。”

那人乐道：“是么？”

浪子崔平突然看到了那人的胡须都一根根竖了起来，象是古人所说的怒发冲冠，且根根怒须似乎都有了灵气，一起一伏。

他明白，他今天要倒霉。

这人的内功已经到了大到泰山，小至须弥都收束自如的程度，浪子与他动手，岂不是自寻羞辱？

但他毕竟是浪子，一个拿他自己的生命与名誉都不十分在乎的人。

浪子道：“好，我就试一试！”

浪子出手了！

如果世上有人知道浪子崔平的武功路数，他一定会吃惊，浪子崔平的武功很奇很怪，从来不依常规，他的腿出腿时，偏偏犯了武林高手的大忌，腿踢得高，一直象是要踢到了天上去。这一踢，很可能让对方从他的下三路一直攻入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手出得很凶，两只手一直在攻向对方，他自家的胸前却露出了空门。

如果破寸手看出破绽，一直攻向他的空门，他是不是也得败北？

但对手看着他的出手，突地一声惊叫。

“咦-----”

那人住了手。

浪子崔平也住了手。

“你是谁？”

“浪子崔平！”

那人看着他，一声声念叨着：“浪子崔平？浪子崔平？这个名字我怎么听上去很熟？”

浪子一乐道：“你听到过我的名字？”

那人苦苦思索，说道：“浪子崔平，你跟谁学的武功？”

浪子说不出。

他真的说不出他是跟谁学的武功。他只知道他的武功招数极杂，没有人会象他这样什么都会一点儿，什么都不精。他只是一个江湖上的怪人，是一个说不出自家门派的江

湖中人。

那人沉吟了一会儿，对浪子道：“我是疯子。”

浪子崔平有一点不明所以，他心道：这人已经向我说了两遍了，说 he 自己是疯子。显然他是有一点儿什么怪异之处。他是疯子，什么疯子？江湖上有名的人物谁的名字叫做疯子？他自称他是疯子，他一定不会胡说。因为一般人都不自认是疯子，即使他自己真的是疯子。

浪子突地也道：“我告诉你，我也是疯子。”

那人看着浪子，突地一声道：“你再说一遍！”

浪子半看出了，当他自己说自己也是疯子时，那人的神色大异，他呆呆地看着崔平，说：“我不认得你。”

浪子崔平也呆呆地看着他，说道：“我也不认得你。”

那人道：“不对，不对，我们那儿的疯子我可是都认得。”

浪子崔平的眼睛突然亮了，他看着那人，突地一声道：“你是什么疯子，我看你不象是个疯子，你说一说，我看你够不够一个疯子？”

那人一听得浪子如此说话，顿时大怒，他说道：“你说什么？我够不够个疯子？你才不够个疯子呢！我告诉你，我就是天下寻遍美人的皇帝疯。”

浪子崔平的心咚咚乱跳。

他心道：天啊，我以为江湖上的传闻都是胡说，谁知道真的有这么一个疯人楼，真的出了一个皇帝疯。他为什么叫做皇帝疯？他来这里找如灵和馨香姑娘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劫走她们？

浪子道：“你抓住她们做什么？”

那人看着浪子，奇道：“你真的不知道？”

原来，他是想做皇帝。

做皇帝有什么好？

做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还可以有生杀大权。

他是一个武林中的怪人，他自然可以有生杀大权，他愿意杀谁就杀死谁，比皇帝还自由。可皇帝有另外一个自由，他就没有了，他没有三宫，没有六院，没有七十二嫔妃。

他想做皇帝，他就得象皇帝一样，为他自己选七十二个女人，做他的小妾。再选出六个女人，做他的大妾。最后再选出三个女人，做他的三个皇后娘娘。

他正在忙这件事儿。

他看着浪子，说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为我自己选了七十个女人了，而这两人是我要找的第七十一个和第七十二个，你明白了么？”

浪子崔平不明白。

他道：“你.....要这么多的女人做什么？”

那人一脸的无奈：“没有办法。你要做皇帝，你没有七十二嫔妃，人家怎么会相信你是皇帝？”

浪子道：“我告诉你，人家都说皇上有七十二嫔妃，那是说他的妃子多，并不一定是七十二个。”

那人呆呆地一想，突地一拍桌子道：“对呀，还是你聪明，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可我想了半天，只好这么办了。”

浪子道：“你放了她们，你的嫔妃有七十人，也足够了，你说是不是？”

那人看着浪子，突然有些醒悟了。他恨恨道：“不对，不对，我以为你是在给我出好主意，谁知道你是在打我的这两位嫔妃的主意？”

浪子笑了。他心道：你八字没有一撇，竟然就说她们是你的嫔妃，这事儿岂不可笑？

但他一看那人，便知道这事儿一点儿也不可笑了。

那人很认真。

他静静地看着浪子，象是浪子是他的一个好朋友。

浪子道：“你为什么要选她们做你的嫔妃？”

那人一笑，极是自豪：“我告诉你，我和皇帝老儿可是不一样了，我选的女人，每一个都是天下第一的角色。这个女人，她喝起酒来，比天下的所有女人都能喝。她得算是一个。她呢，她能吧，能把天下的男人都唱得骨头也酥软了，她自然也得算一个了。”

浪子崔平心里暗叫荒唐。

但他不敢出声，他知道他的武功根本就不是这人的对手。

他怎么办？

第三章 疯劫

这人看着浪子，突然道：“你不相信我是皇帝？”

浪子道：“我不相信。”

这人道：“你不相信，我就让你看一看，我要让你看明白，我就是皇帝，我真的是皇帝。”

他轻轻一哼道：“来人！”

果然走来了一个人，

这是个太监。

太监跪下磕头，行三跪九叩之礼，喊道：“奴婢给陛下请安了！”

这人点点头，真的有一些帝王气派，他说道：“小子，你把外面的执事都叫来，让这人看一看皇帝的威风。”

太监出去了。

一转眼功夫，就听得有细乐轻轻奏了起来，这是周公行礼时的大礼之乐，奏起来可

让一世行礼的孔夫子也三月不知肉味的大雅之乐。细乐慢慢奏来，便有些人声从外面呼喊道：“起驾了！”

在这“美人窟”里，有多少有见识的人，但有几个看过皇帝的警蹕，看到过皇帝出巡？他们无论是男人女人，再也顾不上寻欢作乐，一个个都忙忙碌碌，穿上衣服，冲出了门。

从外面走进了一队犬马。

当先的是两个太监，他们手提香炉。这是皇帝“的排场，前面必定是两个香炉，然后是两面大大的羽扇，再就是两个奉剑的人，后面是两个持金瓜的武士，再最后是两个奉圭的官员。

八人行事，必是皇帝出巡执事的派头。

这八人进退有矩，都一一向皇帝行礼，再对着两侧转身，站至两厢，静静而立。

此时，便有一边的那一个官员上前呼唤道：“有事出班启奏，无事卷帘退朝！”

另一个官员出班道：“启奏陛下，已经见到了‘美人窟’的美女馨香姑娘与如灵姑娘，是不是带走她们？”

这个皇帝此时正坐在椅子上，可惜的是，他坐的不是龙椅，他傲道：“朕每行事，必体谅下人苦衷，如果两位爱妃应允，则下聘此‘美人窟’好了。”

那官员道：“遵旨！”

便有人再从外面走入来，进来的又是八个人。

这是八个女人，一个个皆很有姿色。

她们都手奉玉盘，盘中皆是金银珠宝，一盘盘捧至如灵面前，捧至馨香面前，让美人过目。

如灵与馨香怎么见过这个？她们惊诧如在梦中，呆呆看着她们，不知道他此时演的是什么戏。

皇帝等两位女人看过了聘礼，就说道：“朕自体谅下情，如果如灵姑娘与馨香姑娘有什么不情之需，亦可向朕启奏。朕自会考虑你们的真情，对你们多加体恤就是。”

如灵和馨香。此时才知道，这个皇帝并不是闹着玩的，他这是真事。

如灵道：“你要我做你的妃子，我不愿意，你怎么办？”

，那人一声长叹道：“只有两条路，或者是死，或者是跟我走。”

馨香一声幽幽地问话：“我也是一样么？”

那皇帝有一些不耐烦，他说道：“对，对，你与她是一样的。你是我的第七十一位夫人，她是我的第七十二位夫人。”

如灵道：“一样是你的嫔妃，为什么她名列在我的前头？”

那皇帝道：“我告诉你，我是先喝酒，后听曲子。所以你就只好委曲了。”

一边的浪子在笑，他笑得很不恭，他此时突地一问：“你的前七十个妃子都是做什么的？”

那人乐了，一种很得意的笑意出现在他的脸上。他笑道：“说来也让你长一长见识，我的第一个妃子，是天下第一的七巧人，她叫做南凤。”

浪子吃了一惊。南凤，岂不就是南三媳妇么？

男人得意洋洋：“第二个媳妇，就是天下少有的那个能生孩子的玉菩萨。第三个是.....”

浪子突地大笑起来，他笑得很狂，笑出了眼泪，还是笑个不停。

男人问道：“你笑什么？”

浪子道：“南三媳妇我见到过，一副巧极了的模样，也是够得上一个妃子。可那个能生养孩子的玉菩萨，我也见到过她那一副尊容，就让人.....哈哈哈哈哈.....”

皇帝笑了。他看着浪子，一叹：“你做没做过皇帝？”

浪子不笑了。他当然没有做过皇帝。

那人看着他，教训道：“你根本没有做过皇帝，你怎么知道怎么样做皇帝？”

浪子等着他讲话。

那人告诉他：“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做皇帝是很累的，有时累得我都不想再做了，但我又不得不做下去。”

浪子道：“做皇帝有什么累的，一切事儿都得人家做，你只要发号施令就是了。”

那人道：“我告诉你，做皇帝累就累在女人身上，你想一想，你有三宫，就够你忙的了，还有六院，这怎么受得了？六院还不够，又有了七十二嫔妃。这是三个，六个，七十二个，一共是九九八十一个女人，你一个人忙这八十一个女人，你怎么不累？”

浪子一想，居然也就想明白了他的道理，他说道：“看来做皇帝并不好受。”

那男人道：“不错，我有时想，为什么皇帝人人都争着做，就为了这八十一个女人，你也该受够罪了，你怎么愿意做这个皇帝？”

浪子道：“你不会不干。”

那人的头摇摇，说道：“为什么不干？我得干。只要你是一个皇帝，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得听你的？你要杀人就杀人，你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你想吃什么，他们得去给你弄。你想女人，她得跪着供你消遣，你为什么不做这个皇帝？要不做这个皇帝，你是不是有一点儿傻了？”

浪子只好苦笑。

这男人道：“你知道做皇帝有几大忧愁？”

浪子当然不知道。

“有三大忧愁，”

哪三大忧愁？

“一是愁没儿子。儿子第一重要，你有什么见地，你怎么知道我要这玉菩萨做我的第二嫔妃的重要？我娶了她之后，没有半年，她就给我生了一个儿子。你说，我是不是

去了一大忧愁？”

浪子更好奇了，他真的想知道第二忧愁是什么。

“第二大忧愁，是皇帝的玉体，你想想，有九九八十一个女人砍你，你说，色是刮骨钢刀，她们八十一把刀刮你，刮啊刮的，你是不是得早死？”

浪子道：“你也是很不容易。”

皇帝疯子道：“你也知道不容易了吧？”

浪子道：“那你怎么办？”

皇帝疯子一乐，他说道：“你不知道吧，我让她们主动不找我。”

浪子颇以为奇，他想询问一下这皇帝疯子的妙方，但可惜的是，人家再也不吐口了。

皇帝疯子不疯，他对于江湖上的一切世事知道得很多，他甚至比浪子崔平都知道得多。

他问道：“你就是那个江湖上的浪子，人人都不敢不理的浪子？”

浪子崔平道：“你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个妙方？”

皇帝疯子乐了：“什么妙方？”

浪子崔平道：“如果有人不理你，你就打他，他再不理你，你就杀死他。你杀死了他，他是不是再也不会不理你了？”

皇帝疯子大笑道：“好，好，真的是好，你的主意不错，不错，我一定得试一试。”

皇帝疯子与浪子崔平唠得很投机。

他看着浪子，突然道：“我很喜欢你。”

浪子崔平道：“我可是不怎么喜欢你。”

皇帝疯子大笑道：“你知道不知道我是皇帝，我喜欢你就好了，你就有官做了，别的有什么打紧？我不喜欢你，你的头就不一定长在你的脖子上了，你怕不怕？我是皇帝，我可以给你官，我可以杀死你，我喜欢你，你就可以做大官了，这有什么不好？”

浪子崔平知道他有一点儿夹缠不清，只好答道：“好，好，好！”

皇帝陛下大喜，他对着浪子道：“浪子崔平听封！”

浪子站着不动。

皇帝怒道：“下面何人敢对着朕立而不跪？”

浪子崔平道：“你的官反正也不是真的，跪下有什么用？”

皇帝道：“你怎么知道不是真的？你看！”

那人把手里的一方官印给浪子崔平看。

这是一方正正经经的官印。

浪子崔平大惊。

他心道：看来，只是这一个官印，就看得出他真的是疯得不轻，他怎么也能制出一方方的官印来，他真的想当皇帝当疯子么？

此时，皇帝疯子大声道：“浪子崔平听着，朕封你为天下骠骑将军，统领十万军马。这是官印一方，你小心收着，可别丢了。”

崔平心里暗暗好笑。他心道：我是天下骠骑大将军了，我看在咱们这些江湖好汉们的眼里，这事儿也不过是一场游戏，我又何必认真？我先得了他的这一方官印，如果真的没有了银两，这一方金印还可以换酒喝。

一想到此，浪子也就跪下了。他口中称道：“臣接旨谢恩了！”

一出手，一方官印慢慢飞向浪子。

浪子心惊，他知道，这皇帝疯子一出手，这一招就是天下少见的“轻点头”暗器手法，这一手就很少有人能做得得到。

此时，一边的人都在大声议论，他们都以为这个人一定是个疯子，而且这个浪子崔平也是一个疯子，他怎么一听得人家说，就相信了他的鬼话？如果你接了他的印，你就成了他的奴才。你做他的奴才。他是假的皇帝，你是假的官员，你不是跟着他犯了欺君

大罪么？

但浪子崔平就是浪子崔平，他不怕这些。

皇帝很得意，他说道：“我告诉你，我从前是用银子做的官印，这不光是不气派，而且有许多的人都不愿意做我的官。我一打听，皇帝官印都是金的，我才做了金的。这下子，人人可都愿意做我的官了。你说，我做得妙不妙？”

浪子崔平道：“妙，妙，当然妙。怎么不妙？”

皇帝道：“好了，话也说得够多了，我们走！”

一边呆板着脸的那些人都一齐吼道：“起驾！”

这一声吼叫，把“美人窟”的人们都吓了一跳。

浪子崔平看着他，突然叫了一声：“且慢！”

皇帝疯子不满意了，他嘟哝道：“你是一个官员，你做我的官员时，要有事儿，你得说一句陛下，先行礼，再讲话。你懂不懂啊？”

浪子看他要生气，此时也不好得罪他，只好说一句：“臣子懂得。”

那皇帝疯子抓住了一个太监的手，他慢慢起身，学着人家皇帝的懒懒洋洋的富贵气派，说道：“走！”

浪子崔平一见他真的要走，他急了，上前道：“臣请陛下恩准，让这馨香姑娘与如灵姑娘留下。皇帝可以再选好的女人，不必非要她们不可的。”

皇帝疯子眼睛一瞪，他说道：“你是不是开玩笑？你让我的秉笔太监告诉你怎么回事儿。”

一边的一个太监走来，一字一句地道：“凡皇上亲自选中的女人，一律入宫当值。违令者斩！”

如灵看着这个皇帝疯子，突地大叫了起来：“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不跟你去！”

皇帝道：“从来帝王家，都不是凡人去处。你不是凡人，你如果做了朕的妃子，你

就是天上的星宿了，一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如灵大叫道：“我不相信你的荣华富贵，我不要你的荣华富贵！”

皇帝道：“朕有令旨，你不要怎么行？抬走！”

一边的馨香只是看着浪子，她的眼里有情，她盯着浪子的眼睛里有火辣辣的热情。

浪子崔平知道，馨香对他很有情意，他绝不能让馨香被这皇帝疯子掳走。

浪子崔平一冲而上，他大声吼道：“留下人来！”

皇帝疯子大怒：“你想造反？”

他一声令下：“杀死他！”

两个女人冲了上来。两个太监也一冲而上。

浪子崔平当然不惧，他左冲右突，一直横冲直撞。

他打倒了两个太监，又打退了两个女人。

皇帝疯子大怒，他大声道：“让开！我自己来对付他！”

他走到了浪子的对面。

“你犯了欺君之罪！”

浪子崔平道：“你放了馨香姑娘与如灵姑娘，我就好好做你的臣子。”

皇帝疯子道：“不行，不行。你不听我的话，我一定得杀死你，你看，我的人没有一个敢不听我的。”

他向浪子出手了！

浪子崔平一见他出手，心里早就有所准备，但他还是大惊失色，他的身子一下子被对方的一掌大力推出了老远，他摔出去了，倒在了花瓶边。

花瓶哗哗啦啦响，碎了一地。

他再要上。

一边有人轻声道：“没有用，你不是他的对手。”

他一回头，看到了一个剑衣姑娘。她是明玉，是“美人窟”里最有功夫的女人。

浪子的嘴角有血，他看着明玉，苦笑道：“我也知道没用，但此时不动手，难道看着他把两位姑娘带走不成？”

明玉道：“好，依你，就试一试！”

两人一齐冲向皇帝疯子。

一道剑光，这是明玉的越女剑。一道寒光也闪开来，这是浪子的百事尺。

一道寒光过后，两人又退了回来。

他们的嘴角都是鲜血。

皇帝疯子道：“浪子，我不杀死你，是因为你也是一个疯子，一个浪子，不疯也是半疯。你如果逼我，我一定会杀死你的！”

浪子突然笑了，他向着皇帝疯子一揖，说道：“好，好，我让陛下走好了。”

他与明玉让至一边，他看着皇帝疯子带着馨香与如灵走了。

看热闹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出手拦他。

第四章 金银疯子

明玉与浪子相对而坐。

她看着浪子，不说一句话。

两人对坐好长时间了。

他们无话可说。

明玉好半天才道：“你为什么不去睡？”

浪子道：“你能睡得着？”

明玉默然。

他们都睡不着，因为他们今天栽了，他们栽在一个老怪物的手下。他们不知道那个疯子是哪的人，他们只听得人家说天下某处有一座疯人楼，在那里的人都是疯子，但这疯人楼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人在那里主事，在江湖上会有些什么举动，他们一概不知。

他们怎么对付得了人家？

明玉看着浪子，她轻轻道：“崔公子，你睡一会儿吧，好不好？”

浪子看着她，头一回有人这么温声款语地叫他崔公子。

他轻声道：“我不想睡。”

明玉笑了，轻轻道：“有的男人不想睡，因为他们有比睡觉更愿意做的事儿要做。你为什么不想睡？”

浪子道：“因为没有比睡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

明玉一笑道：“好了，你睡好了，你可以在我的膝上睡一会儿，好不好？”

浪子看着她，他看了好半天明玉。

这是一个明艳的女孩子，她的脸上有笑意，叫人知道，不论遇上多难的事儿，她也会安之若素，她也会从从容容，没有一点儿慌乱。

浪子一笑，他说道：“好。”

他就伏在明玉的膝头，沉沉入睡了。

明玉看着他，心里在咚咚跳。

她知道浪子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倜傥人物，她喜欢浪子，但她也知道浪子不是一个捆系在女人身边的男人，他得有心才行。

明玉心道：看样子，他是喜欢馨香，或者是喜欢如灵。如果他真的喜欢馨香，或是喜欢如灵，明玉何必跟着她们乱凑趣呢？

她轻轻抚摸着浪子的头，她的心里满是女人的温情。

此时，有人声轻轻传来。

“你喜欢这个笨蛋么？”

明玉不动，她怕一动，浪子会从甜甜的梦里醒来，她慢慢道：“你是谁？你来到这里做什么？”

那人咯咯笑，他的笑声很怪，让明玉的心里马上就很难受，她知道这是一种很霸道的内功，有这种内功的人天下也。没有几人。

明玉道：“你想做什么？”

奇的是，浪子在大敌当前时，居然不醒。

那人道：“你以为你怀里的人会醒来助你么？”

明玉暗暗吃惊，她吃惊那人居然一下子便看出了她的心意。

那人笑道：“他不会睡得醒了，他刚才已经被我隔空点中穴道了，他被我点中了睡穴，只能昏睡不醒了。现在，我们来好好谈谈，”

明玉道：“我与你有什么可谈的？”

那人道：“我是一个热心人，我可不想让天下的人看到了我是一个疯子。我想让天下的人都有一点儿好处。你知道我想干什么？”

明玉道：“我不知道。”

她知道她抱着的浪子正在沉睡，她心道：浪子，浪子，来人武功这么高强，我对付不了他，我们只好一起死了，可惜的是，你根本就不会知道我的心思。你死了也是糊涂的.....

但来人似乎窥视到了明玉的心思，他轻轻窃笑：“你不必害怕，你真的喜欢你怀里的这个男人么？那也没有什么不好，你自喜欢他就是了。我来找你的事儿是，我想问一问，你的兜子里有没有银子？”

明玉在“美人窟”里是名牌姑娘，兜子里自然有银子。

她从兜子里掏出银子。这是一块重五十两的银子。

五十两是大银子。明玉心道：如果你是一个老酒鬼，这五十两也尽够你吃喝几天的了。你拿了银子，还不走么？

但那人似乎并没有要走开的意思。他对明玉道：“我告诉你，我一看见五十两的银子就心难受，人怎么这么笨？一点儿银子，本来是要买东西的，你拿去买东西，去时拿银子，背着它老沉老沉的，回来时再背着货物，也是老沉老沉的。这有什么好？我看世上根本就不该有这种五十两的大银，这是笨鬼才想得出来的主意。”

就听得有人在用力扭握那一锭大银，半天才道：“好了，好了，这一回，你再也没有这五十两了。”

明玉只听得见声音，没有看见人影，她不知道这人什么模样，也看不到那人的身影。

那人一掷道：“好了，好了，你看，你的五十两大银我根本就没动，还给你好了。”

那人一掷，把银子掷了回来。

明玉心惊，她想到，或者是那人在显示他的神功，把这一锭大银握成了一个砣砣也不一定。她忙伸手去接。

但一伸手，她就惊呆了。

——她的手里接到了一片雾，一片银子的雨雾，在这片雨雾落下后，她的手里接到了一些银屑屑。

明玉呆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功夫。

那人吃吃笑道：“你没看到过这种功夫吧？我告诉你，这是‘明火捶心’，一遇上它，什么东西也会被烧或粉末。你的五十两大银就是被这种神功烧成了粉末的。”

明玉知道，如果这人要伤害她与浪子，他只要出手，她们必然不是他的对手。

她一念至此，反倒是有些坦然了，她问道：“你来做什么？”

那人一笑：“我要看看你的金子，你的怀里还有没有金子了？”

明玉诧异道：“要金子做什么？”

那人道：“我的鼻子比别人的灵，一下子就能闻到金子银子的味道。”

明玉心道：净是胡说，金子银子有什么味道？

那人又吃吃笑，他乐道：“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会相信我，但我还是得告诉你，你的怀里有一块金子，那是一块金子。”

明玉道：“我的怀里没有金子。”

那人乐了：“你不说实话。我一遇到人，这些人都是象你一样，不讲实话。这大概就是人家所说的金银不露白吧？”

明玉心道：“更是胡说了，我有那意思么？我只是告诉你，我的怀里没有金子，一个青楼的女人，怀里何必要揣着金子？”

那人道：“你不必学着那些满身铜臭气的男人，你不用金子也可以活下去，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块金子给我？”

明玉道：“我真的没有金子。”

那人一笑：“你何必骗我？你的金子放在你的小荷包内，是一块形状很怪的小块金子。你把它给我吧？”

明玉的心里一惊，她想起来了，她的荷包里确实是有一块金子。

这是一个小小的金元宝。

从前来的一个客人，他是一个大侠士，他看了明玉的武功后拿出一个金元宝，对明玉道：“明玉，这一个金元宝不是俗物，你留下它，会有用的。”

明玉知道那位大侠是一个好人，但也惊诧他送她一个金元宝，她笑笑，收下了。

现在，这人提起了她的金元宝。

明玉道：“那不光是金元宝，它也是一个故人送我的礼物，我不能让你把它弄坏了。”

那人道：“我告诉你，我要把天下人的金子银子统统都弄光，然后换上一种新的金

钱。你看，我有一种新的金钱，好看不好看？”

明玉的手一伸，就接到了一张纸。

这是一张很好看的纸。

那人道：“你知道不知道金子银子的害处？”

明玉道：“这还用你说么？人人都知道阿堵之物害人，但人人都是喜欢它。你有什么办法，你总不能让天下所有的人都不要金子银子吧？”

那人道：“你不知道，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在发大水时，他与他的同伴们过河，游着游着，他落在了后面。他的同伴问他：你怎么了？他说：我的兜里有五百大钱。那些同伴道：扔了，你平时游得比我们好，你扔了这些钱，你就可以游到对岸了。那人道：扔了扔了可惜……他终于没有扔他的大钱。你猜他怎么样了？”

明玉道：“他死了，他淹死了。”

那人一笑叹道：“对，对，你真聪明。你怎么这样聪明？我一问起那些富翁，不是说他们向那些同伴求助，许与人家二百大钱，就是说他把大钱扔了。这怎么会？人家的大钱是多年积下的，扔了岂不是可惜了？只有你聪明，知道他是死了。他确实是死了，他是死了……”

这人无限唏嘘。

明玉心道：“看来，这人也是有一点儿毛病，他连这么一点儿事儿都弄不明白，他怎么会成为武林中最有用的人物？他的脑筋一定是不好使。”

那人道：“我问你，这件事儿怨谁？”

明玉心奇道：“一个笨蛋淹死了，怨他自己，还能怨谁？”

那人道：“你一定说是怨他自己，对不对？”

明玉道：“不错。”

那人道：“你错了，我看不怨他自己，而是怨这些大钱。”

明玉想了一想，心道：看来这人有一点儿夹缠不清，我何必和他一样的见识呢？我就答应他，相信他就是了，让他走开，岂不就完了。

那人道：“每逢我与人交谈，一唠到此处，那人都是在心里琢磨，心里都想着对付我，她会说我讲的话对对对，她是一百个相信我。如果你也这样，我就杀死你怀里的男人。”

明玉的心一惊，她知道那人所想不错，他一下子就猜中了她的心事。

明玉道：“不会不会，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不会的。”

那人道：“你想一想，是不是那些大钱作的怪？”

明玉想也没想，就应道：“不错，是那些大钱作的怪。”

那人一拍他的腿，大声道：“不错，我告诉你的是真话。如果没有那些大钱，他怎么会死？”

明玉听着，她已经要糊涂了。

她不知道这男人要说些什么。

那男人叹道：“你是不是又要不以为然了？”

明玉道：“没有没有。”

那人道：“没有就好。我告诉你，如果那人不揣大钱，他是不是不会淹死？”

明玉道：“对。他可以揣一点儿银子。”

那人叹道：“不对不对。”

明玉道：“那他可以换一点儿金子。金子轻，他的五百大钱，只能换一丁点儿金子，一点儿金子根本就不会让他死！”

明玉为她自己想出了这一个好主意而兴奋不已。

那人叹道：“你怎么这样俗？我以为你不会象那些人一样呢，谁知道你也是一个金子迷？”

明玉还是头一回听得人家叫她金子迷。

明玉想不出办法来了。

那人道：“我告诉你，平时我找到了人，他如果说不出怎么办，我就杀死他！可你是一个女人，我不愿意杀死女人。我告诉你怎么办好了，”

明玉道：“带银票！他可以带着银票！”

明玉的心一跳，她知道她找到了好办法。

但那人还是说不对。

“不对不对，银票会被水泡坏的，你知道不知道？尤其是山西德恒钱庄的那银票，一见了水，什么也看不出了，有什么用了？好在还有一家的银票能经得住水，这是长白山的一，躺楼的十足兑现银票。只有这一家的银票是羊皮做的，只有”。这一家的银票能经得住水。”

明玉心惊，这人对于银子有的是经验，他琢磨这玩艺儿干什么？

那人道：“我要杀死山西德恒钱庄的老板，我一定要杀死他！至于一躺楼的老板，我要请他吃一顿好酒。”

明玉更是不明所以了。

那人道：“你知道了这些，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金子拿出来？”

明玉还是糊涂，但她知道这人一定是一个执拗狂，她得拿出金子，给这个人。

这人抓起了金子，明玉这一次很是留心，她想看出这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只见一只手一闪就不见了，他的身影还是没有被明玉发现。明玉的心里大大惊骇，她知道，这人的武功简直是匪夷所思。

明玉道：“那你说，用什么来做金银？”

那人道：“你不明白了吧？你看，这个……”

那人递过来了几张纸。

这是几张花纸，几张花花绿绿的纸。

明玉惊异道：“这是什么？”

那人道：“你看，这张纸上写着五十文，就是说这一张纸是五十文钱，你拿着这五十文的纸，在街上就可以代替五十文的钱。这是一两，这是五百两，这是一百两，都不一样。你看，这方法好不好？”

明玉道：“好，真好！”

“这纸又轻，又不怕水泡，你看好不好？”

果然是一个好办法。

但明玉马上就来了愁了，她看着手上的纸票，说道：“你说，这一张是五十两？”

那人得意地道：“不错。这花是不是很好看？”

明玉道：“我看不行，因为人家不认。你拿它去哪一家店里，人家会认你的这张纸做钱么？”

那人一叹道：“你真聪明，他们确实不认。”

明玉心道：你弄了一张纸片片儿，就让人家相信你这就是五十两的银子，人家怎么会相信？鬼才会相信你？

明玉道：“人家不认，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

那人乐了：“我从前没有办法，现在我有办法了，我用这做钱，谁要是不认，我杀死他，不就完了么？”

明玉的心一抖，他是不是疯了，人家都不认这是五十两银子，他得杀死多少人，他杀得完那些人么？

他轻轻地问一句：“你认不认它是五十两？”

明玉的心一抖一抖，她说道：“我认，我认。”

那人笑了，他哈哈大笑道：“好，好，终于有人肯认我的钱了，你的这块金子值一

百两银子，给你这一百两的票子，你拿去花好了。我走了.....”

他一路咯咯地笑着，笑得很得意。

明玉看着怀里的浪子，他仍然在沉睡，睡得很香。

第五章 夜半人踪

明玉与浪子仍是那样静静地坐着。

浪子突然道：“我怎么睡着了，睡得这么死？”

明玉看看他，心道：你说你睡得死，你如果知道你睡着了之后有什么事儿发生，你是不是得吓坏了？

明玉向着他一笑道：“你既然是浪子，也就不在乎在女人的怀里睡了，你何必在意？”

浪子心中不以为然，他心道：你以为我是一个浪子，我就会什么事儿也不在意么？你恰恰错了，我在意的事儿多着呢。你看我事事不在意，就算我事事儿不在意好了，我何必要告诉你我的心事？

他看着明玉，哈哈一笑道：“好，好，我睡得好，只是劳烦姑娘了。”

明玉一笑，再也不语了。

这时，有人扑哧一笑。

乐的是一个女人。

明玉道：“谁？”

那人不语。

明玉心里着恼，她以为是她“美人窟”的女人要偷偷地看她与浪子的乐事儿，就心里着恼，她心道：不是春风夜，哪里耐得人看？你有这等闲心看人家，自己多多度春风就是了，何必看人家？

这时，那个女人道：“哎哟，人家都说这‘美人窟’里顶数明玉姑娘明理儿，谁知道这明玉姑娘也是一个爱拈酸吃醋的人呢？”

明玉道：“你是谁？”

那女人嘻嘻笑着，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

很耐看，长得很漂亮，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受看的，但是且慢，总是有那么一点儿……有一点点什么呢，让人有一点儿不舒服。哪儿叫人家不舒服呢？

对了，是她的衣服，她的衣服上有一条条蛇，它们都盘在她的身上，象是她衣服上的一道道花纹，刚刚看上去，象是蛇形纹在她的身上，再一看，就知道不对了，这些蛇都还在动呢，一条条蠕动着，动得很欢实。

而且这女人的衣服也很有点与众不同。

别的女人都穿着一件花衣服，都戴着头钗，梳着女孩子家的头形，或是莲花头，或是玉坠头，总之有个女人的形儿，可她看上去，穿着一件男人的大衫儿，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头饰，她可没有一点儿女人的味儿，她盯着明玉看，眼光贼式式的，象是一个小偷。

她在嘻嘻地笑。

“你是谁？”

她不回答。只是大大咧咧地问：“你是叫明玉？”

明玉道：“我叫明玉。”

那女孩子乐道：“我就知道你叫明玉。你抱着浪子睡什么，你为什么不把他弄到床上去？你知道不知道古人说的话，一夜春宵值千金？你是不是作假弄景儿？我看你是在作假，看你摸着浪子的脑袋，那样子象是馋得要把他吃了，是不是？”

明玉的脸沉下来了，她冷冷道：“你再胡说，我可要不客气了！”

那女人乐了。她看着明玉道：“你以为你的功夫挺高么？我告诉你，我的这几条蛇可不认得你，只要我一松手，它们一冲上去，你就没命了.....”

明玉看着那几条蛇，她看得明白，那几条蛇中有两条不是北方的蛇，而是南方那种很毒很毒的毒蛇。。

女孩子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叫蛇疯子。”

明玉一愣。她也叫个疯子，天啊，今天到底有几个疯子？一个皇帝疯子，一个金银疯子，如今又出来了一个蛇疯子？

.....

浪子不该笑。

他却真的笑了，而且他笑得很放肆。

他开始还是在微笑，后来他就是在放声大笑了。

他笑得很痛快。

女孩子的眼睛很大。她盯着浪子，盯得他的笑没了，盯得他很不舒服。

女孩子的声音轻轻：“是你在笑？”

浪子道：“不错，是我在笑。”

女孩子问道：“你笑什么？”

浪子道：“我在笑世上怎么有这么多的疯子，来了一个又一个，简直是疯子成群了。这怎么不好笑？”

女孩子一声长叹，象是一个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的一叹。她慢慢道：“浪子，浪子，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世事艰难，世事艰难，才有许许多多的疯子。你才见过多少疯子？！”。

浪子道：“我不知道多少，但我看到过几个。”

女孩子道：“你看你自己是不是疯子？”

浪子道：“我不是疯子，我只是浪子。”

女孩子道：“疯子也是浪子，浪子也是疯子。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罢了。你说对不对？”

浪子不语。

他也不知道对不对。

他不明白，象刚才的那个皇帝疯子，还真的就象个疯子样儿，可现在这个小姑娘，除了弄一身的毒蛇外，她哪里象是个疯子？

女孩子象是看出了他的心事，她慢慢道：“浪子，你看我不象是一个疯子？”

浪子道：“不错。”

女孩子道：“难怪疯人楼的楼主不愿意要我，连天下有名的浪子崔平也不愿意说我是一个疯子。我看，我一定得要你们知道我是一个疯子……你说，我干点儿什么事儿象是一个疯子啊？”

浪子看着她，不语。

他不愿意说。

一边的明玉道：“我看，你只有自杀，你才象个疯子……”

那女孩子看着明玉，呆呆怔怔地看了半天，才说道：“好，好，好主意！好主意！我怎么没想起来这个好主意？”

她自己把一条毒蛇拿了起来，放在了她的臂上，这条蛇就向上爬，一点点爬。一边的明玉吓得不敢看她，她一声声道：“小黑，小黑，你咬我吧，好不好？我告诉你，我要让他知道，我是疯人楼的疯子，我是疯人楼的疯子啊！”

此时，那一条蛇象是听懂了她的话，它慢慢爬到了她的臂上，一直爬到了她的脖颈边，只咬了她一口。

没有血，只有一个小小的牙印。

她看着浪子，大声道：“浪子崔平，浪子崔平！你看一看，我是不是一个疯子？我算不算一个疯子？”

浪子崔平看着她，说道：“你是弄蛇的，你的兜子里自然有解毒的药，你让这一条毒蛇咬了你自己，你自己自然可以有解毒的良方。”

那女孩子笑了，她笑得很痴迷，她呆呆地看着浪子道：“浪子，浪子，你白白做一回浪子，连天下有名的虺蛇也不知道么？它的毒发得快，我无法解得它……”

她一边说着，一边就倒下了。

浪子崔平大惊，他一冲而上，上去救这女孩子。

明玉道：“慢！”

浪子不解地看着明玉。

明玉道：“你听了她的话没有？”

浪子道：“怎么啦？”

明玉道：“她刚刚说她是疯人楼的人……”

浪子道：“我听到了。”

明玉道：“你不该救她……”

浪子道：“不管她是谁，我都要救她。”

她醒了，瞪大眼睛看浪子。

“是你救了我？”。

浪子不语。

“你怎么救了我？”

她一回头，看到了她的身上，她的衣服解开过。他一定是用的血解大法。他会血解大法？

活该她命不该绝。

她看着明玉：“你一定说我是疯人楼的人，你不愿意让浪子救我.....”

果然一句话便被她猜中。

明玉的脸色绯红，她不语。

那女人道：“我告诉你，我的赌注下在了浪子的手上，我相信他会救我。但我相信你不会让他救我。我是想打上一个赌，看他是不是喜欢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你。看来，他不一定真的喜欢你。对不对？”

明玉淡淡地道：“他喜欢不喜欢我有什么用？我又用不着他喜欢？”

她慢慢走开了。

她走到了一边，回头道：“浪子，如今你也有了温柔可人的伴儿了，你可以有人陪着，我走了。”

她一飞而去。

只剩下了那女人与浪子。

“你喜欢不喜欢蛇？”

“我不讨厌蛇，”

那女孩子大喜，说道：“好，好，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傻的男人了。我爹说，天下没有一个男人喜欢女人玩蛇。你如果玩蛇，你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你说，我嫁得出去嫁不出去？”

浪子不知道他如何说。

他怎么知道她嫁得出去嫁不出去。

他看着女孩子，女孩子的眼睛大大的，一直盯着他。

他只好回答：“我不知道。”

女孩子一叹道：“没劲，没劲。你这个人也和我爹一样，没劲，一点儿乐子也没有。你就不会说上一句好话，让我高兴高兴？你呀.....嘿！”

她气得一狠劲儿，把两条蛇惯在了地上。

蛇不怕摔，在地上爬一会儿，又爬上了她的身上。

“你知道我今年多大了？”

浪子不知道。

女孩子很不满意，她看着浪子，大声道：“人家都说江湖上有一个风流人物，他名字叫做浪子崔平。我一直在找你，谁知道你就是这么一个木头疙瘩？你说话啊？”

灯下，女孩子显得很是娇美。

浪子道：“我看你有十八岁。”

其实，他只是知道今天是馨香的生日，馨香刚刚告诉过他，她已经十八岁了。他此时只记得馨香的话，就顺口说了一个十八岁。

女孩子惊讶地竖起了眉毛，大声道：“浪子，真有你的，我今年真的十八岁了。”

浪子看着她，心里在苦笑，哪里是真的如此做想，只不过是瞎碰上的罢了。

她看着浪子，说道：“我今天刚刚过生日。”

浪子的心一震，又是一个刚刚过生日的女孩儿。

浪子道：“你为什么把这些蛇都弄在身上，是为了吓唬别人么？”

女孩子吃吃笑。她笑道：“你以为疯子能和你们一样做事儿么？那你可就错了。我要是喜欢浪子，我就把你弄回疯人楼去，我可决不做那傻事儿。我不是喜欢蛇，我是一个蛇疯子，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疯子？……”

她低头问道：“你喜欢不喜欢明玉？”

她竟然比划比划明玉抱着浪子，乘浪子熟睡时每亲吻他的神情。

浪子不明所以，他问道：“这是什么？”

她窃窃而笑：“她抱着你，乘你昏睡时亲你呢。”

浪子也十分不好意思。

她轻轻道：“你为什么不去追她，如果你去追她，你还可以有一会儿温柔。”

她咯咯地笑。

浪子对她道：“我能不能问你几句话？”

女孩子斜睨他一眼，这一眼看得甜甜蜜蜜，她轻轻道：“有什么话，你说好了，”

浪子道：“你告诉我，疯人楼在哪里？”

女孩子呆呆看他。

浪子道：“如果你以为我是你的朋友，你就告诉我，疯人楼在哪里？”

女孩子乐道：“我不认你是我的朋友。”

浪子道：“你认不认我是你的朋友都没有关系，只是你能不能告诉我，疯人楼在哪里？”

女孩子道：“你看没有看到我？”

浪子道：“看到了。”

女孩子道：“我就是一个疯子。你找到了我，是不是就找到了疯人楼？”

浪子再也无话可说。

此时，正是夜深时。

女孩子道：“浪子，如果你象躺在了明玉的怀里一样，也躺在了我的怀里，我也许会一高兴，就告诉你疯人楼什么的。你愿意不愿意？”

浪子盯着她。

躺在了一个女孩子的怀里是一件好事儿，谁不愿意？可浪子竟然迟迟疑疑，因为他怕那女孩子，她的身上满是毒蛇。

那女孩子道：“浪子，你看，你一点儿也不象是要躺在明玉的怀里一样，那么痛快。我看，我们还是什么也别说了吧，我得走了……。”

一说走，没有等到浪子答应，她起身就走了。

第二卷

第一章 山西德恒钱庄

在山西太原的石头街上，有一条小巷，这条小巷很阴森，常常无人行走，只是在严寒的冬日才有人在这里慢慢走着，挑着一担柴，边走边吆喝：“柴啦，柴啦！”

有人时常从那黑暗的屋门里出来，买柴。

买柴的人不问价，随你要。

只要挑到这里来的柴，一般都卖得出。

没有人知道这里住的是什么人。

这里有许多许多的房子，在这些曲里拐弯的房子后面，有一座大院，大院里是许多间房子，这些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格局，都是一模一样的样式。你从哪里也看不出这里的哪一间是上房，哪一间是下屋。层层围绕起来的房子都是一样的，如果外人直走进来，他也找不到这里的密处。

在中间的一间屋子里，坐着一个老头儿。

老头儿有六十岁了，他的身子很单薄，单薄得象风一吹就会倒下去。但他的眼睛很大，由于身子单薄，他的眼睛显得很大。

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只有他的几根鼠须不时地颤动着，表示着他的喜怒哀乐。

他沉沉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的桌子很大，大得足足能塞满半间屋子。在这张桌子上，摆满了帐簿，笔和一些大大小小的玩艺儿。有一块玉石，一个小小的佛像，一个小小的扣子。这些东西。都是这小老头儿的至宝，是他轻易不向外人出示的至宝。连他的儿子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

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天天看着这些东西。只有看着这些东西时，他才感到自己是天下最富最富的人。

他就是山西德恒钱庄的老板。他的名字叫钱一文。

他喜欢钱一文这个名字，就象他喜欢一文钱一样。

他喜欢一文钱，如今他过生日的时候，他的儿孙们都知道他喜欢这一文钱，都用金子银子打成一文钱，给他做生日贺礼。

他们当然知道，老头儿喜欢的不是一文钱，而是一文一文积攒起来的这一份家业。

山西德恒钱庄有多少钱，只有这位老太爷知道。

他深居简出，最多也只是在门口走一走，然后就慢慢挺回来，坐在他的桌子后面，守着他的财富。

他是一点点把他的财富看多的。

他有一句名言：“你看着你的财富一点点儿聚积起来，心里比什么都快活。”

没有人知道，他的眼前的这些财产，就是他的秘密。

眼前这枚缺了角的一文钱，是唐朝盛世时的一枚小钱，当初，它不过能买上两个大饼而已。可现在，它却价值一百万两白银。它象征存放在山西德恒钱庄一处秘密地方的一百万两白银。

这一个小小的玉环，是从前他的孙子在他过生日的那天扔在地上的。在他过生日的那一天，儿孙总是随手扔下一点儿东西，让他能拣到，这样，他这一天都很高兴。那天他拣到了这小小的玉环，现在这一枚小小的玉环可值大钱了。它是一百件玉器的总管。如果你看到了这件小小的玉环，你就该知道天下闻名的照夜玉塔就在老头子的手里，你就该相信天下有名的三宝之一的玉碧蟾也在他的手里。总之，他的手里有许许多多的财宝，有他几辈子也用不完财富。

他不出门。

因为出门有几个不便。

一是你出门不能把你的东西都带着。你的东西放在你的家里，总是可以放心的。但老爷子不放心，他不放心他的儿子，不放心他的孙子，不放心他的家人，不放心他的老婆。老婆是一个老不死的；儿子是一个败家子；孙子是一个不争气的。家人都是贼，他怎么会放心出门？

二是你不能天天看着你的财富。

人如果有了财富，重要的不是享受，是看着。你得天天看着它们，你一看着它们，你的心里就很舒服，你一点点算计着它们值多少钱，算计算计你就算明白了，你得从头算起。这样一天一天你也好累，你就不得休息。一天天就很充实地过去了。

三是你在家，可以体会做主人的威严。你一句话，所有的人都得听着，没有一个人敢不听你的。他们谁不听你的，就算是你的亲生儿子，你也可以让他滚蛋。实际上，没有人敢对老爷子有半点儿不服从。你不敢不服从他。没有老爷子，就是没有钱，你愿意没有老爷子，但你愿意没有钱么？

老爷子现在很快乐，因为他今天又发了一笔大财。

他现在正笑着，笑得很开心。

此时，有一个人站在了他的门口。

“谁？”

那人没有吱声。

老爷子来气了。老爷子的气是来得很快的。他大声道：“是谁？站在那里干什么，你给我滚！”

那人应该滚开了，他站在老爷子的屋檐下，是犯下了大忌的，老爷子不喜欢有人站在他的屋檐下。

但这人看来并不怕老爷子，他一步步走了进来。

来人站在了老爷子的面前。

这是一个小人，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侏儒。

他的身体团团着，胖胖的。

他的样子很可笑。

老爷子一见到他这样子就乐了，他乐得很开心，哈哈大笑。他明白了，一定是他的儿子们想的主意。他们为了讨好老爷子，找了个这样子的人来，供他乐呵。老爷子真的乐了。他要好好赏他那个聪明儿子一点东西。是不是给他一点儿好处？五两银子？还是十两？反正不能超过十两。

老爷子乐时，那个小小的侏儒不语，直盯着老爷子，一直不出声。

老爷子笑够了。他看着这个小侏儒，说道：“是谁让你来的？”

小侏儒道：“我自己。”

老爷子惊讶地看着他。他自己来做什么？他是来找老爷，要找一个差事做的么？如果老爷子有时间，他一定收下这个小侏儒，让他天天在老爷子的身边，闲时逗逗乐子什么的，也很有趣。但老爷子太忙了，他无法留下这个小侏儒。

他一叹道：“我看你挺聪明的，我想把你留下来，但我实在是事儿，我的事儿太多了。我无法让你分我的心……”

那小侏儒很悲哀地看着他，象看着一个傻子。

老爷子知道，他再也不用对这个小小的侏儒讲话了。老爷子的话一向是命令，他只说一句，人家就得去执行。

他又低下头去，看着他眼前的那些东西了。

他又沉入那些东西的巨大价值里去了。

好一会儿，老爷子才抬起来头。

他一愣。他看到了那小小的侏儒坐在了他的桌子对面，正端端正正地坐在他的衣架

上。

小侏儒重量很轻，所以他坐在衣架上，没有一点儿声响。

老爷子发怒了。他大声道：“你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

小侏儒不动。

老爷子大怒。他看着小侏儒，说道：“如果我再说一句，你不出去，我就叫人把你杀死！把你撕碎！”

小侏儒只是看着他，一声不吭。

老爷子气坏了，他吼道：“来人！米人！”

没有人来。

小侏儒道：“你是不是想叫门外的人米？”

老爷子一愣道：“是啊。”

小侏儒一笑，说道：“我告诉你，门外的人来不了啦。他们都死啦。”

老爷子大吃一惊。他看着小侏儒，有点儿害怕了，

“你是谁？你是谁？”

小侏儒笑了。他笑得很谦卑，轻轻道：“老爷子，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坐一下？”

老爷子心道：王八蛋，你坐都坐了，还问我干什么？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么，我早早晚晚要你看一看我的手段……

但此时的老爷子突然变了好脾气，他笑了，笑得很有劲儿。他对小侏儒道：“你来到这里有什么事儿？”

小侏儒道：“我是一个疯子。”

老爷子一怔。他怎么自称是疯子？他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小侏儒道：“我来求你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挺麻烦的。我求你帮帮忙。”

老爷子的脸上仍然是笑，他笑道：“好说好说，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就是了。”

小侏儒象是很难开口。

老爷子心道：看来这小子有一点儿本事，能把我的屋外的人放倒。他是想弄点儿银子，还是有一点儿什么事儿求我？我得看一看，没有好处的事儿我决不会答应他的。

小侏儒道：“我想求你，把你的财产都拿出来。”

老爷子的心一蹦：王八蛋，我能把财产都给你？我连我的儿子都不愿意给，我给你？你是不是在说笑话？你就是杀了我，你也得不到我的财产。

小侏儒道：“我看，你可以把你的财产都给我，我不是要你的财产，我有一件大事儿要办。你看好不好？”

老爷子气糊涂了。他想到：这小子是什么人？他怎么进了我的屋子的？他要我的全部财产做什么？

小侏儒道：“我告诉你，我想干一件大事儿，我想，这金子银子都没有用，它们太沉了，对不对？我想用一种纸来代替它。你看好不好？”

一提到钱，老爷子马上就精神百倍了。他看着小侏儒问：“你有什么办法？”

小侏儒从他的兜子里掏出了一些纸片片儿。

“这是一两银子，这是十两银子，这是五十两银子。你得弄出几十样儿来，让人家知道哪一个是多少钱，是不是？”

老爷子看着这些纸片片儿，很是动心。

他当然明白，如果用这些纸片片代替那些重得要命的银子，他会多么方便。

他问道：“你怎么让人家认可它？”

如果没有人认可，这一张张好看的纸片片儿岂不是没有一点儿用处？

小侏儒道：“我试过了，没有人认可它。”

老爷子哑然失笑。当然没有人认可它，谁认可它，他就是一个傻子，他就是一个疯子！

小侏儒道：“我想了一个主意。”

老爷子毕竟是老爷子，他心道：天啊，如果真的有这方法，能让世人认可这张纸片片，我岂不是要发大财了么？

他急急地问：“怎么办？”

小侏儒笑了：“你认不认？”

老爷子道：“人家认我就认。”

小侏儒道：“你说得谁认你就认？”

老爷子道：“天下四大家。”

小侏儒道：“就是关东的一躺楼、两广的万花钱庄、京城的万宝斋？”

小侏儒道：“好啊，妙啊。如果这天下四家都认可了这花纸片片可以替代金子，可以替代银子，你是不是就答应下来也可以用它替代金银？”

老爷子道：“不错，不错，如果他们都愿意认，我也愿意用它。”

老爷子心道：你这个傻瓜，你以为天下四大家都是白叫的么，人家人人都有一份家业，人人都有十份的心眼儿，你小个子想和人家斗，还差得远呢。你的这些纸片片儿就想用来代替人家响当当的百年老号，休想！

小侏儒叹道：“我怕他们都不会愿意。因为他们虽然知道这些纸片片比他们那些银子好用，但他们还是不肯用。”

老爷子也苦着脸道：“如果他们不用，我们一家就也用不了啦。我们一家用出去，人家不买你的帐，我怎么办？”

小侏儒道：“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老爷子道：“你说说看。”

小侏儒道：“如果谁不愿意用这纸片片儿做银子，你就杀死他！”

他狠狠地看着老爷子，象是在看着一个死人。

老爷子是何等样的人，他怎么看不出这危险来？他看着小侏儒道：“你别忙，你别忙，我答应你，我可以用这纸片片儿做银子，可你一上街，人家不认得你这纸片片儿，你还不是一样的没用么？难道你能把所有的人都杀死么？”

小侏儒道：“为什么不试一试？也许他们愿意用呢？”

小侏儒就带着老爷子出门了。

老爷子一出门，都低着头，说道：“老太爷出门了？”

没有一个人敢抬头。

老爷子恨恨地骂道：一群王八蛋，老爷子是被人家后背顶着刀的，你们一群王八蛋就看不出来？等我回来时，我一定好好收拾你们！

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骂着。但他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他出了门，他的家人们今天可乐了，老爷子的脸上有笑模样了，看来今天大家的日子好过了。

老爷子钱一文与小侏儒一齐走到了街上。

他们要试一试这些纸片片好花不好花。

第二章 花纸片片儿当金银

老头子与小侏儒到了街上。

他们的步子很慢，让所有的人都对他们注目。

他们两个走在一起，实在是太怪了，一个是高高瘦瘦，一个是矮矮胖胖，一个高得出奇，另一个矮得怪异。人人都看着他们。但没有人敢出声笑话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高高瘦瘦的人是太原城里最有名的富人，也是天下最有名的富人，他的名字叫做钱一文。

冲人家叫的这名字，你也得敬人家三分。

没有钱的人家，都叫什么富儿贵儿，叫百万，叫兆文，可人家钱一文，就叫个一文，看人家吧，就一文，多实惠！

没有人敢对钱一文不敬。

走在街上，人们都给两个人让路。

钱一文很开心。因为他要看到这个小小的侏儒的笑话了。他以为他的那些花花纸片片儿能当钱用，这岂不是天下的笑话么？人家一见到他那些花纸片片儿，不把他打出门去就算是便宜，这一场笑话岂能不看？

两人走到了街上。

老爷子道：“你看，干什么去？”

小侏儒很神气，他乐道：“干什么？有了钱当然是吃喝玩乐了！”

好，就吃喝玩乐。

去哪里？

哪里最气派，就去哪里。

好，就去“头脑老憨头”。

头脑，是一种吃物，也叫八珍汤。

这是山西的一种名吃。

老憨头是一个老头子，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子，他年纪一大把，却身子骨健旺，人也忙活得紧。他的山西“头脑”，远近闻名。

头脑，是用肥羊肉、煨面、黄芪、藕根、良姜、酒糟、黄酒八珍配制而成的，是冬季的补品。每年农历白露到立春时节，大多数的清真店铺便以此汤招揽顾客。相传这八珍汤是明朝以后就传下了的，当时是宋朝，人们还不习惯于吃它，只当他是一种奢侈品，当然很贵。

老憨头一见到太原城里的老爷子钱一文进来了，顿时觉得蓬荜生辉了。他陪着笑问道：“老爷子吃点儿什么好啊？”

老爷子笑而不答。

一边的小侏儒道：“来两碗八珍汤！”

老爷子心道：你以为这山西的八珍汤是好吃的么？这一碗少说也得二两银子，看一会儿用你那花纸片片儿付帐时，人家不打扁了你才怪呢？

小侏儒反而没有老爷子这愁，他乐呵呵地看着老爷子：“老爷子好好喝汤，说是这山西的八珍汤有名呢！”

老爷子心乐道：待一会儿，你就不乐了，看你那时怎么出门，你以为你是一个恶鬼，白白弄死了我的人，你还想弄走我的金子银子，你别作梦了！！

八珍汤喝得津津有味儿。

喝完了，小侏儒道：“老爷子，你看着，我来付帐，好不好？”

老爷子正等着他这一句，一边剔着牙，一边很乐呵地道：“好啊好啊，你付你付！”

小侏儒把那老憨头叫了来，问道：“两碗头脑要多少银子？”

老憨头笑道：“什么银子，既然是老爷子赏脸，肯来照应我的小本生意，就算小的孝敬老爷子的算了。”

老爷子一本正经：“不行不行，怎么能这样？你是做生意的，莫非做生意的人就不吃不喝了么？”

老憨头当然不敢与老爷子顶撞，他只是笑。

小侏儒道：“给你五两银子，行不行？”

老憨头道：“行啊行啊。”

小侏儒道：“给你。”

他递与老憨头一张纸片片儿。

这正是他的那些花纸片片儿中的一张。

老爷子心乐道：好，好戏该开场了！

但老憨头看一看这片纸片，话也没有说，放到兜子里去了。

小。侏儒暗暗在笑，笑得很得意。

老爷子忙叫道：“老憨头，你看一看，你的银子对不对？”

老憨头道：“对，对。”

老爷子奇道：“你看也没有看，怎么知道对？我看他刚才递与你的不是银子，也不是大钱，更不是银票，你怎么能看也不看就揣在了怀里？”

、老憨头道：“我说对就是对，我合手着这张纸片片去你钱庄，怎么还不换它十两银子？不光有了本钱，还赚了五两呢，这有什么不对？”

老爷子被噎住了。

小侏儒咯咯笑。

再去哪里？

去喝酒。

山西有好酒，好酒在哪里，古人有诗曰：“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说的是山西杏花村的名酒汾酒。

两人便来到了“杏花酒楼”。

饮的当然是杏花村的汾酒了。

据说，汾酒在北齐时就有了，早在公元一年间，北齐的高湛曾给他的侄儿河南王孝瑜写信，让他多喝汾酒，他在信中道：“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如此的上好汾酒，岂能不喝？

小侏儒一进店，便大叫道：“来酒！来酒，来汾酒！”

店家拿来了汾酒。

小侏儒看着酒，嗅嗅道：“好酒，关的是好酒！”

但他又皱了皱眉头，喊道：“店家，店家，来呀！”

店家果然来了。

他叫道：“你以为我们是谁？这一位就是太原城里最有名的富翁钱一文钱老爷子。老爷子是天下大富翁，你可不能这么轻视，你以为能随随便便对付我们不成？酒好具不差，你把你们的好酒杯拿来，喝着这么好的汾酒，竟然用这么粗糙的酒具，岂不是让我们大煞风景？”

店家道：“好，好，店里有两只侯马蝴蝶杯，但用一次要花二十两银子，不知道老爷子你是不是要用？”

老爷子没有讲话，小侏儒道：“用，用！”

果然拿来了两只酒杯。

一见便知道，这两只酒杯不同寻常。

古人有诗云：

“饮酒不饮蝴蝶杯，
但怕蝴蝶饮也醉。
蝴蝶不舞我亦舞，
我亦不飞蝴蝶飞。”

说的是这一只蝴蝶杯的妙用。如果你把一杯酒斟入蝴蝶杯中，便见了蝴蝶杯的妙用，一旦酒杯中有了酒，彩色的蝴蝶便从酒杯底下泛起，酒液一动，蝴蝶翻飞，生气勃勃，向可乱真；一旦你饮尽了酒杯中酒，蝴蝶便随酒而去，再也无影无踪了。如果用此酒杯饮酒，不独酒具特雅，而且助人酒兴。

小侏儒的心里极高兴，他用的是蝴蝶杯，喝的是名汾酒，怎么不尽兴？

老爷子心道：你以为你的纸片片能哄弄许多人不成？我看你的日子也过到头了，这

一回，你得交霉运了.....

二人喝了两瓶酒。

老头子平时不喝这么多的酒。但此时他心道：你杀死了。我的人，我喝了你的酒。你杀死了我的两个人，我喝光了你的两瓶酒。

既然是好酒，又不花老爷子的银子，老爷子为什么不放开情怀，索性大喝一顿？

小侏儒道：“好，真是好，你看这侯马蝴蝶杯象是玉杯，一看便知道是价值不菲，我看咱们真该好好再喝上一瓶才行。”

老爷子一笑道：“不说是吃喝玩乐么，着急什么？”

小侏儒就拍着手叫道：“不错，不错，就是吃喝玩乐，就是吃喝玩乐.....”

他叫道：“老板，来，来，算帐，算帐！”

老板就来了。

他一算帐，一共是五十八两银子。

小侏儒道：“不贵，不贵。好了，这是一张，五十两。这是一张五两的，还有一张是三两的。”

小侏儒把几张花花纸片片儿递与了老板。

老板一愣，看着这纸片片发呆。

这是什么？

小侏儒道：“这是银子，比银票更值钱的东西。。你用它，就能换来银子，换来东西。”

老板道：“是么？”

他竟然笑嘻嘻地把这几张纸片片儿放入了他的口袋里。

老爷子服了，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小侏儒。

“你是不是会什么魔法？”

小侏儒大笑道：“什么魔法，你看，你看，这花花纸片片儿能不能代替银子？”

老爷子咬牙道：“还得去玩……”。

就去玩了。

在太原西南约五十里处，有一处好玩的地方，这里是晋祠，传说是晋水的发源地，是为了纪念周成王的弟弟，用桐叶封他为王的那个唐叔虞而建的。

传说中，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成王很喜欢他，因为他太小，就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不封他出去做王。有一天，成王对他说道：“我封你做一个桐叶王吧？”就给了他一片桐叶儿，本来这一片桐叶是给小弟玩的，所以成王也不在意，玩过了就算了。但成王的下人不愿意了。周公对成王道：“你封了唐叔做王，我听到了，我特地来祝贺。”成王道：“不对不对，我只是和我的小弟闹着玩的。”周公生气道：“你是一国之主，怎么可以随便闹着玩呢？你说了就得做。”于是，晋成了唐叔的封地。

晋祠很气派。

一进入祠内，便有葱葱郁郁的古树蔽日，一排排迎面而来。这里的建筑物十分宏伟，在正中有圣母殿，有水镜台，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献殿，钟鼓楼，鱼沼飞梁等。

参加小侏儒看着那四个金银台上的巨大铁人，大声叹道：“你知道不知道，古时的人比不比现在的人还高？”

老爷子也看着这四个威风凛凛的巨大铁人，心里一阵阵凛然而惧。他心道：看来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不光你是一个小侏儒了，我也成了一个小小的侏儒了。

北边，有文昌阁、有东岳祠、关帝庙、三台阁、唐叔虞祠，还有朝阳洞、待风轩、吕祖阁等。在南边，有胜瀛楼、白鹤亭、三圣祠、难老亭、水母楼等。

两人看得高兴。

走入了吕祖阁，在阁里，正有道士在化缘。

老爷子心道：你把那花花纸片片儿给人家酒店，人家让你了，怕你杀死他，不跟你计较。你这一回再试一试，把这花花纸片片儿给道士，看人家道士怎么说？

在正殿陪祭的是一个中年道士。他沉头默默做着课业。

老爷子道：“你和我来这里，也不容易，怎么不随喜随喜，结下个善缘？”

小侏儒道：“是么？结善缘就结善缘。人都说世事百好，善缘难结。其实你怎么结善缘也是白费。但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做一回就是了。”

老爷子道：“你把白花花的银子放在道士面前，他怎么也得动心，他一动心，三清祖师也得动心了……”

小侏儒就做了。

他对道士道：“我是疯子，可他是一个大善人，他是咱们山西最有钱的人，他名叫做钱一文，你知道不知道？”

道士看一看两人，心道：果然有一些来头。他脸上却不动声色，只是一揖，说道：“善哉善哉！”

小侏儒道：“咱们是大富翁，来你这道观里怎么也得结结善缘，你看，咱们化上三千两白银怎么样？”

道士是有道之士，只是一揖而已，说道：“善哉善哉！”

小侏儒道：“老爷子，你看，还是我的这花花纸片片儿方便，如果现在咱们化缘，用的真是银子，怎么也得用一辆车子推，对不对？可你看我，只是一张花纸片片，便够了。你看这是不是好？”

老爷子心道：好是好，可人家道长的心里就不好了，人家会骂你对人家不敬。这吕祖阁是晋祠里最有名的地方，人家这里的道观是天下有名之处，你对人家不敬，人家怎么会饶过你？

小侏儒掏出了一张纸片片儿，他把这一张纸片片儿递与了道士。

小侏儒道：“这里就是三千两白银，道长收好了。”

道士没有料得到，竟然是这样的一张花花纸片片儿。他一愣怔时，小侏儒就说话了：

“道长，这有什么不对么？”

如果他说不对，小侏儒一定会杀死他，那样就闯下了大祸。

他如果在吕祖阁闯下了大祸，他还能走得了么？

老爷子是老姜才辣，他知道，这一回，这小侏儒是不免一死了。

但不料，那道长只是看一看那一张纸片片儿，一笑，收下了它。

道长还对着小侏儒一揖：“多谢施主成全！”

老爷子呆了。他看得明白，这明明是一张纸片片儿，道长怎么胡涂了，竟然拿它真的当了银子不成么？它是小侏儒戏弄人家的把戏，道士竟然不追究，他怎么了？晋祠的吕祖阁真的没有什么能为了么？

老爷子不知道，这个道长正是吕祖阁一代弟子里的佼佼者——白衣道人。

人家是有道之人，怎么会计较你这黄白之物？既然是黄白之物都不看在眼里，你这一片片纸片儿，人家便也是一样看了。

收下的是一片心思，人家要的是你的这敬心。

偏偏恭恭敬敬地收下了那一片片纸片片儿。

老爷子要气疯了，他也快成疯子了……

第三章 吕祖弟子

小侏儒看着老爷子，笑眯眯的。

他很得意。

正在这时，站在他身边的那个道士出手了！

他叭地一声飞出了一柄剑。这是一柄缅甸剑，从肋下出来，一伸便直，直刺向小侏儒。

恰在此时，一个道士从一边抢了出来，直冲向老爷子，一把把他扯向一边，

一片剑光，顿时收住。

八个道士都站在了小侏儒的对面。

小侏儒有点儿难受。

刚刚那中年道士的一剑根本没有刺伤他，只是从他肋边刺出去，滑向了一边。

但他很难受，因为他上当了，他上了这个老爷子的当。

老爷子笑了。他看着小侏儒，说道：“我忘了告诉你，我与这吕祖阁的道长们有缘，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当然不是什么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了，而是一些有黄白之物的相交知近。

小侏儒恨恨道：“我本来想宰了你的，我本来想宰了你的!!”

老爷子道：“那你为什么不宰了我？”。

小侏儒道：“我恨你，我想在宰了你之前好好地玩一玩你才行!”

老爷子乐得心象开了花。他大声道：“我就是要宰了你，我可不象你那么傻，我告诉他们，要他们不玩你，直接宰了你!”

老爷子大声怒吼道：“杀啊！杀啊，！杀死他我给你们三千两银子，不是那种花花纸片片儿，是真正的白花花的银子!!”

八个道士冲向小侏儒。

小侏儒突然咯咯直门地乐。

他看着老爷子，突地说道：“我有话要问你，你能不能告诉我？”

老爷子此时也是十分快意，他大声道：“好，看在你马上就是一个死人的份上，让你问一问好了。”

小侏儒一叹，他叹得有模有样的。

他问：“你的山西德恒钱庄的银票为什么是天下四大家的最薄的一种，你是不是没有好的纸了？”

老爷子一乐，大声笑道：“看在你是一个死人的份上，我告诉你这个秘密。你知道不知道一个人的心思，如果你平时兜子里揣着几张银票，你要用时，你用哪一张？”

小侏儒道：“我用最差的一张。”

“什么叫最差的？”

“最薄的一张，或者是最旧的一张。”

老爷子拍手大笑道：“不错不错，你真是聪明，可惜了你这个人才，我不得不杀死你.....”

小侏儒道：“我明白了，我原来以为你用的银票是天下四大家里最差的，我一直以为你是没有好纸，谁知道你是故意的，你是故意用这种差的纸，你真的是老谋深算呀。”

老爷子象是遇上了知己，哈哈大笑道：“好，好，真是说得好！”

老爷子再也没有了那一脸的无可奈何，原来他的一脸无可奈何是装出来的。

他大叫道：“杀死他！”

因为小侏儒杀死了他们外的两个杀手，这两个杀手是他的两个最有用的人。

八个道士冲了上去。

突地，小侏儒发出了一种尖厉的啸声。

他看着八个人，突然道：“我告诉你们，我是一个疯子！”

那个白衣道人道：“小侏儒，你是什么人，告诉我们，免得白白死在这里。”

小侏儒道：“我告诉过你们，我是一个疯子，”

白衣道人的脸色一变，冷冷地看着这个小侏儒，轻声问道：“你是疯人楼的人？”

小侏儒大笑道：“不错，不错，我是疯人楼的人，疯子，一个疯子，一个钱疯子！”

八个道人都怔住了。

他们不想得罪疯人楼。

疯人楼是不好得罪的。从前听得人说，疯人楼与世人无争，但疯人楼的人如果死在

了谁的手里，疯人楼的人一定会来报复。

但他们此时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白衣道人道：“你休得胡说！你是什么人，你一个矮矮的狗东西，竟然也敢说你是疯人楼的人么？”

小侏儒道：“我说我是疯人楼的人，我就是疯人楼的人，这有什么假？你以为疯人楼的是什么好人不成？我还不愿意做他疯人楼的人呢。”

白衣道人一个眼色，众道人一齐冲向了小侏儒。

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出手，凭吕祖阁的武功，他们一定会得手。

八剑齐出！

八道剑光！

：八道剑光织成了一道死亡的光！

在八道剑光中，有一声长长的叹息。

是一个人在叹息。

已经没有人能细想想为什么有人要叹气了。他们的八柄剑直刺向小侏儒。

此时，奇情突地而生----

八剑直刺向小侏儒时，见到小侏儒出手了，他的手很快，一出手便摸在了剑上。

他的手居然不怕剑。

他的手一弯，一柄剑便折了。他再一出手，又一柄落剑在了他的手中。他再一折，这一柄剑也折了。叭叭地一连几声，几柄剑便都没有了剑尖。

小侏儒的手里拿着这几块剑尖。

他向着老爷子乐。他乐道：“老爷子，你说，这些剑是不是没有用啊？”

老爷子呆住了，再也说不出话来。

小侏儒的手一用劲儿，手里的那些剑尖都没有了。他再一松开手，手里只有一些粉

沫儿了。

小侏儒道：“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有一种内功，叫做‘明火撞心’，你用什么兵器向我出手也没有用。”

众道士也呆住了。

白衣道长向老爷子道：“你还不走，呆在这里，有什么用处？”

他向着小侏儒施出一掌。

他想：如果老爷子走出这里，让他与他的师弟们全力出手，能拖得一会儿，就行了。

但老爷子笑了，他看着这个小侏儒，大声笑道：“我何必要走？他要杀死我，今天也是杀，明天也是杀。我就是走了，他要杀死我，也不是一样找得到么？”

他自己知道，他是从他的家里被这小侏儒找到了的。他如果再回到他的家里去，除非他死了，不然，他怎么会逃得过这小侏儒的手？

白衣道士道：“老爷子，你走好了，你不走，让我们怎么对付他？”

老爷子不愿意走。

白衣道人见他不肯走，就道：“云衣师弟，你带他走！”

一个青衣道士听得师兄一声令下，就冲了过来，带着老爷子就走。

但他没有走出多远，就听得一声惨叫。

青衣道人知道，这一声惨叫是他的师兄红衣道人发出来的。

他的师兄红衣道人死了。

小侏儒一掌拍死了他。

小侏儒道：“站住！如果你们真的走了，我一定杀死他们七个人，让他们一个也不留！”

两人站住了。

青衣道人无奈，而老爷子却是愿意留下。

小侏儒对老爷子道：“老爷子，你说一句话，他们就都可以活下来了。”

老爷子道：“我说什么话？”

小侏儒道：“你可以说，我的那些花花纸片片儿当不当得银子？”

老爷子一笑道：“怎么不当得？当得当得。”

小侏儒乐了，拍手道：“好，好，老爷子真是快人快语，既然老爷子说当得，我就放了你们。”

他不再出手了。

七个道人把红衣道人的尸体抬走了。

白衣道人看着老爷子。

他的眼里有一丝歉疚，说道：“我们让老爷子为难了。”

老爷子道：“道兄何必如此？我看道兄也是为天下的穷人，但此番是一次劫难，恐怕我在劫难逃了。”

小侏儒道：“你花了多少银子，才让这些道士为你拚命的？”

老爷子一叹道：“你差了，道长们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别人。”

小侏儒不明白。

老爷子道：“如果我死了，山西的百姓便没有了今年的灾粮，而今年道长已算定了必有大灾。他们是为了上万的灾民，而不是为了我。”

白衣道长看着老爷子。他一声不语。

小侏儒道：“老爷子，你跟不跟我走？”

老爷子道：“我跟着你干什么去？”

小侏儒道：“我要去找两广的万花钱庄的离玉，我也要找京城的万宝斋的老板刘胖子，还要找那个关东一躺楼的老板关娇娇，”

老爷子大奇道：“你找他们做什么？”

小侏儒道：“我要告诉他们，天下的珠宝玉器，金银财物都可以用别的代替，我要用这花纸片片儿替代它们！”

老爷子此时竟然大喜。他对着白衣道人一揖道：“白衣道，长，烦你告诉我的家人，就说我与这位去了……”他又回头问一问小侏儒，“去什么地方？”

“先去关东一躺楼。”

“就说我与这一位去了关东的一躺楼了，让他们做他们的生意，让他们不必挂念我。”

白衣道人有点儿不放心。

他知道这老爷子此去不知是吉是凶，他想向老爷子求告那些赈灾粮，但不便出口。

小侏儒道：“你还有什么事儿？”

老爷子笑道：“白衣道长是慈悲为怀，他是惦念我万一不幸，这赈灾的事儿岂不是白白求告了我么？我看，你就这样吧……”

老爷子从他的衣服上拿下了一个钮扣儿，递与白衣道人，说道：“这一枚钮扣给你，如果今年真的有了灾情，你拿着这一枚钮扣去找我的二掌柜，他会问你要什么？你可以告诉他要粮。记住，要别的，什么也不好。”

白衣道人一听得此说，马上就把这一枚钮扣儿收了起来。

一行人把老爷子送了出来。

白衣道人看着老爷子，一字一句道：“老爷子，你送与我们的粮是大恩大德了，我们与他拚了，也不足惜……”

白衣道人看着小侏儒。他知道他们如果与小侏儒动手，一定是凶多吉少，但他们情愿一拚。

小侏儒道：“一群废物，都是一群废物，你们和我动手，动手不得，人一动手就都死了，还怎么赈灾？”

白衣道人也知道他的话是事实。

但习武的人都是血性之人，他们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只有老爷子与小侏儒了。

小侏儒看着老爷子。

“你得记着，你再也不是山西德恒钱庄的老爷子了。你现在是我的随从。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老爷子看着他，也吹胡子瞪眼：“你也得记着，我直到让你弄死了，也是山西德恒钱庄的老爷子，你要我听你的，没门儿！”

两人吹胡子瞪眼。

半天，才听得小侏儒一叹：“妈的，怎么这些有钱的老爷子都是这么又臭又硬？”上路了。

老爷子道：“你是不是还是用你的那花纸片片儿？”

小侏儒道：“怎么？”

老爷子道：“你再用你的那花纸片片儿时，你得告诉我一声，我好看一看，如果有人比你厉害，我就得不吃不喝，好逃走，省得让人捉住。山西德恒钱庄的老爷子可不丢这个脸。”

小侏儒道：“你记着，我要天下的人都认这花纸片片儿，我一辈子就干这个。”

老爷子无奈，他心道：完了完了，和这么一个疯子一起走，你要是不吃亏，那才怪了.....

第四章 破庙中人

半夜里，冷风凄凄地叫着，远处，有一两声虎啸，低沉而闷哑。

在破庙里，有一张供桌，供桌上有一块很干净的地方，上面躺着一个人。

这人已经在上面躺了很久了。

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了。他正在沉睡。

身边，没有兵器，也没有包袱。

他睡得很香。

这时，有人走进了庙，一直到了他的面前，

这是一个老人。

这老人的脸上罩着一张面具，面具是那种用来跳神弄鬼的东西，看上去狰狞可怕，一脸红色。他慢慢走到了躺着的人的面前，冷冷地看他。

躺着的人显然睡得很沉，正在一声声打呼噜呢。

戴面具的人说话了。

“你看到他们了么？”

“看到了，看到了一个皇帝疯子，一个金钱疯子，还有一个……蛇疯子。”

戴面具的人沉吟了一下，说道：“还有许多的疯子，他们有的真疯，有的不疯……”

“他们怎么不疯？”

“他们是想，他们的那一种想法很好，很在行，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让他们的主意得行。这也是一种疯，他们为了这个，做起来不管不顾，杀人越货，放火绝门，什么都会做。”

那一个声音道：“怎么办？”

“没有办法。”

这声音是深深的悲哀。

真的没有办法了么？

有时候，人对着一切罪恶显得太渺小，没有一丁点儿办法了。

“拿他们怎么办？”

“杀死他们!”。

这人沉吟了，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该杀人。

戴面具的人一声厉喝道：“你又有慈悲心肠了？你如果总是慈悲心肠，他们就会宰了你，他们杀死你，象宰一只鸡……”

没有回答。

“疯人楼在哪里？”

“云深不知处。”

“疯人楼的楼主是谁？”

“不知道。”

“一共有多少个疯子？”

“不知道。”

“他们都是自称自己是疯子的么？”

“不是。他们有许多人是自家不认自己是疯子的。但疯人楼也承认他们，也容忍他们，这是因为他们对于疯人楼很有利……”

“疯人楼的楼主……他想做什么？”

“不知道。”

随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戴面罩的人一声长叹，说道：“我……是不是知道得太少了？”

“不少了。”

一阵沉默。

“你妻子问候你……”

声音显然很是激动，他轻声道：“她……她说什么？”

“她要你好好注意身体，少喝酒，少睡在庙里。”

他和她就是在一座庙里认得的。

他如今又睡在了庙里。

他无话可说了。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走了？”

没有回答。

男人的呼噜声又响起来了。

戴面具的人走了。他一步步走出了庙，再也没有回头。

睡在香案上的男人仍然睡着，他也没有换一下姿势。

这时，一声声嘶嘶叫声响了起来。

从破庙的外面爬进来了一些蛇。这是一些很小很小的蛇。它们蛇都慢慢爬着，一点点爬上了殿去，再爬上了供桌，一直爬在了这个人的脸边，一吐一吐毒信，向着沉睡的男人吐涎。

男人很快就要在昏睡中被毒蛇弄死了。

这时，有人说话了。

“弄走你的蛇！”

“你说什么？”

“弄走你的蛇！”

“你是谁？你对谁讲话？”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蛇疯子，你是一个疯丫头，是不是你？”

“不错，我是蛇疯子，我是一个疯丫头，你看我好不好，你看蛇好不好？”

“你弄在我身上的是一条铁线蛇，这是毒性厉害无比的蛇，你怎么拿它来玩我？还有一条更厉害的，这是一条是不是？”

“对了，你看对了，你怎么看得这么准？你不是没有睁开眼睛么？你是在睡梦里看到的么？你在睡梦里看我，你看我是不是好看？”

睡在供桌上的男人睁开了眼睛。

他看着这个女孩子。

玩蛇的女孩子怎么也不好看，

何况她是一个浑身都缠满了蛇的女孩子？

“你来做什么？”

“我来看一看你。”

“我不认得你，你来看我做什么？”

“我告诉你，我认得的一切男人，都是一看见我，那眼光啊，就象我马上就要吃了他似的，恨不得马上逃走。只有你，你不这样……”

男人打了一个哈欠。

男人和女孩子在一起时，可以不讲话，可以不睁眼睛，但不可以打哈欠。

女孩子怒了。她一生气，一声令下，身上的毒蛇一齐跳了下来，一齐奔向睡在供桌上的男人。

男人的身子飞得很快。

他一跃而起，

在空中飞了三个旋儿，慢慢落了下来。

但他还是不敢动了，因为他的身上已经缠满了三条蛇。

一条是铁线蛇，一条是虺蛇，一条是花蛇。

这三条蛇死死地缠着他。

男人没有法儿了。

他瞪着眼睛看着女孩儿。

女孩子居然还在笑。

“你还能笑？”

他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不笑？我头一回看到人能在空中转三个圈儿的，可你转三个，转八个圈你又能怎么样？”

男人一叹，他不能怎么样，现在他就老实地不动。他知道，他如果一动，这三条蛇就会要了他的命。

女孩子问道：“我看到刚才有一个人来了，他站在你的面前，嘟嘟哝哝地讲了一些话，你告诉我，他说了一些什么话？”

男人一声叹道：“咳，你怎么对男人的话也感兴趣？我要告诉你，他告诉我的是，我再也不能去赌场了，因为我欠他的那些银子还没有还清。”

“胡说！”

“我说的是真话！”

女孩子嘶嘶地叫了两声。

三条毒蛇一起向上爬，向他的脸上爬。

男人心道：糟糕，如果早一点儿动手，他或者可能把这三条毒蛇都弄死，可现在不行了！如果他动手，一定会有一条毒蛇咬到他。

女孩子乐了，大声道：“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对付我的男人的吧。我从前有一个丈夫，我看不上他，我让他睡时也有蛇，醒时也有蛇，终于把他吓跑了……你说，这好玩不好玩？”

男人的声音很是沮丧：“一点儿也不好玩，”

女孩子道：“我告诉你，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你！”

她恨恨道：“世上最能撒谎的人便是男人，尤其是他对着一个女人的时候。你也是

在撒谎，如果再撒谎，我就杀死你！”

男人心里很是难受，他心道：看来，如果是在别处，一定会死在轰轰烈烈的场合，哪里象在这里，死也死得窝窝囊囊，死在一条毒蛇下，让人笑话我！

他一声大吼，跳了起来，冲向了那女孩子。

他看着那个女孩子，看到了她的惊奇的脸色！看到了她害怕的目光。

他也听到了她的一声尖叫。

然后，他就觉出他的脖子一凉，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天大亮了。

他是不是死了？他的身体在一摇一晃中。

他在什么地方？

他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那个女孩子。她正坐在他的身边，眼睛是红的。她哭过了？她为什么要哭？

他轻轻道：“你要杀死我，你没杀死我么？”

那女孩子看着他，轻轻地，有些哽咽：“没有，没有，我没有杀死你……”

他看着她，心里有一些轻松。

他知道这女孩子不想杀死他。

她看着他，说道：“我想，我抱着你，但我知道你让明玉抱过，你不一定愿意让我抱着你，是不是？”

他不吱声。

她说：“我问你，你不愿意告诉我，就不告诉我好了，何必要死在我的小黑的口下？”。

他看了看她，突然觉得她很美。

她似乎有什么变化。他看着她，有一点儿不明所以。

她笑了，她的身上没有了那些蛇。

她轻轻道：“我把它收起来了，我怕你不愿意看它们。”。

他们的马车突然停了。

他们来到了一个店外。

他们下了车，

进了店门。

女孩子的手很温柔，她轻轻安顿好了浪子。

突地听得有人在大声喊道：“店家！店家！”

这声音很急，象是火上了房子似的。

店家忙出去了，招呼客人。

但听得细乐声声，奏了起来。有无数的人声脚步声在门外响着，便有人道：“请陛下出辇！”

细乐声杳然不知所终。

有人道：“打门帘！”

便有人进门了。

进来的人说道：“店家，我们订的那十间上房在哪里？”

店家道：“有上房，有上房，但没有十间了，麻烦客官……”

“什么？我问你，我们是不是订好了上房？”

店家明知理亏，不得不陪笑脸。他以为这人是吹大话，哪有一出门便订十间上房的？可不知道人家一来了，真的还要十间上房，他可抓了瞎了。他此时忙道：“客官，我看，有五间上房也够了，你看行不行？”

“不行！”

店家噎住了。

他小心地问：“那怎么办？”

那人道：“我告诉你，这是皇上亲自出巡，你小心着点儿，小心弄不好，你的脑袋就搬家了！”

店家大吃一惊。他马上来找浪子和女孩子商议，要他们让出一间上房。

浪子知道，这一位准是那个皇帝疯子。

他不语。

但一边的女孩子乐了。她不让，她大声道：“皇帝来了么？我可是看好了皇帝了，你说，皇帝来了，会不会怕我，皇帝来了，会不会看上我，选我当一个妃子什么的？”

店家看着她，小声道：“哎哟我的姑娘哟，你可别给我找麻烦了，人家是皇上，我都看了，都是金子做的家什，有金瓜呢，那玩艺儿，一打在人脑袋上，一打一个死。都是一排排的武士啊，可吓死人了，你可别惹他们哪。”

女孩子吓乐了。她说道：“我可不怕他！”

店家道：“还是麻烦你让一间房子给他们，好不好？”

女孩子道：“不好。我不愿意。”

店家无奈，只好走开。

此时，突地听得一声怒喝：“是谁不愿意给皇上让房子的，站出来！”

女孩子嘻嘻笑着：“站出来就站出来！你看看我是谁！？”

女孩子走出去了。她站在了大家的对面。

在小店的厅堂上，摆着一张大大的皇家龙椅，坐着一个皇帝，一个真正的皇帝。他身着龙袍，脚下是青云靴，头上戴的是朝天冠，俨然一个真正的帝王。

、他的身边站着一群女人，一个个千娇百媚。

在另一边，有几个很厉害的江湖人物。

他一看到这女孩子，居然吓了一跳。他看着她，笑了：“是你！如果他们告诉朕是你，朕也不会让你让房子的。”

女孩子乐道：“你是皇上，小女子甘愿让房的。”

皇帝疯子看来很害怕她，他一连声气地道：“不不不，我不用你让房了，我不用你让房了。”

他一回头，喝斥他的人道：“奴才，还不快去安排我的住处，好让朕好好歇息？！”
下人忙去办了。

他向着女孩子道：“好，好，你干你的，你干你的，你这回.....没有带你的那些宝贝吧？”

女孩子知道他问的是那些蛇。她嘻嘻笑道：“怎么没带？我如果不带，我可得怕你了。你要看它们么？你想它们了么？”

皇帝猛地摇手道：“不不不，你还是好好放着它们好了，你好好放着它们吧.....”
女孩子咯咯笑了，笑着回到了房间。

她看着浪子，说道：“你是不是还是没有劲儿？”
浪子点点头。

她轻轻道：“你要总是这么没有劲儿就好了。”
他不明白她的话。

她的脸色绯红。她轻轻道：“如果你总是这样躺着，我就可以好好看着你了，你这时一点儿也不象是一个浪子，你象是一个乖孩子，象我的.....小黑.....”、

他哑然失笑。她竟然把他.....比成一条蛇。

她失声道：“你笑了，我从前说我喜欢我的丈夫，我说我喜欢他象是喜欢我的小黑.....你猜他怎么了？.....”

他的眼里是询问。

“他吐了，他吐得一蹋糊涂.....”

第五章 残杀

入夜了。

女孩子守着浪子，她盯盯地看着浪子，象是她一不小心，浪子就会没了。

浪子看着她，说道：“你也睡一会儿……”

他说不出他对于这个女孩子的情感是怎么一回事儿。

但他知道，他喜欢这女孩子。

她看着他，象是要记住他的模样。

她轻轻道：“你会不会记得住我？你愿意不愿意记住我？如果你愿意就好了。”

浪子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

她问道：“你是不是也象我一样，也有过一个家？”

浪子摇摇头。

女孩子低下了头。

她是不是因为浪子没有家而有一点不好受，她是有过男人的，而浪子却从来没有家，她有一点儿自惭形秽么？也许她是不相信浪子，不相信他没有家？

但她没有理由不相信，因为浪子也没有理由骗她。

浪子道：“你的男人，他怎么样？”

她莞尔一笑：“什么怎么样？”

浪子说不明白。

她乐了：“他么，一个白白净净的男人，一个时常发脾气的男人，他的性情很怪，总是生气，也总是板着脸，也时常对我生气，他一狠心时……咬我……”

浪子很不好意思，因为他问到了一个女人的秘密。

女孩子笑了，她笑得很苦：“从来没有人对我好，从来没有人对我好……”

浪子看着她，不由自主地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

她还在讲：“你不要怜悯我，我不要你怜悯我.....”

浪子此时更是有了激情，紧紧地把这女孩子搂在了怀里。

他忘了世上的一切。

此时，她与他正在甜甜蜜蜜地接吻。

她太贪婪了，吻得他透不过气来。

有人在对话——

“你说，一个小丫头，她为什么要骗一个男人？骗一个傻瓜男人？”

“因为这个傻瓜男人有用。她要把他带到疯人楼去。”

“他去疯人楼干什么？”

“不知道。只知道他愿意去疯人楼。”

“他是不是想去疯人楼杀人？”

“不知道。他也许想去疯人楼救人呢。”

“他想救谁？”

“救两个女人。”

“他能救得出那两个女人么？”

“你听没听说过皇帝疯子？”

“他怎么了？”

“皇帝疯子劫走了他的两个女人。”

“他有几个女人？眼前的女孩儿不是他的女人么？”

“她不是。因为她是.....”

唰唰唰——

从她的手里飞出去几条蛇。蛇象是暗器，也象是箭，三直飞向暗中。如果暗中那人不躲开，他一定得死在这毒蛇的口中，

没有声息了。

女孩儿哭了，她哭得很伤心。

这时，他们正爱得温柔，偏偏有这许多的变故。

他轻轻抚慰着女孩子。

他一心一意地爱她，

他们坠入爱河，

他很吃惊。她并不是一个成了亲的人，只是一个成了人的女孩子。

“你骗了我？”～

她不语。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丈夫，你只是一个……”

他说不出。

他很震撼，女孩儿的魅力无穷，她的身子很白。

她轻轻道：“你也骗我，你有妻子。”

她声音幽幽。

他的心跳了好一阵子。

他说道：“我没有妻子。”

她道：“你有。我知道你有，要不要我告诉你她在哪里？”浪子不语了。

她盯着他看：“你也骗我，我也骗你，但你骗我，我不在乎，我骗你，是因为我喜欢你。”

她的眼里有火。

浪子想，不该再问她。

此时，有人咯咯笑了，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男人，一个身穿着赭黄袍子的男人。

他看着浪子道：“我得杀死你！”

浪子慢慢穿衣服，他一向动作极慢。

那个人看着他，轻轻说道：“我不愿意杀死一个不着一丝布缕的人，我在城边等你。”

他走出去了。

女孩子盯着他，看着他慢慢穿衣服。

女孩子搂紧了他：“我不让你去！你一去，他们就会杀死你的！！”

浪子笑道：“是么？”

他站起身要走。

女孩子只是流泪。

他突地站住了，不回头，但讲了一句话：“我真的有妻子，但我.....我喜欢你，我很喜欢你.....”

他走入风中去了。

只剩下了她自己。

她呜呜地哭着。她在骂：“混蛋王八蛋，你死了算了，你怎么不死？你如果死了，我也就没有仇了，没有怨了，你死了我的心也净了.....”

但她突然噤口了。她觉得这诅咒很不祥。她不愿意诅咒他。

风中，浪子走向了城郊。

他站在了风里，看到树林里有两盏大大的灯笼。

灯笼上写着两个大大的字：皇城。

他一直走到了那两盏灯笼下。

没有人。

浪子等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人。

他想了一想，起身走了。

蓦地一声呼啸，他的四周围满了人，都是武林高手。

他们的身后。推出了一辆车，车上坐着那个皇帝疯子。

他看着浪子：“浪子，你有两条路。”

浪子看天，问：“哪两条路？”

皇帝疯子大声狂笑：“我要是你，我就不打听了。这两条路哪一条都不好受。”

浪子道：“好，我就不打听了。”

他起身要走。

但周围的人仍然围住了他。

皇帝疯子道：“我告诉你这两条路，你要么是被挑子脚筋，废掉武功，要么就是一死。”

浪子的脸色阴森，冷冷道：“你说得对，这两条路都不好受。”

他看着周围的人，他的手伸了出来。

女孩子突然不哭了，似乎听到了一声声的声响。

有人走近了。

那人对她讲话了。

“你为什么哭？”

她不语。

“我告诉过你，不要与他接近。你与他在一起，会痛苦的。你不相信，你会总是很痛苦……”

她一声长叹：“他……他会死么？”

那人的声音很模糊：“我看不会。”

她怒吼道：“怎么不会，他一定会死，在那个皇帝疯子的手下，什么时候有过活人？你让他死了，你让他死了……”

那人不动，任她打他。

好半天，她才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那人道：“我可以告诉你，他今天不会死。”

她泪珠晶莹：“你骗我，你从来只是骗我……”

那人一叹：“我亲手教的他，我知道他，他……比我还可怕……他今天肯定不会死……”

浪子知道他今天要死了。

他的身上已经流了血，他已经受了三处伤。

在背上一处，是一个使链子枪的人刺的，他顺势一倒，才免了破心之灾。在他的胸前有一处，是一把刀的功劳，一把刀从他的眼前飞过，刀势太快了，他来不及转身，胸前就划出了一个血口子，这血口子流血不止。但这两处的伤还不是最重要的，在他的腿上有一处伤，这伤砍得很深，让他不能再轻盈地飞腾了。

他发怒了！

他一掌劈向那个使链子枪的，一掌正劈在枪上，枪头一歪，回头正刺向那人的咽喉，他人一声哀叫，倒地而死。

有人大呼：“小心，他的鬼手！”

人都离他远了一点儿。

他知道他要完了。他想着那个在庙里找他的人。他会知道浪子要死了么？他会不会要他死后去告诉他的妻子？他会来找他的尸体，把他安葬了。他只会这样。

——我告诉你，你如果干这个，你只会一死，而且最后会死得很惨，早晚有一天，我会找到你的尸体，只有你的尸体，我安葬了你，你知道我们会有多少恍惚么？

----不知道。

----十两。

他沉默不语。

-----只有十两，还是白银，你听说过没有，郭志死的时候，给了十两银子，还成色不足，只能换九两四。

他不语。

——你想要什么？

——杀人，杀人不用禀报，只要他是坏蛋，就杀死他！

----好，你干吧。

他想到了那个老人，他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

他如今已经杀死了五十五个坏蛋了，对了，加上刚才这一个使链子枪的，已经是五十六个人了。

他还要杀人！

他突然怒声而啸了！

他的啸声悲凉凄伤。

女孩子看着那人：“如果你不救他，我也得死。”

那人看着她：“你知道我不会救他，我不愿意救他。”

女孩子道：“可你必须救他，如果你不救他，我会做.....”

那人的声音冷涩似铁：“我救不了他。我没有法儿救他。我告诉过你，他一定会逃走的。”

天已经暗下来了。

浪子好不容易坚持到天黑了。他在树丛里转，不让那些人找到他。

几个人点起了火把。他们一共点起了七支火把。

他知道，得把这七支火把全都弄灭了，才有可能走脱。

他慢慢走向一个拿刀的人。他的手里正拿着一支火把，在吆喝着，口中在喊：“有没有？！有没有？！”

这时，他一掌拍出，正拍在那人的头上。

他听到了那人脆脆的骨头响声。

他弄灭了一支火把。

他再去找另一个人。

这是一个使三节棍的人。这个人很怕死，一边四处看，一边喊着：“靠近点靠近点！”

浪子轻轻一声咳，他回过了头。

这人大声喊：“在这里了，在这里了！”

他回头就跑。

他的后背印上了一掌。

火把又没了一支。

剩下的人都聚到了一起。他们又分开了，两三个人一伙。他们不愿意死得不明不白，都慢慢在树丛里寻找。：

扑——

一柄刀插入了一个人的后背。

这人一声怒号，便没有声息了。

还有四支火把。

突地，一声声嘶嘶的暗器声，破空的暗器声里，三支火把灭了。

“快！快！快点火把！”

又是一声破空声响，那唯一的一支火把也没了。

都在黑暗中了。

浪子在暗中，触到了一只温柔的手。

“跟我来！”

他的身子随着那人，慢慢走开了。他的头痛得厉害。他不愿意昏迷，但已经昏迷了。

皇帝疯子在树林外大声吼叫：“杀死他！杀死他！不杀死他我就宰了你们！”

他抱着两个女人，这是两个他的女人，他的妃子。

第三卷

第一章 浪子之妻

在北方的凤凰城外，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子，只有七八户人家。白天黑夜，都只有一天三顿的炊烟，有晨耕晚归的辛劳。这是一些劳劳碌碌的人们。

在这里的一户人家，有一个叫做春嫂的女人。

春嫂很漂亮。

她只是一个人，一个人默默地做饭，一个人默默地歇息。

人都不知道春嫂的丈夫是什么人，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春嫂的丈夫。

春嫂正在补她的衣服。她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刮风声。她听到了一个人走进了她的院子，又走进了她的屋子。

这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很漂亮的年轻人。

这人的衣服很好看，是南三媳妇的手艺，很精细的绣工，很时兴的样式。他瞅着春嫂，问道：“你家没有男人？”

春嫂道：“有，他出去了。”

那人道：“我知道他，他是一个浪子。”

春嫂的身子一震。

那年轻人道：“我看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很可惜，你是不是别等他了？”

春嫂不回答。

这年轻人道：“我可以告诉你，我从外面来时，曾看到过一个人。这个人满身鲜血，他的脸被人用刀划破了，他已经要死了……”

春嫂的手停住了，不再补那衣服，她专心地听着年轻人讲话。

年轻人的手又哆嗦了，他用劲儿攥紧自己的手，但这没用。

春嫂看看他，问道：“你怎么了？”

年轻人的身子也哆嗦起来了。他轻轻叫道：“酒，酒，你有没有酒？”

春嫂走出去了，她拿回来了一坛酒。

年轻人喝了下去。

他的眼睛又亮了。他看着春嫂。

“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不用等他了，他已经死了……”

春嫂低头，仍然在补她的衣服。

“如果你不相信，你看……”

他手里有一条带子，一条从男人的身上拿下来的带子。

春嫂的身子一震。

“他在哪里，他……他怎么啦？”

年轻人在狞笑。

“他死了，他已经死了……”

春嫂的脸上露出一种绝望。她大声道：“不对，你骗我，你是在骗我!!”

年轻人道：“我告诉你，他是被人家杀死的。他是被一个老人派去的，要他去一个地方。这地方是疯人楼，那里没有一个人，都是一群疯子……”

他的话没有说完便呆住了。

他看到，一股鲜血从春嫂的嘴角流出。

他大吼一声，上去抱住了她。

“糊涂！糊涂！你怎么这么糊涂？！”

他把春嫂放在了炕上。

外面有人在吵。

春嫂醒了。

她不知道她是在什么地方。

“这里是我家，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愿意喝酒的人。我是一个酒疯子。”

春嫂看着他。

“你杀死了他？”

“不是我。”

“是谁？”

“一个他最喜欢的人，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春嫂知道，浪子喜欢女人，也喜欢春嫂。但他也喜欢别的女人。他从来不向她隐瞒这一点。

有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她很妖娆。她的身子很迷人。她看着春嫂，笑。

“我告诉你，我和浪子在一起了，我是一个女孩子，一个从来也没有男人的女孩子，因为这个，他才喜欢我了。我告诉你，他很能干，他的身子很健壮。我喜欢他，他早就说过，他要娶我，可是他死了……”

春嫂看着这个女人。

女人说：“我在他的坟上立了一个碑，我在碑上写了一行字：妻子鱼嫫立。我忘了告诉你了，我的名字叫做鱼嫫。但你知道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他们都叫我蛇疯子。我喜欢蛇，我最喜欢蛇。”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条蛇，把这条蛇放在了春嫂的眼前。

小蛇在一点点蠕动。

女人在笑：“它可以爬，它一下了爬上你的胸前，凉凉的，你可千万别动，如果你一动，它就会咬你！”

这小蛇真的蠕蠕爬上了她的胸前。

她恶心，她害怕，但她不敢动，她的泪水哗哗流。

春嫂在叫：“你杀死我吧，你杀死我吧！！”

女人直乐。她笑着：“我可不能杀死你，你是我男人的前妻呢。”

春嫂看到了他的墓。

这是一座新坟。

坟土是新的，刚刚埋好的。在坟上有一块新的墓碑，上面写着那几个字。

这几个字象是要剜她的心。

妻子鱼鳔立。她不是浪子崔平的妻子么。这个女人什么

时候成了浪子的妻子了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春嫂？她的苦处还不多么？

女人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坟前也立一块碑，写上前妻春嫂立。”

春嫂默默走开了。她不愿意这样做。

女人道：“你到哪里？”

她还能去哪里？

她记得那老人的话。老人告诉她，如果浪子哪一天死了，她只好一个人过活，官家会发给她十两银子做抚恤。她要这十两银子做什么？她什么也不要。她要回家。

女人道：“你还是回家吧，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

春嫂不吱声。

她的身后跟着那一个酒疯子。

酒疯子一边走一边说道：“春嫂，春嫂，你看看我，也是一个人，一个人惯了，就不悲伤了，你可得看得开，对不对？”

她回到了她的家。

她现在只是一个人了，再也不用等他了，不用等一个再也不回来的浪子了。

她哭，哭了好长的时间。

有人在她的眼前。

是那个年轻人，他的眼珠子是红的。他看着春嫂。

“你.....你想干什么？”

那年轻人的身子在抖。他慢慢道：“你还有酒么？”

她说道：“没有。”

年轻人道：“你应该有，你应该有，你应该有酒啊！你快找一找，你再找一找！找！！”

她没有酒。

年轻人的身子抖得更厉害了。他看着春嫂，厉声地喊她：“你为什么没有酒？你为什么没有酒？”

他扑向了春嫂。

女孩子的心是聪明的。她再也不问浪子，再也不提他的妻子了。

她只是对浪子笑。

浪子的伤很重，他需要好好养伤。

女孩子的心也是药。他好得很快。

女孩子晚上依偎着他，慢慢对他讲她自己。

——从小，她就是一个娇儿。她想要什么，爹就给什么，养成了一种娇气，横行惯了。

她轻轻对浪子道：“浪子，我告诉你，我对你不好，你可不要怪我啊？”

浪子怎么会怪她，是她救了浪子。如果那天她不来，浪子就会死在皇帝疯子的手里了。

那天，他身上的伤很重，眼看着坚持不住了。他要倒在地上了。这时，她发出了暗器。

她背着他，逃了出来。

如果她也是疯人楼的人，是不是会受处罚？

她闭口不谈这事儿，只是好好照看着浪子。

“你有妻子，我就做你的小妾，好不好？”

她昵昵软语。

“可你不能对她好，你得对我好，你对她一般也就是了。她如果叫你，你就答应道：来了来了。可你不要动。我一叫你，你不用答应，你只是一下子就来了，行不行？”

浪子看着她。她是一个很奇异的女人，满脑子都是梦。

满地残酒，一炕红烛。

年轻人看着春嫂。春嫂的穴道被他点过了，只能呆呆地蜷在墙角的

年轻人的声音很低弱：“我不是人，我一喝下了酒，我就不是人了。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叫欧阳微，是疯人楼的酒疯子。我……”

他无法对春嫂讲什么、能再说什么？

春嫂不吃东西。

她不愿意吃喝。

酒疯子欧阳微也不吃不喝。他看着她，陪她。

欧阳微道：“如果你死了，我也死，咱们一齐死，你看好不好？”

酒疯子从外面拿来了一些好吃好喝的东西，把这些都摆在了春嫂的面前。

“你如果吃了，我们就活下去，如果你不吃，我们就一齐死！”

两人相对而坐着，一直到晚上。

又天亮了。

年轻人的眼圈也黑了。他看着春嫂，说道：“春嫂，我看咱们一齐死吧？”

他拿出了一块黑黑的东西，说道：“这是长白山上的奇毒，它叫鹰呕，我与你一起吃下去，人就死了。只是你去地狱，还可以找得到你的丈夫，可我去找谁？只能做个孤魂野鬼罢了。”

远远传来了一阵阵马蹄声。

马蹄声渐近了。

年轻人听了听，说道：“这好象是来这里的，我们躲一躲，好不好？”

春嫂的眼神很坚定：她马上就要死了，她还躲什么？

酒疯子见她不愿意躲，也一样坐好，再也不语了。

从外面扑进来了一股冷风。

进来了一群人。

他们都手提着兵器，走向春嫂。

“她就是那个浪子的老婆，杀死咱们兄弟的，就是那个浪子，我来杀死她！”

“等一等！”

一个人叫住了他。

“这个人是谁？”

“这是个男人啊，是不是他来给浪子戴绿帽子的？浪子戴上了绿帽子，浪子戴上了绿帽子了！哈哈哈哈！！”

蓦地，年轻人一声长啸。他发怒了。

他不愿意让这些人污辱春嫂。

他一跃下地，走向那个使刀的大汉。

“把你的刀给我!”

那大汉一愣，但他也反应极快，出刀道：“好，给你!”

一刀砍向年轻人。

年轻人的身子一转，人便如一只旋螺转了一圈儿，他的手反而搭上了那把刀，一抽，刀出了手，叭地飞在了那个大汉的头上。

头唰地飞出去了，血箭直飞向墙。

另外的几个人冲向了年轻人。

一个大汉抓住了春嫂。

“住手！如果你再动手，我就宰了她!”

春嫂闭着眼睛。她不怕死，死就死吧，让他杀死他们吧，她愿意死，`这世上再也没有了她的念想了。

但她听得那年轻人的声音很是痛苦。他低声道：“好，你们放了她，我听你们的。”

大汉让人点了年轻人的穴道，然后放了春嫂。

他们把这个酒疯子放在了炕上。

大汉叫道：“把这小子扒倒，一会儿千刀祭，宰了他个狗东西!”

有两个人就应声摁倒了这个年轻人。

这时，他的身子又在哆哆嗦嗦了。他的身子哆嗦着，好半天没有停止。

大汉道：“看，这小子怕了，他哆嗦了!”

众人道：“宰了他，宰了他!”

大汉道：“别急，我看他哆嗦的样儿，好看，你们说，是不是很好看？”

众人当然齐声叫好。

大汉道：“好看，就让他哆嗦好了。”

他们一边看着年轻人在那里颤抖不止，一边饮酒。

大汉道：“一会儿，谁去把这小子宰了？！”

一个人笑：“我不愿意宰这个小子，如果大哥愿意让我宰这个女人，我可是愿意。”

众人便是一阵子狂笑。

大汉道：“好，如果你宰了这小子，我便要你宰这个女人……”

那人道：“好，大哥的令我讨了，我来宰了这小子！”

那人提刀来到了年轻人的面前。

年轻人的脸色惨白。他的脸上直流汗。

他看着那把刀，冷汗直出。

那人以为他是很害怕，就狞笑道：“小子，你得意吧，你以为你可以做浪子老婆的相好，可不容易……”

他提刀要砍！

年轻人突地叫了一声：“等一等！”

大汉道：“等一等！听他说一些什么？”

年轻人的咽喉咽了咽，说：“能不能给我喝一点儿酒？”

大汉道：“你别作梦了，你下地狱，还得有酒么？”

年轻人道：“我口渴，我真的口渴……”

此时，年轻人看着春嫂。她也看着年轻人。她想她反正是一个死，不说话也罢，但她还是说了一句：“他眼看就死了，你们给他一口酒，能怎么样？”

那个提刀的人大声笑了起来：“对呀，给他喝一点儿酒，他能怎么样？我可得听你的话，一会儿你能对我温柔一点儿，我可就享受不尽了，是不是？”

他拿酒瓶子递与这年轻人。年轻人抱着酒，咕嘟嘟喝着，竟然连气也不喘。

他终于放下了酒瓶子。

大汉道：“真的海量，你看他喝了足足大半瓶……”

这时，他的眼睛突地呆了，看到了一件怪事儿。

那个被点了肩井穴、曲垣穴的年轻人站了起来。而且他的手再也不抖了。

大汉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他大声吼道：“酒疯子，他是酒疯子!!”

几个人都脸色一变，执兵器在手，一齐扑向年轻人。

春嫂听到了一阵阵的惨叫声，听到了兵器的碰撞声。

然后她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满身鲜血的人，来扶她起来。

他的声音很镇定：“他们都死了.....”

她不知道她是不是愿意她不死，她不知道她是不是想在刚才那一会儿也同他一齐死。

第二章 关东一躺楼

在关东，有一处很有名的地方，凤凰城里的一个大院落，便是关东一躺楼的总舵所在。

门口，有两只气势汹汹的石狮子，这两只狮子都瞪着大眼，虎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们。

门口，门楣上有一块大大的金字匾，上面写着“天下第一楼”。

这里是关东的一躺楼。

一躺，是关东的俗语，是说金子银子多得数也数不清，可以装得满一躺柜。在关东，有一种躺柜，象是两只箱子联在了一起。这种躺柜里装得下许多的东西，能装得下被子、衣服，还有女人男人的体己物儿。一躺楼，是天下大楼，是天下四大家之一。

另外三家，就是两广的离家万花钱庄、山西德恒钱庄、京城的万宝斋。

关东一躺楼主关娇娇是一个女人，一个到了三十岁还没有找男人的女人。

她现在正坐在她的院子里，等着她的人来向她禀报一躺楼的情况。

来了五个人。

一个大汉，是管她的大大小的赌场的，他叫玉虎迟祥。还有一个伛背弯腰的老头儿，他名叫孙二太爷，只是在关娇娇面前，他总是弯着腰，不肯直起腰来，就自称孙二。再有一个是一个女人，一个在山里山外都被人称做“到得了”的人，她名叫宋娘。还有两个是兄弟两人，他们是不笑褚大与不哭褚二。

五个人都站在了关娇娇的面前。

方圆千里的长白山是一躺楼的，上山的赶山汉子得从一躺楼拿吃喝，下山的赶山汉子得到一躺楼的赌坊里去，到一躺楼的酒楼里去，到一躺楼的妓馆里去。自从关娇娇掌管了一躺楼，关东的补袜子的女人都渐渐入了青楼。(关于补袜子的女人，请看拙著《奇门兵刃破袜子》)。此时关娇娇看着五个人，等着他们讲话。

玉虎迟祥道：“三十一家赌场昨天无事，只是来了一个小混混儿，他想砸场子，是穷急了的。我本来想做了他，但一想到楼主的主意，就放开了他，给了他二两银子。他给我跪下磕了两个头……？”

关娇娇笑了，她很得意，这个玉虎是她的得力下手。

孙二太爷先是咳一阵子，然后才道：“我管的那几家钱庄，近来收入也大了点儿，昨天的帐收了上来，比原想的多了二成。该收的都收上来了，没有人敢拖欠。”

关娇娇道：“我不是告诉过你么，人家要拖欠，一定是有要拖欠的理由，你不得难为人家。”

孙二太爷嘟嘟囔囔：“就这么一点儿利，还拖欠，还做不做生意了，你以为人家都象你，对人都那么好不成？我看哪，这些人早早晚晚都得被你宠坏……”

他依仗着他是关娇娇的老辈，就大胆放肆，只是多言多语就是了，所以关娇娇并不责怪他。

宋娘对关娇娇道：“裹报楼主，那一些补袜子的女人最近再也没有消息了，有的人说她们都跟她们的头儿去了流花女人谷了。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流花女人谷也派人去过，去的人再也没有回来。先是去了两人，是两个下女，但十几天也没见她们的人影，最后我把我的外甥女也派去了，她.....她.....她.....听

关娇娇见她神情有异，就追问：“怎么啦？”

宋娘的脸色变了。她的眼里有泪水：“她在十天时候，从流花女人谷里漂了出来，从那无情泉水里流了出来。她的身上没了衣服，躺在一片门板上。她的身子赤裸着，上面放满了鲜花.....”

关娇娇不语。她看着宋娘，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手。

宋娘强忍泪水。她看着关娇娇。

关娇娇道：“我告诉过你，自从早先年母老虎带着那些补袜子的女人进了流花女人谷后，我们便不能再与女人谷有来往了，她们视我们关东一躺楼象是仇敌，我们也没法讲清这中间的过节。你不该让你的外甥女去。流花女人谷，我们不管它了。宋娘，你答应我，再也不去看那谷里的事儿，好不好？”

宋娘刚要说话，但一见关娇娇的脸色，就一叹，点头不语了。

关娇娇心道：流花女人谷，并不是什么大事儿，现今看来，。她们那些女人只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天下而已。关娇娇也是女人，她明白那些女人的事儿，她知道，虽然流花女人谷的事儿很奇，江湖上有许许多多的关于流花女人谷的传说，但如果你不惹到流花女人谷，她们也决不会惹你的。

她又看着褚大、褚二兄弟两人。

褚大道：“楼主要我探听的事儿，我打听到了，在江湖上，最近活动得最凶的是疯人楼。他们的人看上去在江湖上--窝蜂似的，人各忙自的。但我再细细一打听，就发现了破绽，这些人都有自己的事儿可忙。有一个金银疯子，专门找天下的各大家人，想用

这种花花纸片片儿替代天下四大家发行的银票。”

褚大把两张纸片片递与关娇娇。

关娇娇看着这两张纸片片，不明所以。

“孙老夫子，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儿？”

孙二太爷看着这两张纸片片儿，嘟嘟哝哝半天，也说不出这是怎么回事儿……数学

关娇娇问：“他干了什么事儿？”

“他用这纸片片替代银子金子，到处用。我看见了，他还带着一个老爷子，看样子，那个老爷子不是他的下人，象是被他胁迫着的，一路跟着他，来我们一躺楼来了。”

关娇娇的眼睛发亮了。她看着褚大，说道：“他有多少人手？”

“看样子不过二十人。”

关娇娇冷冷笑了一笑，如果疯人楼以为用二十人就能把关东的一躺楼扫平，可真的是疯了。

褚大的神色一点儿也不轻松：“但这二十人中有许多是硬手，有青天剑客去风；有一支神枪乐大成；有三手神佛玉明憎人；有大漠孤鹰，还有奇侠路楚。”

关娇娇有些心情沉重了。她看着褚大，听着他一个个说出这些武林中的人来。

在这些人的手下，有一长串的死人名单。

青天剑客去风，一生好酒不羁。他一饮辄醉，一醉则哭，哭得也怪，只是哭一件事儿：大侠林渊，你为什么去了海外，你为什么早生了一百年；如果现在你还活着，岂不是让我青天剑客有处存尸了公

他此一生最恨不能与大侠林渊比试武功。

这人的剑下之鬼，尽是些武林豪客。

一支神枪乐大成，据说是黑道上的最有名的人物，黑道的人对他佩服已极，在江湖上走镖的镖车，同时准有三五十起的车上有一支假枪，这是一支金子打成的枪，同神枪

乐大成的神枪一样，但是很小，把它插在车上，可以保镖车行得万里路。

人不在枪在，还能如此威风，如果人在，又会如何？

三手神佛玉明僧人，是从前的嘉峪关前客。他一时杀人，杀死了三十二人，后愤而出家，成了玉明僧人了。据说他一向不出庙堂，怎么今天也跟着这个金银疯子来了？

大漠孤鹰是一个神龙不见首尾的人，是一个在大漠上来去如飞的独脚大盗。

奇侠路楚，是一个侠义中人。他此次怎么也同这些黑道人物搅在一起？

关娇娇看着褚大与褚二。

不笑褚大只是一句话：“与他们拚了！”

不哭褚二却看着关娇娇。

他们兄弟二人对关娇娇十分忠心。

关娇娇好半天没有出声。

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才知道，那个疯人楼是什么阵势了，也才知道，为什么疯人楼要图谋天下四大家了。他们要的是钱，要的是天下四大家的金银珠宝。他们需要钱。

他们远路而来，一定会对一躺楼大开杀戒。

一躺楼怎么办？

关娇娇道：“听着，孙老夫子，你拿着一躺楼的帐，和宋娘入山，找到赶山人徐玉，让他收留你们，等这里平静了再回来。”

孙老夫子此时也知道紧慢，他和宋娘一起走了。

关娇娇道：“迟祥，你去把那些赌场关了，把所有的钱都弄回来，听我的令。”

玉虎一声应诺，起身也去了。

关娇娇看着褚家兄弟，慢慢道：“你们跟着我，也许有一场硬仗呢。”

她笑了一笑。

褚家兄弟不敢看她。他们兄弟两人一向都偷偷爱慕着关娇娇，但他们是从人，从来不敢向她言语。

此时，他们只是心里热血沸腾，心道：他们来了最好，让我为主人先死，有什么了不起？

玉虎赶到了最大的一家赌场。

他心急如箭。

到了门外，他兀自在心里想着他如何对那些急急赌着的赌徒们讲，但他一到了门外，就听得有人在叫：“你下注啊，你怎么不下呢？”

他心知有变，一冲冲了进去。

赌场里已经没有散赌，只有一处有局。

是一个年轻人，他懒懒地站在了尤三的对面。

掷骰子。

那人下的是一千两。

从来没有人在这里下过一千两的注。

尤三有点儿怯手了，他拿着骰子，不肯出手。

那人不忙，笑着看尤三。

玉虎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抓住了尤三的骰子。

“慢！”

尤三一见是玉虎来了，心里大大地松了一下，心道：好小子，看你来这里逞强，大哥来了，看咱们怎么收拾你？

尤三道：“玉大哥，就是这小子，找场子呢。”

那人一笑，说道：“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我有银子就赌，你开的是赌场，对不对？”

玉虎知道坏了，心道：来得这么快？

他抓住了骰子，心里暗暗庆幸，还好，来得不算晚。

他对着那年轻人一揖道：“这位兄长贵姓？”

那人一笑道：“姓路。”

玉虎一惊，他就是奇侠路楚？

玉虎十二分的小心，慢慢道：“路少侠，一向少见。”

路楚道：“我与老兄一向不相识，你怎么知道我？”

玉虎道：“听得路少侠远路而来，是对一躺楼有所为而来，在下的主人正扫榻以待。”

路楚乐了，大笑道：“好，好，你看，咱们本来是要找你们主人的，但一到了这里，一时技痒，就来玩一玩，但愿你不要见怪才好。”

路楚一声叫道：“鹰兄，下来吧？”

听得一声应，便从梁上跳了一个人来。

没人知道梁上还有一个人。

这人一身皮衣，而且脸面很是奇怪，象是一只鹰。他的脸色阴沉，没有一点表情。

他阴阴地站在玉虎对面。

奇侠路楚道：“这位老兄，他是一只鹰，他愿意赌，与你们赌一赌，不知道老兄愿意不愿意奉陪？”

玉虎也是一条汉子，此时他知道，人家既然已经找上了场子，你不应也不行。他一咬牙道：“好，我来奉陪！”

玉虎先对一个手人道：“你去告诉主人一声，说我与路少侠、孤鹰一赌，少刻便来！”

那人应声去了。

大漠孤鹰本想拦住这人，杀死他，但一见到路楚不动声色，便隐忍不动。

玉虎道：“不知道二位怎么赌？”

大漠孤鹰道：“我赌就喜欢痛快的，与你赌，一赌决输赢。你的这家赌坊值多少银

子？”

玉虎一惊，但马上应迫：“三十万两。”

大漠孤鹰道：“好，三十万就是三十万！我出三十万两，与你一赌输赢。如果我赢了，这家赌坊就是我的了，一切都不得动。如果我输了，我赔你三十万两白银。”

玉虎一听也止不住眼热心跳。他心道：真的是来了，但看样子，他们并不是先出手，只是先找碴口，如果我应对出了事儿，他们才会动手。说不得今天只好应对他们一下了，平日里咱玉虎作威作福，今天你是咱爹了，让你荣耀一阵子好不好？

玉虎想罢，就是一笑：“好！”

玉虎心道：依赌坊的规矩，你要与我赌，你得先拿出三十万两的银票来，如果你没有银票，还是免开尊口罢。我看你二人两手空空，只是要来找碴口生事的，怎么会有三十万两银票在手？拿不出银票，你用什么来赌？

却不料，大漠孤鹰从兜子里一点点地掏，掏出了一把银票来。

放在了桌上。

细一看，却不是银票，只是一些花花纸片片儿。

玉虎道：“不知道大漠孤鹰这是什么意思？”

奇侠路楚道：“你不知道吧？这是天下四大家通用的银票，新的银票。你看看吧！”

玉虎却也很好奇，他看着这些花花纸片片儿，看了好半天。

一张张花花纸片片儿，上面都写着一万的字样。莫非这个就是一万两银子？没有划押，没有字号，只是一种花花纸片儿。

莫非这就是褚大说的那种花纸片片儿？

玉虎哈哈大笑。

他一笑后道：“拿来！”

有人递上了银票。

玉虎悍然道：“看，这是天下通兑的一躺楼的银票。一躺楼的银票天下去得。但你知道，它是长白山上的羊皮纸做的，有些血红色，是因为用羊血染过。在它的上面，有三十种气味儿，都是长白山的药材。这是山西德恒钱庄的银票，它的纸薄，大概这主人是一个精明角色，他想用薄纸来让人们多用，岂不知道人都是守财奴，他愿意天天抚摸着银票，你用上一张薄纸，岂不误了他的大事儿？所以山西的银票一向在北方少见，也不大用。这是两广的万花钱庄的银票，这种花纹，连天老爷也不知道是怎么弄上去的。但两广的万花钱庄的主人离玉明白这道道儿。这是京城的万宝斋的银票，这种银票沾了天子脚下的光儿，不然，这一种银票最没用。大漠神鹰，我说全了天下四大家的银票，怎么没有你这一种？”

一句话刚落，玉虎的下人便全哄地哄开了。

赌场哄赖，人人恨赖。

但此时路楚说话了：

“你不是一躺楼的主人，当然不知道此种银票的用处了。我只问你，你认得不认得山西德恒钱庄的老爷子钱一文？”

问起别人还罢，一问起钱老爷子，玉虎更是胸有成竹了。他大声道：“怎么不认得，我认得他。”

路楚道：“如果钱老爷子说这银票好使，你信不信？”

玉虎知道那一个钱老爷子，那是一个横草不过的角色儿，人家怎么会相信你这花花纸片片儿？

玉虎大笑道：“我怎么不信？如果钱老爷子不在山西，在这里，我便有人可以请教了。可惜的是，他不在这里，他也不会认你的这花花纸儿。”

玉虎的话刚刚落下，他突然噤声了。他看到了一个萎萎靡靡的人，他就真的是那个山西德恒钱庄的钱老爷子！

第三章 血溅魂飞

玉虎惊呆了。他想不到，千里迢迢的，眼前会出来了一个山西德恒钱庄的老爷子钱一文。他呆呆地看着钱老爷子，一句话也没了。

他傻了。

此时，路楚对钱老爷子道：“钱老爷子，这位一躺楼的人不相信你对这新银票的信用，你为什么告诉他？”

钱老爷子呆呆怔怔地看着路楚，然后再看看玉虎，说了一句话：“这花花纸片片儿有用，能当得天下四大家的银票用。”

说完了这一句话，钱老爷子再也不语了。

玉虎呆呆看着眼前，不明白这个一毛不拔的钱老爷子怎么会愿意用这花花纸片片儿？他不相信这个一文一文地积攒钱财的老爷子会这么慷慨大方。他盯着老爷子看，看了他好半天。

不错，他是钱老爷子，只是没了精神头儿。

玉虎道：“胡说！这不是银票，这只是花花纸片片儿！”

他一出手，想把这些花纸片片都掷下地去。

但他的手被人捉住了。

捉住他的是奇侠路楚。

“别动！”

奇侠的脸色很是严肃，对玉虎道：“我看你还是试一试的好，不然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玉虎当然不会听他的这一套。他一上来便出了手，一拳直捣向奇侠。

路楚一飘而出。

一边的大漠神鹰有些来气了，恶声恶气地道：“好，既然你不愿意，就来两下这个也好！”

大漠神鹰出手了！

他的手直冲向玉虎。

一只手抓在了玉虎的腕上，便听得叭叭直响。玉虎的腕骨折了，折得他直吼叫。他的脸上马上就满是汗水，大声一吼，另一只手便奔大漠神鹰的面门而来。

大漠神鹰一出手，又抓住了他的手。

听得骨头咯咯响。

玉虎的脸色变了。他的脸色惨白。

他的两只手都耷下来了。

大漠神鹰一掌拍在了玉虎的头上，就见到一些血光飞溅！

玉虎一声也没吭，人就死在了当场。

大漠神鹰虎视当场：“好，还有谁说这银票不好用的？”

没有人吱声。

大漠神鹰与奇侠路楚就打开了金柜，从里面往外掏银子，掏金子，掏银票。

他们把一切都装好了。大漠神鹰指着一个人，说道：“你来扛着！”

那人一时没动。

扑——

一声闷响，大漠神鹰的手直伸入那人胸膛里了。

肠子也流了出来，血流不止，哀声几下，便倒地上。

大漠神鹰的凶煞，让赌场的人都心里吃惊。他又大声道：“你们来，扛着！”

便有三个人跟着他们，扛着赌场里的金银走出来了。

他们直奔一躺楼的主人院落。

此时，一躺楼的主院里正进来一群人。

一群人拥着一张轿子，轿子里坐着那个小侏儒。

他就是那个金银疯子。

一边的人都是阴沉着脸，都一拥而入。

在院内，有一百多号人在守着，台阶上，有一躺楼的楼主关娇娇，有她身边的褚大与褚二。

众人相对而立。。

打了轿帘。

小侏儒道：“关娇娇，你是不是关娇娇？”

关娇娇道：“我是。你有什么事儿？”

小侏儒道：“事儿不大，可很难说得清。我告诉你，我是金银疯子，一直想一个主意，把天下的金子银子都弄成一种轻便的可以好好携带的银票，天下四大家的银票不好用，一人一个样儿，不好用……”

他直叹气，也直摇头。

关娇娇道：“你说吧，你想怎么样？”

小侏儒乐了。他看着关娇娇：“你这么性急，怎么做得了天下四大家的一躺楼的主人？我看你不象是一个好主人，你只是一个女人。”

关娇娇道：“你想怎么样？”

小侏儒道：“我的想法很大，而且是好主意，天下再也没有一个人能想出我这样的好主意了，你知道不知道？”

关娇娇当然不知道。

他叹气道：“怎么这些天下四大家的主人都是这么俗气，都这么笨？”

他说道：“我告诉你，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可以让

天下通用我的这种银票子了。我把你们天下四大家的主人都说服了，岂不就可以做成这件事儿了么？我如果做成了这件事儿，岂不是象张衡一样，有了一种发明，会在人的心里永远不朽了么？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

关娇娇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主意。”

小侏儒道：“对不起，我一想到我的主意，就情不自禁要快乐了。我告诉你，把天下四大家的家财齐积起来，然后以天下四大家的名义发下这种银票，岂不是天下人都会认可它了？”

他咯咯笑了起来。

他对关娇娇道：“我也是才想起来这个主意。我把山西德恒钱庄的主人带来了，你看，他也愿意这么做。”

小侏儒道：“请老爷子！”

真的是山西德恒钱庄的老爷子钱一文。

他萎靡靡靡，看着关娇娇，不作一声。

山西德恒钱庄的老爷子，一跺脚地皮乱颤的钱老爷子的威风哪里去了？

他看着关娇娇。

关娇娇问道：“钱老爷子，你愿意用这种花花纸片片儿么？”

钱老爷子的样子十分萎靡不振。他说道：“愿意，我愿意。用这种纸片片儿方便，我和他.....在街上用，人家都愿意用呢。”

关娇娇呆了。她没有想到钱老爷子会愿意用这种东西。

她冷冷一笑。

小侏儒道：“关娇娇，你愿意不愿意？”

关娇娇道：“我不愿意。”

她的话斩钉截铁。

小侏儒反是愣了，呆呆怔怔地看着关娇娇，说道：“你好好想想，好好想想，想一想再说，好不好？”

关娇娇道：“我再说一遍，我不愿意。”

小侏儒决没有想到，他千里迢迢来这里，一下子被关娇娇拒绝了。他盯着关娇娇道：“我告诉你知道，从前，有一个人过河，他的身上有五百枚大钱……”

他要给关娇娇再讲这个过河淹死人的故事。

但关娇娇没兴趣听。

关娇娇道：“你走开吧，我没兴趣陪你们。”

小侏儒的脸色不好看了。他盯着关娇娇：“看来古人说得对，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你是女人，你也难养；我是小人，我也难养，是不是？”关娇娇道：“我看你的来意不善，你要干什么，直说好了！”

一边有人就插话了：“好，痛快！”

关娇娇道：“你是谁？”

那人的个子高大，声音也极是洪亮：“我是一支神枪乐大成。”

关娇娇知道，一支神枪乐大成并不好惹。

但他此次来一躺楼，也是来生事的，不好惹的人，你不惹他，他偏来惹你，你又能怎么样？

关娇娇道：“你们想怎么样？”

乐大成道：“关楼主，只要你交出你的一切家财，我可以保你无事！”

关娇娇冷笑。

此时，一边的和尚玉明僧人道：“阿弥陀佛，关施主，我劝你还是应了吧，不然，佛门难渡你无缘之人。”

关娇娇看着他们，恨恨道：“关东一躺楼自从陆逸翁以来，从来是有德者居之。我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德行，但自我主这一躺楼的事儿以来，却也活人不少，做了许多的善事。上天不恶一躺楼，依你们这一群狗东西，就能灭了一躺楼不成？”

她一声怒吼：“杀！”

众人都冲向来犯者。

但他们的功夫显然不强。看上去在一躺楼平时很有功力的人，一冲上去，刚刚凑在玉明和尚的眼前，只见他一揖，叭地一声，那人便无声无息地倒在地上了。再有的人大刀一举，刚要奔一支神枪乐大成去，却被他一出手指，一指直刺向那人的死穴，人软软地死在了地上。

冲上去的足足有三十人，死了三十人。

一地死尸。

小侏儒道：“关娇娇，你看，拚也无用，你还是死了心的好。你看人家钱老爷子，乖乖地跟着我们走，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好不好？”

这时，一边垂头丧气的钱老爷子突地跳了起来，象是疯了一样，大吼道：“我受够了，我受够了！你们杀死我好了，你们杀死我好了！”

他一头撞向小侏儒。

小侏儒叭地一声把他打得飞了出去。

钱老爷子从地上爬了起来，摸着他的嘴巴。他的牙又没了几粒。

关娇娇看着冷笑。

她冷冷道：“你以为我会象钱老爷子不成？”

小侏儒盯着她，眼巴巴地问：“你不愿意象他一样？”

关娇娇道：“除非你杀死我。”

小侏儒一叹道：“我除非不得已，一般不愿意杀人。”

他脸色一变，吼道：“她不愿意，她不愿意！为什么不杀死她？！为什么不杀死她？！气死我了，杀死她！杀死她！”

一场恶战。

又冲上去了三十人。

这些是一躺楼的镖师。

他们家世代代是一躺楼的供奉，他们天天在一躺楼吃喝，为的就是有这么一天，他们在有来犯之敌时一死以谢一躺楼的养育之恩。他们吼着，冲向了敌手。

刀光！剑光！怒吼声一片。

又倒下了一片死尸。

又是三十个生灵。

血已经有些粘腻了，在地上流着，在人的手上粘着，去不掉的血腥味儿。

所有的人都是想冲向对手，但他们都只是刚冲到了对手的面前，就倒地而死。

最后还有三十人。

关娇娇有一点儿犹豫了。她在想：既然不免一败，为什么要战？让他们得逞好了，让他们占得一躺楼好了。天道好还，终有一日，武林中会有人为我报此仇的。

她正在思想，听得一边的褚大与褚二一齐道：“楼主，我去！”

褚大与褚二，是一躺楼武功最好的人。

不笑褚大从来不笑，入一躺楼十年，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笑。

他看着关娇娇，笑了：“你答应我，不管胜败，你不要死。”

关娇娇看着他，不语。

她头一回看到褚大的笑脸儿、不笑褚大会笑。

一边的褚二也哭了，他落下了泪水。

他看着关娇娇道：“老大的话也是我的话。你不能死……”

不哭褚二也落下了泪水。

关娇娇不知道，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褚大走了过去。

这一次，对手知道此人不一样，都直直站着，看着褚大。

褚大道：“我是褚大。”

对方没有人吱声。

不笑褚大的名头够让人肃然的。

褚大道：“玉明和尚，你出来，你一个出家人，也来侵人家财，岂不是佛祖也怒你这个叛逆？！”

玉明和尚出来了，向褚大一揖道：“不笑褚大，可怜可怜……”

褚大道：“你说我什么地方可怜？”

玉明道：“不笑，是不悟。一笑，仍然是不悟。直至死时，仍然不悟，岂不是一生也不得悟？”

褚大的脸红了，他大怒道：“混蛋！你纳命来吧！”

褚大直扑向玉明和尚。

这一番又与刚才不同。

褚大的功夫着实厉害，一身金刚般若掌法很有功力，一出手便呼呼风生。他的掌法看上去很柔，但却是至刚至阳的掌法，一出手，一股强风便刮向玉明。

玉明僧人也不示弱。他一出手，便是佛家的铁袖拂功夫，一拂一展，让褚大也没法儿近身。在两人缠斗时，看上去便与刚才的景象不同了，一来一往的，煞是好看，但人人都是知道，这两人的功夫相当，这一斗着实惊险。

玉明和尚一出手，便暗暗吃惊。他不知道在一躺楼还有一个高手，心道：看来他的功夫一点儿也不弱于我，如果我一失手，便得输在他的手下。如果我输了，岂不是

让他们笑话？不管怎么样，我不能输与他就是了。

如此一想，玉明和尚的铁袖便拂得更更有劲儿了，一拂出去，呼呼风生。

他一出袖，在空中变飞了几下。褚大心急，一个让步不稳，便让他这一袖拂在了脸上，马上他的脸便胖了起来。褚大心里一怒，拍掌过去，一掌拍在了玉明和尚的肩上，顿时听得一声响声，玉明和尚的肩骨也碎了。

玉明和尚一跳出去，脸色苍白，他说道：“好功夫，果然好功夫，老衲佩服！”

他静坐在一边疗伤。

这时，一支神枪乐大成走了出来。他比划着褚二，说道：“来，来，你不服气，为什么不试一试？”

褚二冷冷道：“别人拿你那狗屁金枪当一回事，我只拿它当打狗棍儿！”

褚二本来有更脏的话儿在口里，但一想到有关娇娇在场，只好咽回去了。

他站在了一支神枪乐大成的面前。

一支神枪乐大成道：“看枪！”

果然是一条好枪！

出手时，如矫龙出海，回手时，象巨蟒归洞。一条枪，却使出了铜、棍、刀的招数，一直出手，生出无穷的机变来，让一边观瞧的人眼花缭乱。

褚二也不弱，一出手，却是一条小棍。

知道的人看得明白，这是赶山人的索拨棍。用来拨长蛇的，用来找人参的，却也不长，只是一条小棍。

但这棍子却不一般，是用千年铁树的树枝截成的。

这铁树树枝是平时喂它铁屑，放置于玉器之上的，不然它是遇泥即化，遇风则软，遇水则锈的。

这是一件宝物。

叭！

一支神枪乐大成的枪击在了铁树枝上。

谁料得到，一击之后，这枪居然弯成了一条蛇样。叭！又是一击，一支神枪乐大成居然倒下了。

众人中一声声呐喊，冲上去了几个人。

这是玉明和尚、奇侠路楚、还有大漠神鹰。

此时，只听得一声冷冷的声音：“站住！”

众人都站住了。

说话的是青天剑客去风。

“让开！”

众人都让开了，让青天剑客面对着褚二。

青天剑客道：“褚二，你得死了……”

褚二看着他，心道：是他，，看来，今天不免一死，还是死在了这个人的手里……

第四章 不哭不笑

风吹了起来，在这大院里，风也吹得冷凄。

一地的死尸，一地的悲凉。

众人都站在对面，等着褚二与青天剑客交锋。

但青天剑客看着褚二，说道：“让你的哥哥也一齐出手吧。”

褚二很郑重地看着哥哥。他知道，如果是别人说出这种话来，他褚二一定会把那人骂得个狗血喷头，但现在讲出此话的是当世唯一的剑道高手，一世郁郁，因为不得有林渊那样的大侠可以与之匹敌的青天剑客。此人的武功盖世，剑术无双，他与哥哥一起出

手，也未必敌得过。

当世的大剑客，青天剑客。

褚大也看着他的兄弟，点了点头。

兄弟两人出手，还从来没有过。

就是上一次一躺楼的镖车被千山十八寨劫走，关娇娇让他们兄弟同去，他们也是一个人站在一边看着，另一个人动手。

可现在不同了，他们就是一齐出手，也不一定能在青天剑客手下逃得出命去。

糟的是，青天剑客这样的人怎么会也跟着这个金银疯子在一起？

褚大与褚二站在了一起。

兄弟俩象是一座山。

对面站着青天剑客。

褚大道：“你真是一个混蛋！”

众人都皆惊愕。他骂谁？他敢出口骂青天剑客？他是不是活够了？

青天剑客果然脸色一沉，问道：“你骂谁？”

褚大道：“我当然是在骂你。你站在我的对面，我不骂你，我骂谁？”

青天剑客道：“你凭什么骂我？”

褚大道：“我做一躺楼的手下，是因为一躺楼没有毒心，在江湖上做事公平，从来就济贫赈灾。你助这一个混蛋，为的是是什么？你是什么青天剑客，你枉为青天剑客！！”

个一天剑客一生自得，从来不曾受过人家这般污辱。他的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看着褚大，直直地问：“你骂我，你后悔不后悔？”

褚二突地一笑：“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跟着这小侏儒，只是做一回狗就是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从今天起，眼里根本就没有了青天剑客这一号人物，青天剑客早就死了，他岂能与这些猪狗同谋？”

褚二哈哈大笑。

众人看着褚二，他与褚大对青天剑客一直出言污辱，他们两人的死期到了！

这时，只见得青天剑客的脸色一会儿一变。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他看着褚大与褚二。

他喃喃道：“不笑褚大，不哭褚二，我从前不知道有你们两个人……”

他仰头向天，好一会儿，不出声息。

他是不是在想什么事儿？

如果是一般的人如此做，早就有人不耐烦了。但这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天下最有名的人物青天剑客，他做什么，都有他自己的道理。

青天剑客道：“褚大兄，褚二兄，我在这里向你们行礼了。青天剑去风向你们行礼！”

青天剑客果然向着褚大与褚二行了一礼。

褚大与褚二不知所措。

他们没有想到，青天剑客会对他们行礼。

他们是不是还礼，用不用还礼？

青天剑客道：“我从幼失怙，便性情有些变了，我不愿意听得人家告诉我做什么，从来没有人敢出口骂我……”

褚大心道：我敢骂你，我也是拚着一死，拼着一死，有什么不敢？

青天剑客道：“我听得你骂，细想一想，还真是骂得有些道理。”

众人都愣了，连一边的小侏儒都愣了。他们都呆呆看着青天剑客。

他这是怎么了？

青天剑客道：“我想，你骂得对，但我此次前来，有我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你自然不会知道，但你对于我的这一骂，让我自愧。”

褚大与褚二只是看着他，不作一声。

青天剑客道：“我得杀死你们，我不能不杀。但我佩服你们，如果不是这一回我跟你们是对手，我一定交下你们两个做我的朋友.....我想，你们死后有什么事儿，可以让我来办，我一定为你们办好。”

褚大看看褚二，褚二看看褚大。

他们明白了，虽然死了，但他们可以交上一个朋友。

。用他们可以与这个青天剑客成为一生最好的朋友。

褚大道：“我们对一躺楼有负，我们不放心她.....”

他指的是关娇娇。

褚二也看着青天剑客，眼里也闪着光。

青天剑客笑了。看着褚大笑，笑道：“褚大，人生如此，得一良友，笑上一笑，却又何妨？”

青天剑客看着褚二，流下了热泪：“褚二，你的心意，不说自明，我会做好的。”

不笑褚大也笑了，不哭褚二也哭了。

他们面对着青天剑客。

青天剑客道：“好，我答应你们，我一定保她好好活着。”

一场好杀！

青天剑客的剑谁见到过？

原来是一柄木剑。

一柄桃花木剑。黑黑的一柄桃花木剑。

他看着他自己的剑，一叹：“剑啊，此生你不负我，却要负人了！”

他持剑在手，顿时剑气在他眼前缭绕。

褚大与褚二都手持兵器。

一根棍儿，一双铜钹。

褚大与褚二一递眼色，一齐怒吼而起，冲向青天剑客。

没有人看得清是怎么出手的，但只见到一片片光芒，这光芒大都是铜钹的光芒，在一闪一闪的光芒中，可以听得出一声声的闷响，嗡嗡的闷声，不似黄钟大吕的声响，而象一声声人的呻吟。更有那小小的索拨棍儿，在中间来回飞绕，划出一片片死光。

听不到剑声，也看不到剑光。

桃木剑没有声响，也不会有什么剑光。

但只见得青天剑客在光芒中奔走，走得越来越急，他的身影在闪，闪得人们眼花缭乱。

斗得有十几个回合，

便见出光闪尽收。

褚大与褚二站在对面。

两人的手里都拿着自己的兵器。

一边，青天剑客也是手握着他的桃木剑。

没有人知道是谁胜谁败。

只见到褚二的嘴角在流血。他看着青天剑客，慢慢道：“好剑！好一招‘飞来横祸’！”

他一语说罢，吐血不止。

褚大扶住了他。

褚大道：“好剑！好剑！可惜……”

褚大突然狂喷鲜血。

漫天血光！

青天剑客低下了头。

褚大与褚二相扶持着，回头，看着关娇娇。

他们一齐倒下了，都倒在了血泊中。

众人不语。

他们看着青天剑客。

好一会儿，他们才欢呼起来。

青天剑客看着他们冲向关娇娇，突地一声怒吼：“站住！”

众人都站住了。

青天剑客道：“谁一动她，必死！”

没有人敢动她。

青天剑客看着关娇娇，冷冷道：“我看你还是跟我走，好不好？”

关娇娇大声骂道：“你是一个王八蛋，我为什么要跟你走？你是什么好东西也行。你只是一个跟着人家起哄的狗，跟着人家拣剩下的狗食的狗！我为什么要跟着你走！？”

青天剑客并不生气，对关娇娇道：“你走不走？”

关娇娇哭了。她看着褚大与褚二的尸体，再也没有了褚大与褚二这两个好朋友了，从前她以为是她自己支撑下来了一躺楼，现在她明白了，没有褚大与褚二，她什么也做不成。

她不走。

“我不走，我不走。”

青天剑客一剑刺出，剑仍然在空中，但剑尖嘶嘶作响，刺入了她的穴道。

青天剑客背起了关娇娇。

“等一等！”

是小侏儒挡在了他的面前。

青天剑客瞟着小侏儒。

小侏儒道：“青天剑客，你也知道，这一躺楼的事儿嘛，都得找这一个关娇娇来办。

你要是把她弄走了，我还办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把她放下？”

青天剑客笑了。他此时一笑，透出一股杀气，一股要人命的杀气。

“我可告诉你，刚才褚大与褚二骂我时的气，我还没有出呢。如果你们谁想试一试，为什么不出来一试？”

小侏儒道：“我要杀死她！你放下她，我要杀死她！”

青天剑客道：“你再也不用想了。你看----”

他指一指一躺楼，对小侏儒道：“这就是一躺楼，你要什么有什么，但从今天起，你再别打算这个关娇娇了，如果你打她的主意，我与你们疯人楼也有帐可算！”

他的身子一纵，人就飞了起来，几个飞纵，人便无踪了。

小侏儒慢慢回头看着众人。

一边的玉明和尚道：“阿弥陀佛，这青天剑客是不是有一点儿疯了？”

乐大成仍然是心有余悸，他道：“让他走了算了，一躺楼是天下最富的地方，我们难道没有事儿干了么？”

众人都冲了进去，杀人抢东西。

火烧了一天，。直至晚上。

有一个人在远处的山上看着。他看着的时候，又是欢喜又是忧愁。

“着火了，是一躺楼，是一躺楼！”

他在原地来回走动。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走出来，是不是都死了？不会的，不会的，总该有人出来的，都杀死了么？”

他呆呆看着，一句一句地念叨着：“两广万花钱庄离玉，两广万花钱庄离玉；京城万宝斋刘胖子，京城万宝斋刘胖子。……”

他再也不唠叨关东一躺楼的关娇娇了，再也不唠叨山西德恒钱庄的钱一文了，因为

这两个人已经死了，至少在他的心里，这两个人已经是死人了。

他如飞而去。

不一会儿，在那一间小屋子里，有一个人慢慢走了进来。

这是一个老人，仍然是那个老人，他看着躺在炕上的浪子，轻轻说道：“他们又把关东一躺楼灭了，烧了一躺楼的总舵，拿走了一躺楼所有的财富，”

浪子没动，但他的眉毛一耸一耸的。

老人走了，一下子就走得无影无踪。

因为走进来了那个女孩子，那个很喜欢浪子的女孩子。

她嘻嘻地笑，抱着浪子，如今她是不抱着浪子就不讲话。

她问：“你刚才和谁在说话，声音那么小，听都听不到？你是在自言自语么？”

浪子道：“是，我在念叨，念叨天下四大家的名字。”

女孩子道：“什么四大家？”

浪子道：“当然是有钱的四大家，可不是武林的四大家。”

女孩子道：“好，咱俩一齐来念！”

两人一齐抢着念：

“山西德恒钱一文，

京城万宝刘胖子；

两广离玉万花钱，

一躺楼里关娇娇！”

一念完，两人相视而嘻。

浪子心里在想：是谁？是谁杀死了一躺楼的人，弄走了钱老爷子呢，就是那个金银疯子么？

第五章 一丘新坟

女孩子乐着告诉浪子，她现在是他的妻子了。她在笑：“你知道不知道那个皇帝疯子有多少个老婆？你娶两个老婆一点儿也不多。是不是？”

浪子看着她，不语。

他知道他不能娶两个老婆。

他只能有一个老婆，眼前的这个小女人并不能成为他的老婆，虽然他也很喜欢她。

她的名字很怪，叫鱼嫫。

她对着浪子道：“你肯不肯娶我？”

浪子摇摇头。他摇头时太快了一点儿，就让这女孩子很生气。她盯着浪子笑，在冷笑。她笑道：“浪子，你的老婆如果死了，你娶不娶我？”

浪子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你说什么？”

女人乐了，看着浪子，很有醋意地道：“你说，她要是死了，你乐意不乐意娶我？”

浪子道：“我告诉你，你要是杀死了她，我一辈子也不会娶你！”

女人笑了，但笑得很是苦涩。她微微一叹，说道：“我为什么要杀死她，我真的那么嫉妒她么，让你和她白头到老好了，让你和她和和睦睦好了，你们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吧！有什么了不起？！”

她冲了出去。

浪子知道，他不该再在这里呆下去了。

他应该去找他的妻子，在他的妻子面前，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偎在她的膝头，睡上那么一会儿，他就会好些。

女人看着他起身，说道：“你的伤还没好……”

他不语，只是穿衣服。

鱼嫫大声道：“我告诉你，你的伤还没好！你不必着急去看你的老婆，她死不了！！”

浪子仍然在穿衣服。

她气坏了，盯着他，把他的衣服一件件扔到一边，大声吼道：“她死不了，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

浪子看着她，他真的不知道她怎么办。

他走出了门。

浪子走到了那个小小的村子。

他与她是选中了这个小村子做她的居处的。

他告诉妻子，如果他干了那件事儿，他再也不会会有安宁的日子过了，有许多的事儿要做，有许多的人要杀。他说时眼睛发亮。她看着他，偎在他的怀里，问他：“一定得杀死他们么？不杀他们，把他们关起来，好不好？”

他一笑：“不行。他们很有钱。”

如果他们的手里有钱，会买通官员们，把他们的死罪弄成了活罪，再过些日子，他们就会走出牢房，他们会快快乐乐地玩乐，他们当然也不会忘记你，他们得找人杀死你.....

浪子说这些的时候，他的心里满是愤怒。

他一定得宰了这些王八蛋！

妻子依在他的怀里，她的身子在抖，她轻轻说道：“你杀他们，千万小心.....”

她的身子很热.....

他走进了村子。

村子很静，静得没有了一点儿声响。

他的心一抖，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异常？

他一声呼啸，一冲而起，直奔向他家里而去。

门是大开着的。

屋子里有人！

有几个人，但都是死人。

一个大汉显然武功并不弱，却依在门边死了。还有两人，一个手里还握着刀，另一个的脸上有惊惶之色，都死得很惨，被人在喉结上捏了一下，捏碎了喉结。他们的脸色很吃惊，显然并不相信会有人能捏碎他们的喉结。在一边，地上还有两个死人。

他们已经死了几天了。

浪子冲进了灶屋。

没有人，他的妻子没了。

这时，有人在讲话了。

“你看，你的妻子没了吧？”

他一回头，看到了那个鱼嫖，那个喜欢他的女人鱼嫖。

她正坐在他家的炕上，斜吊着腿，看着浪子。。

浪子一声怒吼，冲了过去，一把抓住了她的衣襟：“混蛋！你这个混蛋，你把她弄哪儿去了，你说你说！！”

女人被他扯得透不过气来。

她的脸胀得红红的，使劲儿喊，但声音微弱：“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他不放，冷冷道：“我宰了你！我要宰了你！！”

他一把把鱼嫖扔到一边。

她凄凄哭着，一边哭一边念叨：“你是一个好心人，谁叫你是一个好心人哪？你知道男人都是王八蛋，你还跟他在一起，你跟他在一起有什么好？你跟他在一起，他对你有什么好了，他是一个冷冰冰的人，他没有心肝，他没有良心，你跟他在一起做什么？”

浪子走到了她的面前。

他看着她。

她真的哭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眼光象是利箭。

她不哭了，直直地也看他。

“你说，你把她弄哪去了？”

“谁弄她了？”

“你，一定是你！”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我喜欢你，我怎么会害你？”

浪子心道：依你那喜欢劲儿，说不定就是你。

他沉着脸道：“我告诉你，如果是你，我会一辈子也不饶你！”

她轻轻地笑了，走到了他的眼前，大胆地对着他的脸吹气儿：“你真的要和我作对一辈子，这是说你真的喜欢我，是不是？天哪，你真的喜欢我，我好快乐……”

她很入迷。

但浪子推开了她。

他冷冷地走开了。

“你怎么知道她死了？”

她领着他，走到了一座坟前。

“看，这就是她，是我埋的。”

浪子的眼泪出来了，他泪如泉涌。

春儿，春儿，你怎么会死得这么惨？你不会武功，你说过你早早晚晚会死在一些拿枪弄棒的人手里，你说得对，你说对了。我怎么没有想到，我怎么没有想到？我该想到，他们会找得到你，我杀死了五十多个坏蛋，他们一定有人，一定会找到你……

他一边流泪，一边扒坟。

鱼娟大吃一惊，她抓住了他的手，大声喊：“你干什么，你疯了！？”

他真的疯了，要看一看他的妻子，要好好看一看他的妻子。

他一下下扒着。

他的手扒得出血了，但仍然在扒。

一边的鱼妈看他，直念叨着：“疯子，疯子，象是疯人楼的疯子，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老婆疯子，老婆疯子！”

他扒开了坟。

是一副新棺材。

他呆怔着，看了好半天。

然后他一运气力，把手伸在了棺材底下，把这口棺材一举端了出来。

鱼妈看着他，冷冷地道：“疯子，疯子……”

他把棺材放在了地上，

他要打开棺材盖儿。

突然，鱼妈身子一跃，跳到了棺材前，她的手拦在了他的眼前，

她拚命喊：“不能看！不能看！”

她为什么不让他看，是不是……

她怕他看到了他妻子死时的惨状？她怕他看到了他的妻子被人凌辱过？她怕他看到了他的妻子的死相受不住？

他一出手，叭地把鱼妈打飞了。

她滚了出去。

叭——

打开了棺材盖儿。

他看到了——

真的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的脸被划得没人样子了。她仍然穿着她的那一身衣服，依然是那么静静地等着他。

浪子象一只受伤的狼一样，大声地嚎叫起来。

坟场里，旷野里，到处都是他受伤的嚎叫声。

他倒在了地上，昏死了过去。

他没有苏醒。

鱼嫫的手很快，轻轻抱着他，飞也似地走了。

这坟场静下来了。

一会儿，来了两个人，这是两个默不作声的人。他们的武功很高，两人把棺材一人一头，一抬后扔下了坟，然后两人再使劲一推，那些土便都涌下了坟头。

又是一座新坟。

两人拍拍手，走开了。

这里，再也没有生灵了。

鱼嫫把浪子放在了屋子里。

她走出去，但旋即进了屋。她想了一想，点了他的几处大穴，然后才走出了门。

她轻轻俏俏地走着，走得很快，一直走到了一间小小的茅屋前。

她轻轻道：“我来了。”

茅屋里，有人在咳嗽，一声接一声地咳嗽。

她忍不住了，问了一句：“你怎么老是咳？”

那人的声音很苍老：“人老了，就多了毛病。你不老，所以你不会知道。”

她不再言语。

茅屋里的人很沉得住气，一直不吱声。

她只好一问：“他.....他有一点儿疯，因为他的老婆，因为女人.....”

她不说明。她不说明，浪子是因为她而疯了，还是因为失去他的妻子而疯了？

老人答道：“他不会疯。在我见过的人中，他是最有定力的人，是最不会遇事儿就

疯的人。他做事从来都是很稳很稳的，从没有疯过。你如果认定他疯了，你一定会死在他的手里.....”

她不语，心里认为这是一个老人的主意。

老人做事，未免总是缩手缩脚。

幸亏她不是老人。

老人问道：“你为什么要她死？”

她一叹气道：“我不知道，我好象知道他只该有一个女人。”

老人又一咳：“你错了，他的女人有的是，但他心里只有一个女人。如果你不是他心里的女人，你会死在他的手里。”

她有点迟疑，会么？她对浪子那么好，他会那么绝情么？

老人道：“他是我看到的最好的杀手。”

她心里也赞同老人的这说法。

浪子很危险。她跟他在一起，她的心里总是在哆嗦。

如果他知道了她，他会怎么样？

她一想到了这个，心就打鼓。

他会怎么样杀死她？

老人道：“你可能占了他的身子，但你占不了他的心，他的心是铁打的。”

她心道：是么，如果他真的是，她的后果将会很惨。但愿他不是。

老人道：“你应该告诉我，你要杀死他的妻子，你要夺走他的妻子：你该告诉我，我会告诉你怎么办的。”

她不吱声，如今木已成舟，他又有什么办法？

老人一叹：“你从来就是这样子，你从来就不听我的”

她是这样。她愿这样。

她不走，也不动。

她此时吐出了一句话：“我.....该怎么办？”

“杀死他！让天下再也没有浪子！”

她的声音很畏惧：“我？我能杀死他？你不是说.....很少有人能杀死他么？”

老人笑了，笑得很无力：“我告诉你，现在正是杀死他的机会。他现在很虚弱，心不在焉，你一出手，他就死定了.....”

她的声音空空洞洞：“我怎么干？”

“下毒，你能找得到比下毒更好的方法么？”

老人又是一阵子咳嗽，这一回，他咳得更厉害了。

第六章 情人下毒

浪子醒了过来。他有一点儿诧异，刚才一定是昏死过去了，不然不会又来到这间小屋。

他很疲倦。

他要睡着了。

这时，眼前又出现了那个笑盈盈的女人，鱼嫫。

鱼嫫道：“你好点儿了吧？”

浪子看着她，不语。

他不愿意同她讲话。

他心道：我如果不昏迷过去，此时已经走出去几十里路了，也许此生与你就再也不会相见了，从此形同陌路。可这一昏迷，竟然又回到了这间小屋。

她的眼角红红的，低声道：“我给你熬了一些汤，一会儿你喝一点儿，好不好？”

女人本来凶悍，一爱上了一个男人，她的凶气便没了。此时的鱼娟竟然是又温顺又可爱。她笑眯眯地看着浪子，没有一点脾气。

浪子的心此时仍然难受，他想着他的妻子。

鱼娟问：“你为什么不说一说你的妻子？”

说什么？

“她长得漂亮不漂亮？”

浪子不语。

“她是不是很温顺？一点儿也不象我。她很听话，你说什么，她就听什么，对不对？她对你很好，是不是？”

她的话象是针，一下下刺他的心。

他冷冷道：“我告诉你，再也别说她了！”

她冷冷一笑，再也不吱声了。

她在一边唱，唱的是唐时的诗人陈师道的《示三子》。

“去远即相忘，
归近不可忍。
儿女已在眼，
眉目略不省。
喜极不得语，
泪尽方一哂。
了知不是梦，
忽忽心未稳。”

她唱得极慢，一句一唏地唱，唱得他也呆呆痴痴，看着她不知所以了。他心道：她唱的不正是我与我的妻子问的事儿么？我不知道她现在哪里，我知道她埋在那一座小

小的坟茔里，没有人给她送终，她死得好惨，她死时一定受了许多苦楚。看来这个鱼嫫也不是一个坏人，她的心也很软，不然她怎么一想起我的遭遇来，竟然也泪满衣襟呢。我看来要对她好一点儿，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她对我就算是不错的了，我从前不曾对她好一点儿，让她总是伤心难受，让她总有一些不快。从今后我可以对她好一点儿了。我当初对自己的妻子就是如此，一到她死了，才知道平日对她并不怎么好，让她那么默默地活着，让她一天天在那小村里等着，让她死得那么惨.....

他此时恨得咬牙切齿。

鱼嫫道：“你怎么啦？”

她吓坏了，她看到他的脸都变得狰狞了。

他恨恨道：“我一定要宰了他！我一定要宰了他们！！”

她轻轻问：“你要宰了谁？”

他恨恨地道：“我要杀死那些杀死她的人；我要让他们死得比她还痛苦.....”

她轻声一叹：“可惜，你并不知道是谁杀死了她.....”

他是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现在早就去找那人了，他怎么还会躺在这里？

鱼嫫很快乐，她把她的头发打乱了，重新梳好。

她非要浪子为她梳头不可。

浪子知道她是想让他再也不想他的妻子，她也是好意，人已经死了，再想她也无益，他只好不再想她了。

他就为鱼嫫梳头。

梳着梳着，他想起了他的妻子。

从前有时，他的妻子也在他的面前梳头。他不知道她想什么，只是看着她，原来女人此时最想男人，她也想让她丈夫为她梳头，但她说不出口。

她死了。他从来没有为他的妻子梳过一次头。

鱼嫫偏偏要问这个：“你.....是不是给她梳过头？”

他不语。

泪水落在了鱼嫫的头发上。

她也有些赧然，再也不出声了。

鱼嫫高兴了，为他端来了那一碗汤。

这是一碗药汤。

“我找到的一支参，还有一些灵芝，你要喝下去，一定会早一点儿好。”

他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他喝下了药，就坐在她的对面，看着她。

她很漂亮。

浪子心道：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正看到了我与馨香亲热。她在一边嘻笑我，看来她是一个很怪的女孩子。她真的喜欢我，喜欢我.....

他正想着鱼嫫喜欢他，正要对这个女孩子说几句好听的话语，要感谢她对他的照顾。这时，他的心里一阵阵揪心的疼痛。

他弯下了腰。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他抬起了头。

“我的胃疼，很疼.....”

她很着急。

“你等一等，我去去就来！”

她冲出去了。

不一会儿，她回来了。

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包袱。

他看着她：“这是什么？”

她笑了，笑得很可爱；“我忘了告诉你了，这是我给你用的一块大包袱皮儿，用它包你的尸体。”

他呆住了，此时想冲向她，却动不了。他汗如雨下。

会就她坐在他的对面。

“你想不想你的妻子了？你快点儿想啊，你快点想啊，想她啊，叫她的名字，她一定会从阴世间来救你的，她看见你，一定也会泪流满面，她会对你好，对你一百个好。”

他不语，他疼得要死。

他呻吟起来了。

她踢他，吼道：“别叫，别叫！你如果再叫，我就把你一块块剔成肉块，让你尝尝做死尸的滋味儿！”

她吼叫着，吓唬他。

浪子抬起了头，看着她，轻轻地吐了两个字：“疯子！”

她一跳跳起来了，大声叫道：“不错，我是疯子，我是疯子！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你能把一个疯子怎么样？你以为我喜欢你，以为我喜欢你这个浪子？你作梦去吧！你个狗东西！”

她一边吼叫一边哭出声来了。

浪子的心志已经要昏迷了。他坐在地上，对自己道：不能昏迷，不能昏迷，你一昏迷，只有一死了……

他对她道：“我说，你是一个疯子，一个嫁不出去的疯子，人家不肯要你，你这么疯，这么狠，谁会要你做他的老婆？”

她瞪圆了眼睛，大声道：“我告诉你，王八蛋！我嫁出去嫁不出去，干你什么事儿！？”

浪子道：“你用不着发狠……我已经……”

他要睁不开眼睛了，只要一闭上眼睛，再也不会醒来了。

她蹲在他的身边，对他道：“我告诉你，你吃下的是我的黑黑的毒涎，如果你死之前，人家问你，浪子，你吃下的是什么毒？你可千万不要说你不知道。”

她盈盈而笑。

浪子心道：我该杀死你，我该杀死你，我一生也没有算错过什么，但这一次算错了，真的算错了……

她看着浪子，说道：“我告诉你，我要给你立一块碑，碑上写着，妻子鱼嫫立。浪子崔平之墓。你看这样好不好？”

浪子的身子已经在僵硬，舌头已经不能转动了。他呆呆地看着鱼嫫。

鱼嫫道：“我还可以找到你的妻子，告诉她，你已经死了。”

她一定会哭，她一定会哭得很厉害。我要看一看，是你哭她哭得厉害呢，还是她哭你哭得厉害……”

浪子的心志没有迷失，他此时已经是万念俱灰了，但此时他的心里闪过了一道光！

他的妻子还活着，鱼嫫的话是对的，她此时才告诉他真话，她一定还活着，她现在在哪里？

他的眼里闪出了哀求，想知道他的妻子在什么地方。

鱼嫫咯咯笑，笑得很恶毒。她慢慢道：“我告诉你，你去了地狱，也不必等她了。她已经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了，我让他们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是一个疯子，他的名字叫做酒疯子。你记住了么？如果你去了地狱，你一定会等她。你不用等她了，你可以在地狱里等我，我下一辈子一定做你的女人……”

她抚摸着浪子，浪子的腿已经凉了。他只知道，他的心还在费力地跳。

他已经死去一半了。

鱼嫫哭了，跪在了浪子的眼前。

她轻轻道：“我杀死了你，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找一个男人了，我如果再找，我就如同此发！”

她唰地一剑，把她的头发削下来了。

她呜呜而哭。

天已经晚了，再也没有了一点儿声息。

浪子已经变成了一具死尸，平平地躺在炕上。

鱼嫖很细心，一点点地把他的头发梳好。她一边梳一边道：“浪子，你只给我梳了一次头，你好狠，你只给我梳了一次头……”

她把浪子的衣服都弄好，把他的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站了起来，对着死尸行礼。

她叹了一口气，走了出去。

她走得很慢，一步步，向那一间小茅屋走去。

她走得太慢了，好不容易才走到了那一间小茅屋前。

她站住了。

她等了好久，用等待的时间看月亮。

月亮是满圆，是那种千里共婵娟的月亮。

又有人在咳了，直咳嗽。

有人问：“你……办好了么？”

她叹道：“好了。”

她很累，此时声音也仿佛苍老了许多。

那人道：“我有一点儿不放心。我有一点儿不放心……”

她气道：“他已经死得透透的了。”

那人道：“从前，他在我的眼前也死过了许多次，但一次一次都又活了，我不知道

他死了几次，也不知道他又活了几次.....”

她慢慢道：“他这一次活不了，他中了小黑的毒涎。”

老人道：“是么，他中毒的样子是什么样儿？”

她心道：原来这就是老人，这就是老了，老了的人怎么这样烦，他们总是对一切都不放心，对一切都不在意，对一切都不以为然，好象只有他们才能办好事儿。

她心里烦，却不得不回答：“他的身子渐渐冰凉了，他的眼睛发直。”

“然后呢？”

“然后他就死了。”

“他死的时候，身子是蜷着的，还是伸直了腿的？”

“他的腿伸得不很直。”

“他的手呢？”

“他的手蜷着，象握着一块东西。”

老人的声音发急了，他大声道：“驱毒大法！”

她的心里也急，她的心在急跳着，她急急问道：“什么？你说什么？”

老人道：“驱毒大法，只要他能一心一意护守丹田，他就能不受那毒害，就死不了.....”

她呆住了，眼里流出了热泪，说不出是喜是忧的热泪。她一遍遍地念叨：“是么，驱毒大法，驱毒大法.....”

她突然身子变得冰凉。

她一下子昏倒在地。

第四卷

第一章 两个蒙面客

在长白山下，有一处很偏僻的地方，这是赶山人徐玉的窝棚。说是一个窝棚，其实世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窝棚，可以睡得下一百多号人的窝棚，还有一群野兽在里面。

天是夏天，可窝棚里仍然点着大块的原木，火在熊熊烧着。

显子里，居然躺着两只老虎，三头熊，还有两只花斑豹子。在另一边，有两只鹰闭着眼养神。

大窝棚里是大通铺，通铺上正坐着一个人，这人的眼前放着一大盆热腾腾的麋肉，他用油乎乎的手撕着掬着，往口里吞着，还不时地把一些肉骨头扔给那些虎豹。

他的脸油光锃亮。

他身上穿着一身皮制的衣服，这是一件很怪的衣服，都是皮子，匪夷所思地缝在了一起，不细看，你还看不出它的好处，但一细看，你就明白了，这些皮子恰到好处地缝在了一起，如果你把一块缝错，这件皮衣也不会这么好看。。

他光着脚。

屋子外面有了动静。

他不停地吃。

直到这动静到了窝棚外，到了他的窝棚里，到了他的眼前。

站在他眼前的是两个人，两个脸上蒙了面罩的人。

他懒懒洋洋地道：“戴上那玩艺儿做什么，以为我看不出你们是谁？”

两人不吱声。

他又道：“坐下吃点儿？”

他只是说，然后又吃他的。

两人看着他，都坐下了，也撕掳着肉，大吃大嚼起来。

一会儿，就饱了。

他冷冷道：“你们带来的那个人，怎么不弄进来？莫非他不饿？”

两人看着他。

他又问：“再不就是个死人？”

这时，一个人才答道：“不错，是个死人。”

这身穿兽皮衣服的人乐了：“你们弄个死人到我这里干什么？莫非他得埋在这里？”

一个人道：“他死了，可我们不愿意让他死。”

这人哈哈大笑：“人死了，你有什么办法？你以为你是阎王，想让他死他就死，想让他活他就活？”

另一个人道：“对，你得把他救活，不然我们就麻烦你了。”

这身穿兽皮的人道：“你们想干什么？”

一个人懒懒洋洋地道：“我想，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把你的这些长毛畜牲一个个全都弄死！”

穿兽皮的人默然。

天下只有这个人的功夫他最不知底，他可能说得到就做不到。

他一叹道：“好，好，算我徐玉倒霉，遇上了你们这两个混蛋！”

徐玉道：“去去，去把那个死人弄来，让我看看！”

两人中的一个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又回来了。他的左手平伸，手上托着一个人，一个死得僵僵的人。

“放在窝铺上！”

就放在了窝铺上。

这人已经死得透透的了。

徐玉看着他，直摇头：“人生不再哟，人生不再。你看他已经死了，连一口气也没了，怎么救得活？”

两人都看着他，不言语。

徐玉道：“这小子真的有两下子，他的手还握着，不愿意去阎王殿……”

一个人道：“这是驱毒大法，他的心还跳。”

徐玉道：“心跳有个屁用，死了的兔子还跳三下呢。”

一个人道：“他不是兔子，他是浪子，”

徐玉道：“浪子崔平？”

一个人道：“不错，是浪子崔平。”

徐玉叫道：“好，好，我叫你们把他带来，叫你们把他带来，想跟他拚一拚酒，可你们好，给我带来了一具死尸

……”

一个人笑道：“如果你不把他救活，你可是再也不能与他喝酒了，除非你也死了，去了地狱。”

这赶山人徐玉忙呸呸地吐了两口，说道：“你不知道赶山人的忌讳么？”

他看着浪子崔平，说道：“好，好，我来救他。”

救人的方法也很奇特。

赶山人徐玉把两只虎弄起来了，让它们都蹲踞在浪子的手边，然后让它们嗅一嗅浪子的手。这两只虎明显不愿意做，但徐玉要它们干，大声呼斥它们，它们只好伸出宽大的舌头，一点点舔浪子的手心。

徐玉要两人都坐在浪子的身后，把浪子的身体放直，然后再全力运功，把浪子的毒驱至他的前胸。

此时，两人都默默坐好，为浪子驱毒。

徐玉看他们把毒已经逼至了前胸，就一声声长长的啼叫。

那两只鹰此时突地睁圆了双眼，瞪着徐玉。它们分明不愿意听徐玉的吩咐，咕咕咕地叫着，象对徐玉辩解。

徐玉知道两人能一边疗伤一边听他讲话，便说：“我要小鹰与大鹰给这个浪子内丹治伤，它们不愿意，因为它们不认得这个浪子……”

徐玉又啼叫了起来，这一次叫得更急迫了。

两只鹰无奈，过来了，瞪着双眼，看着浪子。它们盯着浪子，用鹰吻叨开浪子的衣服，露出胸膛。

它们再用尖厉的鹰吻直叨破浪子的前胸。

它们咕咕叫着，然后把浪子的前胸叨去一块肉，把它们的鹰吻放在上面，

此时，两只鹰也渐显痛苦的神色，它们在呕，它们得呕出内丹，就是在鹰的下颏那里的一点儿毒素，把它们吐在浪子的前胸上。

好不容易才有了这内丹，一股淡淡的绿水流在了他的前胸上。

徐玉拍拍鹰的身子，象是赞许。

但两只鹰只是气愤地咕咕直叫。

一个人道：“它们叫什么？”

徐玉哈哈大笑道：“它们通灵，它们告诉我，别对它们假惺惺地好了，只要不让他们再吐内丹，就算对它们不错了。”

两人也哈哈大笑。

不知道过了多久，浪子醒了。

他看到了一个大大的通铺，一个很怪很怪的怪人，这人的手里握着一只酒瓶子，正在一口一口地往他的喉咙里倒~酒。

浪子仍然闭上了眼睛，他的喉咙也咕咕响，他大声叫道：“好酒！好酒！”

那人看也不看他，说道：“你怎么知道是好酒？”

“你这酒是熊酒，长白山上的熊酒家家能有，可谁的酒是活熊呕吐出来的梨制的？只有一个人能让熊把吃下去的梨吐出来，这个人就是你，长白山的赶山人徐玉！”

徐玉哈哈大笑。

“好，好，果然是浪子，不愧是浪子！你快起来吧！”

浪子皱皱眉道：“我记得我死了，我死在了那个狠心的女孩子的毒下，怎么又活了？”

徐玉道：“你遇上了我，你还有一口气，就是你没了气，徐玉也可能救活了你。这有什么了不起？”

浪子爬了起来，他慢慢走到徐玉面前。

他抓过了酒瓶子。

他没有喝，因为这时他看到了两个人。

这是两个蒙面人。

浪子问：“你们是谁？”

徐玉道：“他们两个是你的救命恩人，你还不谢谢他们？”

浪子笑笑：“我为什么要谢谢他们？”

“因为他们救了你。”

浪子道：“无利不起早。”

那两个人看着浪子，没有反应。

浪子道：“你们是谁？”

那两个人仍然不语。

浪子突地一冲而起，直杀向两人。

他的手很辣，一连使出了十二招杀招！

一招是“浪子出门”，一出门就是歪歪斜斜，象是酒醉，又象是人也不正经，走路

看得出个斜像来。这一招很歪，斜斜直奔一个人的面门而来。那人当然不能让他把面门上的面巾揭了，他一闪身让过了。浪子得理不饶人，一冲而出，身子反来一个铁板桥，便又是一个“浪子回头”，这一招志在必得，想拿下人家的面巾。但人家早有防备，身子一闪，一连出了两招，一招是“脱袍让位”，一招是“玉龙探海”。两招一出，人又让出老远。浪子两招无功，也有一点儿心急，他知道是遇上了好手，此时更来了敌忾之心，他猛地一啸，觉得他的内力源源不断，就大声一吼，直奔另一个人而去。

他只要出手，就一定看得出他的招数，一定会知道他是谁！

但浪子的一招“浪子酗酒”一出，人家就用一招平平常常的。“推云手”让过了。这推云手是太极派的一种功夫，莫不是他是太极派的人？但此念甫出，他就知道不对了，他又一招“浪子算卦”，竟然被人家用一招“虎踞”让过了。这一招“虎踞”是江湖上的五虎刀的招数，难道人家竟然是江湖上的下三流门派五虎刀的传人？

浪子停手了。他知道他不能得知人家的门派，他出手时，人家根本不用本派的功夫对敌，他怎么能知得人家的虚实？

徐玉道：“要是我是你，我就不白费这气力。”

浪子看着他。

“因为人家不愿意让你知道，你又何必强要知道？”

浪子突地大声笑了。他笑道：“好，好，不知道就不知道，来，来，为什么不喝酒，为什么不好好地喝一喝酒？”

一个人道：“浪子，我们要走了。”

浪子的手拿着酒瓶，怔住了。

酒也不喝一口？

一个人看着浪子，说道：“你找不到疯人楼，但你得好好找，也许他们会再找你，只要你一出现在江湖上，他们就会找到你。”

另一个人道：“你知道不知道有多少疯子？”

浪子摇头。

。“你知道不知道他们都住在哪里？”

张新浪子摇头。

“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女孩子是谁？”

“她叫.....鱼嫫。”

鱼嫫，一个很奇怪的名字，但江湖上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人。

“她说没说过疯人楼的事儿？”

“她说过，她说我是一个疯子，是一个.....老婆疯子，要带我去疯人楼.....”

一个人的声音很沉稳，看来这是一个心计很深的人，他慢慢道：“你为什么不去？”

浪子道：“我恨她，她杀死了我的妻子。”

一个人道：“你的妻子她.....没死。”

浪子道：“她在哪里？”

没有人答他。

浪子一吼道：“她在哪里？她在哪里？！”

一声长叹：“你找不找她，都没有什么用了，你何必自寻烦恼？”

浪子道：“她在哪里？”

一个人的声音充满了同情：“她.....同酒疯子在一起。”

浪子想起来了，那个鱼嫫在他中毒时也说，他的妻子同酒疯子在一起。

“她同酒疯子在一起。她同酒疯子在一起做什么？她又不会喝酒，她为什么不在家里，她为什么和那个酒疯子在一起？”

他唠唠叨叨。

没有人回答他。

他再看一看，眼前没有人了，只有一个赶山人徐玉。

徐玉道：“浪子，你得好好歇一歇。”

浪子的心很乱。他怒声道：“我为什么要歇一歇？我怎么能歇一歇？我不能歇，我不能歇！”

他走了出去。

他看着，长白山的云在一吐一收地舒卷着，象是有一场暴风雨要来了。他看着山下，有两个人在一跃一纵地向山下疾进。

他们的轻功是天下一流的。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救他浪子？他们为什么要蒙着自己的面？

浪子向山下走去，一点点迈步，一点点儿走。他知道，那两人给他又输了一些真力，不然他的身体决不会恢复得这么快。

山下，有他的妻子，他要找到他的妻子。

酒疯子，酒疯子！我一定要找到酒疯子……”

可天下如此之大，怎么找得到酒疯子？

第二章 疯子的预言

因为一个真正的算卦人，毕竟还有卦签盒子，有金钱课，有算卦的幌子，有测字的书筐。而这一个算卦先生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

他的眼珠子血红，算卦时直盯着你看，看得进人的五脏六腑里去。

他的头发很长，好象一生出娘胎，从来就没有削过头发，直披散着，一直披散到了脚踝，在脚踝处再也无法长下去了，再长些就得在地上拖着曳着了，所以只好在脚踝处系上一些大大小小的死结儿，结成了一个头发疙瘩。

这人的眼珠子始终是红的，眼泪直门流。

他一说话时，瞅人的眼神，吓得许多人不敢再算，起身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嚎叫。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人。

他其实不算卦，他只是说预言。

人们一开始不知道他会讲预言，只当他是一个疯子。

在凤凰城里，他是头一回露面。

一天中午，人们看到了他。他披散着头发，在中街上走，一边走，一边念叨着：“有人要死了，有人要死了……一死死三个人，一死死三个人……”

没有人搭他的碴口，人都当他是疯子。

这时，一群孩子跟着他，跟在他的身后。

孩子们也哄着：“有人要死，有人要死了，一死死三个人，一死死三个人……”

有人不让了，因为此时这疯子竟然在人家钱庄门口站着，念叨着他那一套咯儿。

钱庄的老板一喝道：“住口！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死？我看你是诅咒人，你小心一点儿，红口白牙的，人家怎么会死，是你死还是人家死，你说清楚？！如果你要死了，我看还差不多，人家死，这事儿可蹊跷了……”

此时，这疯子突地瞪圆了眼睛，直直地看着钱庄老板，说道：“你要死了，你要死了！”

钱庄老板来气了，他大声道：“混蛋！你怎么知道我要死了！？王八蛋，你怎么诅咒我？”

这人的眼睛瞪圆了，样子很是可怕。他慢慢道：“要不要我告诉你是怎么死的？”

人们渐渐聚拢在一起了，都来看热闹。

钱庄老板气得不行，冷冷道：“来人！”

来了五六个大汉。

那人道：“我告诉你们，昨夜我夜观天象，看出了你们当中有人要死了，有三个人得死，是这凤凰城里的人，只死三个人，不是老人不是孩子，是他，还有……”

人们的心咚咚直跳，谁知道他指的人准不准？谁知道他会指谁？

他第一个指的是钱庄的老板，第二个指的是一个大汉。

众人哗然。

他的手指勾勾巴巴，谁知道他下一个指谁？

北人犯忌，不愿意遇这些不吉利的事儿，所以没有愿意被他指的。

这疯子一指指着众人中的一个人，这人是一个无赖。

无赖阿狗。

众人知道有好戏看了。

无赖阿狗正在笑，正在看疯子指人，一听得他指的是自己，不由得气从中来了。他愣愣地看着这疯子，道：“你是说我？”

阿狗的手指指着自己。

疯子的眼珠子是红的，他说道：“是你，是你，没错，没错！”

阿狗顿时火冒三丈。

疯子道：“《左传》上说，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日头被阴邪所害，得有人死，你们看没看到，昨夜里，天田星不亮，北冕星黯淡，要有人死。该谁死呢？你……你……还有你！”

他一指那三个人，那三个人还是他刚才指的三个人，钱庄的老板，一个大汉，一个无赖阿狗。

阿狗大恶，一下子把这人摁倒在地上，一顿老拳，打得这人的牙也掉了，打得他的脸都流血。

这人的脸上都是血，但他还是念念叨叨：“死的人是谁呢？当然是你，是你.....还有你!”

他哈哈狂笑起来。

他的头发上全是泥，泥是湿的，团成了泥球儿。

他的眼珠子仍然是红的。

阿狗还是要打，但一边的人都劝：“别打了，阿狗，别打了，再打就打出人命了!!”

阿狗也知道再也打不得了，这人不会一点儿武功，怎么经得住打？

阿狗愤愤地住了手。

一边的大汉道：“老头儿，你说我怎么死的？”

疯子的脸上满是血，他看着这大汉道：“你是死在一根门叉子上，你一走路时，走到了一家门口，从楼上掉落下来的门叉子插在了你的喉咙上，你就死了.....”

大汉大声狂笑，冷冷地道：“我几时死？”

“你一回家时就死，你回不了家，进不了家门。”

大汉狂笑，他起身道：“疯子，我回家了，我明天再来，如果我死不了，我宰了你!”

大汉走了。

真的有人好奇，远远地跟着大汉走。

大汉心里真的很憋气，心道：王八蛋，说我今天就死，我今天不死，明天老子要你死，要你死也死得不痛快！

他走时也小心，因为他的心里也是胆突突的，怕真的应了那疯子的话。

他只要躲着点儿人家的楼下，不直从人家的楼下走，他就死不了。

他死不了，那个疯子就得死！

大汉气哼哼地走着。

此时阿狗也正在问那个疯子。

“喂，疯子，你说，我什么时候死？”

“你得在回家后死，你是天亮时死的，你是吃东西时死的。”

“我吃什么东西？”

“吃鸡，”

“我怎么死？”

“你的喉咙里有一根鸡刺，直刺通了你的嗓眼儿。”

阿狗气坏了，大声道：“王八蛋，我不吃鸡，我今天不吃鸡，”

疯子的眼珠子很亮，他目光炯炯：“你不吃鸡也得死。”

阿狗大骂：“混蛋，我死不了怎么办？”

疯子道：“你怎么死不了，你一定是死了。”

阿狗道：“好，好，明天我来找你算帐！”

阿狗扬长而去。

疯子叹道：“奇怪奇怪，他没有明天了，他怎么还说明天，他今天死了，怎么会有明天，怎么连这一点儿帐也算不明白？”

人们都围着疯子，看疯子大言说卦。

这时，几个人如飞似地赶过来了，喘着气，看着疯子，眼珠子都不眨。

人们问：“怎么了，怎么了？”

‘人都喘着气，好不容易有一个人道：“死了，死了，他死了……”

众人都静了下来。

大汉死了。

一根门叉子掉下来了，直插在了他的咽喉上。

大汉没有一点儿声音，倒在地上，死了。

众人都很惊讶，全都瞪圆了眼睛，瞅着这疯子。

没人敢出声了，因为他说得太准了。

如果有人敢问，疯子一定会说出你是不是得死，说出你是在什么时候死，怎么样死。人都怕死。

钱庄的老掌柜竟然哆嗦起来了。他哆嗦，是因为他知道这疯子的预言很准。

老掌柜盯住了疯子，行礼道：“先生，你行行好，救我一命，救我一命，好不好？”

疯子看着他，口里嘟嘟囔囔：“岁在夏时，离宫星晦暗不明，当有人死，当有人死，救得了么？救不了，救不了！”

疯子突然手舞足蹈，一路歪斜走了，一边走还一边喊着：

“天下大事掌中悬，
岁星犯阙莫等闲。
人生在世快贪欢，
别等死时口难言。
三角星照月阑干，
长蛇天狗太微间。
天苑巨蟹双子走，
不及我只看轩辕。”

边唱边走，一会儿人便不见了。

当夜，凤凰城的钱庄老板及街头无赖阿狗死去，死因各自明白。

阿狗与人在家赌戏，及至天亮，阿狗的赌运特别好，他赢了银子，天亮了，鸡蹄之街，清清爽爽地传来，此时阿狗一阵子大笑：“我赢了，我赢了！狗东西竟敢说我阿狗会在昨天死，他是不是瞎了他的狗眼！？看我今天找他算帐去，我今天一定去找他算帐去！”

他太快乐了，一伸手，去抓鸡骨头，咬了一口。

三个赌家看着他，厉声一喝：“阿狗！”

阿狗一愣：“我怎么了？”

有人结结巴巴：“你吃……吃……吃鸡。”

阿狗笑道：“我没吃，我只是……只是……”

说着话，人的眼睛里突然流出了血，血潏潏而出，流满了他的整个脸面。

与阿狗赌的人都吃惊，呆呆看他，说不出话。

阿狗的声音很惊讶：“妈的，你们都呆呆看着我做什么？”

终于有人大声叫了起来：“血，血，血，你脸上有血！”

阿狗大声怒道：“妈的，别开老子玩笑！”

但他用手一摸，手里也满是鲜血。

阿狗心慌了，一边摸一边念叨：“我……我……我是怎么了，我怎么了，我不会死，我不会死，我怎么会死，我赢了钱，我赢了我……我……”

阿狗扯住了一个人，他的脸上已经满是血了。他死死揪住那个人：“狗东西，你说，我会死么？”

那人道：“血、血，你流血了，你得止住血才行……”

一阵子忙乱。

三个人和阿狗一齐忙。

但没有用，阿狗的血一直在流着，用什么也堵不住。

直到了天亮，阿狗的脸色苍白，他盯着三个人看：“疯子……疯子的话准了么，我……要死了么？”

阿狗死了，他流光了他的血。

阿狗的咽喉上果然卡着一根鸡骨头。

钱庄的老板不相信疯子的话，但他的心里也胆突突的，心道：如果他蒙中了一个，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这大汉的死太离奇了，奇的让人不敢相信。如果我要死是怎么个死法？他有一点儿后悔，后悔他没有问一下那个疯子。但如果真的那个疯子在，他绝不会问的，也不敢问。

他怕死。

钱庄老板知道，自从褚大与褚二死了，关东一躺楼的师爷孙二走了，关娇娇随着青天剑客而去了，他的日子就发起来了。没有人知道他是一躺楼的老板，他可以捞些银子不只要关娇娇晚一些时回来，他就会成为一个大富翁。

但疯子却说他得在今天死！

他不会死，他不愿意死！

他坐在他的屋子里告诉老婆别睡，等养死。

一坐坐到了天快亮时，他也没有死。

他的眼珠子仍然瞪大，看着眼前，点亮的八盏灯都很明亮，火苗窜得老高。

他的老婆伏在桌子上，昏昏欲睡。

这时，钱庄老板突然大叫起来：“没有啊，我没有啊，没有拿，我什么也没有，我没有……”

他老婆一惊跳起，看到了老板正爬在地上，一步步向门口挪，他的脸色恐怖，一脸死气，身子哆嗦，在地上爬得很狼狈。他一边爬，一边叫：“没有啊，我没有啊，我没有……”

他身后是一溜血痕。

他老婆吓坏了，惨声大叫起来。

没有人能不被这一声惨叫吓醒的，人们都起来了。

看到了死尸，钱庄老板死了，他的老婆穿着一件亵衣，呆呆傻傻地坐在地上。她疯了，疯得看见人就嘻嘻笑，一笑还说道：“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她看见了什么？

她说不出，只是呆呆傻傻地看着众人，说不出话来。

三个人都死了，

第二天天大亮时，人都走到了中街。昨天，人们就是在这中街看见了那个疯子的。

仍然是那个疯子，他好说预言，好告诉人谁得死，而且告诉人们什么时候，甚至告诉人是怎么死的。

人们都看着他，一声也没有。大街上，只有一个疯子的声音，很单调，也很吓人：

“紫垣星犯阙，世事艰难，天市星微明，得好好做买卖……”

但只要他一走近了人，人们就一哄而散。

如果疯子真的告诉了你，你大限已经到了，你怎么办？

第三章 三块紫玉令

浪子要找到一个人，这人是酒疯子。

据说这酒疯子的功夫很好，他的一手隔空捏喉的本事天下无双。而且据说这人是三分功夫七分酒，如果一醉之后，说

不定会有什么奇绝功夫从他的手中施出。

但浪子还是要找他。

浪子的妻子是不是在他那里？他把浪子的妻子怎么啦？

浪子一定得找到他。

他来到了凤凰城。

夜里，他身穿一身夜行衣，飞入了知州的衙门。

院里黑黑的，他一直飞入了知府的后堂。

一个人正在秉烛读书。

这是知府龙文昌。

看见一个夜行客进了府衙，知府不动，只是双眸凝望他，等他讲话。

浪子道：“我找你有事儿。”

当然有事儿，不然不会夜闯府衙。

浪子从他的怀里掏出了一块玉牌，这是一块紫色的玉环。

紫玉令！

天子身边的紫玉令！

传说中，天子身边的重要办案人，有九人有这紫玉令，持有这紫玉令的人可以对天下所有人有生杀予夺的权利。紫玉令所至，有如天子亲临，

但眼前的是什么人，知府根本看不出。他的脸上有一种冷冷的表情，是戴了面罩的，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什么人？

浪子道：“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

“什么人？”

“酒疯子。”

知府沉吟道：“这两天，在街上是有一个安言人吉凶祸福的疯子，每一言必中，说谁得死，谁必然不会再生。我府衙内的人都派去与他周旋了：，只知道有这么一个疯子，没有打探到有一个酒疯子。”

浪子道：“他是一喝起酒来才疯。”

知府道：“他什么模样？”

浪子摇头。

知府道：“他多大年纪，穿什么衣服？”

浪子也摇头。

浪子道：“他功夫很好，但是得喝过了酒后，他善用锁喉指，一指捏喉，被他一指捏中的人再无生理。”

知府道：“我可以派我的人去打探，如果有消息了，我怎么才能告诉你？”

浪子道：“你在门口贴一张告示、要人们小心切勿贪杯。”

知府点头，

浪子昂然而出。

知府仍然在看书，

门吱呀一声开了，从门外走进来了，一个人。

这人看米很年轻，他进了门，再把门关好。他关门的时候就不象推门时那么不在意，他轻轻地关门，然后走到了知府前。

知府心道：今天怎么了，竟然有两个人来夜访？

这人道：“知府大人，有礼了！”

那人一揖。

知府只是看着他，不动。

他不知道此人是什么来历。

那人道：“你看！”

这人也有一块紫玉令！

知府站了起来。

紫玉令至，有如天子亲临。

那人的声音懒懒洋洋：“你刚才在做什么？”

“看书。”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刚才来的那一个人问了你些什么？”

“他也是一个紫玉令主，他刚刚问过，有一个叫做酒疯子的人……”

年轻人不语。

“他要我代他找到酒疯子。”

年轻人看着他，象是要看到知府的心里去。

“你告诉他什么了？”

“我不知道有这个人，但我答应替他找。”

“好。”

年轻人转身就走了，他一去再也不回头。

知府摇头，他不知道今夜怎么了，竟然来了两个紫玉令主。

他是在京城知道了有紫玉令的。他知道了这些，是因为他做熟了官场，人家才告诉他的。凡是紫玉令至，必是牵扯到了最大的案犯，才由皇帝的亲信办。

此时，他站起身来，想要去睡了。

他看到了一个人，一个老人。

也是一个蒙面的人。

“你要去睡了，是不是？”

今夜是三人闯府，知府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他淡淡地问道：“你是谁？”

这人一笑。他的笑声很轻，但象是响在了知府的心里，让他咚咚心跳了好半天。那人道：“你看，这是什么？”

天！知府心里更乱了，

他又看到了紫玉令！老人看到了他的惊异，问道：“你为什么吃惊？”

“我今天看到了三枚紫玉令。”

知府想问，在这凤凰城里有什么大事儿发生了，竟然能劳动天子的三枚紫玉亲临？但他强忍住，不问。

他知道，他不敢问。如果他一问，很可能就会问出来杀身之祸。

老人惊异地看他：“你说什么？你看到了三枚紫玉令？”

知府道：“不错，我看到了三枚。”

第一个是一个细高的人，他也是一脸的面具。他是来问酒疯子的。

第二个是一个年轻人，他的脸上也戴着面具，他是问第一个人做了些什么的。

老人是第三个人。

老人对于第二个年轻人问得特别仔细。

他什么样子，他是不是带着兵器，他说话时的口音？

但知府说不出，因为那人只是说了三四句话，但他讲话时的声音懒懒洋洋的，象是一个有病的人。

老人不语了。

象是一个有病的人，他会是谁？

京城九大紫玉令，有谁是一个年轻人？而且是说话时懒懒洋洋的？

老人想不出来。

知府知道，眼前的这一位恐怕是紫玉令中的最有年纪的人了，他是不是这三个人的头儿？但看他又惊又异的模样，他也不知道前两个人都是谁了。知府的心里不由得一阵子趑趄，他怕，皇帝的心神难猜。

老人道：“你告诉了第一个人什么话？”

“没有什么话，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人是酒疯子。”

“还怎么说？”

“如果我找到了酒疯子，我告诉他。”

“你怎么告诉他？”

“我发一纸布告，要人们小心，切勿贪杯误事儿。”

这老人道：“我明白了。”

老人道：“知府大人，我得劳你做一件事儿。”

知府心道：你还挺客气，你劳我做一件事儿，你要我做十件事儿，我也得做。只要你一说出来，我就得马上去办么？

老人道：“你发这张布告好了，让他来找你。”

知府道：“他是……要找酒疯子。”

“你告诉他，酒疯子在酒楼。”

知府点头。

老人的眼光变得严厉起来：“如果你让他知道我来过了，我就宰了你！”

知府的心一哆嗦，突然明白，这一个老人最不好惹。

他们同是持有紫玉令的人，他为什么不让那两人知道他的行踪？

老人道：“好了，你就这么办好了。”

那老人向着知府的案角吹了一口气。

他起身走了。

知府送客，直送到了门外。

一回来，他惊得傻痴了-----

在他的桌子上，那管笔，那一块墨和一本书都没了，它们都碎成了粉沫儿。

谁听得说，一个人可能一口气把文房四宝吹得粉碎？

浪子坐在屋子里。

他的功力精进。他如今已经不是一个浪子了，只是一个一心一意想要杀人的杀手。

当浪子杀人的时候，不去找女人，不去喝酒，不去赌场。

他只是一天到晚坐在家里。

现在，他坐在一家店里，呆呆地坐着。

有人进来了。

是一个老人，一个他所熟悉的老人。

老人戴着大大的斗笠，他把他的头压在斗笠下面。他站在了浪子眼前。

“你没死？”

浪子一笑：“不容易死。”

浪子问道：“她在哪里？”

“谁？”

“那个女人？”

“哪一个女人？”

问话是有些冷漠，他是不是有些怪浪子，怪他认得的女人太多了些？

浪子道：“那个蛇疯子。”

老人道：“你找她做什么？”

浪子道：“杀死她！”

老人突然噤声了，身子象是抖了一下。

浪子以为他是看错了。这是一个老人，但他从来不抖，只有别人在他的眼前发抖，他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发抖。

“你不必在意她。你该找到你的妻子……”

浪子的心一跳。妻子，对，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在哪里？

老人的声音很微弱，但是直送至他的耳鼓里：“她不在了。她去了，她不在了。有人说，她是被酒疯子弄去了。”

老人也知道，她是被酒疯子弄去了？

“谁告诉你的？”

老人一笑。这一笑是苦笑。他说：“我知道，你也知道她在哪里就是了。谁告诉我

的有什么要紧？你找没找到酒疯子？”

“没有。”

“你可以拿出紫玉令来，让官府帮你。”

“用过了。”

老人一声哦，象是很意外。

“他们怎么说？”

“如果找到了，一定会告诉我。”

老人一叹：“你不要莽撞，你得好好想一想，你与酒疯子交手，你会不会胜？”

浪子看着老人，他的声音很奇怪，有一种倔强，也有一种负气：“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胜？”

“他的锁喉指很厉害。”

浪子一笑。

他不在乎，越是厉害的敌手，他越是来劲儿，他的血越热。

老人道：“我没有保护好你的妻子，她可能死了……”

浪子不讲话，只是看着墙。

老人一叹：“我告诉过你，做这种事儿的人根本就不该有家，不该有儿女后代。”

浪子不语。

老人一叹，慢慢走了出去。

门在他的身后紧紧地关上了。

浪子仍然在静静地坐着，坐得很安定。

浪子在心视心，内视五脏，气游三十六重天。

突地，有一个人冲了进来。

“大哥，大哥，你看，你看！”

他的手里有一张布告。

这是一张刚刚贴上的布告，

劝人们切勿贪杯的布告。

“他们一贴上，我就去揭。他们不让，说是得有一个揭。但这不是我。我照你告诉的，说了一声紫玉，他们就让我揭了。”

浪子丢给他一锭银子。

那人还想讲话，但浪子突然睁大了眼睛。

“如果你再说一句话，你的银子就没了。”

那人呆呆地看着浪子，退着走出了屋子，赶忙跑了。

“酒疯子，酒疯子！……”

浪子咬牙切齿。

第四章 酒疯子

浪子一家家走酒楼。

北方的通都大邑数凤凰城，在凤凰城里足足有十余家很有一点气派的酒楼。

它们是北楼、春楼、快活楼、三花楼、一躺楼、美人窟、龙虎楼、凤凰楼。

这些楼都要走，都要好好看一看。

知府大人告诉他的只是一句话：“酒疯子在酒楼。”

听到了这一句话，他起身就走。

既然酒疯子在酒楼，他为什么不去酒楼，他这些天有些胡涂了，既然他是酒疯子，他怎么会不在酒楼？

浪子走得很苦。

他一家家找，找遍了所有的酒楼。

没有。

只剩下了一家。

这一家就是春楼。

春楼，北方的怪楼。在这里喝酒的男人女人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脱光了衣服，在一排排树下来来去去地走着喝，可以在一层楼上闷声闷气地喝，也可以和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地喝。

这里喝酒的人不多，很少有人能付得起这里的酒钱。

所有的酒，一搬入春楼都特别贵。

浪子走上了楼，

他交了十五两银子，但他并不想喝酒。

他想找人。

他上了三楼。

三楼里，有许多的树，树种在楼内，本来就够稀奇的了，但更稀奇的是，在这些树的中间，竟然有许许多多的光若身子的人在喝酒。他们一个个都忘了他们的面目。有的在对着瓶子大喝，有的在自言自语，一边喝酒一边自己对自己讲话。还有的在对面而坐，嘻嘻哈哈，大有嬉戏放荡的人在。这些人象是纣王的肉林里的游客，一个个从树上拿下来肉脯，大吃大嚼，一个个从树上解下来酒袋，咕咕嘟嘟地大喝。

浪子把他们都扳起来，看他们的脸，找人。

人人都喝得迷迷糊糊。

一个书生大声道：“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他身子一翻，又睡去了。

没有一个人象是酒疯子。

只有一个人，坐在一边，他的眼前摆了十瓶酒，一瓶一个样子，一瓶一种封泥。他看着十瓶酒，闭着眼睛在嗅，嗅得很有兴味儿。

浪子看着他。

这人很英俊，很年轻。

浪子道：“你为什么不喝？”

那人一笑：“你一问，便知道你是一个外行。酒这东西，一嗅便是大福，象是一阙仙乐，一起句才是美妙，如果到了最后，听那余音袅袅，便没多少味道了。酒也是如此，你得到美酒时，便不能让它一下子入了你的喉舌，得一点点儿品。”

浪子的眼睛亮了亮，突然坐下了。

那人道、“你得到了酒，得先看，有四极，才是好酒。”

“什么是四极？”

“四极你不懂？就是它的瓶子是极好看，一瓶好酒用一只劣瓶装它，那怎么会是好酒？它的气味极正。你知道不知道酒的气味最佳的时候是什么味儿？是香的，甜的，还有一点儿儿的砒霜味儿，这是最好的酒味儿。它的色极纯，看上去没有一点儿杂质。它的气极清，没有一丁点儿坏气儿。”

“什么是气？”

“酒有气，你懂不懂？”

浪子不懂。

“酒象人一样，有气。有的酒是女人气，她有些甜，有些腻。甜的是上品，一甜不错，两甜更佳。但甜中有腻，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了。有的酒有男人气，一种正气，刚正不阿，差上一点儿也不行。一正是好，两正不可多得。象汾酒，便是一正之酒，象茅酒，便是两正之酒。咳，对你说多了也没有用，因为你这人不会懂得酒气。一般人都知道喝酒，但很少有人会知道酒也有酒气……”

浪子看着这人，他的手在微微地抖。

酒疯子，在酒楼里，大谈其酒，大饮其酒。他的样子很颓靡，但眼神极亮，是有深湛内功的人。他就是那个酒疯子，他一定是！除了他，还有谁可以说出这么一通关于酒的大道理来？

浪子的心在跳。

“你是酒疯子？”

那人看着浪子，眼神变得犀利起来，冷冷道：“是我，”

浪子看着他，眼睛眯了起来。他的眼睛一阵子刺疼。

“她在哪里？”

“谁？”

“我的妻子。”

酒疯子的脸色不变，看着浪子。他的眼里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她不再是你的妻子了。一个杀人的杀手，他没有妻子。”

浪子的心一哆嗦。

这是什么意思？他是说浪子不配与他的妻子在一起，还是说他这样的人不配有妻子？她不再是你的妻子了，就是说她死了？或者是她根本就不再愿意看见浪子了？

浪子的声音冷涩如铁：“她不愿意见我？”

酒疯子的话很慢，也很懒：“她不愿意见你。”

浪子道：“她怎么样？”

也许她是被酒疯子关了起来，也许她是死了，他情愿她是死了，还是情愿她是被关了起来？

“她死了。”

浪子的眼睛烧着了火。

她死了，她真的死了么？

浪子的手伸了出来。

这是一双奇怪的手。

这一双手总是能杀死他想杀的人。有的时候看来根本就没有希望，但浪子还是杀死了他想杀死的人。

浪子道：“你得死在这里了。”

酒疯子道：“好，好，我在这里等你，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浪子站了起来。

“你喝不喝酒？”

浪子摇头。

酒疯子很遗憾，指着这些酒瓶子，说道：“我穷二十年的时间，找到了天下最好的好酒。只有这么几瓶，你喝不喝？”

浪子冷冷道：“我杀人时从不喝酒。”

酒疯子大声道：“可我杀人时，从来都得喝酒。”

酒疯子开了一瓶酒。

浪子的心里一跳。也许他该在酒疯子开酒瓶的时候杀死他？人家都说，酒疯子是七分酒气三分功夫，如果以酒疯子的十分功夫与浪子一决，浪子也不保能必胜。

酒疯子的手开始哆嗦了，他的手里拿着酒瓶子。

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这一口气把酒瓶里的所有气味都吞进了肚子里。

他的手居然不抖了。

他看着浪子，说道：“如果你早早杀了我，你还会成功，但我只要一喝下这一瓶酒，你也许就杀不死我了。”

浪子稳稳地站着，冷冷道：“我一定杀死你！”

没有人会象酒疯子这样喝酒的。

他先是抿，一口口地抿，抿得几口后，再大大地吞咽，一瓶子酒都吞进肚子里去了。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的手也变得灵活了，他盯着浪子看，象是他的脑袋也灵了起来，他的话也快了。

“你就是浪子？”

浪子不语。

酒疯子大笑。

“笨蛋，一个笨蛋！你以为世上的人都会笨得让你来杀他么，你以为人家都等着，排着队要你杀他么？”

浪子也冷笑。

两人交手了！

酒疯子的手指很灵活，一点一掐，一叼一啄，都是快如风，急如电，一出手便制了先机。浪子被他逼得走不出招式来。

但酒疯子知道浪子。天下武林中人都应该知道浪子。浪子的武功极怪，只要你以为你可能胜过他时，一松口气，只要你松一口气，你就一招落败，死在浪子的手里。

他有生生不息的内功，有一种死打硬逼的勇气。

浪子在用他奇妙无比的掌式。他的掌花翻飞，让酒疯子无法胜他。

酒疯子一跳跳到了一边。

“等一等！等一等！”

为什么要等？等什么？

原来酒疯子要喝酒。

他又打开了一瓶酒。

这是一瓶花雕。

‘一股香气便飘飘荡荡地飘了来，浪子从来没有象这样，他从来没有闻到这么香的酒。他不由得吸了一口气，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酒香极了！

酒疯子居然理也不理浪子，一口口地专心喝酒。

浪子道：“酒疯子，我宰了你！”

如果此时他一出手，酒疯子双手抱着酒瓶子，他必死无疑。

酒疯子长吁了一口气，道：“你能在人喝酒时杀死人家，你也是天下最无耻的人了。人什么时候最可亲，人什么时候最可敬？就是在喝酒的时候。如果你是那样的人，她怎么会想念你？”

浪子的心一荡，她是谁？他说的是他的妻子么？

浪子不动声色。

他居然只是看着酒疯子，看着他一坛一坛地把所有的酒都喝了下去。

酒疯子的眼睛眯了起来。

他看人时的眼神也眦斜着。

他盯着浪子看。他喝醉了。他说话时也木木讷讷：“浪子，

象你.....你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娶她？她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她？你不是人，你让她天天哭，让她天天害怕。让女人.....天天害怕的男人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狗熊.....狗熊.....就是狗.....”

酒疯子站也站不住了。

浪子的脸色说不出是悲伤还是悲愤，死死盯着这个酒疯子。

酒疯子居然能唱：

“岑夫子，

丹丘生，

将进酒，
杯莫停，
.....”

他再也不唱了。他看着浪子，死死盯着浪子：“我为了你，把我天天不舍得喝的酒都一回喝光了，我费了二十年才把这十瓶酒弄全，这一次全都喝光了，全都喝光了！”

酒疯子忽然抱头大哭。

他哭得很伤心。

浪子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

一个疯子，一个嗜酒如命的疯子。

但此时酒疯子忽然笑了，哈哈大笑。

浪子道：“你笑什么？”

酒疯子的脸上满是笑意：“我得谢谢你。”

浪子愕然。他谢浪子，他为什么要谢浪子？

“如果不是你，我怎么会舍得喝我的十瓶酒，我一定不会

舍得喝，我一出门，天天也睡不好，喝不好，我怕人家把我的十瓶酒弄去了，那样我不是白白弄了么？”

浪子恍然大悟。

酒疯子道：“我得谢谢你，因为这样，我想好了一个主意，你看行不行？”

浪子冷冷道：“什么主意？”

酒疯子道：“我让你杀死我，让你杀死我算了！”

浪子以为他是在说笑，但酒疯子不象是说笑，他坐下了，把他的衣服都穿好了，危襟正坐，闭上了眼睛，他慢慢道：“浪子，看在江湖同道的份上，你快一点儿，别让我受罪.....”

他果然闭目等死。

浪子的心里很激动。

他可以马上杀死这个酒疯子，可以马上为他的妻子报仇了。

但他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你告诉我，我的妻子……她在哪里？”

酒疯子的脸色很平静：“我不会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她知道你已经死了。”

浪子的心一震。

她已经知道了，她知道他已经死了，那么说她已经伤心过了，她已经哭过了？她再也不会为他重新悲恸欲绝了，她现在正一点点回味与他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浪子道：“她……”

他问不出。

男人有些话也问不出。

酒疯子道：“她现在不再哭了。”

浪子的心一震。

酒疯子道：“你可以杀死我，这样，你与我的帐就一笔勾销了。你不能去找她，她再也不会想你了……”

浪子的声音突然也变得很软：“她在哪里？”。

酒疯子道：“你不会知道。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杀不杀死酒疯子？他下不下手？

酒疯子的脸色很恬静，一点儿也不畏死。

对于不怕死的人来说，死是一种仪式。

浪子恨他。是他，把浪子的妻子夺走了，是他让浪子真的成了一个浪子，他再也没有家了！

浪子的手举了起来，他大声嘶吼着，劈掌一击！

这是雷霆万钧的一击！

浪子忽然倒下了！

他的手忽然变得没有一丝力气。

他在倒下前，只是看到了眼前一花，眼前忽地出了一片雾雨，一片大大的雾雨。

这雾雨是有香气的，很香的一种香气！

他就倒下了。

他再醒过来时，已经是黑夜了。

他的身子很乏，站也站不起来。

他中了很深很深的毒么？

刚才，他一出手时，中了酒疯子的一口酒气。

他不明白，人们都有可能练成一种内功，可能把酒逼成一束，可这个酒疯子竟能把酒聚成气，吐出来一道酒气。

这一道酒气当时把浪子打晕。

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他现在是不是要死了？

他抬头看着月亮，知道他是在室外。

有人说话了。

“你喝酒不喝酒？”

浪子听得出，这是酒疯子的声音。

但只闻声音，看不到人。

浪子不语。

“你败了。”

浪子道：“你用了计。”

“怨你不喝酒。”

喝过的酒里有毒，但喝过的酒里也有解药。

浪子不语。

“我不杀你，不是为了你.....”

这一句话象针一样刺伤了他。

“你杀好了，你杀死我好了！杀吧!!”

“你也没有想杀我。”

浪子默然。

“你的身边有一瓶酒，如果你把它喝下去，你就可能死，或者你就可能解了毒。你喝酒不喝酒？”

浪子的眼睛在找酒。

果然有一瓶酒。

味道不好，但浪子一口气把它都喝了下去。

酒疯子在笑，笑声很苦涩：“象你这种不懂酒的人，只能喝这种酒了，好酒，让你喝了，可惜.....”

再也没有声息了。

第五章 海滩血战

关娇娇满心是苦凄。

她被青天剑客用一条臂挟着，飞出了一躺楼。

她再也看不到一躺楼的人了。他们都死的死，散的散，没有人了，据说一躺楼的主院已经化为一片废墟，再也没有了天下第一楼的气派。

所有一躺楼的名牌字号都被弄走了，一夜之间，改换门庭。

只有关娇娇逃了出来。

她是被青天剑客挟持走的。

如果不是青天剑客，她决不会走，要与一躺楼共存亡。

她被青天剑客带出了长白山下的凤凰城，来到海边。

这里是石块丛生的大海礁，在海滩边，有一个小小的木架子屋，屋里有三个人。

三个人都是赤着膊，都静静地看着青天剑客。

青天剑客看着他们，笑了一笑，然后把关娇娇放下了。

他看着三人，问道：“近来没有什么事儿吧？”

三个人点头。

然后，他们就出去了，站在外面。

海风呼呼地吹，海的一股股咸味冲进了小屋。

小木屋只能暂避风雨。

青天剑客出去了。

他站在那三个人的身边。

三个人中的一个问道：“你还走么？”

青天剑客道：“不错，我得去看一看。有两个好兄弟，得把他们埋了。”

沉默了半天，才问道：“大哥又找到了好兄弟？”

青天剑客好久才答：“我杀死了他们。”

没有人再问了。

“他们是不笑褚大与不哭褚二。”

一个男人的声音很沉重：“大哥，这两人在江湖上是好汉子，我知道他们。”

青天剑客道：“我也知道。但他们死在了我的剑下。”

再也无人问话。

有些话，实在无法再问了。

青天剑客道：“在屋子里的是关东一躺楼的关娇娇。”

没有人吱声。

“她累了，得好好地休息一下，你们照顾好她。”

三人应声。

青天剑客道：“我走了。”

再也没有了声音。

关娇娇睡着了。

她不知道她现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只知道她曾经随着青天剑客坐车走了好几天，才到了这海边。

她再醒时，看到了一个男人，这是那三个男人中的一个。

他递与她一只碗。碗里盛着饭，还有干鱼。

“吃吧。”

“放开我。”

那人一笑：“我只能给你解开穴道，让你自由一会儿，然后再让你睡一睡，”

关娇娇是关东的一个女杰，又是一躺楼的楼主。她平日骄横惯了，此时受尽了委屈，怎么能不满腹怨气。她大声骂道：“王八蛋，王八蛋，狗东西青天客，他是什么狗东西？！他凭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王八蛋！！”

叭地一声，那人给了关娇娇一个耳光。

关娇娇愣了，她一生也没有给人打过耳光。

她看着那人，叫道：“你敢打我？”

那人道：“任何人也不能骂我的大哥，你骂我的大哥，我不杀死你，就算是好的了。”

关娇娇哭了。流下了泪水，一把把饭丢出去，丢在沙滩上，哭着骂道：“你们都是王八蛋，你们都是王八蛋！我杀死你们，我杀死你们！”

三个人都走来了，都默默看着她。

一个中年人的脸色较善，他对关娇娇道：“关楼主，一躺楼完了，你知道不知道？”

她就是在那一片兵突中逃出来的，她怎么会不知道？

那人道：“你想不想报你的仇？”

她想，当然想。

但他们能帮她报她的仇么？他们会帮她么？

他们不会。他们是青天客的兄弟，青天客杀死了她的褚大与褚二兄弟。

中年人道：“你知道不知道疯人楼在哪里？”

她不知道。

中年人道：“你知道不知道疯人楼的主事人是谁？”

她也不知道。

中年人看着她，说道：“你看到的那个一心要人用他纸片片的小侏儒，是疯人楼的一个疯子，你知道不知道疯人楼的疯子有多少？”

她不知道。

中年人道：“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只知道骂人，你骂我大哥，骂得对么？”

她骂得对么？她不知道。

她是关东人，。便生性豪爽，她忘了她的恩怨，对中年人道：“你知道不知道疯人楼在哪里？”

中年人道：“不知道。”

她又问：“你知道不知道疯人楼的主事人是谁？”

中年人道：“不知道。”

关娇娇的心里一痛，如今被人家弄得有家难归，可连人家是谁都不知道。

她冷冷道：“你们和我一样，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中年人道：“我们和你不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些没有什么，可你不行了。我们和疯人楼没有仇恨，可你有。”

三个人起身走出了屋子。

关娇娇走了出来。

她看到了，他们三个人都坐在沙滩上。

他们天天晚上在哪里睡，难道他们都睡在沙滩上么？他们不怕冷么？

她的心一动。

“关楼主……”

“我叫关娇娇。”

中年人仍然叫她楼主：“关楼主，你吃好了？”

关娇娇点点头。

中年人道：“恕我冒犯，关楼主如果想休息了，我看还是由在下点了穴位，再去睡一下好不好？”

关娇娇道：“我又不会逃走，你干嘛要点我的穴道？”

中年人道：“我怕你逃走。”

关娇娇道：“我不会逃走的。”

一边的那个打了她一耳光的人道：“你会逃走的，你总是想着逃走，想去报仇。”

关娇娇道：“你怎么知道？”

那人道：“谁不知道，你天天骂人，天天夜里骂！”

关娇娇默然。

她不再言语。任凭人家点了她的穴道。

她又呆在这一间小小的屋子里了，只有她一个人。

但她知道，在外面，沙滩上，有三个人躺着，他们在守着她。

他们是想让她不能逃走。

夜里，突地飞出一声长长的呼啸声。

这一声呼啸声很是尖厉，绵长。

从外面传来了一阵阵马蹄声。

足足有十几匹马，都是上好的马匹。

马飞至海滩边，驻足了。

有人点亮了火把。

“看，海边的人也真辛苦，一个个怎么都坐在外面？他们为什么有屋子不进去睡啊？”

“屋子里有女人。”

“什么什么？有女人，有女人更该进屋子了，他们怎么傻了，呆了？”

“你知道什么？那个女人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她可是关东的一只母老虎啊。”

有人浪笑了：“母老虎更有味儿……”

“小心她咬了你！”

“她不是这些人的女人，她是青天客劫来的女人。你敢动么？”

这时，有人拉长了声音，说道：“怪不得，怪不得人家海石三怪都不动口呢，原来是做了青天客的看家犬了？”

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关娇娇听得热血沸腾。

她想起身冲出去，但她的穴道被制，行动不得。

这时，她听到了中年人的声音：“你们是什么人？是一群疯子么？”

除了疯人楼的疯子外，世上的疯子都不会承认他们自己是疯子。

这些人大声骂道：“你才是疯子，咱们是燕云十六骑，受人之托，来取关娇娇的首级的，你们识相一点儿，闪开！”

中年人冷冷道：“我看，你们是不是活得腻了？关娇娇是一躺楼的楼主，你们要找她，怎么不去关东，到这里来做什么？”

那燕云十六骑中有人大声道：“你别胡扯了！早有人告诉咱们，关娇娇在这里。如果你们交出来她便罢，如果不交，你们海石三怪今天也是一个死！”

听得那个打了关娇娇耳光的人大怒骂道：“狗屁！你以为你们燕云十六骑就吓得住我们不成？我宰了你们，让燕云路上太平太平！”

他一声长啸，人便冲向对方。

听得兵器响，听得有人在交手，死死厮斗。

沙滩上，有人在叫嚷：“二弟，把她放走！”

冲进来了一人，他疾点关娇娇的穴道，放开了她。

这人正是打了关娇娇一个耳光的人。他笑笑道：“关楼主，对不住了，你自己走吧，你走好了。”

他又冲了出去。

关娇娇走出了小屋子。

她看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

燕云十六骑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他们中的一个已经死在了一边，身首异处了，一颗头在一边，泡在了海水里，一具死尸倒在地上、血还在流着，远远看去，在火把下，象是在流着黑血。一个人的胳膊没了，只有一条胳膊，兀自还在血战。

五对一，四对一。

海石三怪有些支持不住了。

此时关娇娇走出来了。她慢慢走到了众人面前，大吼一声：“混蛋，混蛋，不是来找我的么？来吧！来吧！”

她冲向了那些人。

燕云十六骑是关内关外有名的大盗。他们知道，要捉住关娇娇，就可以少流血。他们一声呼哨，便分出三个人来，一直奔向关娇娇。

蓦地，那个骂关娇娇的海石三怪的老二突地一声：“小心！”

他看到了一个人向关娇娇出手了，是一蓬飞针。

海边很暗，关娇娇不听得这一声叫，决想不到对方会飞出一蓬飞针。她一闪身，但听得一声大叫，一声惨叫，有人倒下了。

是老二！

关娇娇的心一紧，她看着那人，她直冲了过去，抱着那人喊道：“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那人道：“我.....我打了你一个耳光，我平生从来没有打过女人，我从来没有打过女人.....”

他的背上插了一柄剑，一柄没至一半的长剑。

他低下了头，死了。

一边的争斗也止歇了。

老大与老三都看着关娇娇。她被人家点了穴道。

她苦笑着，看着老三与老大，说道：“我不是不愿意与他们苦斗，我是不想活了，我的一躺楼的兄弟们都死了，只剩下了我自己.....”

她的身前逼着三把刀剑，刀指着她，剑也指着她。

老大与老三也苦笑笑，他们也束手被擒。他们笑道：“关楼主，我二弟平生不打女人的，他打了你一个耳光，他很难受，好几天也没有讲话。”

关娇娇道：“我明白，我知道。”

一道热泪从关娇娇的脸上流下，

她哭了，她又哭了。

她哭得很伤心，但也有一点儿快活，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儿快活。

也许是因为她也可以死了，她也可以做一个与褚大与褚二在一起的鬼了。

不知道她到了地狱里，褚大与褚二会不会对她又哭又笑？

褚大会不会对她笑？褚二会不会对她哭？

这时，燕云十六骑的老三道：“大哥，咱们做了他们两个吧？”

大哥道：“对，杀死他们，为老九报仇！我要用他们的心祭咱们的老九！”

“这个女人怎么办？”

“带她回去！”

“也杀死她算了，如果遇上了青天客，可不是玩的。”

“遇不上，他去了一躺楼。”

“她有什么用处？”

“她知道一躺楼的所有藏珍，如果她死了，一躺楼的财宝就找也找不到了。”

他们到了大海边。

把两个人推倒前边。

然后把那个死去的燕云十六骑中的老九的尸体放在前面。

这些人很肃穆。

但两人乐了，嘻嘻乐。

海石三怪就是海石三怪，至死也是怪物。

老大道：“三弟，你看他们是不是对咱们挺孝敬的，咱们要死，他们还哭天抹泪的？”

老三道：“老大，你不知道，他们是我儿子呢！”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燕云十六骑却也不忙，有一个人持刀走向他们。

“你们死吧！”

看着大海，老大突然来了一句：“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老三一笑：“他一定会回来。”

老大乐了：“我死时不闭眼睛，等他回来。”

老三道：“他一定会知道是这些王八蛋来杀死咱们的，他一定会收拾这些王八蛋！”

那人一点点儿举起刀来。

燕云十六骑中的老大狂笑道：“你们死了心吧，你们的老大不会回来了，他此时自身难保呢.....”

老大与老三大惊，忙问道：“你说什么？”

那燕云十六骑中的老大狂笑道：“他死定了，会死在疯人楼的人的手里！”

第六章 疯子当道

青天剑客到了一躺楼，找到了褚大与褚二的棺材。他们的尸体是被一躺楼的旧人或受过一躺楼的恩惠的人给悄悄放入了棺材里。

天热，人已经发臭了，所以都草草掩埋了。

青天客找到了褚大与褚二的尸体，重新掩埋了他们。

他站在褚大与褚二的坟前，久久佇立。

青天何处不埋人，怎奈得朋友一缕思绪？

有一个人从他身后慢慢踱了过来。

这人一边走，一边叫着：“世上万物都有根，人与人，树与树，花鸟草虫都是神，你要是不语不多说，时辰不饶人……”

青天客看着这人，心里有些奇怪。他心道：不知他是什么人，竟然跑到坟场来唱上了号子。

这人的衣服花花绿绿，条条缕缕，一身衣服都象是化子的衣服，但又比化子衣服更是火爆。青天客躲着他，闪身让他过去。

那人站住了。

“你是一个武林中人？”

青天客有的是事儿，不愿意兜搭这人，便假做听也听不见，向前走。

那人长声一叹，道：“你是不是武林中人？”

青天客道：“是又怎样？”

那人道：“我告诉你，天星犯岁阙，你得小心，你得小心些，不然你就得死！”

那人的眼睛炯炯有神，瞪瞪地看着青天客。

青天客再看他，一见便知道他不是一个寻常之人。他一身衣服怪异自不必说，他的头发也怪得可怕，他的头发实在是长得让人吃惊，一直拖到了身后，直到脚踝。在他的脚踝处仍然向下长着，无奈只好在那里一个个地结成了死结。这是一头在脚踝处结成了一个一个疙瘩的长发。

这人的眼睛发亮，瞪瞪地看着青天客，直直地道：“你知道不知道岁星犯阙，人人思危？你知道不知道今年山西大旱，在山西有人食人的事儿会发生？你知道不知道江湖上会有大风波？”

青天客饶是老成，看了他也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他心道：此人看来是怪，人也不人，鬼也不鬼，这样子让人看到，岂不吓死人？

青天客当然不怕他，只是瞪瞪地看他。

青天客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道：“你是什么人？”

青天客道：“我是青天剑客。”

那人道：“青天剑客？青天剑客？什么是青天，青天为天，天是无极，你怎么会是青天？你只是一个剑客就是了，怎么叫个青天剑客？哈哈哈哈哈，你叫错了，你叫错了！”

青天剑客头一回听得人家品评他的名字，不禁在心里莞尔一笑，心道：如果你真的知道了我是谁？你还不是吓得要死？

但此人也许永远不会明白在江湖武林中什么人能叫做青天剑客了。

此人看着青天客，有一点犹豫。他的声音轻轻的，象是想让人家听到：“你得留心，你要死，你今天要死了！”

青天客蓦地想起了一个人来。

他是那个疯子，那个预言疯子！

就是他，一出口，便说三人必死！

三个人果然死了，一个是钱庄的老板，一个是无赖阿狗，一个是一个大汉。三个人都死得很怪，大汉走在了街上，被从楼上掉下来的叉子打死了。阿狗死得更邪，他在大赌，到了天亮，他的咽喉上竟然露出了一根鸡骨头！

青天客盯着这人：“预言疯子？”

那人点点头：“不错。”

他的那狂颠劲儿突然一扫而光，看着青天客：“你知道不知道我是疯子？”

青天客道：“知道不知道又怎样？”

那人笑了，笑得很得意：“我告诉你，天上的星辰都得听我讲话，何况是你？我告诉你，你今天死，你相信不相信？”

青天客道：“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那人笑了：“你不相信我你相信谁？你知道不知道我在凤围城里的地位，我只要说上一句话，凤凰城的人会把你的撕成碎片儿？”

青天客道：“是么？”

“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怎么试？

“只要你青天客一走进凤凰城，我就叫起来，我喊道，看啊，这人就是你们凤凰城的灾星，他名叫青天客，他的武功很厉害，但他得死，如果他不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一定会被他灭了这一城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得死，屋里屋外会没生气，城里城外会无人烟，你们全都得死，都得死光！！”

他盯着青天客，冷冷道：“你看，这样，有多少人会跟你拚了？他们一出手，就会把你撕成碎片儿.....”

青天客道：“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我不想试。我只是想告诉你，要你走开，”

青天客看着他的脚，轻轻道：“我去哪里？”

那人笑了：“云深不知处。”

青天客道：“我做不到。”

那人突然脸色又变了。，盯着青天客，一惊一乍地道：

“岁星犯阙，有人要死，岁星犯阙，有人要死！”

从他跳下山去时，青天客就跟着他，慢慢走在他的身后。他看见，人们一看到这人，象是看到了丧门星，吓得马上往家跑，赶快闭了门。但也有人远远地跟着他，想看着他到底对谁宣告死亡。

青天客知道，这人一点儿不会武功。

但他居然也是一个疯子？

还有多少疯子，还有多少种疯子，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是不是想在江湖上搅起轩然大波？

他盯着那一个预言疯子，一直看着他走过了墙角。

青天客决定回去。

他不放心关娇娇。

如果有人害了关娇娇，他再也没有办法向人说得清他自己了。

他急急往回赶。

他走得很快。

他的轻功也是当世无双的，没有几个人可以与她相媲美。

他站住了。

他无法再往前走了，在他的面前，有一个人。

这是一个蒙面人。

这人站在了他的对面。

青天客的心突突地跳了起来。

他的心从来没有这么跳过。他从前曾经说过，如果他与大侠林渊交手，他的心才会这么跳。

大侠林渊早就死了。他是近百年前的人物，在现世里，有谁能让他如此在意？

这人是一个老人。

是那个老人，那个在此世上让他唯一有些敬服的老人。

“是你？”

老人点头。

老人与青天客在一起时，常常好久也不说一句话。

青天客道：“你想做什么？”

“我只想告诉你，别管关娇娇的事儿。”

青天客不语，冷冷地笑了。

“你威胁我？”

老人乐了。他的笑声在野地里很清亮：“我从不威胁人。何况面对着天下最有名的青天客？”

青天客道：“你不威胁我就好，你别让我以为你是在威胁我，那样，我就不客气了。”

老人也笑一笑：“有人说，你从前曾经总是哀叹，想着能与大侠林渊一战，便兴致勃勃；再想到大侠林渊早已经是古人了，你就有些扼腕叹息，以为你生不逢时？不知这事儿是真是假？”

青天客道：“当然是真。”

老人笑了：“据我所知，大侠林渊也用剑，是不是？”

青天客道：“正因为他用剑……”

他不再言语了。他的话意是：正因为他用剑，我才想与也一决生死。

老人乐了，随手从路边扫了一下，扫下一根树枝。他把这树枝拿在了手里，说道：“你何必舍近求远？大侠林渊已死，更青天客在当世英雄眼里有好高之嫌？我来与你比试一下，你看如何？”

青天客冷冷地笑。

他不相信当世还有人可以与他比剑，连这个老人也不行，因为他从不用剑。

他不是剑道高手。

老人道：‘你不屑与我一战？’

青天客道：“你拿出你的兵器来，我可与你一战……”

老人长笑道：“不见长岛莫说水，不渡乐海谁知鱼？”

老人的话是说的一典故，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你不是水，怎么能知道水的浩淼？

他随手举剑，一连出了三式。

平平常常的三式。

他一丢树枝，扬长而去。

只丢下了青天客。

他的心突地跳得更厉害了，象是饮了许许多多的酒。他好象是许久没有透出一丝新鲜空气了一样，长长地向天太息。他瞪圆了他的双眼，看着地上的树枝，象是一个孩子看着一条蛇，好久不动。

他怎么了？

青天客看到了三式天下无双的剑法！

他看到了，这三式剑法出来，象是天上的太阳，把他的滚滚长河一样的剑法给阻住了，他的长河突然呜咽了，再也不能流动了。它停滞了，再也不能泻出山谷了。

青天客坐在地上。

他问自己：看到了么？他的剑法是什么剑法，他怎么会用剑？传说中这老人是从不用剑的，但他一比试，就让人知道他是此中好手，而且是一流好手。

青天客伤心欲绝。

他抽出了他的桃木剑。

他看着这木剑。

他怎么想？

自从他悟到了最高的剑法剑道时，他就放下了他的剑，他把他的剑埋在了一处山岗上，在埋剑处写上了字：天下无剑。

这是他悟到了一种最高的功夫，天下再也没有剑了，他再也看不到剑了，他再看

时，天下用剑的都是一些好笑的舞剑狂人，而不是用剑的智者。

他终于又看到了一个用剑的人。

而且他看到了三式最高的剑法。

他怎么办？

他决心去找那一个老人。

果然，在不远处，那老人坐在地上等他。

青天客道：“我看到了你的三式剑法……”

老人不语。

青天客道：“你告诉我，这三式是什么剑法？”

老人笑道：“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连我也不明白这三式剑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只知道，它叫心剑三式……”

青天客道：“心剑，心剑……”

心剑剑法，不正是大侠林渊的剑法么？

青天客的心咚咚直跳，向着老人一揖道：“我愿意以我的生命换你的这三式剑法。”

“怎么换法儿？”

“但有驱策，无不从命。”

老人乐了，一跳而起，看着青天客道：“你不后悔？”

当然不悔。

人之一世，得此剑法，当是最快慰平生之事，怎么会悔？

老人道：“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应了，你以后可就得听我的了？”

青天客一生嗜剑如命，此时他一心得到的是大侠林渊的心剑剑法，于世事都不再思想了。

老人道：“如果你不悔，你就可以吃下这一粒药去，然后三天再来这里找我。如果

你悔了，你也可以不吃此药。”

老人递与他一粒药，便走开了。

老人的声音渐渐远去。

青天客道：“我为什么要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我得吃了这药，我得吃了这药……我得追上他，不然三天后他变了卦，我怎么学此剑法？”

他忍不住想马上把这药服下去，然后去追那个老人。

但他又有了一个新主意。他的眼前浮上来了一个人，一个女人。

这人是关娇娇。

他不能做事儿不果，得把关娇娇的事儿做一个了断。他也得对他的三位好兄弟讲上一声，才能安心去学这剑法。

他大声对他自己道：“你好好办事儿，把你的事儿安排好了，再去找他。他不是说三天后在这里等么？你何必着急？”

他如飞而去。

他急着回到海边去。

第七章 情逾骨肉

在海边，那个燕云十六骑的人正用刀向人的头上砍去！

从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人来。

这人水淋淋的，象是一个鬼，冷丁地一声怪叫，使得人们都吓了一跳。从水里突地钻出了一个怪人，水淋淋的，分外吓人，他直直地站在了那拿刀的人面前。

那人愣了一愣，随即大吼一声：“你是谁？！”

这刀向着那从水里钻出来的人砍去！

这一刀够狠毒的。

只见那人的手一甩，这拿刀的人便大叫起来，他的叫声很惨。

原来从水里钻出来的这人手向他弹了一弹。

只不过是那人的手里的几滴水珠弹向他而已。

但水珠钻进了拿刀人的眼睛里。

他的眼睛马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两眼流血，双手乱抓乱挠着，象一个疯子！

他大叫道：“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海中出来的人扶着海石两怪站了起来。

他慢慢走出了海水，直立在众人面前。

这是一个腰间佩剑的人。这人看着燕云十六骑的十五人，一个个望去，说道：“怎么缺了一个？”

海石三怪的老大与老三看出了，这人是他们的大哥青天剑客。

老大道：“我们宰了他们的老九……”

青天客道：“好，宰得好！”

老三的声音哽咽，大喊道：“大哥，大哥，他杀死了我二哥，他们杀死了二哥！”

青天客的眼睛眯起来了，盯着众人看，并冷冷地说道：“老三，你说什么？”

老三的声音更是悲切：“他们杀死了我二哥，他们杀死了~我二哥！”

海石三怪，同生同死，义气干云。

青天客道：“三弟，你说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吧？”

三怪哭了起来。

没有人声。

燕云十六骑知道这一次他们必然难逃厄运。他们十六个人一齐来，这一次也得十六个人一起走了，有青天客在，他们决无生理。

但他们是天下有名的燕云十六骑，就是死了，也得死得轰轰烈烈，怎么会服输？

青天客走过去了，蹲下身来，看着二怪。

海石三怪的老二已经死了。

他是青天客的好兄弟，是为了护着关娇娇而死的，是为青天客而死的。

青天客的心里隐隐作痛。他在十年前就与海石三怪结成好友了，他们从来就是他的好帮手，几次生生死死，都是海石三怪救了他。如果没有海石三怪，他也许早就死了。他与海石三怪情逾手足，可现在他们杀死了海石三怪中的老二！

青天客的眼里满是怒火。他恨恨地看着燕云十六骑，冷冷道：“好，让你们杀死我的兄弟，我一定要全都杀死你们，一个也不留，全都得死！”

燕云十六骑的老大也知道青天客必然不会容情，但不知道他对于海石三怪的老二之死如此在意。他道：“青天剑客，我知道燕云十六骑不是你的对手，但你的下人也杀死了我的兄弟，我九弟就是死在他的手里……”

青天客却根本就不听他分说，只是冷冷地看着十五个人，说道：“你们出手好了，只要你们能逃得活命……”

燕云十六骑中的老六最是性子暴烈，他大声一吼道：“大哥，生死全由命，他是青天客，我们也不惧他，有个一死也就够了，怕他做什么，岂能辱没了我们燕云十六骑的名声！？”

燕云十六骑的老大一声长叹，心道：老六性子鲁直，不知道青天客厉害，如果真的他一出手，我们燕云十六骑就全都完了。

他轻轻道：“青天客，今天的事儿，我与你做一个了断，让我的兄弟们走开！”

青天客道：“你想一个人与我动手么？”

燕云十六骑的老大知道他绝对不是青天客的对手，如果江湖上有人能胜得了青天客，那人也一定是江湖上最有威名的人，但那人决不会是他。

老大道：“我只想与你一个人了断！”

青天客道：“不行，你们燕云十六骑必死！为我的二弟报祭！”

老大一声怒吼，冲向了青天客。他没有看到青天客的剑，心道：如果让他出了剑，势必没有我们的出路，不如乘他没有出手时，一拥而上，杀他一个来不及……他一念至此，便马上出手了！

他用的是一双铜锤。

一锤奔向青天客的下三路，一锤直打向青天客的眼睛。

他看到了青天客的眼睛，这一双眼眯缝起来了，象是怕风。

这时，他看到了一柄剑！

一柄没有一点儿重量的剑，这柄剑只是轻轻向上一挑，挑得很慢，很轻，象是生怕惊吓着了什么人，象是没有一点儿信心，只是向上轻轻一挑。

他的脸上突地暴出了一片血光！

一片粘粘腻腻的血光！

燕云十六骑的老大兀自不知道这血是从他的脸上暴出来了，大声吼道：“上啊，宰了他！！”

他的脸分成了两半，从正中间分开了。

见老大倒下了，老六蓦然大喝道：“青天客，我跟你拚了！！”

老六与老七一齐冲向青天客。

他们看到了，青天客的那一柄剑是木剑。

一支能杀人的木剑！

他们的心思不约而同地想：这一柄木剑能成什么气候，只要我的兵器一碰上他的木剑，他的木剑岂不是马上就会叭叭折断，那样一来，我们就挫了青天剑客的锐气，然后再想法胜他不迟。

凡是江湖中人，都在动手时心存侥幸，他们以为对手强过自己，但也有可能不会胜了自己，或许会出现一个意外，那岂不是就大大欢喜，因为有这种心理在，所以江湖上才有勇士，才有不怕死的勇士。

这燕云十六骑的想法便是如此。

他们自出道以来，只有他们对别人颐指气使，根本没有在人家的眼色下行过事。他们一向是老大，江湖上黑道白道都对他们十分客气，这也助长了他们的骄矜。

此时，十四人一齐冲向青天客。

关娇娇一直在一边小心地看着，此时见十四人都是凶神恶煞，直冲向青天客，便知道他们是想与青天客一拚了。她大声叫道：“小心！”

青天客看在了眼里，已经知道了十四人的出手，一条鞭在上，直砸向他的头，一双锥在下，直刺向他的腰，还有一条枪，象是一条长颈的毒蛇，直缠向他的身子。再就是剑、水火双牌、一把刀、几枚暗器。

在他身边的是老六老七和老四。

他们的手已经要直刺到青天客了。他们的兵器已经招呼到青天客的身子了。

他们的心里一喜，心道：人都说青天客是天下少有的剑客，却也稀松平常，怎么我们兄弟一出手，他便得受伤了？只要他一受伤，一会儿他也就得死！

三人一齐大声喝吼着，声震大海。

大海的浪涛声兀自不淹他们的吼声。

这时青天客的剑只是轻轻一绕，没有碰到任何兵器。

如果碰到了一件兵器，先折的也可能是青天客的剑。但巧的是青天客的剑并没有碰到一件兵器。

老六、老七、老四都觉得他们的咽喉一凉。

他们的手象是没有了劲道，象是喝了醉酒一样，只知道身子在一点点变得沉了，人

也在一下下向下坠。他们的脖子处有一些发紧，有些刺疼。

从咽喉处迸出一腔鲜血来！

扑！扑！扑！

三人倒地。

青天客的剑又不见了。

死人能看到青天客的剑，但活人看不到，活人不会看到他的剑，他的剑出手太快了；而且是一柄黑黑的奇怪的木剑，所以这青天客不愿意让人看见吧？

青天客道：“如果你们几个人自刎，我可以不出手！”

呆呆站在一边的燕云十六骑的人不再言语了。他们亲眼看到老大倒下了，看到老六、老七、老四死在了青天客的手下。青天客杀人的时候，竟然好整以暇，能把老六三人的伤口的位置也算得明明白白，只让那喷溅的血水直射向众人；而没有一点一滴落在他自己的身上。

青天客的剑只是杀人的。

他不喜欢杀人时不干净。

燕云十六骑从来没有被人杀败过，而且败得这么惨。此时活着的十一个都知道，他们不能从青天客的手里脱逃，他们无法脱逃了。

十一个人都用兵器，都围着青天客转。

没有人先出手。

他们看出了青天客的厉害，有几个人甚至直到此时，还没有见到青天客的手中剑，还没有看到青天客是如何出手的。他们只看到了他们的兄弟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只听得一声吼喝：“快出手，结大阵！”

燕云十六骑是天下少有的黑道大豪，他们有自己的厉害手段。

十一个人，，结成了一个大阵。

这阵十分象是武当派的北斗七星阵，但又不尽然，是三人一处，二人又一处，另有三人一处，再有三人各自单独站在一边，俨然是北斗形状。

怪在了这三人一处的，先头站一人，后面站两人，这三人的姿势极怪。

七星形状，无法击其首尾，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

此时的十一人心里略定。他们心道：看你青天客虽然剑法厉害，但你能一举就破了我们的大阵不成？

青天客看着他们。他们一个个都围着他，似在团团疾走，没有一个人肯停下，他们手里的兵器都在闪光，他们的眼睛都瞪得很圆。

一声齐吼，十一个人一齐出手。

十一种兵刃织成了一片密密的网。

刀光剑影，都在他的眼前闪烁。

这时，一边的海石二怪已经走了过来，解开了关娇娇的穴道，想冲上去与青天客上一起对敌。

青天客大吼道：“三弟，站住！”

两人站住了。

他们刚一停住，就看到了一片血光！

血光弥漫，飞向了空中。

似乎又看到了一柄剑，一柄黑黑的桃木剑。

有四个人中了剑，他们只觉得咽喉一紧，觉得自己的嗓子有些凉意。他们不知道是哪里中了剑，但有些疲倦，有些困顿而已。他们互相看着，看到了眼前的惨景：自己的兄弟的咽喉中了一剑，剑尖只在咽喉上轻轻划了一下，血从咽喉处喷出来，怒射向天，喷出一股血雾。

他怎么了？

不等他想得明白，自己却倒下了，至死也想不明白是怎么死的。

只剩下了七个人。

再也没有人疾走了，他们此时突地明白了：他们的阵决没有青天客的剑快。

燕云十六骑的人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再也不是雄骏威风的燕云十六骑了，而只是七个人，只剩下了七个人了。

七个人兀自围着青天客。

青天客道：“如果你们自己自刎，一切都算是过去了。”

七个人当然不愿意自刎。

一声吼叫，七个人再一齐冲向青天客。

又希图的是一次侥幸，一次新的希望。

他们又看到了剑，一柄一闪即逝的剑！

他们七个人都呆住了，此时都踉踉跄跄，向前抢了几步。

血喷溅在对面的人脸上，他们在血水模糊的脸上看到了对方的兄弟，他们在死前看到了最恐怖的一幕。

他们的身子慢慢倒下了。

没有活着的人了，威震天下武林的黑道燕云十六骑没了，只有满地的尸首。

青天客走上前，看着海石三怪的老二。

他看着死去的二怪，好久不曾抬头。

关娇娇道：“青天客，是我害死了他！”

青天客抬起了头。他的话冰冰凉：“你不是要走么？”

关娇娇以为他是负气，就道：“我对不住你们……”

青天客看海，看他的兄弟，就是不看关娇娇。

他是不是有一些恨她？

关娇娇慢慢回身，想走开，再也不让青天客看到她。

“站住！”

海风吹着她的衣襟。

青天客道：“我要走了，要去学剑。我遇到了一种剑法，从来没有看到的一种剑法……”

他想向关娇娇说明白，但他又说不明白。

关娇娇不语。

此时，海石两怪走了过来。

海石大怪道：“大哥，我们应该善始善终。”

三怪也看着青天客。

他们是一样的心思，愿意帮关娇娇。

青天客道：“我不拦你们，你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但我要走，我遇到了一个人，我想学剑……”

他走了，一直走了，再也没有回头。他不回头，不想看一看他的兄弟，也不想看一看他救出来的那个女人。

海沉默。

第五卷

第一章 向来疯，从此醉

凤凰城外，一家很有名的妓馆。

夜风习习，有许许多多的笑声，吵嚷声，女人的嗲笑，男人大声豪气的许诺，都在

夜风里一阵阵传来。

在后边，有一座小小的院落。

院落里是一片红墙绿瓦，一片树丛中，有几间小小的房屋。

这里是闹里取静的地方。

房檐下，低低的伏着一片片树丛，在树丛里，有房角掩映，没有一点儿人喧声语。

坐在房间窗前的是一个女人。

一个梳着光光的乌发，一身孝衣的女人坐在窗前。

她看着树丛，看着树丛里的鸟儿，鸟儿一伏一窜，便由低处直飞入蓝天里去了。她一直看着，看到没了鸟儿的踪影，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她是春嫂，是浪子的妻子。

她曾经天天守着她的房子，等着浪子归来。

她被酒疯子所劫，到了这个地方。

她现在再也没有了希望，再也不用等什么人了。她的心已经死了。

一直坐到了黑黑的夜来临。

点上了灯，婢女不敢问她话，只是轻轻地做事，如果她不愿意的，就不做，她一天只是喝上一点儿水，吃上一点儿东西，剩下的时间都是坐在窗口呆呆地望。

她根本无所求，所以对于望到了什么也根本就没有兴趣。

一个人走到了她的身后。

这人的喘息声很粗，很重，显然并不是刚才走出去的那个婢女。

她的身子一抖。

听得有一个人柔声叫道：“你吃过饭了没有？”

她慢慢转过了身。

看到了他，那个曾经糟蹋她的男人。

他的手此时不抖了，只是静静地看着女人。

他的脸上有血痕，有一种与人搏斗后的血痕。他是一个武林高手，谁会想杀死他？谁能够杀死他？

女人不再想，心道：无论是谁，管是谁要杀死他，跟她有什么关系？如今浪子已经死了，再也不会有人来管她了。她现在活着，只是一个活死人，有男人管她，没有男人管她，又能怎么样？她再也没有丈夫了，再也没有那小房屋里的企盼了。

男人看她：“你为什么不问一问我出去后做了些什么？”

男人的声音捉摸不透。

她心道：你出去了，做些什么，又干我什么事儿？我不是你的亲人，我也不是你的妻子，你做些什么，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只是活着，坐在这里就是了。你有什么事儿，也完全不必向我讲，我只是一个活死人，你的话我根本就听也听不进去，你对我讲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但男人好象是她的唯一亲人，他一顿后才道：“我今天好险死掉。”

她回头看了看他。

她是不是对于他是不是死掉也不想关心？

男人道：“我知道你恨我，但我没有什么办法，我在那时，根本就没有法儿管得住我自己……”

女人不听男人的陈述。

男人的声音很是模糊，象是很远：“我同一个疯子打架了，他想杀死我……”

女人的声音很冰冷：“你就是疯子。”

男人沉默了。他自己就是疯子，他也知道，不用女人告诉他。

女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男人叫来了婢女，当着她的面问道：“她今天吃过了饭没有？”

婢女的声音颤抖：“没有，她没有，”

男人道：“你为什么告诉她吃饭？”

象是她只是一个不懂事儿的孩子，男人道：“你过来！”婢女只好战战兢兢地走过去。

男人突然打婢女一个耳光，又慢慢再打她一耳光。。

婢女的脸流血了，呆呆地看着主人，女人也呆呆地看他。她的眼里没有恐怖，只有一种麻木。

男人轻声道：“你看，如果你不吃饭，受罪的可不是你一个人了，她也受罪，我也受罪。是不是？你自己尽可以受罪，但你决不能让我也受罪，让她也受罪。”

婢女的身子抖成了一团。

女人的声音很淡远：“其实，你只是一个畜牲，一个畜牲！一个道道地地的畜牲！”

男人突地哈哈大笑：“不错，你以为我是什么？你以为我是什么？我就是个畜牲，一个猪狗不如的畜牲，一个狗杂种，一个王八蛋！”

他凶凶地骂他自己。

女人看着他。他的眼里有无限的悲哀。

这男人是酒疯子，他的名字叫做欧阳微。

酒疯子是一个男人。

他看着女人吃饭。

女人的饭是含着泪水吃的。

她一口口地吃，但眼里满是泪水。

男人的眼里是火。

他恶狠狠地看着她。他不明白，她是女人，是同别人一样的女人，可她是一块温柔的钢一样的女人，她对他象是一块冰，从来都是一块冰么？如果是那样，浪子绝不会对她这么思念。她一定是一个温柔的女人。

他想象着她的温柔模样。

但她没有温柔模样。

男人把酒坛子拿来，摆在她的面前。

他一杯杯地喝酒。

酒是穿肠毒药，

男人的脸色很难看，心也象酒一样在沉。

他在唱——

“何以论酒，

时酉时有，

天下乐事，

以此解忧！

何以说酒，

男人浇愁，

酒以借胆，

忘矣解愁。

何以说酒，

寂寞难守，

枯灯一盏，

几时熬透？

何以说酒？

女人无羞，

世事多云，

人不能休！”

一顿唱罢，却也回肠荡气，让他自己泪垂。他看着酒杯，一个趑趄，站了起来，叫道：“好酒，好酒，世事烟云，唯你我相守.....”

酒疯子喝得烂醉。

他沉沉地坐在地上，

一醉不醒。

时已三更。

女人仍然坐在窗前，呆呆地看着黑夜。她从前是不是也在窗前这样坐着，在等着浪子夜归，等着有人来轻叩柴扉？

如今，她已经没有什么人可等了。

男人醒来了。他盯着女人看。女人的执拗让他有些不知所以。他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人把我弄上床去？”

女人奇道：“我为什么要告诉？”

男人一笑，这一笑是苦笑：“是啊，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在你的眼里只不过是一头猪，一只狗，你为什么要管我？”

他冲了过去，轻轻抓起了女人，把女人抓得透不出气来。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死死地盯着他，但始终是一声也不吭。

他厉声叫道：“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是欧阳微，我是欧阳微！”

女人瞪瞪地看着他。

欧阳微厉声道：“我宰了你，我宰了你！”

女人笑了。她的脸色苍白，但脸上却有笑意。她愿意死。

男人道：“我不让你死，你死了，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我酒疯子是恶人的了，我怎么会让你死？”

他叭叭地打着女人的耳光，一下一下地打，一边打还一边数着。

女人的脸肿了。

但她仍然是不声不语，只是盯盯地看着酒疯子。

她昏死过去了。

当她再醒过来时，看到了一个哭泣着的男人。

这男人哭得很伤心，手里又端上酒杯了。他一边喝一边哭，两手尖尖的指尖象是刀，在空中乱划。他大声唱道：

“世事艰难因有酒，
人情世故不白走。
吊起皇帝三千丈，
豪气全凭佳酿求。
人不求过但依旧，
一口怨气一口酒，
酒和辛酸全吞下，
事事难解又难收。”

他看着女人：“你何必想着浪子！他也是一个男人，我也是一个男人，这又有什么区别？”

女人的眼睛瞪得很圆，直直地瞪着欧阳微。

欧阳微道：“我告诉你，是谁杀死了他。你愿意不愿意听？”

女人也不讲话。

欧阳微道：“我告诉你，是蛇疯子杀死了他。他是死在了蛇疯子的手里。”

女人看着他，眼里有一个疑问。

她想知道浪子是怎么死的。

欧阳微道：“他是死在了一条蛇下，那是一条毒蛇，一条叫做虺蛇的毒蛇。他被咬

了一口.....”

女人的心哆嗦了一下。

她很惦念着那个浪子。她心里很喜欢那个浪子么？

蓦地，一声冷笑在他们的身边响起来了。

是一个女人，蛇疯子，是那个蛇疯子！

她的手里有蛇，她在玩着那条毒蛇，毒蛇逶迤直曲，在她的身上来去盘旋，直吐红红的信子，向着女人与酒疯子伸延。

她咯咯笑：“酒疯子，你还没有得到美人的青睐？你用了那么多的功夫，到现在也不行？这可太难为你了。你是不是没信心了？我告诉你，你只要和她拜了天地，和她成了亲，谁就都知道了浪子崔平的老婆成了你的老婆，这不就行了么，三媒六证都有了，有什么不能成的，你看，要不要我做你的媒人？”

她嘻嘻乐。

女人看着她，她恨这个女人，她恨这个蛇疯子，是她，把她的丈夫给弄死了。

恨归恨，但她对这个凶恶成性的女人也没有办法。

谁会对一个蛇疯子有什么办法？何况她又是一个荏弱女人？

她瞪瞪地看着蛇疯子，眼里直冒火。

这是一个杀死了她男人的疯子。

她慢慢凑上去，看着蛇疯子：“你说，浪子和你在一起了？”

她嘻嘻而笑：“不错，他可是喜欢我呢，要不要我告诉你，他的身子上有些什么？来，我告诉你，.....”

她轻轻地对女人的耳朵说了一句话。

女人的脸色变了，大吼一声，完全不似她平时的模样了。她扑上去，狠狠地咬住了蛇疯子的耳朵。

“啊-----”

蛇疯子全然不料她会如此做，便大声叫道：“混蛋，你疯了么？你是疯子！你疯了么？！”

女人不语，只是咬着蛇疯子的耳朵不放松。

蛇疯子无论怎么挣，也挣不脱她的撕咬。她大声吼喝酒疯子：“王八蛋欧阳微，快！快！快来帮我.....”

欧阳微道：“我为什么要帮你？”

女人气恨道：“欧阳微，我让你有了这么一个可你心意的女人，你不谢我，也不帮我，我告诉你，我再也不会让你的女人活着了，我要她死！”

她的口里忽然呼哨起来，有无数条蛇从她的袋里爬出来，都聚在了女人的身上。

女人大声嘶叫着，吓得闭上了眼睛。

但闭上了眼也没有用，蛇都嘶嘶叫着，爬在了她的身上。

蛇疯子嘶声而叫：“小黑，咬啊！小黑，咬死她，咬死她！咬死她这个狠心的狗女人！”

那条小小的虺蛇咬着女人不放。

蛇疯子已经是耳血淋漓，却拍手大笑道：“好，好好咬死她，咬死她，再要她跟我争男人！”

女人松开了口，她已经要昏死过去了。

她脸色变黄了，然后再变得苍白，最后脸上、额上都有隐隐的黑线，她昏迷了。

此时，一边的酒疯子突然冲了过来，抱起了她，向门外冲去。

蛇疯子在他的身后追，吼叫着：“放下她，放下她！”

但酒疯子跑得很快，一直跑出了这后院，直冲到了前院。

前院有许多的客人，有的正抱着女人，还有的正娓娓轻语，见到一个男人疯疯张张

抱着女人跑出来，都不禁愕然，继而是放声大笑。

他们笑的是，一个妓楼里的女人，值得抱着慌慌张张地跑开么？

然后，后面又跟出来一个女人。

这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便有男人上前去搭讪，要与蛇疯子兜搭。

蛇疯子正在追赶酒疯子，心里正气急，对于来者看也不看，一下子就把十数条蛇一齐伸了出去。

蛇全爬在那人身上，那人一生从未看到这么多的毒蛇，大叫一声，吓得昏倒在地。

但他这么阻了一阻，蛇疯子再冲出了门口，就再也看不到酒疯子和他抱着的那个女人了。

第二章 浪子不回头

浪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坐在酒楼上，一杯杯喝酒。

愁时喝酒，醉里浇愁愁更愁。

他已经喝下了两坛子酒。手已经不好使了，直哆嗦，他还是喝，要喝到天黑，喝到天亮，再喝到天黑，直喝到死时为止。

他的脸上是冷笑，一种伤心已极的冷笑。

他的笑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漠视，一种伤心已极的漠视。

这时，有人走到了他的面前。

这是店掌柜。

“客官，已经关店了，你要喝酒，明日再来，行不行？”

浪子正有一肚子的火气无处发泄，大声道：“我喝我的酒，你自闭你的店，关我什么事儿？”

一边有人搭言了：“怎么不关你的事儿？你要是晓事儿，自己走开就是，何必在这里喋喋不休？”

浪子心头火一下子就窜上来了。他瞪眼看着眼前人。

这人是一个贵家公子。他的衣着很是华贵，一派公子哥儿的样儿，头上戴着公子巾，用一种苏绸精制，有南三媳妇的针黹。他的衣服也很讲究，缝得贴贴靠靠，极为合身，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象是有一张极高明的面皮贴在了他的脸上。

浪子心道：看来，这人是一个富贵公子了，但正巧碰我今天不顺，活该你倒霉。我今天不杀死你，我这一口恶气怎么除去？我杀死你，你也无处告状，我不是御赐紫玉令么？我一定得杀人，杀不死那些个王八蛋的酒疯子皇帝疯子，杀死你这个混蛋却还是绰绰有余吧？

浪子心里动了杀机，但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他对着那

人道：“我看你也是一个男人，你知道不知道一个男人心里正闷，闲得无聊时，想做什么？”

那个公子哥儿却也不知死，笑嘻嘻地对浪子道：“是么，你心里有些闷，不妨去干一点儿别的，你知道不知道干什么比一个人喝闷酒更有趣？”

浪子突然更赖了，他低下头，看着他的酒杯，慢慢摇头：“我不知道。”

那人吃吃笑，且轻轻说道：“我告诉你，你可以去一处地方，一个天下人都愿意去的地方。”

浪子的声音发呆：“什么地方？”

那人道：“美人窟，在美人窟里消闲，自有说不出的乐趣，你为什么不去？”

浪子道：“酒与美人，你更喜欢哪一样？”

那人愕然：“当然是美人了。你以为不是美人么？有美在侧兮，如中心醉兮。你知道不知道？”

浪子道：“不知道，”

那人一叹：“你不知道，这可就有点不妙了。”

浪子突地一声大叫：“你给我滚开！”

那人吓了一跳。

浪子看着他，大声道：“你滚开，你耽误了我喝酒，你再也不走开，我就宰了你！”

那人笑了，是一种蔑视的笑。

浪子一声大喝，便冲向那人。

他一连出手，这是他的拿手招式“浪子十八式”。

一出手便是三式，他想用这三式制敌于死地。

一招“浪子出街”，双手平出，似无什么变化，但又有许多的变化，双手十指，变生出无数指式，直捣向那人。

那人却也是一个会家，他一退，便飘出十几步，人再猿身而上，一上步至前出手，便是一个小擒拿手的“出手式”。

浪子惊讶地咦了一声，不想这男人的身手居然也极敏捷。

又是一招“浪子醉酒”，这一招出手便有无数的趔趄在身，人也不能直行了，身子自然行得不稳，手在肘后，腿在人后，象是要出手，但又没有一点儿招式。

突地一出手，两手变式，变成了两掌贴出！

这两掌却是极快。

那人一见这两掌出手，却似是对他的功夫有一些熟稔。他不迎向浪子的手掌，只是向后退，待得这一掌出空，他又向前一冲，再来至浪子的眼前。

浪子的两式走空，脸色便有点不好看了。他盯着那人，冷冷道：“你是谁？”

那人道：“你管我是谁？”

浪子大怒，一飞而起，在空中停了一停，身子直直地落向那人。

叭！

两人竟然换了一掌！

浪子的又一式“浪子回头”居然也无奈他何。他盯着这人看着。

这人决不是等闲之辈，一定是江湖上的有名人物。

在江湖上，能接得浪子三式的人并不多。

那人看着浪子，说道：“你是不是得用一回你的百事尺了。”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浪子，但很少有人看得到浪子的百事尺。因为他们不等看到浪子的百事尺，小命就已乌呼哀哉了。

浪子心道：看来这人一定是那个酒疯子，再不就是他的敌手，他从前杀死了许多的人，这让他不知道他的对手究竟是谁了。他冷冷笑道：“好，用尺就用尺！”

百事尺，这是一种奇形兵器。

很少有人见到过这种兵器。

一把尺子，本来没有什么稀奇，但这一把尺子却有无数的奥妙，在尺子的中间，有一些圆孔，圆孔中间藏有一些银针，可以飞起时射人。更因为百事尺里有许多的机关，人家才叫他的尺为百事尺。

那人也知道百事尺的厉害，一声冷哼，道：“你的百事尺如果也奈何不了我，你又有什么办法？”

浪子不语。

他一出尺，一蓬飞针倾射而出！

银针渡劫！

一蓬针直射向那人，那人的身子明明已经马上要中了毒针，偏偏一闪，这一闪极是

奇妙，变了三式，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银针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仍然是面对面。

浪子一声怒喝：“看尺！”

他出手了，一连三尺。

三尺量天！

静下来了，浪子一飞时，也知腰里是一失，他此时的心境自然有些惊悚，但一落地，知道他自己不曾受伤，便心道声惭愧，看着对面之人。

对面的人道：“浪子，你胜不了我。”

浪子的手轻轻地举了起来，他的手里，有一块紫玉令！

这是那人的紫玉令！

浪子居然在刚才的交手中，把对方的紫玉令拿到了手里。

显然浪子的武功更是胜那人一筹。

但那人也笑了，笑得十分放肆。他也慢慢地举起了他的手。

他的手里也有一块紫玉令！

那是浪子的紫玉令。

浪子呆了，他与对手不分高下。

天下能与浪子不分高下的人并不多。

“你是谁？”

那人不答。

“有人找你。”

“什么人找我？”

“一个老人，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

浪子的心一动，是他，是那个让他失去了家，让他可以用一柄尺子去量天下百事的

老人。

他没有再讲一句话，起身随着那人走了。

两人进了一个小小的院子，在院子里，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坐在地上，看着手里的牌，都在吵，在嚷，他们在赌，

挑开了门帘，再直走进去，进了后院。

领着浪子前来的这人站住了，对浪子道：“你自己进去吧，”

他站在了门口，再也不走了。

浪子崔平慢慢走进了屋子。

屋子里很暗，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他是那个老人，那个让浪子成为天下九大杀手之一的老人。

他的样子很疲倦。他坐在椅子上，双眼如鹰，瞳目而视浪子。

浪子知道，这一个老人的功夫深不可测。

他总是一种很疲倦的样子，总是一种老态龙钟的样儿。

朝廷上，他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官儿，甚至有人再三找到御史大夫，要弹劾他，因为他做官时天天不理事儿。

他只是一个左散骑常侍，是一个在大宋从来不曾授人的官职，从三品。

左散骑常侍应该是在皇上的左右不时听命的官儿。

但在宫里时常找也找不到他。

御史大夫弹劾他，是因为他“玩忽职守，不以皇上的大事为念，时时在街上酒楼喝酒，时时在天街的妓馆狎妓，实非天子之臣所为。……”奏折上细陈他一一罪状，上呈天子御览。

但皇上居然不批复。

有一日，御史大夫忍不住了，当朝对圣上直言，要皇上降罪于他。

皇上看着御史大夫，看了好半天，才道：“我看冠爱卿只是有一点儿小病，这一点儿小病就是‘寡人好色’，再就是‘寡人好闲’。如果我不大在意，御史大夫就不要追究他了，好不好？”

御史大夫想不到皇上会这么说，他惊讶得讲不出话来。

因为他知道，这一个老头子不是一个有势力的官儿，他的后台也没有什么硬的，他是一连三度科举出来的，殿试后，被皇上亲手点出的十六名进士中的最后一个。文采也不怎么样，人也没有什么势力，也许皇上当时是看他年纪已经老了，再要不钦点他成为进士，他也不会会有什么机会了，所以圣恩眷顾，给了他一个功名。

但到了京城的出任，他便既没有后台让他得荐外放，也没有人力荐保他得升高官，最后仍然是皇上有一日看中书省的上折子，说了一句：“这十六人都得官了罢？”这时有人才奏道他并不曾得用，皇上一沉吟，才道：“给他一个官儿好不好？”

皇上一问，自然没有不好。

可没有什么官儿可给他的。

皇上一想，有一个宫内的左散骑常侍，是一个武官职位，从大宋建国以来，并不曾给与哪一个人，说道：“让他做一个左散骑常侍好不好？”

皇上说了话，谁敢说一声不好？

他就做了一个官儿，而且是一个从三品的大官儿。

他的名字叫做冠成心。

没有人知道皇上是一时高兴，就封了他一个从三品，还是皇上有心要他做这一个左散骑常侍。

他并不是一个好官。

侍候皇上的官儿，从来都是在宫内当值时，衣不解带，睡不安寝的。他一当了值，竟然大睡起来。每一回他当值时，他都是大睡，好在皇上没有什么大事儿，也从来不要

他跟着，他这人没有什么情趣儿，皇上也懒得看他的样儿，就索性不管他，由他自去。这一来他更是自由了。

他的这官儿与别的官儿也不同，也从来不去会同僚礼上司，也不打点送礼，只是一人坐在他的府内默默喝酒。

没有人看到他的家人。

据说他没有家人。

从来没有人知道他是皇上的心腹，也从来没有人知道他是天下最有名的九大杀手的头儿。他就是天下最有名的冷心。

他管着天下八个人。

这八个人替他杀人，替皇上杀人。

这时的皇上是好皇上，人人都知道皇上对他自己的对头从不杀，但江湖上的人有时杀死他们，而且每一次杀人都是江湖上极有名堂的一杀，杀得天下人人都知道这人为什么而死，从来没有人怀疑皇上，也没有人敢怀疑皇上。

老人道：“浪子，你不该再喝酒了。”

浪子看着老人，他的眼珠子也是红的了，恨恨道：“你要我做什么？”

“杀人。”

浪子道：“我是想杀人，我为你杀人，可有人杀死了我的妻子，我得杀死他。”

老人的脸色一缓，说道：“我并没拦你。”

浪子的脸色变了，轻轻道：“我杀不死他。”

老人道：“他是谁？”

浪子一叹：“他是一个疯子，一个酒疯子……”

老人道：“酒疯子？我看你在店里喝酒的样儿也是一个酒疯子，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疯子，你还去哪里找一个酒疯子去？”

浪子呆呆看着老人，一字一句地道：“我从不说笑话。”

老人的脸色也一沉：“我也从不讲笑话。”

老人看着他，慢慢道：“我告诉过你，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应该有家，不应该有亲人。”

浪子有家，但他的家也没有了。

老人道：“我找你来，就是要你去找那个疯人楼，我们得找到他们，然后把他们全都杀死，一个也不留……”

当然一个也不留。

浪子道：“我得杀死那个酒疯子，一定要杀死那个酒疯子，一定得宰了他！”

老人道：“当然。但这个酒疯子并不是最疯的……”

浪子看着他。

老人道：“有一个皇帝疯子，他一出门就是一群人，他身穿着皇上的衣服，他随从的女人都叫做妃子。他叫皇上不安，皇上听了这事儿，睡也睡不好了，你知道不知道？”

当然皇上不会高兴，因为他一向以为赭黄的衣服只能他自己一个人才能穿。

“杀死他！”

老人的话有气无力。

但他是冷心，他的话马上就会变成行动。

老人又道：“有一个金银疯子，他总想让天下的银庄都听他的，用一种他用的花纸片片儿代替金银，代替银票，你说，他的想法好笑不好笑？”

浪子看着这老人，这是一个很孱弱的老人。

老人道：“你得找到疯人楼，你最好能到疯人楼去，到那里去看一看，你得杀死多少人……你也可以顺便杀死那一个酒疯子。”

老人不再讲话了，他只是看着浪子。

浪子不语。

他不知道疯人楼在哪里。或者它就在眼前，或者它是在京城，也许它是在云深不知处。谁知道哪里是疯人楼？

浪子要走开了。

老人叫住了他。

他回过了头。

老人一声话语，让他的心一动：“我从前也有过家，后来……也没了。”

老人闭上了眼睛，他再也不讲话了。

浪子等他讲话，但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一句话。

第三章 疯人楼在哪里？

浪子崔平不知道如何去找到疯人楼。

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疯人楼在什么地方，就是神通广大的冷心老人也不知道疯人楼在哪里。

他去什么地方寻找？

也许他会遇上一个疯子，这疯子会告诉他，疯人楼在哪里？

他决心先去找到一个疯子，一个疯人楼的疯子。

如果他找到了那个蛇疯子，是不是可能让她带浪子去找疯人楼。看来或许只有她会带浪子去。但现在她也许不会了，因为她已经不再会与浪子在一起了。她此时最恨的男人就是浪子崔平。

如果找到酒疯子，他会不会带他去疯人楼？

或许他可能找得到那个预言疯子，那个预言疯子会带他去疯人楼的。

皇帝疯子呢？或许是那个金银疯子？

浪子决心去找，他只要找得到一个疯子，他也许就会找到疯人楼。

总会有人知道疯人楼在什么地方，最有可能的是疯人楼的疯子才知道那神秘的地方。

浪子到处去找那些疯子。

他找不到，

他在妓馆，在酒楼，都找不到那个酒疯子，找不到那个皇帝疯子。

他有一点儿泄气，再也不想去找了。

他找到了一家大店，在一间小屋子里睡了。

睡梦里，他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

“天时不利，岁星犯阙，凡事生杀有命，你不须认真。时为火，辰为水，水火相济……”

浪子醒了。

他听到了疯子的声音，这是那个预言疯子的声音！

他冲出了小店。

在黑黑的街头，他看到了一个蹒跚的身影，那人在远远的前头走，象是一个醉鬼。

浪子的轻功一向不错，他大步而出，一直向前赶去。

只见那个人摇摇晃晃，直向前走，一边走还一边大声念诵道：“时在春秋，衍义、《左传》，见三百三十一处天象，处处皆是苍天示警，让天下愚人能自省自知，天田、败臼、天渊近，人生草木不知秋……”

浪子心内暗暗吃惊。他知道这一个疯子是所有的疯子中最不谙武功的，但他一路走，也一路讲，话也讲得清，人也走得快，风一般，又鬼魅似的脚步。

浪子终于赶到了他的眼前，
拦住了他。

浪子道：“大师……”

预言疯子仍然是一头青丝结成绳辫，在脚踝处成疙瘩。他的脸更见污黑，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齿，看着浪子笑。

“你是谁？”

浪子道：“我是浪子崔平。”

预言疯子想了一想，说道：“我不认得你，我不认得你。”

浪子道：“我也不认得你。可我得问你，疯人楼在哪里？”

预言疯子盯着浪子看，突地哈哈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浪子静静地看着他，不明白预言疯子为什么要笑。

预言疯子笑够了，痴痴地看浪子：“你为什么笑？”

浪子道：“我不知道笑什么。”

预言疯子道：“笑你，笑你痴，笑你疯。天下的疯人这么多，疯人要不要住屋子？要。疯人住的屋子，不就是疯屋么？如果哪一个疯子住了楼房，这楼房自然就是疯人楼了。对不对？”

预言疯子哈哈大笑，挺身就走。

但浪子又拦住了他。

预言疯子的双眼闪闪如鬼：“你想干什么？”

浪子道：“你如果不告诉我疯人楼在什么地方，你就得受苦了……”

一言说罢，浪子便出了一拳。

预言疯子真的不会武功，他直直地向后便倒。

一拳打得他倒在地上。

浪子一冲上去，就把他揪了起来：“说！不说我就宰了你！”

预言疯子的头发更乱了。他的头发上满是污泥，半睁半闭着双眼，说道：“你要我说什么？”

浪子一声怒吼道：“我问你，你说，你们的疯人楼在哪里？”

预言疯子笑了一笑，轻哼道：“我不知道，我从来不曾知道有一个什么疯人楼。”

浪子当然不相信。

他揪住了预言疯子的头发，一直把他揪了起来。

“说，如果你不说，我可是有办法治你。”

浪子把预言疯子直扯着，带到了一个僻静之处。

点了他的大穴，让他不能动，又点了他的哑穴，让他出声不得，然后把他放在地上。

浪子很小心地把他的头发都弄起来，让它们都在地上放好。

浪子对预言疯子道：“你的头发，你是不是很爱惜？”

预言疯子示意：不错，我的头发很好，你说是不是？从来没有谁的头发象我的头发一样好，只是我没有时间，没有法儿好好弄一弄。

浪子乐道：“好，我帮你好好弄一弄。”

浪子从口袋里掏出火石，在预言疯子的头发梢儿处放好一点儿柴棍儿，再对预言疯子道：“你看，这是天时不好，岁星犯阙，你的头发要出毛病了……”

他叭叭打着了火石。

预言疯子大为恐慌，他直摆手，想叫。但他的哑穴被浪子点中，动也不能动，只是口里咿咿哑哑地叫着，也听不清他想叫上一点儿什么，只是眼里露出极大的惊恐来。

头发烧着了。头发毕竟是有些油污，一烧便着，哧哧吱吱地烧着，一会儿便烧着了，几近半尺。

浪子大声问道：“你说了不说？”

预言疯子的眼里很是害怕，他大声叫着，象是要讲话，但口里讲不出来。

浪子一点他的哑穴。

预言疯子大声叫道：“我告诉你，我告诉你，疯人楼是在.....”

浪子急急追问：“在哪里？”

预言疯子的身子突然一震，眼睛向四外看上一看，象是看到了什么。他低下了头，再也不语了。

“你杀死我吧，你杀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疯人楼在哪里？疯人楼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疯人楼在哪里。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告诉你，我不知道，我无法告诉你.....”

浪子见他刚才明明要说了，但此时突地不讲，是不是他看到了什么？

浪子蓦地一挺身子，一跃而起，向着后面的树丛里一跃而去，

树丛里有人！

叭叭飞出了一些毒针。

浪子的手一出，叭地震飞了这毒针。

他跃入了那树丛。

没有人。

刚刚有人在这里呆过，他是跟着预言疯子与浪子一起来的，他跟在他们的身后，随时想置他们于死地。

难怪预言疯子吞吞吐吐，不敢出声说出疯人楼的秘密。

不好！预言疯子.....

浪子的心一惊悚，飞身而出，直扑向预言疯子。

他晚了。预言疯子已经死在了那里。

他的胸口插了一口刀。

血在汨汨地流，

浪子的心很是懊恼。他知道，他是一着失算，满盘皆输。

他再去哪里找那些疯子？再说那些疯子都比预言疯子可怕。他们都是武功极高的人，如果浪子遇上了他们，绝不可能强逼他们讲出疯人楼的秘密来。

他怎么办？

突然，在远处，有一个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是她，是她！

浪子的心象是不跳了，是她，是那个蛇疯子，是她！

浪子明白了。

只有她，才会这么狠毒，一下手便杀死了预言疯子。她是不是想不让浪子知道疯人楼的秘密，她为什么这么狠毒？

浪子向有人叹气的方向飞纵而去。

他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的轻功很好，一纵一纵地向前飞行，竟然一下子也不回头。浪子用足了劲儿赶他。他吃惊地发现，那人的轻功与他在伯仲之间。

两人纵飞了五六里远，那人竟然停下了，再也不走了。他转过身来，冷冷地看着浪子。

这不是那个蛇疯子，是一个他不认得的人。

这人目光炯炯，瞪瞪地看着浪子。

“你是浪子？”

浪子崔平的心也稳了。如果他找不到人，那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但人就在眼前，他的心反而笃定起来。

“我就是浪子，”

浪子崔平，天下有名。

那人一笑，说道：“你知道我是谁？”

浪子崔平不认得他。

那人道：“你不认得也好。我认得你，也就够了。我来这里，是想劝一劝你……”

浪子道：“有什么大事儿我办得不明白，要你劝？”

那人道：“我想劝你，不要再找疯人楼了。这对你并没有好处。”

浪子吃吃地笑：“什么对我有好处？我的老婆都死了，我还有什么好处？我就是要弄死疯人楼的所有的疯子，我没有别的主意……”

那人道：“你的老婆死不死，于你没有什么干系，我只是告诉你，如果你不放手，你自己也得死了，你知道不知道疯人楼在天下有多大的势力？”

浪子道：“不知道，”

那人十分踞傲，大笑道：“好，好，我现在就让浪子知道疯人楼的能力！”

他长长地呼啸了一声，

便见到了奇迹。

树丛中，平地上，都有了一些人。

这些人都拿着灯笼，奇的是，他们一个个都呆呆怔怔，都进退有矩，一个个木木的，眼神无光。

足足有七八十人。

有高的，有矮的，有身材极为威武的，也有神情萎蕙的，都是面无表情，都手里提一盏灯。

顿时，平地一片通明。

他们都呆呆地看着浪子。

这人道：“你看，他们都是谁？”

浪子看得明白，这些人中，不乏一些名闻天下的武林大豪，也有一些武林中的名门

大派的好手。但他看不明白的是，他们怎么一个个甘心做人家的奴才，个个都乖乖地为人家提灯呼号呢？

此时，那人道：“呼喊一次！”

众人便大声道：“疯人楼，天下第一楼！”

那人道：“好，再喊！”

众人便又喊：“万岁！万岁！疯人楼！”

那人道：“怎么说是天下第一楼？”……

众人再一齐呼喊：“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世无对手，人间至尊！”

浪子有些呆了，这么多的人，竟然一声齐出，众口铄金。这里有天下有名的少林寺的不空大师，有武当派的损心道长，有北派无极剑宗的宗师一傲，还有一些都是浪子所知道平时眼高于顶的人物，他们怎么会对这个人俯首帖耳？

这人道：“好，站好！”

众人便都一齐动作。

转眼之间，众人便站得齐齐一排。

浪子的嘴都呆得合不拢了。

原先他以为他们是受人家的制了，所以行为不便，就不得不听人家的令。但此时一看不对了，损心道长的行止极快，

竟能一行时转了七次身，身法极是高妙，这不是武当派的“梯云纵”么？而少林的不空大师也极是高明，他一起身，便步步从人家的空中走出，这不是佛家的“往生行”步法么？那个一步一步歪歪而出的人是一傲，他居然一出步便闪在了一边，再出步便到了排头，这人的工夫也不可小觑。

浪子呆了。

此时，那人道：“浪子，你看，天下的人都对疯人楼十分倾心，你为什么要和他作

对，就凭你，怎么能对付得了疯人楼？”

那人看着浪子。

浪子想知道这些人怎么会对疯人楼都是俯首帖耳，他静静地看着，以观其变。

那人道：“都站好了，听着，我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好好想上一想，你们有没有罪？”

都一齐回答：“有罪！”

“你们有什么罪？”

答得也很齐：“杀人罪！奸淫罪！贪婪罪！狂妄罪！”

浪子竟然呆了，他明白他自己也有罪，世人难得不有罪，但能对人言者，又有几人？这些人都是乖乖地对疯人楼讲出了他们的罪行。疯人楼有多大的本事？

那人道：“你们得低头认罪！”

一时间，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

那人道：“人人都有罪，你们都是地狱里的人，如果你们不好好认罪，你们再也不会成一个好人了。你们只好死了，只好死时下地狱！地狱也不会轻饶你们，地狱里的鬼卒会一次次地折磨你们，一直把你们都弄死为止！你们知道不知道？”

“知道！”

那人道：“好，损心，你说说，你都犯了什么罪？”

只见武当派的损心道长从排中走出了一步，恰恰是一步，再一步也不走，他慢慢低下了头：“我向天下的武林人士请罪，我有罪，我罪该万死！我罪不可赦！”

此时，站在一边的众人竟然都一齐吼了一声：“说！好好说！”

损心道长的脸要低得看也看不见了。他的脸上真的有一种懊悔的神情，这是装也装不出来的。他低头弯腰，腰竟然弯得几乎要直了。他大声道：“我有罪，我罪该万死！”

众人一齐道：“说！”

损心道长此时抬了一下头，突然众人都是一声齐吼：“低头！低头认罪！”

损心道长忙低下了头。

众人又是一声吼：“抬头，抬头示众！”

损心道长抬起了头。

众人大声吼道：“说，交待你的罪行！”

损心道长道：“我是武当派的损心，我有罪，我罪该万死，我死有余辜，我有心要夺武当派的掌门，我一心想把师兄损神道长杀死，好取而代之。我也想女人，犯了道门大戒。我看见了女人时，也心里咚咚直跳，想与她交接。夜晚时我天天睡不好，在床上辗转反侧，总是想着白天看到的好女人。我还杀人，杀死了许多的人，我的手上沾满了人的鲜血……”

浪子崔平不明白了，他不明白这个损心道长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讲他的隐私，他想说什么，他怕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讲话？他怕疯人楼么？浪子知道，武当派最受人敬重的人恐怕就是这个损心道长了，武当派的大事多半是他做的，江湖上行走时，他多杀死一些不义之人。他为什么要这么狠狠也往他自己头上栽赃？

第四章 疯遍天下人

浪子看着众人。

此时，众人一齐吼呼损心道长：“损心，你都做了什么坏事儿，你从实交待！”

损心毕恭毕敬，说道：“我去年杀死了一个人，一个无心辰的掌门人。”

众人道：“损心，你是不是一个双手血腥的刽子手？”

损心道：“我是，我是。”

众人道：“你有什么罪？”

损心一脸的痛心疾首：“我罪该万死，死了活该，狗都不乞，人都不埋……”

众人齐吼道：“损心，你老实交待！”

一个人问道：“损心，你看见女人时，真的动心了么？”

这人显然也不是一个好东西。他一提到女人时，眼里满是一种猥亵神情。

损心道：“是，是，我该死。我从前看到女人，总有一种血脉贲张的感觉，我现在看见女人也是，上一次我在疯人楼看到了那个女人，她名字叫做明玉……”

浪子的心突地一震：明玉，明玉是“美人窟”里的名姑娘，她怎么会在疯人楼？。。

但听得损心道长继续说道：“我看到了她，心里就起了一种不良之念，我想与女人在一起，我那一夜里还梦到了这个女人……”

损心的脸色不变，他能把他心里所思所想一古脑说了出来，让浪子吓了一跳。。

他心道：看来，人之欲望，不独我有，连这个一心向道的损心道长也是如此，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如此痛心疾首。他们难道都忘了从前古贤的一句名话了么，饱暖自然生淫欲，这有什么奇怪的，何苦要如此痛心疾首？

但他看到众人却是一个个都神情专注，一个个都很是认真的样子，他也不由得心生疑窦。

真的是人人都该如此想上一想么，如果连武当派的众望所归的损心道长也是一个大坏蛋的话，天下武林中还有没有好人了呢？

但一看到众人，却真的是认认真真，十分专注，唯恐下了阿鼻地狱的样子，他也心里不安。

那人突地一声冷哼。

这也极是灵验，众人马上就不语了。

这人道：“你们说，这损心做的好不好？”

众人此次显然不是心里得一样想，便喊得参差不齐；“不好……好！”

喊的人的心境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认为好，有的人认为不好。

这人道：“依我看，这个损心道长的话说得还行，他的心思也讲得还好。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能做出这么些罪恶行径来呢？”

众人这一次倒是十分心齐：“因为我们是武林中的罪人！”

这人的心里很是满意。他点头道：“不错，你们是武林中的罪人，因为你们这些人都有罪，你们中有的犯了天大的罪恶，没有我们疯人楼，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犯了罪，你们天天犯下如此大的罪恶，竟然一个个都不知罪，一个个都心安理得，这岂不是很危险么？”

众人道：“我们都很危险，如果不是疯人楼的大人们大仁大量，我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那人一声赞叹道：“好，说得好！”

那人看着众人，然后对浪子道：“浪子，你自以为你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做些天下人都赞扬你的事儿，但你知道不知道，其实你也是满手血腥，满身罪恶？！”

浪子道：“我没有罪！”

奇的是，此时突然一声厉声大吼；声震云天：“你有罪，你罪该万死！！”

浪子看着众人。他不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也说浪子罪该万死？

这人道：“浪子，你听着，人人都知道你有罪，你罪该万死，你明白不明白？”

浪子道：“我不明白。”

那人道：“象你这样的人可更是危险了，你自己有罪，竟然连自己的罪恶都不明白，岂不是罪恶更大？”

浪子道：“我有什么罪？我没有罪。”

这人笑了一笑，对众人道：“浪子是我们武林中人不是？”

众人一齐应道：“是！”

那人道：“他不承认他有罪，你们说，他有罪没罪？”

众人一齐吼道：“他有罪！”

浪子吃了一惊，不独是他们的吼声很齐，而且他也看到了人人的眼里都有怒火。他们眼神明明是告诉他，他们很生气，他是浪子，是游荡江湖的浪子，他怎么会没有罪？他一定有罪的！

那人道：“浪子有没有罪，得让事实来说话。你们谁来揭发他？！”

浪子心奇道：居然真的有人要揭发我了么？我可是没有听说过。我在江湖上虽然行事极多，但多是极为隐秘的暗做，谁会知道我的事儿？

但此时，他看到了一个人走了出来。

这人是少林寺的不空大师。

不空大师是少林寺罗汉堂的长老，一个少林武功极有独到造诣的大师。

浪子平日如果见到了不空大师，一定会向不空大师行礼的。但此时他看着不空大师，居然心里一阵阵紧张。

那人慢慢道：“不空，你知道浪子都做了什么坏事儿？”

不空大师居然不忘口诵佛号，念了一声佛道：“浪子，崔施主，你须得知道一句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的事儿，老衲也知道一二。”

浪子此时心里毛孔悚然，心道：我做过的事儿是不是有什么坏事？如果真的有坏事儿，我在这里也就得名声大坏，一败涂地了，有这么多的江湖人物在，当着众人，把我的坏事一五一十都说出来，让我将来怎么做人？

但他已经到了此时，正所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他对着不空大师道：“大师，既然大师知道小人的事儿，就请大师说出来好了。”

不空道：“老衲揭发浪子做的事儿，有一二件也真就是老。衲才知。浪子原名崔平，从前叫做百事通，是因为他有一柄百事尺，他这尺是一件奇门兵器，是可用来放暗器的，可以出手三十六支毒针，而且在临战时可用此尺做许多的用途，确实是妙不可言。……”

众人一声吼道：“快说他的罪行！”

不空大师显得有一些慌乱，忙道：“就说事实，就说事实！”

不空道：“浪子，你在去年，在河南杀死两人，一个是百丈神魔么名清，你用百事尺打在了他的脑袋上，把他一家大小十个人都杀死了，对不对？”

浪子的心里一阵子疾跳。

这是他做的。

他在杀人时，把百丈神魔的一家都杀了，回来向冷心老人报禀，老人只是一声长叹，并不曾说他一句。冷心老人也知道，武林江湖上，风险极大，如果不是怕有人将来报复，浪子崔平也绝不会杀死一家人。武林中的冤冤相报，本来就极为可怕。

但他不知道竟然有人清清楚楚知道这件事儿。

人群中有人一声大吼：“浪子，你欠我十条命！”

浪子看着众人中，有一个人正对着他咬牙切齿。他看得明白，这人是北派无极剑宗的宗师一傲。

一傲与百丈神魔十分交好。

但见得那人一声吼道：“一傲，你想做什么？”

一傲眼里满是怒火，但一听得那人一声冷喝，竟不由得低下了头，轻轻说道：“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此时，只听得那人对浪子道：“浪子，你是不是还要别的人再来讲一讲你的事儿？”

浪子一叹道：“不必了，我这回才算真的知道了，世事真是应了一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那人一阵子大笑，笑得很得意。

“浪子，你也不必灭你自家的威风，天下除了我这疯人楼，再也不会有人对你浪子如此知根知底了！”

哈哈哈哈哈一阵子狂笑。

众人也都是陪着一阵子傻笑。

浪子看到了不空大师的脸色，看到这个和尚竟然没有一点儿神色不安，这不对头。佛家人讲究的是不务世事，专心参禅，他怎么专心务了浪子的私事，而且没有一点儿不安？这让浪子的心里颇有些不大舒服。他看到不空大师要后退回到他的位置去，就一声道：“等一等，不空大师！”

不空站住了。

“不知道崔施主招呼老衲是什么事儿？”

浪子崔平道：“不空大师，江湖人都知道你是江湖上的一个有名的人，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罪恶在身？”

不空大师的眼里马上就闪出了一丝惊恐，他低下了头：“阿弥陀佛，老衲的罪恶大了，我一生杀人，足足有十人，杀十人，必入阿鼻地狱，此后不得超生。如果此次我不好好悔过，佛祖怎么会容我？”

浪子心道：看来这个老和尚也是一个糊涂之人了。他杀死的人大都是罪大恶极的人。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他杀死的那几个人，采花贼云玉飞、大盗灵树、十八刀楚翊工，都是一个个手染天下人血腥的罪人。他杀死了这些人，是为江湖上的人造了福的，怎么他还要如此自怨？

浪子道：“不知道不空大师都犯了什么过失？”

不空的脸色极为沉痛，低语道：“我杀死了一个人，他是采花贼云玉飞，他不该死，我杀死他，就是有罪。”

浪子心奇道：“看来这人是有些糊涂了。他杀死花贼云玉飞，是天下人人称快的好事儿，他怎么会说他自己有罪呢？”

却见不空大师道：“我从前不知道，他采花时，都是采那些淫妇艳女，让天下少了

许多恶人，我杀死了他，竟是杀死了一个好人。”

浪子道：“你怎么知道他采花时都是找的淫妇艳女？”

不空大师呆呆地道：“疯人楼的人告诉我的。”

浪子大声道：“不空大师，疯人楼的话怎么可信？你杀死的人是什么人，你自己不知道么？”

一边的众人见浪子出语诋毁疯人楼，都一声呼号，叫道：“混蛋！疯人楼是武林至尊，岂是你能诋毁的！？”

浪子心道：看来，这些人都是一些糊涂虫，跟他们无法讲出是非来，我怎么还是苦苦跟他们讲话？我再跟他们讲，就是缘木求鱼了。

浪子道：“不空大师，我愿意让你再杀死几个那样的好人。你愿意不愿意？”

不空大师一听得他如此说，忙再三摇头摆手，说道：“不行，不行！我岂可再犯此罪！？”

浪子看着众人，知道他再也与这些人理论不清了。他看着这些人，心道：看来，他们一个个还不是江湖上那种被人用药迷失了本性的人，怎么竟然如此不辨是非？如果此时让他们出手，一定会对江湖上的好人下手，这岂不是会酿成大乱？

浪子的心一哆嗦。

他知道此事严重了。

他想走，想走开，再去找那个冷心老人，商议此事。

但他已经走不开了，他的周围已经满是人了。

这都是一些武林高手，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那人道：“你走不了啦，你只好留下来，做一个疯人楼的人！”

浪子道：“你要留我，我还得愿意不是？”

那人一笑道：“你看到了疯人楼的好处，你不留下来，我们怎么会让你走开！？”

众人都不语，都一个个瞪眼看着浪子。

浪子道：“我得走了。”

他身子急闪，一连出了七步。

这是天下最奥妙的步法。

但他的眼前仍然有人，只剩下了三人，这三个人是北派无极剑宗的宗师一傲，少林寺的和尚不空大师，还有一个就是武当的损心道长。”

这三人都看得明白，知道浪子的步法，浪子一举步，便跟着走出步来，一待他停住了脚，三人正好站在他的面前。

不空大师道：“阿弥陀佛！施主的步法是天下极致，但老衲也勉强跟得上。”

损心道长亦道：“浪子，你的步法好，但你也走不出我的眼前！”

一傲道：“浪子，你杀死百丈神魔也就是了，可你何苦杀死他的家人？一家十口，你全都杀死，你居心险恶，我一定得宰了你，为百丈神魔报仇！”

三个人都站在他的对面。

那人突地一喝道：“住手！”

三个人便垂手而立。

那人道：“浪子，你是不是想来看一看疯人楼的？”

浪子道：“不错。”

那人道：“如果三个人一齐出手，你必死无疑。你还能看什么疯人楼？”

浪子的心里一惊。他的话不错，如果三人一齐出手，他必死无疑。

浪子突地大笑道：“你怎么知道我必死，你知道不知道我的功夫有多高？”

那人冷冷道：“我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浪子崔平的广功，天下的人都难知道，因为他时时有一

些新招数，让天下武林人瞠目结舌的招数。

那人道：“浪子，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去疯人楼。但你可得想好了，你一入疯人楼，便是万劫不复了。你从此不是入了天堂，便是下了地狱。你愿意不愿意？”

浪子崔平心道：看来想入疯人楼，真的是不易，恐怕再也没人肯带我入疯人楼了。原来还可以指望那个预言疯子，可以强逼着他，带我入楼，但他也死了，看来是死在了这疯人楼的人手下。再要找入，只能指望蛇疯子了，可她肯不肯带我入楼，也说不定。而且现时哪里去找她？

第五章 魔生众心

一边的众人都一齐吼道：“你不相信疯人楼的领袖，你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浪子在冷笑。他知道，此时这一些武林豪杰们一个个都是拍马屁的好手，完全不必去理会他们。

但他得知道那人是谁。

眼前的这人是一个武功很高的人。他到底是谁？

那人慢慢道：“好，我相信了你，我让你知道我是谁，相信你也逃不出我的手……”

那人于是慢慢解开他的面具，

露出了一张脸。

这是一张很是苍白的脸。

浪子差一点儿叫出声来。

这人他认识。

他是丐帮的老帮主解免。

浪子没有出声，他实在太意外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天下正直之士，数一数二，就该有这一个丐帮的老帮主解免，

从来没有人知道他是生是死，他一入了疯人楼，再也杳无音信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

浪子慢慢道：“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你是丐帮的老帮主解前辈，”

解免道：“不错，”

他一脸的踞傲，一身的武功。如果真的动起手来，他是不是比浪子崔平的武功更高？

浪子崔平好久不语。

从前的解免在江湖上的威望极高，除了少林寺的方丈不语大师和时花流的主人时如花，再也没有人能在江湖上与他比肩了。但此时见到他听得众人的一味儿奉承，居然也不声不响，也是十分吃惊。原来嫉恶如仇的老帮主解免哪里去了，怎么出了这么一个阴鸷的人？

解免道：“我让你看到了我的脸，是因为我知道你再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如果你愿意跟我去疯人楼，我可以带你去，你不愿意，你就得死在这里！”

浪子看着他，一声不响。

他知道，解免的话并不是威胁，他有这本事，如果他想让浪子死在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就够了，何况还有这么多的武林高手？

浪子明白，他此时的处境非常危险。

他怎么办？他是死拚一次，还是与他一起去那个疯人楼？

此时，众人看他犹豫，竟然都一齐高声叫喊道：“入我疯人楼，一生不用愁；入我疯人楼，一生乐悠悠！入我疯人楼，终生得高寿；入我疯人楼，美女不胜收！”

浪子吓了一跳，他不明白，这些人怎么练的，竟然这么进退有矩，一声声叫嚷，一阵阵吵嚷，都是嚷叫这疯人楼的好处。莫非他们都去过疯人楼不成？

解免看得出他的犹豫，就道：“浪子，如果不是看你是一个好手，我可不会有这么

大的耐性，我一定会马上杀死你！再说，楼主对你很是器重，你也得好自为之才行。”

浪子的心一跳，他说出了楼主，他竟然对浪子说出了疯人楼的楼主。

浪子道：“谁是疯人楼的楼主？”

解免道：“你到时便知，”

浪子心一阵子跳，他知道他得冒险，他得冒这个险，不然他根本就进不了疯人楼。

他一声叹道：“好，我跟你去。”

他想看一看，为什么众人都说“入我疯人楼，一生不用愁”？为什么他们嚷着“入我疯人楼，一生乐悠悠”？为什么说“入我疯人楼，终生得高寿”？又叫道“入我疯人楼，美女不胜收”？

他对解免道：“我要入疯人楼，你要我做什么？”

解免一阵子大笑，说道：“我知道你浪子并不是诚心，可我不怕你不诚心。”

一行人都在疾走。

这一行十多人，都是武林中的高手，他们都跟着解免而行，一个个都沉默不语，急步而行。

用这速度，人与人间有一丈远近，一行人如飞而去，转眼间便走了几十里。。

在路边，有几个人迎了上来。

牵过来了马。

马都是好马，是一些虽不能日行千里也足以日行八百的骠骏，众人都一一认蹬上马，骏马长嘶，马急衔枚咬尾，一溜风而去。

过了一大片树林，再过了几座山，天亮时，众人都来到了一片湖水之滨。

这湖水很宽，宽得只看得到茫茫一片水域，远远的，没有一片帆影，也没有一只渔船，更没有人。

有一块大大的石块，其表面平滑如镜，远远望去，似有许多的石尖露出水面，这些

石尖都成一排，一块块排至那大石前面。

都下了马后，便丢了马缰，由那马自去，人便身子一飞，飞上了那湖水边，脚轻轻疾点那些石尖，象是一只大鸟儿，在水面上轻轻掠过，一径到了那大石上。

一个人到了那大石上，也不曾稍有一点儿犹疑，身子一窜，飞了起来，便立时落入了水中，只见水花一翻，人便再也不见了。

人人如是，

那些人都下了湖中，都不见了。

只有那个解免跟在浪子的身后。

他冷冷道：“浪子，你是不是也下去？”

浪子自然知道，这些人绝不会做出什么轻生的念头来的，一定是水下有什么蹊跷，他也学着众人的样子，一掠至那块大石上，然后身子向水里一跃，便觉得一股水大力向他逼来，只好闭住了呼吸，不再吐气，身子却沉沉向水底直落。好一会儿，才落至了湖底。眼前，却有一条飘飘荡荡的绳索，这一条绳索却怪，直直地在眼前飘着，象是一根水草，并无什么牵扯。浪子心知有异，就抓住一这条绳索，直扯它向前。

向前走了十几步，正感到有些憋闷不住的时候，眼前却是一亮，再也没有了那黑黑的水色，水越来越薄了，疾走几步，便走出了水面。

前面是一阶的阶梯，直走上去，看得出水迹淋淋，显然刚刚走出去了许多人。

浪子直走上去，到了上面，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山洞，山洞里有许许多多的衣服，怪的是这些衣服都写着名字。一堆衣服上写着“浪子崔平”。浪子心异，知道人家早就有所准备，便想也不想，上去穿衣服，把身上的湿衣服一一换掉。

这衣服十分合身。

细一看，很是吃惊，这又是南三媳妇的手艺，绝对不会错的。

他慢慢走了上去。

这足足有九百九十九级台阶。

走到了九百九十九级台阶上，眼前竟然一亮，又来到了一个很是幽静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山谷，一个很深很深的山谷，山谷里有无数的房舍，房舍都是楼房，是栉比鳞次的楼房，因为一栋栋都在山谷里，或比邻而居，或高屋建瓴，都是隐隐约约，好一派风光之处！

山谷四周，都是奇岩峭壁，是飞鹰也飞不上去的陡峭石壁。这些石壁上，都有大大的刻字，东面的一面陡壁，刻的是一个大字，这个大字是足足有两栋楼房那么大，只是一个“疯”字。西面的陡壁上也是一字，刻的是一个大字“乐”字。南面的却是两个字了，两个字刻的很大，是“淫欲”两个大字。看了这两个字，让浪子也不由得心里暗暗吃惊，他心道：这两个字人人都做，但人人都是悄悄地做，从来没有什么人敢大声豪气地说他要一心淫欲。谁知道在这里却明明堂堂地写在了石壁上，让一谷的人都可以看到，让一谷的人都这么去做么？

身后有人道：“浪子，你要看疯人楼，你已经到了疯人楼了！”

浪子知道，他是随在身后的那个丐帮的老帮主解免。

天下人都知道，天下有三大恶处：流花女人谷，恶人岗，疯人楼。

也有人叫它们是女人谷，恶风岗，疯人岩。

有人说，流花女人谷在关东，疯人楼在海岬，恶人岗在蓟山。

谁知道这个疯人楼却就在眼前？

解免道：“浪子，为什么不下去看一看？也许你就会喜欢疯人楼的。我从前就是，一直走下去，再也不愿意离开疯人楼了。”

浪子的心一动，从前武林中的种种传闻，看来未必都是真的，此时一听得解免自己的说法，才知道他是情愿留在了疯人楼的。

疯人楼，是一处天下最美最美的花园城。

有许许多多的人。

人都很怪。

说他们怪，不如说他们都是疯子，一群男人，都一个个手里捧着酒瓶子，在街上喝酒，他们一边喝一边从身后的酒店里拿，没有人敢收他们的钱。他们喝酒时的样子也怪，一个个都是倒在地上喝的，斜在柜上喝的，一边喝一边吐的，都是尽由己便。

从街头转过来了一辆车，浪子看着这车，竟然呆住了。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车子。

车轱辘是大的，一种大得可比得上秦时的大车的车轮，车轮直有一人半高，车厢子反而在车轮下了，拉车的牛却也在车棚子里，车棚子象一座大房子一样，直向前移，连拉车的牛也看不到。这车花花绿绿，上面吊着一些金裸子，一些银元宝，一些金叶子，还有一些玉石玛瑙，反正是有什么好东西都吊在这辆车上。一走起路来，这车吊的东西便哗哗啦啦叮叮当当地直响。坐在车上的是一个女人，她一路尽是风妮眼，向着左边右边的男人递，递得太勤了，让浪子不免一阵眼热心跳。从前面出来了一个人，这人一身好武功，他不由他自己的脚走路，却偏偏用他的头在地上走，走得很欢。

这人一直走到了浪子面前。

他眼睛盯着浪子。

“新来的？”

浪子点点头。

那人道：“你有什么新主意？你如果有什么好主意，我可以帮你。”

浪子道：“什么好主意？”

那人道：“你疯不疯？”

浪子一声叹道：“我怎么不疯，我看着你们，不疯也得疯了。”

那人笑着，拍手道：“对，对，你也得疯，你一定得疯！你不疯，你在这里怎么活？！”

浪子道：“我怎么疯才好？”

那人奇道：“你怎么疯，你自己没有一点主意？你自己没有主意，怎么会是疯人楼里的好人？”

浪子的心里一笑，他知道，他一入了这疯人楼，再也不会知道世界里什么是疯，什么是不疯了。

又向前走，看到了一个人，一个站在街中间的人。这人一边唱一边用一柄刀在自己身上划，直划得他自己的身上尽是鲜血。鲜血流在了他的身上，流脏了他的衣服，流脏了他的身子，但他根本不在乎，他一边划一边唱的是-----

“男儿有血不轻流，

世事有，没有休。

一旦时常知念想，

一生无乐也无忧。”

他确是无忧，他的身上直往下流血，也不在乎，还有什么忧虑？

浪子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流血了。”

那人冷冷道：“新来的？”

浪子点头。

那人教训他道：“你如果进了疯人楼，你得知道，在这里你不能劝别人，不能制止别人做什么事，否则你就犯了疯人楼的法律，你就会被烧死！”

他两眼灼灼如火，直瞪着浪子：“你愿意不愿意被烧死？”

浪子这一次回答得很快：“不愿意。”

他走到了一所楼前。

他站住了。因为他看到了这楼的名字，他才站住了。

这座楼有一个很熟悉的名字“美人窟”。

这就是浪子消闲的美人窟么？这就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凤凰城的美人窟么？

浪子只是稍一迟疑，便走了进去。

他要好好看一看，疯人楼的美人窟是什么样子的。

第六章 故人对面不相识

浪子走进了这家“美人窟”。

他想，他可以在这里看一看，他要知道为什么这里也有一家“美人窟”。

一进了门，他便吃了一惊，这“美人窟”的格局与凤城的“美人窟”一样，只是略大一些，而且格式布局都是一模一样，毫无二致。

有人在喊：“来客人啦！”

这里是不是也象凤城的“美人窟”，有无数娇媚的美人，有无限的温柔，有说不尽的风流快乐？

一个女人站在了浪子面前。

这是一个半老徐娘，她笑着问他：“你是谁？你是不是一个好疯子？”

浪子一怔，他不明白这女人为什么要问他是不是一个好疯子。

浪子道：“我不是疯子，我只是一个过路的人。”

那女人一阵子媚笑，大声笑道：“你是什么过路人？你知道在这里，过路人指的是什么人，是去地狱的人！去地狱的人才从这里过路的，他们从这里过路，一直走向地狱。你要是一个疯子，你就不必想这些了。”

浪子不明所以。

他问道：“我要找一个姑娘。”

女人道：“你要找疯得厉害些的，还是少许有一些疯的？”

浪子道：“这里是‘美人窟’，就应该有一些美人，你先告诉我，这里的美人都是些什么人？”

女人嫣然一笑，也是在卖弄风情。她轻轻俏笑道：“你真的不知道？这里的女人是天下最好的女人。有天下最巧最巧的女人南三媳妇，有天下最胖的最能生孩子的玉菩萨，还有一些你见也没有见到过的女人，不过她们都很疯，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女人最可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浪子道：“我不知道。”

女人一笑：“就是她疯了的时候。你现在可以看到了。”

浪子突地心中一跳，他的声音有一些紧张：“我想看一看天下最能喝酒的馨香姑娘，行不行？”

他盯着女人的嘴，生怕她一口说出一个没有什么馨香姑娘。但他看到女人乐了，她一拍大腿：“我怎么没有想到，看你这个病癆鬼的模样，一定是一个酒疯子。我要她来，我要那个馨香姑娘来陪你，好不好？”

浪子止不住心跳。

他应了一声：“好！”

女人一声轻轻窃笑，说道：“好，好，你跟我来！”

女人把他带到了楼上，带到了一间屋子里。

这是一间很怪的屋子。

这屋子很大，屋子里有一些浓浓的酒香气，在屋子的一角，有一股长流水，这不是水，是酒在汨汨流着，酒香四溢，有一种醉人的香气。更奇的是，在女人的身边，有一张很怪的床，床也在酒中间，四外都是酒，在回旋，在流淌。女人的手里有一只酒杯，这只酒杯是一只金杯，她手里握着这一只金杯，看着进屋的浪子，眼儿眄斜着，问道：

“你也是一个酒疯子？”

浪子看着她。她是馨香，是那个在“美人窟”里的馨香姑娘。

她真的认不出浪子来了么？她真的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么？她再也不是那个手执着浪子的手，轻轻昵语，告诉他，她今天才满了十八岁的女孩子了；再也不是把她的一坛女儿红酒拿出来，招待浪子喝下去的那个馨香姑娘了。

浪子道：“我是疯子，是一个忘情忘义的疯子，但不是酒疯子。”

馨香笑了，站起身来。她的身子已经被酒泡软了。她一步一歪，一步一斜，对浪子道：“你为什么不扶着我？”

浪子只好扶着她。

她看着浪子，说道：“你不用愁，我从前只是想，我有一间屋子，这间屋子里有酒，所有的东西都是酒，连我的床也是被酒包围着，我办不到。可现在我有了，我有了，你看好不好？”

浪子一声叹道：“好，好，怎么不好？”

馨香姑娘看着他，有一点面熟，轻轻自语：“我见过你这个人，你是谁？你是酒疯子么？你不是酒疯子。你是什么人，你来过我的房间，是不是？”

她把一条玉臂吊在了浪子的头颈上。

“我告诉你，一生一世，有酒浇愁，人就够了。你看，我疯不疯？”

浪子道：“你不疯，你不疯。”

他看明白了，馨香根本就不会认出他来，她认不出他就是那个她曾一心把自己的深情都倾注在他的身上的那个浪子。

她认不出他来，这是不是好事儿？

她问道：“你喝酒不喝？”

他说道：“我不喝。”

她用她的金杯去斟了一杯酒，从那长流水处斟了一杯酒。

浪子想，他一提起她的过去，或许她会对于她自己的过去有一点儿思想。

浪子看着她的酒杯，说道：“我记得，你是不是有一对银杯的？”

她想了一想，说道：“我有一对银杯么，我是有一对银杯么？”

她又摇摇头：“我没有银杯。”

她从床下找出了金杯，都是金杯，都是大大小小的金杯。这里有商时的金爵，有周代的金觥，有汉代的金斛，有宋朝的金杯。她轻轻把这些杯子都摆在他的眼前。

“我喜欢金杯，我不喜欢银杯。”

她已经忘记了她与浪子一起喝酒时的银杯。

浪子道：“你喜欢不喜欢女儿红？”

她微微歪了一下她的头，在想：“我不喜欢女儿红，这种酒太软，是女人喝的酒。我不喜欢女人喝的酒。”

浪子心里一叹。

“我从前曾经见过一个女孩子，她在满十八岁时，请我喝一坛她的酒，这是一坛女儿红，是一坛她小时就埋在她家里后院的一坛女儿红。你知道，这一坛酒可是不寻常，”

她歪了歪头，说道：“十八年的女儿红，这很平常啊，如果你愿意喝，我可以马上给你弄来。”

她要走。

浪子扯住了她。

“等一等！”

她站住了，眼睛盯着浪子，眼光一片迷惘。

浪子道：“你会不会唱歌？”

馨香姑娘看着他，慢慢道：“唱歌？我好象是会唱，你会唱么？”

浪子道：“我会唱。”

浪子不由分说，一开口，就唱了起来。

“世人只知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

浪子无心江南游，

翠竹依风心如草。”

唱完了这一曲，浪子看着她，心道：这是我与你在一起时唱的，你终不会都忘了罢？

但馨香姑娘看他，呆呆地看，也不道一声好坏，只是看着他。

她忘了这一切了么？这只是眼前的事儿啊。

浪子的心里大是疑惑，他又道：“我再来唱。”

就又唱：

“世事如烟轻轻织，

人生如梦皆如是。

只我一杯淡浊酒，

天下无非亦无是。”

他再看着馨香，馨香看他，心里若有感悟，她笑道：“看来，你是一个极有风趣的疯子，你这一句唱得好，‘天下无非亦无是’，唱得好。”

这曲子是浪子与馨香姑娘在那“美人窟”里饮酒时唱的，此时再唱，馨香竟然没有一点儿念想，让浪子也无可奈何了。

她轻轻对浪子吹气，竟然有一些妩媚。她吹气如兰，笑道：“唱啊，怎么不唱了？”

浪子的心思已经不属了，心道：再怎么唱，你也不记得那一场春梦了，我再说它，又有什么用处？但又不能不唱。

就又唱：

“南三媳妇衣，
吕氏剑书几。
天堂膏粱肉，
赤骝千里驹。”

这是他当时的胡唱，但也是他与馨香在一起时唱的曲子。他一心想让馨香记起来那一场景儿，但馨香姑娘显然是什么也不记得了。

他看着馨香，一时竟然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看着馨香，说道：“馨香姑娘，你唱，你也唱。”

馨香的脸上竟升起了红晕，问道：“我唱得不好，不如如灵唱得好，你要我唱什么？”

浪子的心里一动，道：“你唱，唱‘燕子来时新社’，好不好？”

馨香道：“我说你是一个早先来过的疯子，你却不认，你没来过，怎么知道我会唱这么一曲儿？”

浪子也不与她分辩，只是向着她笑，点头。

馨香竟唱起来了。

也是一曲婉约新曲。

“燕子来时新社，
梨花落后清明。
池上碧苔三四点，
叶底黄鹂一两声。
巧笑东邻女伴，
采桑径里逢迎。
疑是昨宵春梦好，
原是今朝斗草赢，

笑从双脸生。”

浪子看着她，突地走了过去，轻轻捧着馨香的脸，叫道：“馨香，馨香，你说啊，你说啊，你说，浪子，浪子，我今天过生日，我今天满十八岁了。你说啊，你说啊。”

馨香看着他，说道：“我今天不过生日，我今天不是满十八岁。我早就过了生日了。”

再也不是那温柔了，再也不是那吹气如兰的馨香了，再也没有了一腔情意，满腹柔情了。

浪子呆了，说不出话了。

女人领着浪子，去看如灵。

这里也有一个如灵。

一进了屋子，看到了一个女人，她正呆呆地看鸟儿。

屋子里挂着几十个鸟笼子，每一个鸟笼子里都有一种鸟儿，浪子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鸟儿，。他看呆了。这些鸟笼子，也都不寻常，有金的，有细竹的，有银丝的，还有一些是浪子说也说不出东西编成的。

女人转过身来。

她看到了浪子，轻轻对浪子笑，轻轻地嘘了一声，道：“小声儿！”

原来，她眼前的那一只鸟儿正要唱。

这是一只浪子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鸟儿。

如灵道：“它是一只神鸟儿，从前，有人从海外把它带回来，它活了六十年，那人死了，它从此再也不唱了。我现在把它弄活了心，它想再唱。你知道不知道，只要它一唱，我就知道什么是天上的声音了。”

浪子知道，如灵也是痴迷了心窍，她也认不出自己了，只好呆在一边发愣。

但那只鸟儿不唱。

如灵道：“它也是认生，你一来，它就不唱了。”

她回过了头，看着浪子道：“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儿？”

浪子的脸上突然有了一种狎戏的笑，说道：“久听得姑娘的歌喉动人，我来请姑娘唱一曲儿。”

如灵的脸色不变，问道：“你想听什么？我看我的屋子里，有这么多的好声音，你为什么不听，听我唱什么？”

浪子大笑道：“它们怎么及得姑娘的歌声？”

如灵却也快乐，因为浪子赞她，她笑道：“你要我唱什么好？”

“好！就请姑娘为我唱一曲‘十八摸’好了。”

如灵看着浪子，浪子心道：如灵，如灵，你不象馨香姑娘，你又没有天天喝酒，你会也记不住那件事儿么？

但如灵只是淡淡一笑，说道：“我不会唱。”

浪子呆了，他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让馨香姑娘与如灵姑娘都失了心性，但是出了什么差错，他根本就不知道。

第七章 南三媳妇

浪子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知道，他陷入了一种巨大的灾难之中了。他无法明白这些人都是怎么回事儿，所以也无法弄明白他怎么办才可以救得出这些人来。

但他救得出这些人么？

如果他们都在这里过得好好的，怎么会要他来救，他们会不会嫌他多管闲事儿，嫌他多事呢？

他走出了如灵的屋子，也走出了这一栋楼房。

再向前走，他发现，根本就没有人理睬他，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儿。

他走到了一栋楼前。

这一栋楼却怪了，楼前有三个瘦金体的大字：“织女宫”。

织女，本来是天上的女人，是天上的星宿，怎么会在这里也有一个织女宫？

浪子走了进去。

他看到了一间大厅，才知道这里为什么叫做织女宫。

这大厅里真的是一座宫殿，一座明明晃晃的宫殿。

有许许多多的大柱子，在这些柱子上，刻着一些古时的传说，有精卫填海，有女娲补天，有穆王游西天，有刘安鸡犬升天图。这些古时的传说都刻在了大柱子上，刻得毕肖毕现，让人一看以为是活人活物。

浪子再向里边走。

又走到了一间大厅里。

这间大厅让浪子更为惊奇。他看到了在墙壁上，在吊着的悬丝上，都有无数的衣服，有许许多多的织绣。这些衣服、织绣一件件都珍奇无比，都有让人叹为观止的神奇图案。

浪子惊奇不已。

浪子心道：我明白这里为什么叫做织女宫了，只怕天上的织女，一生也不曾绣过这么多好看的绣织，看这一件凤凰百舞图，分明是一只只活生生的凤凰在舞，在林子里鸣啾，火红的翅羽，在艳阳下闪光，让他不自禁想上去摸上一摸。

“别动！”

他一惊，忙回过头来。

他看到了一个女人，这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女人。

她是谁？

女人看着他，说道：“凤凰是天上的鸟儿，你动它不得。”

浪子看着她，吃惊极了，他看着女人时，这女人至少应该知道她对面的是一个男人，面对着男人，她应该为她自己没有穿衣服而感到羞涩，应该为她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尴尬，但她却处之泰然，没有一丝的局促与不安。

女人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闯进了织女宫？”

浪子看着她，不语。

他为什么要告诉每一个疯人楼里的人他是谁？

女人看着他，突然道：“你为什么不转过身去，只要你是在江湖上走动的人，我不需要见到过你，我只要知道你的功夫，知道你的脾气禀性，知道你的出生和家庭，我就会知道你是谁了，”

浪子一惊。

这女人出语不凡。

浪子启齿道：“好，你看看我，你说我是谁？”

女人看着浪子，她细细地看他的头，看他的手，看他的肩，再看他的眼睛，看他的身子，在他的周围看了一遍，然后一叹道：“我知道你是谁了。”

浪子当然不信，彼此素昧平生，她怎么会一见便知道他是谁？

“你说我是谁？”

“你是浪子崔平。”

好一阵沉默。

再也无声了。

浪子道：“你以为你猜对了么？”

女人一笑道：“我不是猜，我知道你一定是浪子崔平。我从来没有说错过人。”

浪子道：“谁告诉过你了，我来这疯人楼……”

女人道：“你也太小看我南凤了，只要你是武林中人，只要我看到了你什么模样，

我就一定说得你是什么人。”

浪子大为惊异，她真的有这种本事不成？

她笑笑，说道：“我叫南凤，有的人不知道南凤，但他们知道南三媳妇，我就是南三媳妇。”

浪子惊得呆了，他看着这个女人。她就是名闻天下的南三媳妇么？

“人要嫁时莫穿衣，
穿衣要找南三妻。
生裁硬剪漫天云，
十里长绢画里栖。”

这就是说的南三媳妇。南三媳妇的手艺，天下第一。如果你娶妻子，没有南三媳妇的手艺，你的身价便没有那么硬气了；如果你娶的妻子上了花轿，有一份南三媳妇的绣工，你完全不用其它嫁妆，也会身价百倍。

谁见到过南三媳妇？谁见到过这个南凤？

她可就在浪子的眼前。

浪子突然想到：她不是那个皇帝疯子的第一妃子么，不是做了那个疯子的老婆么，怎么会在这里？这里怎么会是一个织女宫？这是怎么回事儿？

南三媳妇看他，突然一叹道：“你是头一个看到我却不惊讶得闭不上嘴的人。你是不是以为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浪子此时一个长吁，说道：“不错，你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一句话说得南三媳妇顿时怒火万丈。她冷冷道：“你是谁，你不就是一个浪子么？一个天下武林中人人都知道的浪子，一个爱管闲事儿的浪子，有什么了不起？你想不想看一看我真的有什么了不起？”

浪子想不看也不行，因为他看到了南三媳妇的怒容。他知道，他最好是不得罪这个

女人。

就看她到底有什么了不起。

她带浪子到一间屋子。

这里是一间很平常的屋子，屋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是壁上有一幅画，细看一看，这一幅画是一幅绣画，绣的是一个女人，飘飘荡荡地在空中飞，她的手向天上举着，似乎在做点儿什么，她的身下，是流淌的江河，是不尽的水流。

南三媳妇道：“好，你坐下，看着这幅画，别出声……”

浪子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只好依着她的话意坐下了，看着那一幅画，静静地看着那一幅画。

他平心静气地看着。

他看得明白，那一个女人是上古的女娲，她正在奋力向天空飞去，用她手中的五色祥石补天。她的眼睛是忧郁的，她的身子很飘移，象在一点点无依无靠地飞翔，飞向天空。

浪子心道：看这么一幅画，有什么了不起？

但他见南三媳妇不吱声，只好再好好看画。

蓦地，他看着画中的那女娲有了一种活气，看到了她的眼睛里的那种神气，再也移不开目光了。他的眼睛盯着那女人，看着那飘移的身子，觉出那女娲正在一点点向天上飞去，正一点点飘移着去吃力地补天。他的眼睛再也移不开了，只好呆呆地看着那水，看着那画，心里一阵阵激动。

眼前的画成了一片一片的水，他心里在想：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女娲能不能补得好这天漏？她一个荏弱女子怎么能受得了这般辛苦？如果我能帮得了她，我得去好好帮她……此时，他看着女娲那被火烧红了的颜面，更是心中生怜，心道：我怎么能帮她一下才好？

一边的南三媳妇对他说道：“浪子，浪子，你在想什么？”

浪子痴痴呓语：“快，快去救女娲！”

南三媳妇乐了，轻轻道：“你怎么去救她，你去帮她补天么？”

浪子也道：“我怎么能补天，我一个凡夫俗子，怎么会去帮她补天？”

南三媳妇道：“你喜欢她？”

浪子看着画中人，眼睛里闪过的是馨香，是他的妻子，是如灵，是与他缠绵缱绻的一切女人。女娲的体态轻盈，她的手肘细嫩，她的腿也白净，那飘飘飞翔的姿式尤为奇妙，让他看了心生绮念。

浪子道：“我喜欢她，我喜欢她？我怎么不喜欢她，我真的很喜欢她!!”

南三媳妇道：“你喜欢她，你看一看，她是不是喜欢你。”

浪子顿时觉得自惭形秽，轻轻道：“我能喜欢她么，我配喜欢她么，她是天人，我是什么？”

南三媳妇道：“浪子，你可以喜欢她，你看，她对你也不错，你看一看，她是不是在看你？”

浪子吃惊，一看那画中的女娲，确实是看到了她的眼神。女娲在瞅他，那目光中是爱怜，那目光是喜欢，那目光中甚至有一种哀怨，一种期待已久的哀怨。女人的哀怨是一种埋怨，但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这目光让浪子的心咚咚直跳，让他再也移不开目光。

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女人，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娲。

南三媳妇道：“浪子，有一个女人喜欢你，她是一个好女人，是天下人人都知道的女娲，她补了天，她造下了人，她也造下了你，你是男人，你是她生下来的，她喜欢你，她愿意做你的女人，她是你的女人，你乱伦了，你和生下你的女人在一起，你就是她生的，但你喜欢她。你愿意做她的男人，做她的生死不渝的丈夫，你是她的丈夫，你是天

下最有福气的男人了，她是你的女人，你的女人是天下第一的女人。她温柔，因为她是
最知道男人的，她生下了所有的男人.....”

南三媳妇一边说着，一边抚摸着浪子的头。

浪子的头上尽是征尘，虽然有入疯人楼的一次洗礼，但他的头上仍然有一些灰尘。
他被女人的温暖的手一次次抚摸着，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女娲，心里生出无限的爱怜。

他轻轻道：“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他似乎要拥抱女娲去了。

蓦地，南三媳妇出手了。她一指点向浪子，浪子并不曾有一丝一点儿防备，他被南
三媳妇点中了后肩井、内肺门、正风门三大穴。

浪子仍然眼光痴痴地瞅着眼前的女娲。他的眼光里有一种依恋，这种依恋是对于母
亲的一种依恋，一种对于久已睽违的亲情的依恋。

南三媳妇却也不凡，她一出手，就轻轻提起了浪子，把他带到了别一个房间里。她
看着浪子，递与他一粒药丸，让浪子吞服下去，然后就静静地坐在他的眼前，等他苏醒。

浪子终于清醒了。

他看着南三媳妇，此时仍然是浑身无力，慢慢道：“我这是在哪里？”

南三媳妇道：“这是在织女宫，你在我的屋子里，我就住在这里。”

浪子向四周看上一看，惊异南三媳妇的卧室竟然什么东西也没有，一桌一椅一床而
已。

南三媳妇道：“你吃惊我的住处，以为我太过于简朴，是不是？”

浪子点点头。

南三媳妇道：“我不敢放东西在我的屋子里，我看着它们，会慢慢入魔，会连觉也
睡不着。”

浪子默然。如果在早先有人这么说，他决不会相信，但刚刚过了那一次女娲图的执

迷，知道了她的厉害。

南三媳妇是一个作俑者，她也不敢天天与她的图画在一起，何况他浪子？

南三媳妇道：“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我刚才不把你从那间屋子里带出来，你一定得死在那里。”

浪子默然。

他知道这是事实。

南三媳妇道：“你看了我的‘补天图’，就如此执迷，如果你看了我的‘纣王宣淫夜’、‘酒海肉林’、‘幽王御女图’，你会怎么样？”

浪子不知道，他只是沉默。

南三媳妇吃吃笑道：“男人就是男人，你也一样，即使你是天下有名的浪子，你也会一样会情迷。”

浪子信然。

南三媳妇道：“你喜欢她？”

浪子不语。

南三媳妇道：“她是女人，她是天下第一的美人，她造下了你们所有男人，她是你们所有男人的母亲，她的眼里有一种慈爱，你不看她还可，一看，你的天性就可能被她征服，你一定会喜欢上了她。”

浪子明白了，她象是女人，她是他所有喜欢过的女人，她也是他的亲人，象他的母亲，象他的长辈。

南三媳妇道：“你一定会喜欢她的，不能不喜欢她。”

浪子是男人，而男人是喜欢做这种事，却不喜欢谈它的。他此时看着南三媳妇，不愿意让她再说他的窘状，突地对她道：“我现在想知道一件事儿。”

她轻轻道：“你要做什么，你想要什么？”

她的话语轻轻，她是一个很温顺的美人，她是天下唯一的一个神工巧匠。

浪子心头一荡，不再看她，问道：“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第八章 男人骷髅女人衣

浪子正面对着南三媳妇，笑咪咪看着她，那样子象是一个无赖。

南三媳妇盯着他瞧，好久才道：“我没法儿穿衣服，我不知道我穿什么衣服才好。”

浪子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笑道：“我以为是什么难事，难住了天下第一巧人，原来是穿衣服的事儿？这好办，你问我好了。”

南三媳妇的脸上并不见一点儿欣喜，冷冷地道：“是么，我日思夜想，也想不明白我究竟该穿什么衣服。人家都说，人是衣服马是鞍，我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我没有法儿可想，我无法让我穿好哪一件衣服。我不知道穿哪一件衣服才好。”

浪子道：“好，好，你穿来我看，我一定可以告诉你，你穿哪一件衣服最好。”

南三媳妇领着浪子进了一间大大的屋子，她在这一间屋子里放着许许多多的衣架。

这些衣架一看上去，象是人一样，但细看就得大吃一惊了。这些根本就不是衣架，而是一些骨骼，一些死人的骨骼。这些骨骼被用针穿在一起，立着，象是一个个活人。他们的头仍然在，但只是有空空的头骨，一块块头骨上，有黑黑的眼洞。

南三媳妇笑咪咪道：“浪子，你杀死过无数的人，你看我的这些死人骨头，是世上的死人中最好看的人。你知道不知道世上的人什么样的人最好看？”

浪子道：“不知道。”

南三媳妇道：“我告诉你，一个活的人好看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人一死了，只剩下了骨头，这可就看得出高低来了，好的人的骨头不黑不白，是一种浅浅的浅黄色的，他的骨头好，是那种既不粗也不细，既不歪也不蠢的。他的骨头得又纤细又结实，

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蠢。这种人在一百个里面也挑不出一个来。”

浪子道：“你怎么弄来这么多死人的骨头？”

南三媳妇吃吃艳笑道：“我自然有我的办法，你知道不知道世上什么样的人最有办法？”

浪子当然不知道。

南三媳妇道：“世上谁人不穿衣？世上谁人不吃饭？只有美味儿的厨子和最好的裁缝，才是你最需要的人。你说我的话是不是有理？”

浪子不语，知道她的话有理。

你要美食，你要锦衣，没有南三媳妇这种人，你怎么锦衣绣襦？

浪子一叹：“你弄这么多的死人骨头，夜半作梦是不是心惊？”

南三媳妇突地哈哈大笑起来，盯着浪子道：“你以为我是派人去盗人家的坟墓不成，你以为我是偷偷摸摸地去弄人家的骨头来做我的衣架不成？你可是太小看我南凤了……”

浪子心道：你又来骗我了，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死人愿意把他的骨头给你？死的人活着当然也不愿意，死了也不会愿意把他的骨头做你的衣架子，你这么做，只会是偷偷地做的，你决不能大摇大摆地做。

南三媳妇看透了他的心思，轻轻一叹道：“你以为我是去偷人家的尸体，对不对？你就不能相信是让人家主动把他的尸骨给我的么？”

浪子此时只好直言，他笑道：“我不相信。”

南三媳妇道：“你为什么不相信？你看！”

她的手里有一叠子纸片片。

浪子看一看。

这是一些契约。

这是一些人给南三媳妇的契约，写的是他们情愿让南三媳妇在他们死后用他们的尸体，情愿在死后做她的衣架。

南三媳妇的脸上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表情，轻轻一叹道：“苍天不幸，生下了一种好人，他的骨骼能有这么好的用处，他为什么不愿意，你以为做我南凤的衣架有什么不好？那是男人最好的死法。”

浪子再是胆大，他此时一想到南三媳妇如何在剥死人的皮，剔死人的肉，也不由得弯腰在地，大声地呕吐起来了。

他吐出了他的吃食，吐出了他的胃纳，最后他也吐出了苦水，吐得两眼尽是泪水。

他怎么也想不到，南三媳妇会用死人的骨头做衣架。

南三媳妇道：“我一般是在那人还活着的时候看好他，到了人一死时，最好看的人也是难看已极，我还怎么能看得出他是不是好用？我看好了他，我就问他愿意不愿意。”

浪子的话是呻吟，他大声道：“没有人愿意，没有人会愿意的！你一定是逼他们做的，你一定是逼他们这么做的！！”

南三媳妇道：“浪子，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情趣？你以为我会做那些焚琴煮鹤的事儿么？”

浪子道：“你不杀死人，人家决不会愿意。”

南三媳妇道：“我告诉你，浪子，我要的人尸，还必须是人刚刚死时的，如果人死过了九个时辰，他的骨头就硬了，硬的骨头不会成为这种形状。还有时间过长，人的骨头就会黑，你想一想，一种黑颜色的衣架，我怎么会喜欢？”

南三媳妇的手抚着衣架，象是在摸着一个个她从前的恋人。

她喃喃道：“你们死了，但你们也活着，在南凤手下，你们天天体味温柔。”

浪子看着她，象看着地狱里的魔鬼。

南三媳妇道：“浪子，我早就看好了你，你知道不知道，我看人时，人都不是活人，

都是一个个骨头骼架，一个个都是衣架，只有看人时看到了他的骨头架子，你才会做出世上再好也没有的衣服。你懂不懂这个道理？”

浪子听得毛孔悚然。

南三媳妇道：“你在我的这些衣架里，是第二位的，只有一个人的骨头架子比你好。这人你也可能认得。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预言疯子？”

浪子知道，知道那个预言疯子，一个一身脏相的男人。

南三媳妇道：“他活着是一种最没有用的人，但他的骨头可是很值钱，你知道不知道？”

南三媳妇指着一个骨头架子，在这件骨头架子上，穿着、一件很华美的衣服。

浪子道：“他死了，我看到他死了。他根本就不曾答应你用他的骨头。”

南三媳妇道：“你看一看，你细看一看就知道了，他早就答应过我的。”

浪子撩开衣服，看这一架骨骼，在这骨骼的头上，两个黑黑的眼窝洞里，都看不出什么异处，但在那骨架子的髌骨上，却看到了一行小小的黑字，上面隐隐约约可见：“丁酉年秋月卖与南三媳妇此生身后骨骼，立此契约为凭”。浪子心里有一些奇怪，以为这是后写上的。但南三媳妇道：“浪子，这

是他生前卖与我的，我在他的身上用了药，便此生也再不褪这药性，如果他死了，这骨头上的字也不会没有。你看，我是不是很公平？”

浪子不想再问，但他还是禁不住问了一句：“你用什么买他的骨架？”

南三媳妇道：“你还是不问的好，”

浪子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我为什么不问？”

南三媳妇道：“你如果问了，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

浪子的眼睛盯着她，说道：“我要是太好奇了，真的想问，那又怎么样？”

南三媳妇道：“那我一定告诉你。我是给了他一张纸，就把他的骨骼买来了。”

“什么纸？”

“一张汉代的张衡的‘天星图’”。

浪子默然。如果他是预言疯子，他也会动心，一张汉代的天星图，可以让十个预言疯子卖掉他的性命，何况他死后的骨骼？

南三媳妇道：“浪子，你想好了没有？你愿意要什么，我可以答应你。只要你答应死后把你的骨骼卖与我，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

浪子道：“我不卖，”

他一想到他死后，尸骨被南三媳妇做了架子，放衣服，就不寒而栗。

南三媳妇的样子很温柔，轻轻依在浪子的身上。她一声声道：“浪子，浪子，你是不是有一点儿傻？你来这里做什么？”

许多的人都知道，你绝不是疯人楼的常客，你在这里，不是寻仇，就是杀人。如果疯人楼的人被你杀死，他们怎么会善罢干休？你一定是危机四伏，你要不要我帮你？我如果帮了你，你就会不死在这里，你以为你会不会死在这里？你危机四伏，死无葬身之地！你只有答应我的话，你才会走出疯人楼。”

浪子道：“你如果买了一个人的骨骼，你一定着急那个人死，你一定盼他早死，你好有你的衣架子。”

他的话也冰冰冷。

南三媳妇笑了，她看着浪子：“你以为我是傻子么，我会买一个命比我还长的人的骨骼么？我根本就等不及，我一定得买一个比我早死的人的骨骼。我会看人的命相，我看得出你的命会早早归西，才买你的命。浪子，你活不长了，江湖上有许多的人在等你，他们要杀死你，你杀死的人太多了，你的仇家太多了，你怎么会不早死？”

浪子瞪着双眼，对南凤道：“我早早死了也好，我晚死也好，我不会让你动我的尸骨。”

南三媳妇道：“我不相信你会不愿意卖我你的骨骼。我告诉你，浪子，你也许会死在这疯人楼里，只有我会救你，你何必在意你的尸体，你死了之后，你的尸体对于你有什么用，难道你不愿意让一个美人天天抚摸你的尸骨？难道你不愿意你的骨骼成为一个最漂亮的衣架？”

她笑得很美。

浪子大声道：“我不愿意。”

南三媳妇道：“斜五歪六正身七，四等平齐加一厘，好身量，好身量！”

她看着浪子的样子，象是看着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象是看着一副衣架，一副骨骼做成的衣架。

浪子受不住了。他想，应该离开这个鬼地方。

南三媳妇的身影一闪就内在了他的前面。

他想错了，南三媳妇不但会武功，而且她的武功超群，是天下少见的好身手。

“你想走了么？”

浪子不语。

南凤笑了，笑时也干娇百媚：“你不要走，你不愿意把你的骨骼卖与我，你可以不卖，你为什么要走？”

浪子不动了。

南三媳妇的身子向他依偎了过来，她的身子有一种暖气，阵阵女人的香气，让他也头晕目眩，他低下了头。他不能太粗鲁，也不能拂她的美意。

南凤道：“浪子，你不愿意的事儿，我们就不做，难道你在我这里，就没有一件你愿意做的事儿了么？”

浪子不知道她可以与他做什么事儿，他看到了那些死人的骨骼做成的衣架后，他再也没有别的兴趣了。他只是想着那些死了的人，他的眼睛时刻不离那些死人的骨。

那些死人都穿着南三媳妇的衣服，他们的脸上都是光光的头骨，都是黑黑洞洞的眼窝。

很吓人。

南凤道：“浪子，你说，我穿什么衣服最好？”

浪子道：“我不知道。”

南凤道：“你为什么不看一看，你是一个好男人，我有了兴趣。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男人，我怎么会有兴致在你的面前穿衣服？”

南凤一句一句地吟唱：

“我有新鲜光洁的衣服，

可我穿它给谁看呢？

我有一副美丽无比的面容啊，

可我打扮给谁看呢？

天也冷了，

地也冻了，

我怎么还看不到我的情人呢？

我想他想疯了，

夜半时的被窝里太凉了。”

她唱的时候，身子与她的心一齐哆嗦，象是一个冷夜独寝的女人，象是一个深闺思春的少妇，她的心在冷，她的身子在变冷，她的凄苦让人无法漠然。

浪子不明白，这一个冷酷的南三媳妇竟然会有这如许的情思，她的情思在哪里，不是在那些骨骼里么，不是在那些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衣服绣物中么，她怎么还会对一个男人有如许的情思？

浪子无言，他知道，一个女人对你有一些心里话要讲的时候，男人要么是细心地听

她说，成为她的男人；要么就是不再提这事儿，让她否也无法说出她的思绪，无法说出她的闺怨。

浪子道：“南凤，你穿衣服，我看，好不好？”

南凤怨忧地看了他一眼，她怨的是什麼，浪子与她都心里明白。

南凤开始穿衣服，

她的身体太白了，她的动作太优雅了，她的动作太慢了一点儿，让浪子屏住呼吸的时间太久了一些。

她终于穿上了一件新衣服。

这是一件新的长衣，五彩的长衣，在衣服的前襟上，有十几粒光明熠熠的珠子，在前面的彩凤上，有明明亮亮的珠眼。这是凤眼是凤前面的火珠，一片片云霞顿时就烧在了她的身上。

南凤道：“这是幽王时的宠妃褒姒的衣服，当年在烽火台上，一个娇笑的女人，在众人面前，穿着这么一件衣服，让幽王心醉，把他的头也丢了，把他的大好江山也弄没了，他兀自不悔。就是这么一个美貌如斯的女人，就是这么一件美丽无比的衣服。”

浪子也看得呆了，一个南凤穿上了这件衣服，真的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她再也不是一个南三媳妇了，她只能是一个妃子，一个天下少有的美人，一个美貌如仙的女人。

天下的男人见到了她，怎么会不醉，怎么会不想入非非？怎么会不甘心为她而死？江山算什么，天下算什么，生命算什么？有了这样美貌的女人，一切都可以不顾，一切都可以放弃。

浪子道：“你穿上了这件衣服，让我明白了美人为什么要穿衣服了，你穿上这一件衣服最好。”

南凤笑道：“是么？”

浪子的话很绝然：“不错。”

南凤道：“你错了。”

她又穿上一件新的衣服。

这是一件素白月色的长衣，一件再普通也没有的长衣。

但她的身姿婀娜，她的笑意盎然，她一笑一颦让人心醉，她一盼一顾让人生怜。她是一个素女人，是一个小女人，一个让人一看就心生爱怜的女人。

浪子又呆了，如果他不是亲眼看见，说什么也认不出这个女人就是刚才同他大谈买人尸骨的南三媳妇。

这是一个村女，一个一尘不染的村女。

南凤道：“这是西施浣纱的衣服，你知道，天下有美女，美女自心醉。在天下的美人中，有西施之貌的人并不多。吴王见到过的女人多了，但他看到西施也醉了，江山不要了，唾手可得的越国也放弃了。他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西施，一个美貌如此的西施。有人说得不对，西施是被越国的大夫范蠡看中了，带到了越国教了许多的宫廷礼数才教她去侍奉吴王夫差。他们错了，而且是错得可怜。他们怎么会知道，一个美女根本不要什么宫廷礼数，吴王并不要宫廷礼数，他要的是一个村女，一个一尘不染的村女西施。”

浪子知道，她的话对，他真的不知道刚才的一套衣服与现在的一套衣服有什么不一样，他喜欢刚才的女人还是喜欢现在的女人。

南凤道：“浪子，你说，哪一件衣服好？”

她此时说的是吴依软语，说得很好听的一套吴依软语。

浪子只好一叹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穿什么才好。”

南三媳妇看着一些衣架，一一指给浪子看：“这些都是从前的美人穿的衣服，它们都是我的爱物。但这里也有一些不是从前的美人穿过的，只是我自己新制的，这些衣服也并不比过去的美人的衣服逊色。也许，从前的美人此时再生，她们也会愿意穿我的衣

服。”

浪子——看去，从来不知道人可以有这许许多多的衣服，从来不知道人可以有这么多的财富。

南凤抚摸着他的肩，她的话意里有许多的情谊：“浪子，浪子，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好？”

浪子真的说不出，他没法儿说得明白。

第六卷

第一章 买下活人做衣架

浪子与南三媳妇在她的织女宫中，他不知道如何对南三媳妇说他的心里话，心道：南凤南凤，你以为象你一样，天下执迷的人会有许许多多，但可的能够做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人又有多少？你枉自多艺多才了，竟然如此狠心，有什么好处于世，有什么好处于人？

南凤不知道浪子此时的心思，依然对他满是温馨。

南凤道：“浪子，浪子，你答应我吧，好不好，你只要做了我的衣架，你才是我喜欢的人了，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你所需要的东西。”

浪子忽然噤声了，他知道他在这疯人楼里需要什么，但她能告诉他么，也许她真的会知道这疯人楼的秘密呢？他要不要用他死后的骨骼去换这疯人楼的秘密？

浪子道：“我要知道一件事儿的秘密，你会不会知道？”

南三媳妇道：“我明白，你要知道的是疯人楼。”

我的尸体卖与你。”

南三媳妇大喜，乐道：“我怎么不知道疯人楼的秘密？如果我不知道，谁还会知道？”

两人真的达成了契约。

浪子心道：不知道世人如果知道了我浪子的这一次答应，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一定会认我浪子是疯了，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他们会说，浪子是疯了，是一个比疯人楼的疯子还要疯的疯人！

可浪子如今顾不得了，他一定要知道疯人楼的秘密。

南风道：“你要知道什么，我好知道我能不能告诉你。”

浪子道：“我要知道的是，谁是疯人楼的主人，谁是疯人楼的楼主？”

南三媳妇一笑，点点头。

显然她知道。

浪子道：“我要知道的是，从前的江湖志士们入了疯人楼，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我看到了一个人，他是从前的丐帮帮主解免解前辈，但另外的人都不知道哪里去了，他们有……”

他沉吟了一下。

“他们是……天下有名的醉仙刘伶，青衣派的掌门人云生云大侠，还有时花流的主人时如花，痴迷人君天寿……他们都在哪里，他们是不是死了，他们为什么一入了疯人楼，便都一去不再复返？现在江湖上的许多人也入了疯人楼。他们是武当派的损心道长，少林寺的不空大师，还有北派无极剑宗的宗师一傲。他们怎么会不理江湖上的是非，专心吹捧疯人楼？他们是不是喝下了什么迷药才迷失了他们的本性？”

浪子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南风看着他，一叹。

浪子愕然。她叹什么，她为什么要叹气？

南三媳妇看着浪子，轻轻道：“浪子，你为什么不问一问你自己？你何必多心，多

管江湖上的事儿，你管管你自己的事儿，好不好？”

浪子惊异道：“我自己？我自己有什么事儿要管？”

南凤道：“你的事儿多了，”

她屈起了纤纤手指。

“你的妻子没了，你没有看到她的尸体，她是不是真的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浪子摇摇头。

“你的妻子如果真的死了，她是被谁杀死的，是不是真的是那个酒疯子害死的，你怎么能杀死那个酒疯子……”

浪子的心一跳，她的话一下子说到了他的心里。

“你所关心的女人如灵、馨香，她们会不会再认得你，她们为什么对你再也不认了，她们是不是能被你救出去？”

浪子心道：你以为我不关心她们，我刚才是想，我提的问题太多了，不愿意再多提问题，不愿意让你再为难就是了。

“你还得问一问，如果你见到了那个疯人楼的楼主，你会对他讲什么，他会不会听你讲，他是不是会杀死你……”

浪子默然，他此时才知道，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有多厉害。

她轻轻抚摸着浪子的肩头，她是不是总喜欢抚摸男人的肩头，她在摸男人的骨头么，她还是在摸男人的心思，她认定男人的心思好摸呢，还是男人的骨头好摸？

她轻轻道：“浪子，浪子，你最不正经，最不正经的男人总是让女人又是心慌，又是盼望。你知道不知道？”

他也许知道，但此话一经出于一个南三媳妇的口中，他不知道也知道了，他知道也知道了，

南三媳妇道：“浪子，你要问的太多，你得问一问，为什么预言疯子在江湖上一说

一个准，为什么皇帝疯子会在江湖上找了许多的女人，这些女人是不是都真的做了他的妃子？你得问一问，为什么金银疯子要在天下推行他的纸片片儿，要用他的纸片片代替那些金银，他要做什么？他是不是疯得太厉害了？你也得知道，问一问，为什么蛇疯子要杀死你，她为什么杀你没有杀死，是不是她的毒蛇太差了，你得了好人的帮助，你被人救活了，但蛇疯子不杀你，酒疯子不杀你，是不是疯人楼对你很好，想收买你？”

南风一连问了许多个问，直把浪子问得瞠目结舌。

他心道：我知道，我想知道这些，但眼前的人却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她是南风，是天下有名的南三媳妇，她用死了的人做衣架，她用死人做衣架并不惊世骇俗，但她能让活着的人就答应她，答应死时供她用，这是天大的能为，你不能小觑。

浪子再也不语了。

如果他不答应南三媳妇，他不答应眼前这个笑眯眯的女人，他就再也不是浪子了。

“你以为我会答应你么？”

南风乐了，轻轻一拍她的嫩手，嘻嘻而笑：“你不愿意也好，但你不会不愿意的，如果南三媳妇做一件事儿，不想得细细密密，她怎么会做？”

是的，她想得很周密，想得很仔细。

浪子坐在她的对面。

他想了很久，一点点想，竭力不去想他的尸骨，竭力不去想他被做成了衣架时的样子，不去想那个黑黑洞洞的头骨。他的眼睛闭上了，但眼前总是那一具尸骨。

他一咬牙，说道：“我如果答应你，你会告诉我这一切么？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么？”

南风嘻嘻而笑，一撇嘴道：“我如果不知道，我还算什么南三媳妇，我还算是有什么南风？”

浪子一咬牙，说道：“好，我答应了。”

南三媳妇乐得跳了起来：“果然果然，我没有看错，你也是世上的一个奇男儿。我真的很喜欢你了，真的有一点儿不舍得把你做成了衣架了。但我得好好想一想，我得把你做成一个比他们都好看的衣架，让人家一看到了你，就心里很是羡慕，你说这样子好不好？”

浪子在心里苦笑笑：你以为我会领你的情？你以为我喜欢你的衣架，如果不对你们这疯人楼有兴趣，我怎么会答应你，恐怕你一说出你的打算，你一让我看到这些骷髅，我就会吓得逃走。我怎么会答应你？

南三媳妇道：“好，你要是愿意，我现在就可以做了，我只是在你的髁上刺一行字，一会儿就完了，你就可以活蹦乱跳地去做你的事儿了。从此我就得关心你，如果有谁要杀死你，你得记住，我不会插手的，但我得关心你的死尸，得用你的死尸。我不会劝他不杀死你，但我会告诉他如何杀死你，这样子好不好？”

她象在同自己的情人商议一件最好办的事儿。

浪子苦笑。

他如今只好听她的了。

南三媳妇告诉他，她善长一种神针绝技，可以“入骨三分”，在他的肌肤上刺字，就可以把这字的药渗入骨头里去，一旦他死了，她就可以合情合理地用他的尸骨。

她一叹道：“你不知道，象你这样的人还没有多少麻烦，有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有一大家子，人活着时他们不管，一死，他们可就全来劲儿了，他们不让你动一下死尸，象死尸就是金银财宝似的。你有什么办法？他们哭啊哭的，象是他们与死人最好。真的是活见了鬼了……”

南三媳妇一说到此，就咯咯直乐。

浪子可没有笑，他笑不出来。

南三媳妇把他的衣服脱了，她的手很轻很柔，她让男人知道，如果她与你在一起缠

绵，你根本就不会受委屈。

她把浪子抱了起来，象抱着一个婴儿。

她把溶子放在了床上，让他的髌骨对着她。

她拿出了十六根针。

这针银光闪闪，在灯下也闪光。

长针足足有近尺长，但很细，只是一条线。

南三媳妇道：“浪子，浪子，你怕不怕？你如果怕，我可以给你一杯酒，让你有些醉意。你如果再怕，我可以让你昏睡过去，一醒时，我就做完了。好不好？”

浪子道：“我不怕。”

南凤毕竟是天下第一巧手，她出针如电，一出即收。

她轻轻道：“浪子，我得在你的髌上刺上一百一十六针，才会做出这二十三个字，你忍受些。”

浪子此时既然已经答应她了，只好听天由命了。

长长的针刺入了他的髌骨。

他只觉得出一阵子刺疼。

只是一针。

他没有感到有什么异样。

只要他能忍受一百一十六下就是了。

又是一针。

南凤刺时，越来越快。

十六根针在他的眼前身后飞舞。

她的口里轻轻地唱了起来，她唱的是一首情歌。

“小妹子你来看看哥，

哥哥的日子不好过。

没有了你的心窝窝，

哥哥的泪水哟往哪儿搁？

小妹子你来看看哥，

哥哥的身体热开了锅。

清凉凉的地方是你心窝，

可不知你让搁不让搁？”

浪子的心里一阵子心神激荡，南凤是天下少有的女人，但一他心道：南凤，南风，我刚才忘了问你的是一句话，你是南三媳妇，但那个南三在哪里，是不是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寡妇，或许你只是叫一个南三媳妇？你这么有才能，有本事，你不该嫁人的，你不会嫁人的。

南凤此时问道：“浪子，你是不是在想我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男人，叫南三的？”

浪子的心欲定，但心神激荡，根本就定不下来，他此时嗅着南凤的身上的香气，心里一阵阵慌乱。他道：“你有一个南三，如果他是一个好男人便罢，如果他不是一个好男人，我帮你杀死他，好不好？”

南凤嘻嘻而笑：“有许多的人帮我了，我一直愿意杀死他，可他死了，他死在了别人的手里，我没有让他白死，我用他的骨头做了一件衣架。虽然他的骨头并不是很好，但他是我的丈夫，我只好勉强用他的了。”

她一边说着，还一边笑。

浪子心惊，知道这个南三媳妇也是一个狠心人。但他心道：她是执着，她入迷的是她的衣服，她才如此着迷的，如果我是她，我也会着迷。她怎么能不入迷？她的手艺是天下第一的，她不入迷，她怎么会天下第一？天下第一的人都是疯子，天下第一的人都是异人，你无法用一个常人的眼光来看一个天下第一的异人，你如果那样看她，你就错

了，你就大错而特错了。

南三媳妇道：“我时常给他多披上一件衣服，我怕他冷。我在他活着的时候，常常入迷地绣啊绣的，从来也不想着关心他。他死了，我才知道，有一个男人让你关心，你也是一个好女人了。我就从来不忘记让他知道，他的妻子对他没有忘。我告诉你，我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不在他的眼前……”

浪子心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和男人在一起，但就是你与男人在一起时，你如果让他在那都是死人骷髅的屋子里亲热，他不会吓得昏死过去么？他还有什么心思同你亲热？

他正在苦思冥想，听得南三媳妇一声长长的叹息，说道：“浪子，好了，好了，你看，这根本就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啊？”

长针如梭翻飞，入骨三分的刺入，竟然没有一滴血流出，这也是奇异的功夫了。

浪子的心里一喜，坐了起来。

南三媳妇道：“我看着你，越来越喜欢你了，你知道为什么么？”

浪子盯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满是对浪子的情意。

“为什么？”

“因为……”

她叹了一口气。

“因为，所有的人都不象你这样潇洒，他们有的哭哭啼啼，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捶胸顿足，有的怒火万丈，没有一个象你一样。你是有悟心的人，知道皮囊只是人的表，没有什么用的，你是有大道的人……”

浪子听了她的话，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明明是真心话，让他听了也以为她是在讥讽他。

这时，有人拍手道：“好，好，我从来以为南三媳妇不会说谎，可我现在知道了，

她说起谎来，还真的不脸红。”

眼前有了一个人，这人是解免。

他走到了浪子的眼前。

他的眼里是怜悯，一种对于死人似的人的怜悯，一种在垂死人病床前的那种怜悯目光。

“浪子，浪子，你怎么会听她的话，她的话，连地狱里的阎王都不敢相信，也怕被这女人卖了……你完了，浪子，你完了……”

浪子的心一下子落下去了。

他看着南三媳妇，看着解免，眼里一片空空。

“她撒了什么谎？”

解免道：“我可以告诉你，她根本就不是南三媳妇。她叫南三媳妇不假，但世上从来没有一个南三，她只是自己管她自己叫南三媳妇。”

浪子一惊，世上的女人如果没有男人，她们会急不可耐地对所有遇上的人说她们是独自一人，她怎么会告诉人家她叫南三媳妇？

解免道：“她说她是南三媳妇，她是想让人家对她没有戒备，她好做她的事儿，”

浪子心里一叹，这是一个好主意，谁会在乎一个妇人，谁会对一个妇人比对于一个女孩儿更在意？

解免道：“再说，她从来不买死人的，她买的是活人。”

浪子的心更跳得厉害了，他瞪眼看着南凤。

解免一叹道：“她一百针下去了，你从此再也没有武功了，你和那个天下有名的预言疯子一样，你上了她的当了，她让你失去了武功，你从此形同废人了。她把所有的针都刺在了你的穴位上，她的劲儿用得巧极了，你再也不会以为她是在刺入毒药，刺入你的大穴，让你再也提不起内力……”

南三媳妇乐道：“解大侠怎么这样夸奖我？”

浪子的心一急，急忙凝聚内力，但他一提内力，内力如空空的一束气，在腹中再也聚不起来了，只是让他生生着急，尴尬。

南凤笑了。她看着浪子，说道：“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我做衣架时，从来也等不及，我得让人早一点儿死，你如果不死，我怎么会做好我的衣架？”

她笑得很可爱。

真正的一笑倾城。

一笑倾了浪子的命！

第二章 世上只有疯子好

浪子的心一沉，他知道他如今已经沉入了万丈深渊里去了。他此生得沉入轮回，再也没有机会做他的事儿了。

解免看着他，说道：“浪子，如果依得我的意，我一定要你在疯人楼好好与人一战，让你死也死得服气。但楼主不愿意，我又有什么办法？”

浪子此时笑了，他居然也能笑得出来，他看着解免，笑道：“解大侠，你从前可不是这小气样子的，你从前是一个天下人人都服气的大侠，你现在这样子，象是一条狗，你说对不对啊？”

解免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变得很不好看，冷冷道：“浪子，你以为我不敢杀死你？”

浪子突然哈哈大笑，笑得很开心。

“你敢做什么，你只是一条狗，一条狗能做的，只是围着主人乱叫而已。”

解免气得脸色发白，但他一声不吭，只是狠狠看着浪子。

浪子心里暗暗吃惊，象解免这样的江湖人物，是笑谈皆杀人，百步便喋血的，但连

他这样有名的江湖人物也不敢对浪子出手，看来这疯人楼的主人一定是更有威风了。

解免道：“浪子，如果不是看你还是一个可用之人，我一定不会饶过你！”

浪子心知不能再出语激怒解免，如果他真的出手，对浪子不利。

俏生生的南三媳妇对浪子道：“浪子，你得死了，如果你不听楼主的话，你一定死无葬身之地！”

浪子看她，轻轻一叹：“是么，我以为有你这么一个骚女人，我的死处一定很不错。怎么会死无葬身之地？”

南三媳妇道：“浪子，我喜欢你，我告诉你，就是你死了，我也会让你死在温柔乡里，你相信不相信？”

浪子叹气，他此时已经武功全失，相信不相信这南凤的话，又有什么用处？

南三媳妇斜睨着浪子，一边抚着浪子的肩，一边吃吃地艳笑：“浪子，浪子，世上只有疯子好，你相信不相信？”

这一回浪子却轻轻地叹气，说道：“我不相信。”

因为浪子不相信世上只有疯子好，所以南三媳妇和解免带他去看疯人楼的疯子。

他被带到了一块大大的岩石面前。

在岩石上，有一个人，这是一个疯人楼的疯子。

解免大声道：“时大侠，时大侠，你看一看，有人看你来了。”

解免轻声对浪子道：“你记得，你要活命，你得说这一个疯子是天下最好看最好看的人，不然，你就会死在他的手里，他一定会杀死你。”

只听得岩石上有人轻声嘟哝道：“什么人在那里胡说，什么人，站出来！”

解免与南三媳妇带着浪子，走了出来。

岩石上的人一声冷哼：“原来是你啊，解傻子，你来这里做什么？”

解免笑道：“好久不来看时大侠了，不知时大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时大侠的身体

还好么？”

那人轻声一哼道：“好与不好，与你有什么相干？”

解免也不免尴尬，用笑掩饰他的窘状，对那人道：“时大侠，有人不知道这疯人楼里人才济济，更不知道时大侠是天下的人中龙凤，一表人才，他得看看时大侠的人，才会有认识，才知道世上的人才都在这疯人楼了。”

那人一声冷笑，说道：“疯人楼有什么人才了？还不都是一群趋炎附势的家伙！你以为你一句好话就能让我相信你么？解免，我上你的当还不多么？”

解免语塞了，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此时，一边的南三媳妇乐了，她一乐，声音却也十分娇媚可爱，让人的心里一震。

她笑道：“好，好，真是快人快语！时大侠不愧是人中龙凤，让南凤佩服，”

那人显然听了南凤的话很是舒心，不再出声讥讽了。他只是沉默着。

南三媳妇道：“如果时大侠愿意，我可以带这个真心佩服时大侠的人上来看你，行不行？”

那人有一点不愿意，但他好象对于南三媳妇并不能十分无礼，说道：“你愿意带人就带人来好了，这有什么不好？”

浪子听着他们一来一去的讲话，心里早就生出了兴趣，心道：看来，疯人楼的人也十分畏惧这一个时大侠，却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能让疯人楼的人对他如此畏惧！如果我能与他相交，岂不是能让他们疯人楼的人生出几分惧心了么？如果他能助我出去，我或许可能治好了病，也未可知。

南三媳妇道：“好，好，既然时大侠愿意，我就带着这一个人上来了？”

那人自顾自地嘟哝：“你愿意上来就上来，难道还要我下去请你不成？”

话虽是生硬，但语气已经是软多了。

南凤带着浪子向上走，她回过头向解免一笑，那是女人的细心处，被她一笑笑得解

免来了英雄气，轻声道：“难道我怕了他不成？我只是不愿意见他就是了。”

南风笑笑，再也不理会解免，与浪子一径上去了。

在大石上，有一个小小的山洞。

他们入了洞里。

在洞里点着两粒大大的夜明珠，这洞就闪闪烁烁，显得很亮，在洞里，有一个人，身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坐在正中间。

浪子看不清他是谁，也看不清他的模样。

那人的声音却是极有威力：“你是谁？”

浪子心里知道，这人能让天下知名的解免解帮主害怕，就一定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如果他认得这人，或许会有些益处。

他与南三媳妇都屏息而立。

那人坐在暗中，却看得浪子清清楚楚，他问道：“你是谁？”

浪子道：“浪子崔平。”

那人一声惊讶道：“浪子崔平，就是那个爱管天下不平事儿的浪子崔平么？”

浪子的心里一酸，心道：我原来是爱管天下的不平事儿，但如今我已经被这个南三媳妇给弄得没了武功，还能管什么闲事儿？我再也不是那一个浪子了，只是一个废人了。

那人道：“你为什么不说话？”

浪子道：“我没有话可说。”

那人笑了。他笑道：“好，好一个没话可说……”

那人似乎对于浪子的这一句话有十分的感慨，轻轻长吁道：“你的武功没了，是不是？”

浪子的心里一惊，在暗中，他怎么就看得出浪子的武功没了？他的功夫也真是奇异

了。

那人道：“没了武功不要紧，但是谁把你的武功弄没了的，你怎么中了人家的诡计？”

浪子心道：你当然不会知道是我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这个自称为南三媳妇的人干的事儿。她做下这种事儿，本来就十分卑鄙，你要我当着她的面怎么说？

南凤此时却说道：“你以为他是谁弄的，除了我，还有谁能让他没了武功？”

这时，那男人显然有一些紧张，结结巴巴地道：“你说……你说什么？是你，又是你？……”

南凤笑了，笑得很悠闲。她笑够了，才慢慢道：“你说说，你是不是也怕我啊，你在这疯人楼里不怕别人，只是怕我的，对不对？”

她的声音很温柔，象是面对着她最亲的亲人。

那人一叹，再也不吱声了。

进了洞里的时间久了，浪子也就看得清洞内了，他看得出，在对面坐着一个人，身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脸色很苍白。他坐在那里，只是静静地看着浪子，看着南三媳妇。

这人高深莫测。

南三媳妇道：“时大侠，我看你是不是好一些了？”

那人道：“当然。你看！”

他一挥手，一股风向石洞壁上刮去，点燃了壁上的灯。顿时洞内大亮。

浪子看清了对面的这人，这是一个中年的儒雅书生，气宇轩昂，人也十分冷峻，看着对面的南三媳妇与浪子。

浪子看得明白，他是一个很洁净的人，在他的洞内的四壁上，都悬着一块块水晶块，这些水晶块都打磨得光光的，平平的，显得人影幢幢，照得清室内的一切。

那人道：“南凤，你带来了什么给我？”

南凤向着浪子一点头，又悄悄瞄了一眼，才道：“时大侠，你可是想错了，如果你

愿意我给你带来一件好衣服，我愿意。可是得下一次了，这一次因为带来了浪子，所以把这一件事儿忘了，忘得干干净净……”

她的话音一落，只听得呼呼一阵风响，那人象一只大鹰，从他的位置上一跃而起，直扑向南三媳妇！

南三媳妇的功夫却也不弱，她躲了一下，再躲了两下，但始终闪不开那人，被他抓在了手里。

女人并不害怕他，颤声叫道：“时如花，时如花，你杀死我罢，你杀了我吧！”

浪子心里惊异，他心道：原来他就是那个在江湖上失踪多年的时花流的主人时如花！？

时如花，在江湖上是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他的功夫是一种武林中人人也说不明道不清的功夫，是一种融西域功夫与中原功夫于一炉的奇功，江湖上的人都知道，这人其实比少林寺的不空不悟都要功夫高明，也比武当派的损心道长一辈要强上许多。时人经常把他与冷心老人相比，也与过世多年的大侠林渊相比。

原来他就是那个时如花。

浪子吃惊了，他看到了时如花却要此时去掏南凤的怀里。

他一声大喝，虽然他是一个被废了武功的人，但他也知道象时如花这么做，实在是伤江湖风化。他管不了也要管。他以为时如花要对南凤非礼，但看到了时如花却从南凤的怀里掏出了一件东西。

这东西软软的，只有盈盈一握。

抓住了这一件东西，时如花就满心欢喜。他哈哈大笑，身子一纵，在空中翻身，竟然不碰壁顶，不碰石壁，就又坐在了他的椅子上。他看着手里的东西，笑道：“好，好，真的是好！我想你一定会给我带来好东西，果然不假。”

他的手在哆嗦。

时如花很是激动。

他展开了他手里的东西。

原来是一件衣服，一件南三媳妇做的衣服。

时如花口里反复地念叨着：“好，好，真的是好，好，好，真是好……”

他竟然一点儿也不犹豫，把他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下来，把这一件衣服穿在了身上。

他一穿上了衣服，与刚才就判若两人。他在那些水晶面前转来转去，看着他自己的身影，看着他自己的模样，大声道：“好，好，真的是好！”

浪子知道，这一个时如花是天下最有名的美男人，他原来在江湖上就是一个天下美女追逐不已的男人，他的心思很冷，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成为了他的心上人，也从来没有一个美女成了他的妻子，他太爱惜他自己了。

现在看来，他对于他的新衣真的是欣喜若狂。

时如花的脸也变了色。他的脸上满是红晕，让他顿时生气勃勃，让他顿时又是一个满天下女人皆是倾慕的美男人了。

他看着水晶块中的男人背影，颇有些顾影自怜的模样儿，轻轻对着水晶中的人道：

“时如花，时如花，你是一个男人，你还是一个女人？”

浪子心道：你本来是一个男人，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你难道能成为一个女人不成？就是你想成为一个女人，你也不能。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怎么连自己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都不知道了？

时如花此时却轻轻一叹道：“世人咏美人，但有曹子建的洛神赋，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有一些专咏美人的诗句，美人因此而传之永世，但你知道不知道，世人从来也不咏男人之美，象樊哙啖彘肩，一以傲气，这是男人的阳刚之美；象刘邦宰蛇，是一种大气之美；象诸葛用计取人，这是智慧之美。有人自比是美人，但总不如屈子，自况美人，而且其辞哀哀……”

此时，这一个时如花就在地上来回闲走，边走边道：“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他一举步，身姿飘袅，有十分的悠闲。

浪子只知道他是在咏古诗，全然不知道他这是在诵屈子的《离骚》，他此时的诗意是在诵屈原的心意，说他自己本来是香草，是美人，但愿君王会相信他，宠爱他。

时如花道：“浪子，我刚才诵的古诗，你懂不懂？”

浪子只好答道：“我不懂。”

时如花道：“可惜，可惜，你这一个人看上去有几分儒雅的，但一来真的，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人生在世，只会打打杀杀，有什么意思？”

他一副索然无味的样子，因为他与浪子不是同侪，不相与谋。

他穿着那一件新衣，突然问道：“浪子，你看，我与城北徐公孰美？”

这是一个古时的故事，从前有一个男人名叫做邹忌，他自己以为他自己很美，就问他的妻：“我与城北徐公孰美？”他妻子道：“还是你美，城北徐公怎么比得上你呢？”邹忌听了很快活。他又问他的小妾：“你看，我与城北徐公孰美？”小妾自然也是奉承他，说道：“相公与城北徐公比起来，你还是比他美多了。”终于有一天，城北徐公来了，在他的家里，邹忌在暗地里细细地看着城北徐公，再看看他自己，终于知道一个事实，他确实不如城北徐公美啊。

此时，时如花也是一问，也是如邹忌一样，相信他自己确实是比天下的男人都美，才有了这一问的。

时如花的脸上，有一种自傲，看天下无人的自傲。

他身穿着新衣，在浪子面前走来走去，看着浪子，轻轻道：“你看我是不是天下最美最美的男人？”

浪子不语。

时如花生气了，大喊道：“浪子，你说我是不是天下最美的男人？”

浪子道：“你不是。”

时如花变了脸色，一纵身，直扑向浪子。

他双手直抓向浪子。

浪子如果身有武功，他这一抓虽也抓不到浪子，但浪子已经身无武功，他连动也不能动一下了。

时如花的这一扑，是致命的一扑！

第三章 痴迷人君君天寿

浪子正呆呆怔怔地站着，一边的南凤突然出手了，她一把把浪子扯住，身子在空中飘飘一摇，便落在了地上。

时如花却也快当，一出手，手掌就落向了浪子。

如果这一掌击实了，浪子不死也得受重伤。

但时如花的手却生生在空中停住了。

他的手落不下去，因为他一要出手，这一掌就拍在了南凤的头上了。

南凤却也不惧，笑咪咪地用她的头去迎时如花的手，她一边迎去，还一边笑道：“时大侠，你怎么不出手啊？！”

时如花气得大声吼叫：“南凤，南凤，你不要以为我会怕你，我只是看在你有一手好手艺上，我才不会杀死你，你知道不知道？”

南凤道：“我当然知道，我的这一手好手艺，不光是你看好了，但只有你这人才明白，世上有武功的人太多了，但有一手好手艺的人只有一个南三媳妇，你说是不是？”

时如花怎么能与南凤分辩？他一不如南凤能巧舌如簧，再也不如南凤那么有心计，

只是瞪瞪着双眼看着南风，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这么一怔的当口儿，却再也不能向浪子出手了。

时如花道：“浪子，你虽然不能死在我的手下，却也便宜不了你，你说，天下还有谁比我更美？”

浪子心道：看来，我入了这疯人楼，真的不能象平时在外面，能用常理与他们论理，在这里的人，大都是半疯半痴，你与他们怎么会有理可讲？如果你不能与他们讲得明白，他们便会寻找机会杀死你，那样你岂不是会死得很冤枉？

想到了这里，浪子就道：“时大侠，我告诉你，有几个男人确实是比你更美。”

时如花此时更是生气了；盯盯地看着浪子，恨不能一口把他吞下肚去。他恨声道：“你说，是谁会比我更美？他们在哪里？”

浪子笑了，大声笑道：“我虽然不会读书，我却知道有一句古话，有这一句古话，也就有了一个道理，足见得人家确实是比你长得更美。”

时如花阴沉着脸，说道：“你不用绕弯子了，你只是直说得了。”

浪子道：“直说就直说，我告诉你，人家一说起男人的美貌时，都是说一句话，都说‘貌比潘安，才似子建’。你听说没听说过这两句话？”

时如花愣了一愣，说道：“听说过。”

当然听说过，象他这样一个饱学之士，怎么会不知道这两句话？

浪子道：“对啊，既然有这样一句话，就说明人家潘安确实是比你更俊，人家子建确实是比你更有才能。你有什么不服的么？”

此时，时如花的脸色更加不好看，他盯盯地看着浪子，恨不得马上把他吞下肚去。

象是眼前的浪子就是那个貌美如玉的潘安，眼前的浪子就是那个才气横溢的曹子建。

南风一见到了时如花的气性，便知道有一些不妙。她心道：浪子浪子，你以为我总

能护住你的么？你可是想错了，如果这一个时花流的主人用他的西域功夫对付你，我也不一定能对付住他的，那时你岂不是就只有一死了么？象你这样子的一个男人，死在了时如花的手下，岂不是有一点儿冤枉？你还是不要再讲了，你只是大言不惭，徒逞口舌之利，有什么益处？

但浪子显然并不知道南凤此时的心思，仍然兴致勃勃，对时如花道：“时大侠，我还听到了一句话，这说明更有人比你美。”

“什么话？”

“有人说，貌比子都，才似刘郎。这一句话你是不是也听说过？”

难的是，时如花不得不承认他也听到过这一句话。

浪子轻轻一笑道：“这不就得了，你既然听到过，你一定知道了，你不是天下最美的人，如果你是天下最美的人，人家怎么不说是‘才如时如花，貌比时大侠’呢？”

浪子突地噤声了，看到了时如花眼里的杀机。

他知道，他刚才的话太愚蠢了，他此时一定会被时如花杀死了！

但此时时如花突地大声长啸，啸声在洞内回荡盘旋，久久不止。这啸声让浪子与南凤都是大吃一惊，他们明白了，象时如花的这功力，莫要说他们不逮，就是天下少见的那些大人物，他们也不一定会有时如花这充沛的内功。

他们惊得呆了，南凤竟在此时匆匆看了浪子一眼，这眼光中是责备，是责怪，浪子明白她的心事：你何必惹他生气？

他是一个疯子，是一个疯人楼的疯子，你惹他生气，对于你与我都没好处。你看，你平白地惹他生气，他如果向我们出手，我与你岂不是都得死在这里么？

这一眼看得浪子的心里一热。他心里又是心酸又是凄楚，心道：南凤南凤，如果你不把我的功夫弄得没了，我还可以同这个疯子一拚，那时你或许还有希望逃出这里去，他也许并不想加害于你，但对于我，他是一定得杀死我而后快了。他自认是天下最美最

美的人，让我给扫了兴头，岂能不恨我？现在他一定要杀死我了。

但时如花看着浪子，他盯着浪子眼神有一些奇怪，他看了浪子好半天，突然说道：“好，好，浪子，你说得好，你说得好！好，好极了！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法儿？好，好极了！”

浪子与南凤都愣了，他们没有想到，时如花竟然会不对浪子下毒手，而是对他大加赞赏。

时如花道：“浪子，人家都说你是江湖上的一个怪人，今天看来真的是不假，没有你，我怎么会想出这么一个主意？！”

南凤道：“什么主意？”

时如花道：“我要让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才如时大侠，貌似时如花’，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一句话。你说，古人的那一句‘才如子建，貌比潘安’是不是他们听来的，是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奔走相告，才渐渐传世的？”

浪子道：“当然。”

时如花道：“好，我就是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一句话，都知道这一句‘才如时如花，貌比时大侠’，你看，这有多妙？”

时如花竟然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

他身子一跃，人便飞下了山洞，一闪身影，便不见了。

南凤与浪子走出了山洞。

南凤对浪子道：“浪子，你要是想活着的话，你一定得听我的，你不能随便与任何人顶撞，在这疯人楼内，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你。你知道不知道？”

浪子一叹，说道：“南凤，南凤，既然你不愿意让我身怀武功，愿意让我死，我死在谁的手里还不是一样？”

南凤幽幽一叹，说道：“那不一样，我得让你死在我的手里，你不要忘了，你是我

的人，说得对一点儿，你是我的骨骼，我得要你的骨骼做衣架。”

浪子心里一凛。

他怎么忘了？他心道：这真是奇事，是因为南风是一个娇媚好看的女人，我就忘了她是要杀死我的凶手了么，是因为她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我就忘了她是毒害得我失去了武功的女人么？我为什么对她没一点儿怨恨，为什么对于她没一点儿仇视？

南风瞅他一眼，怨怨尤尤地瞅他一眼，轻轻道：“浪子，浪子，你的一生，是不是有许多的女人？”

浪子的心里一悚，他想到了那个馨香，她也向浪子说下了这句话，女人对于男人有情，便想占有这一个男人了么？如果她不是对他有情，她怎么会问出这一句话来？

浪子不想回答她，只好一声不吭。

南风是聪明女人，深知何时可以问男人一句话，何时不能再问。

她再也不问浪子了。

她此时对浪子道：“你愿意不愿意去看看疯人楼的其他人？”

浪子心知她对于自己是没有什么顾忌了，他愿意看，他怎么不愿意，他现在对于这疯人楼，还是几乎一无所知，他愿意看一看这些怪人，这些活在世上奇奇怪怪的人物。

他说了一句：“我愿意。”

他真的看到了一个怪人。这是一个真正很奇怪的人。

这人的样子很是肮脏，他坐在地上，一句一句地唱歌。

他的歌声很响亮，但不好听。

细一听来，便知道他是五音不正，用一种怪声怪气来唱歌：

“世人都知疯人孬，

只有我知疯子好，

上街不用花钞票，

看到啥好拿走了。

世人都说疯人蠢，

只有我知疯子好，

堂上拍碎了惊堂木，

怎奈我疯人听不着？

世人都说疯人蠢，

只有我知疯子好，

醉了有觉睡，

渴了饮佳肴，

急了有女人，

没有愁容貌。

世事如烟人如虫，

只有疯子好！”

此时，只见南凤打点起了精神，走上前去，看着那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子，恭恭敬敬地打揖道：“君老夫子，君老夫子，你好哇？”

那人瞪起了眼，盯着南凤看，看了好一会儿，才道：“你是不是那个小妖精？你是不是那个迷倒了一大片男人的小妖精南三媳妇？”

南三媳妇却也好脾气了，对着这一个老人道：“不错，我就是那一个小妖精，我就是那个迷倒了一大片人的南三媳妇啊。”

这人大笑道：“你承认了？你承认了！这可不错，这可不错，你是不是试一试，你来试一试迷倒我老人家，好不好？”

南三媳妇此时竟然能恭恭敬敬地对他道：“我有什么法术能迷得住天下最有本事的痴迷人君君天寿？！”

老人大笑道：“不错，不错，你迷不住我，你真的迷不住我。我一生迷住了无数女人，但从来没有女人会迷住我！”

他的身上满是脓疮，一身的皮癩，使人看也不敢看，怎么能大声谈起女人，谈起他能迷得住女人？浪子站在他的对面，得不时地屏住的呼吸，才能不被他熏死。听得他一心一意地谈起女人，岂不是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岂料得到，他的笑意竟然让痴迷人君天寿看到了，他冷冷地道：“南三，你带来的这个小白脸是谁？他是你的相好么？”

南三媳妇一见他的眼里的凶光，就不由得大大在心里叫苦，她心道：浪子，浪子，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天下最有名的大侠不成？你一定得死在这里，就得连我也连累了，你不同这一个疯子一般见识好不好？你看他时，竟然没有一点儿的恭敬之心，他如果看得出来，岂能容你？

南风的脸色做出了一种忸怩，一种谈到了心上人的忸怩。她的模样做得极象，让痴迷人君天寿大大的开心了，他大笑道：“南三，南三，你别做样子了，你要是做给这一个小白脸看的，也就算是了，可你在我老人家的面前做这样子，岂不是在鲁班面前弄大斧么？”

他哈哈狂笑。

浪子顿时让他笑得气血翻涌。

他心道：只说是我来疯人楼，能把这里弄得人仰马翻，这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了，只是这痴迷人君天寿，那一个自称美貌的时花流的主人时如花，再加上那几个被迷失了本性的人损心道长与不空大师等人，我就对付不了。我与他们一个个对敌，有的可以一敌，有的我干脆就不是人家的对手，我怎么会平了这疯人楼？我从前与酒疯子对敌，我就不是他的对手，这里的人象痴迷人君天寿等人，他们的功夫比酒疯子不知高过多少倍。

此时，痴迷人君天寿看着浪子，说道：“我好象看过你。”

浪子的话意是心灰意冷：“你怎么会看过我，我在江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堂。”

痴迷人君道：“我看到过你，我看到过你，我记不起来了，但我一定是看到过你的……”

南凤道：“他是浪子，他是浪子，是江湖上的那个爱管闲事的浪子。”

痴迷人君大声道：“对，对，你是浪子，我记起来了，你是浪子，你是天下有名的浪子。你也真的配得上南三，你可以做她的东床快婿，你配得上南三。”

南三媳妇的脸红了，她轻轻挽着浪子，真的象是他的情

痴迷人君道：“浪子，你与我比一比高低，好不好？”

浪子道：“我没有什么本事，我怎么和你比高低？”

痴迷人君乐了，大声道：“不对，不对，你既然是浪子，一定有些本事，你以为这个南三会轻易看中了一个没本事的人，她可不是那种人，她这人忙忙碌碌一生，至今也没嫁人，就是要找上一个好人来嫁，她看上了你，一定是你很有本事……”

浪子说啥也不愿意与他比什么本事，他就是不被南三媳妇弄得没了武功，也不是痴迷人君的对手，何况他现在一身无力，与一个凡夫俗子一般？

但痴迷人君天寿执意要与浪子比试。

南三媳妇对浪子一递眼色，笑意盎然，对痴迷人君道：“君老夫子，你看，他被我点得没了武功，再也弄不出什么花样了。”

痴迷人君有些惊异，一跃而起，冲至浪子的面前，一伸手，其快无比地抓住了浪子的手。他一试浪子的腕脉，惊奇道：“果然果然，你真的有一套，南三，你把他制服了，你把他制服了！”

他委实开心。

南三媳妇道：“他得听我的，不然，是不是会跑了？”

痴迷人君道：“对对，对，你得看好他，他这样子，比我痴迷人君差一点，但也算

得上是一个好样的人了，不可多得，你看好了他，别让他跑了，这是正经事儿。”

南三媳妇只是在笑。

痴迷人君天寿道：“好，好，看在南三的面上，我不难为你。但我得让你看一看我痴迷人君的本事，让你开一开眼，你愿意不愿意？”

浪子本来已经心里有气了，心道：看来这个老疯子比那个一心以为他自己是天下最美的美男人的时如花还不如。时如花并不让人讨厌，他又脏又臭，却偏偏自以为是，这真的让人很讨厌。但他此时后背被南三媳妇捏了一下，捏得很疼。他心里一悚，知道南三是让他听这老人的，不让他多嘴。

浪子就一点头。

痴迷人君天寿道：“好，好，你小子真的很有一点儿明白事理，怪不得南三看中了你。”

痴迷人君天寿看着浪子，教训式地对他道：“天下有的是人，以为练武功，功夫只是一拳一脚，一招一式，一剑一枪，一暗一明。他们不知道天下最好的武功，练的是吃喝玩乐四个字。”

浪子也感奇怪，什么是吃喝玩乐？

痴迷人君道：“你看，我来做一个，你就知道了。”

先是吃。

痴迷人君天寿拿出了一个瓷瓶子，用手一捏，瓷瓶子便碎了，碎成了一片片儿，他拿起了这片片儿，便往他的嘴里放。

浪子几乎要喊了出来。

但见痴迷人君天寿几口便把那瓷瓶子吞下肚去了。

浪子看得目瞪口呆。

痴迷人君道：“你说人为什么要吃，只是因为他的肠子里是空的，就有话说，说什

么‘饥肠碌碌’，就是说饿了，就是说肠子空了，你如果用这瓷瓶子也能装满你的肠子，再用什么不能装满它？”

浪子看着他，看得眼神也直了。

痴迷人君又拿出了一些脏物，这都是一些破烂东西，破鞋子，破骨头，他津津有味儿地把这一些东西都吃了下去。

浪子突然要呕吐，忍不住要呕吐。但在一边的南三媳妇早就有所准备，一出手，便点了他的后背穴位，让他再也呕不出来。

痴迷人君道：“再就是喝。”

他摆在眼前的是三种东西，这是毒药、粪水，水银。

痴迷人君道：“世人都痴，想毒杀人，想的手段都是十分低劣，有的用这粪水，恶人，有的用这毒药，想杀死人，还有的更心狠，用这水银，一下子就把人的血行止住，让你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但怎么会知道这三种东西能奈我何？我有

本事，自然百毒不侵，他还怎么会毒死我？”

痴迷人君安安静静，先吞下了粪水，再吞下毒药，最后吞下水银。他的眉也不皱一皱，无一丝难色。

浪子呆了，看得发呆，心道：我看得明白，他这是一种功夫，但世人谁会练这种功夫？这是一种肮脏已极的功夫，谁会练它？

偏偏痴迷人君就练了，而且这功夫惊世骇俗。

第四章 疯狂

浪子知道，疯人楼的天下确实是不可思议，在这里的人不是疯子，便是不可理喻的痴人，象一心只以为自己是天下最美最美美人的时如花，象这个练了一身奇功的痴迷人

君君天寿，都是不可理喻的怪人。

但他们都有一身高不可测的武功。

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此时南三媳妇大声叫好道：“好，好，象君老夫子的这一身本事，天下有谁可以与你相比？”

君天寿大声道：“不错，不错。你是看得明白，我的这一手武功，确实是独步天下的，我看你是一个好人，看在南三面上，我愿意把我的一身本事都教给你，浪子，你愿意不愿意学我的本事？”

如果是在别人，一定会乐不可支的要学这痴迷人君君天寿的本事，因为在天下武林，能学得痴迷人君君天寿的本事，你在江湖上就有立足之地了。但亲眼看过他的功夫后的浪子却不以为然，这一个痴迷人君君天寿的功夫，是他最看不上眼的功夫，别说他没了一身功力，就是再有什么生生死死的厉害关系，他也不愿意学这等武功。

痴迷人君看出了他的犹豫，大怒道：“浪子，莫非你真的不愿意学我的功夫么，你看不起我的功夫么？”

一边的南凤急了，心道：你那功夫不要说是浪子，就是我也看不起。但你是谁？你是痴迷人君君天寿，如果得罪了你，人还要不要活了？别说是他浪子，就是在这疯人楼里，又有几个人敢得罪你？

她笑嘻嘻道：“君老夫子，你看浪子他能学么？”

痴迷人君君天寿以为她是在说浪子的骨骼是不是合适学武，就走上前来，摸摸浪子的肩头，他轻轻一摸，便道：“好，好，我看他的骨骼最好，在人世里，还真就难得这么一副好骨头！”

浪子好不容易屏住了呼吸，才忍住了自己，没有吐出来。他心道：天哪，你要我跟着你学什么武功，单是你的这气味，就够人受的了，我怎么能同你在一起？我只要不同

你在一起，你就是让我同阎王在一起也行啊。

南三此时看出了浪子的心思，笑盈盈地道：“君老夫子，我告诉你，他不能学你的功夫。”

君天寿盯着浪子，奇道：“我可是看不出了，他怎么不能学功夫，是因为你给他下了那毒么？这事儿在别人看来难，但在我老人家看来就容易了，我只要一出手，南三你的那一点儿毒只是儿戏一样，你相信不相信？”

南三媳妇乐了，笑得象是一个可人心意的小媳妇。她笑道：“老人家，我要告诉你，我可是不能让他学会什么武功的 “.....”

君天寿更奇了，看着南三媳妇道：“南三，你又要什么鬼花样，告诉我老人家，不然我决不饶你！”

南三媳妇又是一阵子咯咯笑。

这笑都笑激了浪子的血，更何况别的人？

君天寿一叹道：“南三，南三，你可别笑了，你再笑，就了不得了。”

南三的头一斜，对着老人半笑不笑，道：“怎么了？”

她这模样确实让人生出无限爱怜。

君天寿道：“南三，你再别对我老人家弄你那鬼狐子，我老人家虽是老人，也抗不得你那鬼笑，你要笑对你的浪子笑去！”

南三媳妇走到了老人的身边，居然不怕老人的那臭气，轻轻地在老人的耳朵边说上了几句话，说完了，自己先是咯咯地一阵子大笑。

老人竟然也笑了。他哈哈大笑道：“好，好，你这个小骚货，居然把他这一点儿也算计到了，他怎么能算计过你？”

说完，这老人又是哈哈大笑。

浪子不知道她对这老人说了几句什么话，但知道这几句话说过，一下子把老人强要

他做徒弟的心思弄没了。他心里暗暗叫一声惭愧，看来自今天以后，只要不死，都得靠这一个南凤的鬼主意救自己了。顿时，他变得心灰意冷，暗暗叹一口气，再也懒得问一声南凤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了。

老人一看他叹气，更是开心，哈哈大笑道：“浪子，你一个男人，被她一个弱女子欺负，你心里是不是不好受？”

浪子一叹道：“谁要是说她是弱女人，得挖了他的眼珠子。”

老人又笑道：“不错，不错，南三，如果不是你说得好，我一定要这个浪子做我的徒弟，他这脾气很对我老人家的胃口。”

浪子不语了。

老人对他道：“浪子，你知道不知道她刚才对我讲的是什么话？”

浪子道：“不知道。”

老人道：“你想不想知道？”

浪子道：“想。”

一边的南凤此时大声叫道：“老夫子，你可不能告诉他，你要是告诉他，我可不再给你弄衣服了。”

老人哈哈大笑：“南三，南三，你以为我是那个时如花么，我是那个一天只惦念衣服的老家伙么？我不怕，你要是弄一点儿别的鬼画狐，我可能害怕，可说这个，我不怕你.....”

南凤的声音又嗲又娇：“你再说出来，我可不和你好了.....”

但她的语气分明是不怕他讲出来。

君天寿道：“浪子，她的话是，你不能会武功，如果你再有了我老人家的绝世武功，她再也制服不了你啦！”

南凤一阵子顿脚，直叫老夫子真坏。

浪子心里一叹，看来疯子也有可哄的一面，如果不是南凤，他岂不是要受大罪？

正在这时，忽听得宏宏荡荡一阵子钟响。

这是震荡人心的钟声，让所有的人皆失色。

一时，南凤与君天寿都是神色一肃。

他们凝神细听。

但听得大钟响了九下。

君天寿道：“好，有人传声，要开狂人会了！”

南凤看定浪子，正在踌躇，不想让浪子知道此事，不想让浪子参与此事。

但君天寿道：“南三，南三，你平日不是这样婆婆妈妈的，今天怎么了？”

南凤道：“老夫子，你看，浪子虽然是我的意中人。但他不是疯人楼的人，这样的大会该不让他去。”

谁料得这痴迷人君天寿道：“怎么不让他去，他会逃出疯人楼不成？我就不相信，他一个失去武功的人，会对疯人楼有什么影响？你带他去，一切都有我老人家做主便了。”

南凤也不愿意不带浪子去，她此时已经觉得浪子是她的一件体己私物了。她看着浪子道：“浪子，浪子，老夫子的话你听到了没有？你一定得记着，到了大会上，只是看，只是听，千万不要吱声，好不好？不然我也救不了你了。”

浪子现在一心只要去看一看他们的那一个大会，他居然很听话，马上点了点头。

南凤见他肯听话，不由得大喜，携着浪子的手，带着他如飞而去。

在深深的山谷里，已经居集了许许多多的人。

天已经要大亮了，这正是朝阳要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在谷里。

奇的是，所有的疯子都十分正常了，他们一个个都居然不再疯疯张张，一个个都坐

的坐，站的站，静静地等着什么。

浪子在这些人中，看到了许多的熟人。

这里有武当派的损心道长，他正在一边静静而立，他的神色很是严肃，样子也很是威风，就是武当派的掌门要议大事，也不会见到他如此严肃了。还有少林寺的不空大师，他正在双手合什，口中念念有辞，他大概正在口诵经文，他的一脸佛相，让浪子不由得肃然起敬。挨着不空大师身边的是那个北派无极剑宗的宗师一傲，他此时的脸上再也没了一种踞傲，他一脸虔敬，居然恭恭敬敬地站在那儿，象是在等待着长辈召见。

在另一边，浪子看到了那个时如花，那个又换了一套衣服的时如花，他也居然不疯不痴了，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的脚尖，一声也不吭。

在另一边，还有几个人，都是浪子知道的人物。

他知道他们是疯人楼的人物，现在他们也都来了。

一个是皇帝疯子，他坐在一张大大的椅子上，这一张椅子是龙椅，一边刺的是龙，一边刺的是凤。他稳稳地坐在那里，再也没了张狂。

一边还有一个是那侏儒，那个金银疯子。他一心要向天下的钱庄老板推行他的主意，要人们用他的那花纸片片儿，用花纸片片儿代替金银，代替银票，但不知道他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在一边，还有一个默默无语的人，就是那个酒疯子。他此时的样子却不象是一个酗酒如命的人，他看到了浪子，只是略一迟疑，便再也不看他了。但浪子知道，他一出现，酒疯子很是不安。

但没看到蛇疯子，没有看到那个死去的预言疯子。

浪子心道：蛇疯子在哪里？他此时看着南三媳妇，突地发现，他对于那个蛇疯子很是惦念，他在惦念那个女孩子，十分惦念她。

他还看到了一些人，这些人是一些花枝招展的女人。她们有的站在皇帝疯子的身

后，有的站在一边，随意站着，没有什么队形。

她们是如灵、馨香，一个很胖很胖的女人，还有一些他并不认得的女人。

不用问，浪子知道，这个胖女人是那个能生养孩子的玉菩萨了。

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等，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

他们在等谁？

是谁，能使这些痴人也不痴了？

是谁，能使这些疯人也不疯了？

太阳正升起在谷口。

一轮太阳正在谷口冉冉升起。

人都看着那一个谷口。

那里有什么？

那里只有一块陡崖，一块光光滑滑的陡崖。在那陡崖上，连一只鸟儿也站不住，怎么会有什么东西？

但恰恰在此时，人们都骚动起来了，所有的人都向着陡崖注目。

浪子看到了一个奇景——

表然大响声从那块陡崖上响起，那块大石突然缓缓地向外张开了，这两边的大石向两壁缩去，在石崖上突地现出了一个洞口。又从洞口里伸出了一块平台，这平台很大，一直向前伸着，伸出了几丈远，再也不动了。

骚动的人都很激动，一个个都高声叫喊着，在叫喊着：“楼主！楼主！”

浪子明白了，在那石壁上肯定是有有一个甬道，那个疯人楼的楼主得从那里走出来。他是谁？是什么人？浪子是认得他，还是认不得他？

他突地一阵心跳。

在平台上出现了一辆车，一辆类似诸葛武侯的小车，推车的人是两个少女，她们笑

眯眯地看着下面。坐在车上的是一个男人，一个戴着面罩的男人。

浪子心道：“如果是我认得的人，他只要一讲话，我或许就会认出他来。”

男人并不胖，他的身姿坐得很直，不讲话。

下面的人都欢呼了，大声道：“万岁！疯人楼！万岁，疯人楼！！”

他们发狂了，只有看到了自己最心爱的人时才会这么发狂，也只有看到自己最敬爱的人时才会这样发狂。

浪子等着那人讲话。

但那人只是僵硬地摆了摆手。

他一摆手，下面的人顿时全都鸦雀无声。

只听得那身边的少女说道：“楼主来看望大家，愿大家过得还称心如意。如果大家有什么新的主意，楼主愿意听一听。”

众人都不语了。

他们还有什么新的主意，他们还想要什么？

人心不足蛇吞象，但他们知道，他们的主意得在疯人楼能办得到的情况下，才可能行得通。

此时，就听得有人叫道：“我有事儿要办。”

众人看时，原来是那个皇帝疯子。

他侃侃道：“我已经把我的事儿办得差不多了，我想弄一个登基大典，不知道楼主以为如何？”

这皇帝疯子的武功极高，只是轻轻地吐气开声，便让一谷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上面的楼主只是一点头。

一边的少女笑道：“恭贺陛下了，如何选时期，如何做大典，我想本谷中有的的是能人，陛下不妨找到人好好谋划一下，把此事儿办得热热闹闹的才好？”

皇帝疯子突然向上一跳，身子在空中转了几个圈子，然后大声叫道：“好，好，好，我要登基了！我要登基了！我要有一个年号，我要有一个宫殿，我得有一些官员，我得有……”

他突地噤口了。既然有这许多的事儿要办，他怎么还能在这谷里等待？得赶快去办事儿去了。

皇帝疯子对他的女人们喊道：“等着我，我回来时，你们一个个都是皇妃了！”

他身子一闪，人已经噌噌几步飞出了山谷。

众人都注目着楼主。

此时，那个金银疯子突然大声叫道：“楼主，我的钱你认不认？”

众人都看着楼主。

楼主如果认，他们当然也得认，楼主如果不认，金银疯子的花纸片片儿便再也无用了。

楼主轻声向身边的那个少女说了几句话。

浪子此时用心去听，但隔得太远了，又没有了功力，怎么能听得见？

只听得那个女孩子道：“楼主说，你的钱在疯人谷里可以通用，如果我们得了天下，那时我们就用你的花纸片片儿做钱币，有什么不可？”

金银疯子大乐。他跳跃欢踊道：“好，好，谁敢不用我的钱？谁敢不用我的钱，我宰了他，我宰了他，我一定宰了他！！”

当然谷里的人都得用他的花纸片片儿了。

但人们是不是情愿？

此时，只听得那个女孩子道：“不管他发出了多少的纸片片儿，只要谷中的金银够用，一旦有谁要真的用金银，可以用他的纸片片儿换真的金银。”

人们一声低低的欢呼。

他们既然能换真正的金银，用什么做钱也行啊。

这时，又有人叫道：“楼主，我有一事儿，求楼主成全！”

众人看时，这人是那个时花流的主人，从前的大侠时如花。

少女对着时如花道：“天下最俊美的人就是时大侠了，不知道时大侠有什么事儿要疯人楼去办的？”

这女人对时如花的态度，显得比对那皇帝疯子与金银疯子还客气。

时如花道：“我只是要谷中的人记得一句话。”

浪子心里明白，他知道时如花想做什么了。

他心道：时如花，你也真的是一个笨蛋，你以为天下的人真的会认你是天下最美的人么？才如时如花，貌比时大侠。人家真的是会这么说么？

此时，时如花道：“我只想让谷中的人都记得一句话，这句话是‘才如时如花，貌比时大侠’。如果谁在江湖上传播了这句话，我听到了，我就赏他银子。如果谁不认这句话，我就宰了他！”

时如花的脸上有一种怒气，但这怒气一现即隐。

众人显然不象是浪子所想，他们大声吼道：“好，好，才如时如花，貌比时大侠，才如时如花，貌比时大侠！”

浪子惊愕了，他分明看到了，象武当的损心道长，少林的不空大师都一个个也念诵着这两句，他们也愿意奉迎拍马么，他们难道不明白这是疯子的大话么？

他有一点儿糊涂了。

第五章 争愿男人做面首？

蓦地，只听得时如花一声大吼，一冲而至一个男人的面前，冷冷地道：“我看到了，

你没有喝彩，是不是？你是不是看我不象是天下最美的人？”

那人不语。

这人象是一个真正的疯子，他的口边流着涎，呆呆怔怔地看着时如花。

他慢慢道：“唔，唔，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他就不是疯子，也是一个反应极为迟钝的人。

时如花的脸色阴沉下来了，慢慢问道：“你说，我是不是天下最美的人？”

那人费劲地摇摇头，不承认时如花是天下最美的人。

时如花的脸色更不好看了，他冷冷道：“你看，天下最美的人是谁？”

那人的脸上竟然升上了一种温情，一种在他的脸上少见的温情，慢慢道：“天下最美的人是……唔，是谁？”

他在问他身边的人。

他身边的人都不出声。

他突地大嘴一张，猛叫道：“天下最美的人是醉仙刘伶，醉仙刘伶是天下最美的人。”

时如花道：“你胡说！”

他一掌击去！

浪子在一边心惊，长长一叹，此人休矣，他竟然敢对着一个天下最疯的疯子说天下最美的人不是他时如花，他是不是活够了？他是不是活腻味了？

啪！啪啪啪!!!

一连四击掌。

再一看，那个痴人猛然站起来，这时如花也闪开了，两人在冷冷地对峙着。

时如花道：“刘呆子，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天下最有名的大侠不成？你是天下最美的人么？这话说出去，岂不是要笑坏人的大牙？”

刘伶道：“你是时如花，我与你从来也没有什么仇恨，对不对？”

时如花冷笑。

此时，站在那个巨石上的老人一挥手，他身边的少女说话了：“你们还是不要吵的好。”

女孩子的声音很低，但两个气势汹汹的人顿时便没了声音。

这女孩子笑意盈盈：“两位都是天下少有的人物，说起来，时大侠是貌美如花，而刘大侠呢，也是一个翩翩美人，世上从来都是说着女人如何如何好，从来没有人知道男人其实真比女人更好看。男人的好看在于他耐看，你们看，时大侠是领一代风骚的俊杰，而刘大侠也不遑多让，是天下绝无少有的美男子，你们说是不是？”

众人连连称是。

众人中就有人道：刘伶是天下少有的美男人，而且绝无仅有，时如花时大侠也是领一代风骚的男人，他们是一时瑜亮，并无分别的。

众人一时话语纷纷，有许多人都说得手舞足蹈，口吐白沫，讲得天花乱坠。

一时之间，谰词不绝于耳。

众人的话语乱乱纷纷，都极尽媚态，一个个兴致勃勃，没一点儿羞耻。

突地，众人中有人哈哈大笑起来。

笑的人很是独特，站在众人中间，旁若无人，昂头吐气，旁若无人地大笑着。

他是谁？他的衣衫褴褛，他的样子狼狈，他的身子在哆嗦，他的脸色也不好看。

但他在旁若无人地大笑。

时如花看着他，冷冷道：“你笑什么？”

刘伶亦道：“对呀，你笑什么？”

众人盯着这人，目光皆如狼如隼。

人们一齐声吼：“你笑什么，笑什么？！”

这人是浪子，是那个一身傲骨的浪子。

浪子止住大笑，说道：“我笑你们大家，你们真的不知道你们自己什么样儿，是不是？人家都说从前有一个邹忌，他总想与城北徐公媲美，他虽然是不自量力，但当他最后看到徐公，也知道自己的脸面不如徐公漂亮。怎么你们这一些人竟然连那个邹忌也不如？看你这模样儿，比鬼也好看不到哪里去，一身病痨鬼的模样儿，你怎么说你是天下最美的美男子？你以为天下没男人了么？”

他戟指着刘伶。

刘伶一声怒吼，便向浪子扑了过去。

蓦地，他的面前站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女人，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女人。

她冲着刘伶道：“刘大侠，你何必对他使威风？他是一个病人，病得很厉害……”

这人是南三媳妇，她的模样儿很可爱，人乐孜孜地瞅着刘伶，眉眼里满是女人的媚气。

刘伶看着南三媳妇，显然他也对这女人很是畏惧，慢慢道：“南三，他是你的什么人，莫非他真的是你的面首？”

他一语说罢，竟然因为此话对浪子大是污辱，快意得哈哈大笑。

众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面首，真的是南三的面首，也配做一个疯人楼里的人了，但一个好好的男人，竟然做了南三媳妇的面首，怎么不好笑？

哈哈笑声不绝。

只有两人不笑。

是浪子与南三媳妇。

浪子的心里很是悲哀，他知道，如果他有一身功夫，他不会让这个刘伶如此污辱他，只要他一出手，血溅七步，便会让疯人楼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

南三媳妇看着浪子，轻轻一叹，象一个很知心的女人。她的脸上满是哀伤，喃喃道：“浪子，浪子，你为什么不说话？”

浪子的眼里没有悲伤，甚至没有怒意，只是盯着眼前的刘伶，说道：“你.....要我说什么？”

他还会怎么样？他能与这个刘伶一拚么，他能放下他的大事儿，逞一时的匹夫之勇么？

如果他冲向了刘伶，他会得到什么？

南三媳妇对着众人，满脸是笑。她的声音很轻，象是对着她的情人耳语：“浪子，你是我的面首，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我的面首，我会很快乐，会真的很快乐，你说是不是？”浪子不由得在心中苦笑，心道：我怎么会做你的面首，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面首？一个男人做了女人的玩物，他才是女人的面首。你怎么能叫我做你的面首？你是什么人，你怎么配有一个面首？

南三媳妇的囁囁私语模样让许多的男人生妒，他们在这疯人楼里，最佩服的女人就该是这个南三媳妇了，她巧心如丝，巧手如梭。可谁得到了她的青睐？谁象这个浪子，居然有南三媳妇认他是自己的情人。其实，说面首也罢，说情人也罢，他是南三媳妇最亲近的人，这一点总不会有错。

时如花此时也怔怔地看浪子，他突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他，我知道他，他不是南三的情人，他只是一个灾星，一个疯人楼的灾星。他是疯人楼的灾星，他想杀死疯人楼的人，他绝不会是我们的人!!”

众声喧哗，莫衷一是。

吵吵嚷嚷中，有人大叫道：“南三，他真的是你的面首不成？我看你不要没做成好梦，反丢了咱们疯人楼的脸皮.....”

又有人道：“我看，南三这是一头热，江湖上谁不知道这个浪子，他喜欢的女人还

少么？”

有人应道：“我看也不是真的，这个浪子在江湖上是一个恶棍，南三怎么会喜欢他？”

又有人在一边冷言冷语，插言道：“你怎么不知道南三的心思，她喜欢的就是这样的男人，象个面团子似的，人象女人，男不男，女不女的，南三真喜欢……”

便又有人放声大笑。

浪子气得脸色苍白，但他就是气坏了，又有什么用处？

江湖人言，能淹死人，何况在这里的都不是一般的江湖人物，他们哪一个人从前在江湖上不是颐指气使，言语无忌的一时豪杰，天下震惊的风云人物？

此时，他们对着一个外来的浪子，一个个恶语相向，口舌似剑，全向他攻来。

浪子居然只是冷笑。

站在上面的少女突然叫了一声：“好了，住口！”

便再也没了声音。

浪子看着上面那个人。他知道，在这人鬼莫测的疯人楼，最高的主宰不是这些自以为是疯子，而是这个老人。

老人是不是该说话了？

只听得那一边的少女缓缓说道：“浪子回头金不换，但不知浪子是不是想回头？”

浪子放声大笑道：“我为什么回头，我为什么回头，我怎么回头？”

女孩子看看四周，娇声道：“浪子是明白人，为什么又这样糊涂？当今天下最有名的去处，就是这疯人楼了，你一个天下闻名的浪子，怎么会不明事理，你得成为一个疯子，你才可以做一个天下去得的人。而且，你如果真是疯人楼的人，你的日子一定会过得舒服极了。你愿意不愿意？”

浪子象在深思，他是不是很动心，他是不是也愿意做一个能在江湖武林中叱咤风云的人？他也许会又是一个皇帝疯子，也许会愿意做一个金银疯子，但他也可能做一个别

的什么疯子？

浪子道：“我不愿意做皇帝，我也不愿意有许许多多的钱，我没有什么乐趣，我来疯人楼做什么？”

另一个女孩子一直瞅着浪子不语。她此时突然笑了，真的是一笑百媚，轻声娇语道：“浪子，你错了，你真的一无所求了么？”

浪子沉声道：“不错。”

那女孩子道：“浪子，你行事又何必瞒人？我知道，如果你来疯人楼，我们会让你做你很愿意做的事儿。”

“什么事？”

“女人、杀人。”

浪子默然。

他知道，女孩子说对了。他一生，大概也只需此两件事儿，一是女人，他需要女人，要女人是为了自己快乐；他也需要杀人，杀人是为了让天下少一点恶行。但他也愿意杀人，杀人时心里很痛快。

如果有这两件事儿，他一定会做一个好杀手，在杀人的时候，他会很干脆。在和女人缠绵时，他也会很温柔。

女孩子笑道：“你是不是愿意？”

浪子道：“我要杀人，在哪里也是一样，何必要在疯人楼做？”

女孩子仍然笑盈盈：“你一定会愿意，因为你在别的地方，想杀死一个人的时候，一定得问一问别的人，可不可以杀死他。但在这里，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去杀人。你出了疯人楼，可以去杀天下的人；可以杀死一个穷人，也可以杀死当今皇帝，没有人管你。你看，这样好不好？”

浪子在沉吟。

这样做的诱惑力极大。

女孩子问道：“浪子，你愿意不愿意做一个疯人楼的疯子？”

众人都看着浪子，他们也许都是这样入的疯人楼？

浪子也象他们一样，被许诺做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他们成了疯人楼的人，在天下更加横行无忌。

女孩子道：“浪子，浪子，楼主很看重你，他愿意让你做一个疯人楼的人，才等了你这么久的，过去楼主从来没有等谁等得这样久，连名震天下的时如花时大侠也没有，连一时声誉极隆的酒仙刘伶、怪人君老夫子也没有。连这些一时让江湖闻名变色的各派高手也没有。”

浪子心道：我看这人也是极为威严，是不是从来不愿意向他的下属讲话，是不是从来也不对人说话？

浪子突地大声叫道：“那位姑娘，我看你还是不要讲话了，好不好？如果楼主愿意说话，他自己说好了，何必要你代言？”

女孩子回头看看那个人，那人的脸面没有一丁点儿表情。

另一个女孩子柔声笑语道：“浪子莫非不相信我们，我们就站在楼主的身边，一言一语，莫不是楼主他老人家的意思，难道浪子不相信楼主的诚意么？”

浪子朗声道：“楼主的意思，我不明白。象我这样的人，没了武功，就纯然是一个废物了，留我在疯人楼有什么用处？”

少女乐了，说道：“楼主的威力，浪子恐怕还不知道，如果浪子愿意投疯人楼，你的毒马上就会解，你的武功即刻就会恢复。当然，这要看浪子自己的心意了。”

浪子笑了，笑得很冷静。

他看着上面的那个人。他是谁？他为什么戴着面具，怕人认出他么，是怕浪子认出他来，还是怕所有在场的人？

浪子心里暗暗想道：他一定是怕在场的人，因为他们大都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他们中定有人能认出这人。

他到底是谁？

众人听得也不耐烦了。他们在疯人楼里，本来就极是懒散，不象是入了一般的江湖帮派，有许许多多的规矩，如今听得有人如此罗嗦，竟然说了半天也不答应入这疯人楼，不由得大不耐烦，在一边虽然不敢大声出声，但也是暗暗心里生恨，早已经在冷言冷语了，此时更是生气，便有人高叫着，要楼主宰了浪子。

此时，那个戴着面具的人突地举起了他的手。

众人皆鸦雀无声

这人讲话了。

“浪子，你愿意不愿意？”

浪子心知要糟，这人既然是疯人楼的楼主，自然有威严，他一言九鼎，谁敢不听？

谁知浪子此时心思？他心里知道，在这一群疯子中间，无论如何也无法逃得活命，因为这些疯子都是不可理喻的人。他们喜怒无常，让人无法捉摸，他怎么做，今天也是难逃一死。

所以，他把心一横，说道：“我不愿意。”

疯人楼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但他们自从入了疯人楼，一向把疯人楼的命令看成了天旨一般，谁听得一声不字？但如今就是这么一个浪子，居然说出一句不愿意来，这让他们都是始而惊愕，继而怒气冲冲，再而愤恨不已了。

楼主一挥手。说道：“浪子，你真的下了决心么？”

浪子点点头。

楼主瞅他。浪子觉得这目光奇特，象是一种惊异又象是一惋惜，万千种滋味儿，尽在其中了。

楼主慢慢道：“浪子，如果你不愿意，只好一死！”

“为什么要我死？”

楼主一叹道：“浪子，你是天下最奇怪的人，我如果不杀死你，就一定得把你收买过来，你要么做疯人楼的人，要么就只有一死！！”

他一挥手，那一块大石缓缓向后退了，轧轧声中，渐渐没了人影，没了三个人，只有一块崖壁，一块看起来再也没了一点儿裂痕的石壁。

众人再也没了声响，再也没了热心，一个个匆匆而去，有的在地上便倒身睡下，呼呼噜噜地打起鼾来，或者嘿嘿直笑，扬长而去。

只有南三媳妇与浪子，还有一个痴迷人君君天寿呆在原地。

第六章 剑宫看剑

痴迷人君君天寿看着众人东西奔逸，一瞬间便都无影无踪了，兀自高兴起来，哈哈拍手大笑道：“好，好，真的是一时东西散，不分人狗牛，你看好不好？”

南三媳妇对着痴迷人君君天寿笑道：“老夫子，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痴迷人君君天寿摇着双手，大声道：“不行，不行，我办不了，你南三的事儿，哪一件不是刁钻古怪的，我哪里办得了这些事儿？不行不行！”

他起身想跑。

南三媳妇却不怕他想逃，悠悠道：“你要是真的走了，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

痴迷人君君天寿大声道：“好，好，罢了罢了，我可不愿意再受你南三捉弄了，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南三媳妇乐了，轻声曼语道：“老夫子，我要你带他去看一看咱们这疯人楼，你愿意不愿意？”

痴迷人君天寿嘟嘟囔囔：“我愿意不愿意？我不愿意。”

南三媳妇却也毫不在意，只听得痴迷人君天寿说一句不愿意，居然丝毫不以为忤。她说道：“好，你不愿意，我自带他去了。”

痴迷人君天寿大声叫道：“不行，不行！站住，站住！”

南三媳妇慢慢站住了。

她的手仍在牵着浪子的手。

“你愿意了？”

痴迷人君脸色悻悻：“我不愿意又能怎么样，你南三的主意比蛛网子都多，我一走，你给我来一个坏主意，岂不是要我老人家的命了？”

南三媳妇听了他的话，居然仍是笑眯眯的，乐道：“你老人家这么知道南三，岂不是比说什么都强了？”

痴迷人君却知道再与南三媳妇说也是白说，便大声道：“小子，你是前生修来的福气，竟然有南三为你撑腰，走吧！”

说罢，他便如飞而去。

南三媳妇对浪子道：“浪子，你好好看看，我想你会明白的。”

她一声长长的叹息，便走了。

浪子跟在痴迷人君天寿的后面，慢慢走到了一间大大的屋子，

这屋子很大，奇的是，屋子竟然没有一根木梁，只有一块块石头砌成的，一块咬一块，直砌至穹顶，在穹顶处，结成了一个大大的尖角，直刺出去，犹如一把利剑。在这屋子的四边，有无数的宝剑悬挂墙上，这是一些稀世奇珍，都是极有名的宝剑，这些宝剑有的锈蚀斑斑，有的珠光闪闪，更有的残缺不全，一把把都极为精心地挂在了墙上。这些宝剑居然有上百把。

痴迷人君天寿道：“走吧，你自己进去好了，我不愿意看那个疯子，你看完了，

再出来，我领你去别处。”

说完话，痴迷人君天寿身子一纵，坐在地上了。

浪子心道：看来这里住着一个很厉害的人物，连这天下有名的痴迷人君都对这人很是畏惧。他是谁？他是一个剑道好手是一定的了，是北派无极剑宗的宗师一傲，还是那个天下人人皆知的青天剑客？

浪子慢慢走了进去。

这大大的屋子大约有两间屋子大，屋子里空无一物，只有一张蒲团在地上，坐在蒲团上的是一个正微闭着眼睛的人。

浪子一看这人，不由得吃了一惊。

这人的脸上满是胡须，他的印堂发亮，人正沉浸入一种深深的思绪中去了，他的眼睛死盯着眼前的剑，剑在他的眼里，他的瞳孔里有一种逼人的光彩。

他的身上已经不能说是穿衣服了，他的衣衫破得再也不能走出这间屋子，他的身上有一股臭气，这臭气让浪子这种对于一切都不在乎的人也感到恶心，他大概已经好久没有沾过水了，他的胡须很长，头发也很长。他的身边有一块块兽骨，看来他是裂兽肉为食的。在那骨头边上居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凝干的血滴。

这人把一柄剑放在了眼前，这是一柄最普通不过的剑。这把剑的剑身有些宽，两边没有剑刃，而且由于时日长久，这柄剑的身子被蚀得没了骨头，似乎只有一层薄薄的铁，剑身看不出坚韧来，真是让人担心，要用此剑与人动手，兵器相交，这一柄剑便会变成了碎片儿。

这人正盯着这一柄剑。

浪子道：“你是青天剑客？”

那人是青天剑客。

但他听了浪子的话，没有一点儿声响，仍然是看着他眼前的剑，一动也不动。

浪子看看四周。他明白，如果不是一个武林中最富有的人，如果不是一个威震天下的人，他决不会有这么多的剑。

这些剑都是这间屋子里的。

浪子注意到了，在天穹顶上，有两个大字，这字是：剑宫。

难道这青天剑客就是这剑宫的主人？

浪子道：“你为什么不讲话？”

青天剑客仍然无语，他盯着那剑，似乎任何人也无法让他再也不看剑。

浪子突然笑了，笑得声音很大，震得屋子嗡嗡响。

这时，那人突然出声了：“你笑什么？”

浪子道：“我听得人家说，青天剑客的剑出神入化，我一直以为对。但今天看到了你，我才知道我错了，错得太厉害了。”

浪子是想激他一激，他心里明白，大凡是武林中的名家高手，都十分重视他自己的名声，如果你侮辱了他自己，或许他会不在意，可你看不起他的名声，他一定会不饶过你，他想刺激青天剑客一下，让他同浪子讲话。

但没有想到，青天剑客只是冷冷地一笑，说道：“你说得不错，青天剑客只是一个臭狗屎罢了。”

浪子一怔。他再刺激青天剑客，也不敢出言便说青天剑客是一个臭狗屎。青天剑客怎么了，居然自称自己是臭狗屎？

浪子反而讲不出话，来了。

他看着青天剑客，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浪子站得累了，也坐在了青天剑客的对面。

他也看这把剑。

看不出它有什么好处来。

浪子道：“这是一把破剑。”

青天剑客的脸上微微带笑：“你是什么人？”

浪子道：“浪子崔平。”

青天剑客道：“浪子崔平？你在江湖上也算是有名的人物了，怎么也会看不出这把剑的好处？”

浪子知道他心高气傲，便不愿意与他顶撞，问道：“敢问一声青天客，这把剑有什么好？”

他的声音虽是谦恭，但语气中仍然是有疑问。

青天客道：“这是王剑！”

浪子的心里一惊。

王剑，从前的人都知道天下有一把王剑，有德者得之，可做善事，有行者得之，可王天下。

据说这一柄剑是黄帝战蚩尤时的用剑。

王者之剑，一战可平天下。

当年的黄帝与蚩尤大战时，突地起了大雾，对面不见人模样，黄帝用指南车，在车上用此剑一指，便大军如倾泻江河，一举而下。

如今，浪子居然看到了王者之剑？

浪子也是学剑的人，自然也是见猎心喜，心道：怪不得他在此处冥思苦想，有这么一柄王者之剑的人，他的功夫一定是独步天下了。

浪子此时对青天剑客更是敬畏了。他心里明白，刚才正在冥思苦想的青天剑客正在琢磨剑法。

浪子道：“恭喜青天剑客，你的剑法一定有王者之气了。”

那人笑了，笑得很独傲：“你知道什么是王者气？”

浪子道：“剑到之处，当之者死；剑气所指，所向披靡。”

那人开心极了，突地圆睁豹眼，瞪着浪子，大声道：“好，好，果然是浪子，江湖上的人传言不差，都说是浪子有一身鬼一般的功夫，有超乎常人的见识果然不假。”

浪子只是一笑。

青天客道：“浪子，王者之剑，有人把它给了我，你说，我是不是得天下无敌才行？”

浪子道：“当然。”

“我是不是得有一种天下无双的剑法？”

浪子道：“不错。”

青天客道：“我打不过他。”

浪子的心在咚咚跳。青天客也打不过的人一定是天下最有本事的人，他是谁？他在哪里？他是这疯人楼的主人么？他叫什么名字？

浪子勉强止住心跳，问道：“他是谁？”

“疯人楼的楼主。”

“他叫什么名字？”

青天客看着浪子，突地大声问道：“你想干什么？你不是想知道这剑么？你为什么要问疯人楼的楼主是谁？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想做什么？”

浪子看出来了，这青天客的眼里满是杀机。

他不想让浪子知道疯人楼的更多的秘密，不想让浪子明白疯人楼的内幕。

浪子一笑。他明白，如果青天客一怒，他多半性命不保。他慢慢道：“我只是好奇罢了，他是谁，对我又有什么关系？他是什么人，又与我有什么相干？”

青天客眼里的杀气渐渐没了，仍然又去盯着那一柄王者之剑。

浪子在心里暗暗叫苦。他知道，这个青天剑客从前是被看成了这疯人楼的死敌的，如果他真的与疯人楼作对，或许凭他的奇绝剑法可与疯人楼做一拚争。可如今他只是静

静呆在这里看剑。他看什么？他为什么要看剑，他看剑能看出什么好方法儿，能让他成为天下第一剑客不成？

何况青天客本来就是天下第一剑客，即使再看这柄剑，又能看出什么名堂？

浪子道：“你看这柄王者之剑做什么？”

“因为我不是剑王。如果我不再看它，我把它握在了手里的时候，我就会成为天下再也无敌的剑王。”

浪子道：“你要成为天下第一剑，你得用心潜习剑法，浸淫剑道，只是冷冷地看着此剑，你会有什么收益？”

青天客一笑：“你不明白。”

浪子看着他，确实是不明白。

青天客道：“你走你的好了。如果再看见我，你一定得小心一点，因为我如果走出去了，我就会是天下第一剑家了。”

浪子道：“如果你走不出去呢？”

青天客一凛，问道：“我为什么走不出去？”

浪子道：“你执迷看剑，或是看得出一个大彻大悟，或许就会看出一个痴痴迷迷，世事正正反反，又有什么定规？”

青天客道：“浪子，浪子，你果然有些见地，我是一个剑客，如果我得到了一种天下无敌的剑法，我就会名垂千古，我为什么不干？”

浪子一叹，他知道青天客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他起身就走。

青天客唤止住他。

青天客仍然没有抬头：“浪子，如果我看得不错，你是丧失了一身功夫，对不对？”

浪子道：“不错。”

“谁把你弄成了这样子的？”

“一个女人。”

“疯人楼的女人？”

“是。”

青天客道：“那你为什么不走，你可以走出这疯人楼。”

浪子一叹道：“我不愿意。”

“为什么？”

“我想看一看这疯人楼，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

“你如果看够了，你想走出去，那时就晚了……”

他的话意中竟然有一种关切。

看来，至少名闻天下的青天客不是一个一点儿知觉也没有的疯子。

浪子道：“我至少可以象你，在这里看一看剑。”

青天客看着浪子，不再言语。

浪子走出了门。

他看到了痴迷人君天寿。他正在玩，在地上用三十根树棍做把戏，弄得很快，三十根树棍唰唰飞舞，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浪子明白，他这是一种天下无双的暗器手法。

痴迷人君道：“你看到了那个剑疯子了么？”

浪子点头。

痴迷人君大笑道：“他才是一个真的疯子，想创出一套新的剑法，叫‘王者之剑’，谁会买他的帐？他会创出什么新剑法？他只是白白熬功夫就是了，”

浪子的心里一惊，他心道：不错，天下的武林中人，只有象大侠林渊那样天赋异禀的人，才会创出新的剑法来，象青天客这样，能创出天下第一的剑法来么？如果创不出，

他是不是就得在这里呆下去了？

浪子的心一抖。

疯人楼，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的疯人楼！

第七卷

第一章 情浓于酒

在疯人楼里，也有不为世人所知的地方。

在谷里，有许多的秘密，这些秘密有一些是个人的。他们入了疯人楼，就要求楼主给他们留下一处秘密所在，以供他们做一些不愿意让世人和楼内人所知的秘事的。好在楼主一向愿意为这些人提供方便，他们才有了这一处处隐秘的所在。

他们心里明白，楼主是天下最聪明的人，他所提供的秘密所在，他自己知道，主人知道。

酒疯子就有这样一处好居处。

他把浪子的妻子带到了这里，天天同她在一起。

他很少出去。

女人郁郁。

有人说，女人不快乐，是因为她没有了好男人。但这春嫂不快乐，却不是因为没有了好男人。她有一个好男人，这个男人甚至比她原来的丈夫还要好，她有什么不满意的？为了她，酒疯子再也不喝酒了。为了她，酒疯子再也不与疯人楼的人在一起疯狂了，他天天陪着这女人。

她再也没有了对他的仇恨。

浪子已经死了，她唯一的男人已经是这个再也不喝酒的酒疯子。

她的泪水当然不干。

他天天晚上抱着她睡，轻轻地抱着她，象抱着一件怕摔怕打的瓷器。他看着她的眼睛，看着她悠然入睡，

她从来没有一个这样贴心的男人，就是从前她做浪子的妻子，也不曾有过，这样的福气。

她有时半夜里醒来，看到了酒疯子的闪光的眼睛，正瞪圆了看她，

她娇声道：“你为什么睡不着？”

他不语，只是轻轻抚摸着她的肩。

女人最美的地方不是胸不是乳，不是头饰不是双腿，而是她的圆润如玉的肩。

她轻轻道：“你不用天天看着我，你是你的人了，我也是你的人了，你有我在你的身边，好不好？”

酒疯子的眼珠子发亮，再也不出声，只是轻轻抚着她的肩。

她就哭了。她哭的是，在从前，从来没有人对她这么好。

他轻轻问：“他……从前对你……好不好？”

这一问，更是问出了她的眼泪。

她嚤嚤地细声哭着，哭得没有声响。

他再也不问了。

她哭过了，就长长地一叹，。说道：“他从前，是一个很粗野很粗野的男人，你明白不明白？”

他的眼里有同情。他看着这个女人，什么样的男人会对这样的女人粗野？他是不是有些狠毒？如果不是一个狠毒的人，他一定会对这个女人很好，因为这是一个懂得情爱的女人，一个知道如何让男人深深爱她的女人。

她轻轻道：“我天天等他，‘他总是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也不常讲话，只是睡，一回来就睡下了。他睡的时候很难看，样子让人看了很难受。他睡着了时，常常说梦话，说梦话时，脸色很不好，又吵又嚷，还咬牙。他一咬牙时，吱吱咯咯的很让我害怕。我就不敢出声。我看着他，嘴里咬着一块绣帕，不敢出声。他平时也没有笑意，不象你……”

她的男人不解温柔。

现在，她有了一个新的男人，这个男人看着她睡，轻轻地抚摸她。

她突地大声道：“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如果你再也不喝酒，你就是我最喜欢的男人了。”

她搂紧了酒疯子，把他搂得喘不过气来，呜呜地大哭。

正恰在这时，她与他都听到了一声冷笑。

他们回头了，

仍然在拥抱着，但回过了头。

他们看到了一个人。

酒疯子并不意外。

春嫂很是意外。

站在眼前的是浪子，是她的丈夫浪子。

浪子的眼睛正瞪得大大的，看着酒疯子与他的妻子。

他是不是从来也没有想到，他名重天下，但最后总得有这样的一个难堪？他是不是没有想到，他的妻子没死，只是做了别人的女人？他此时看着他的妻子拥在别人的怀里，不知他是什么滋味儿？

浪子的性情火暴，春嫂知道。他看见了，他看见了她与酒疯子相拥抱在一起。

女人一般在此时都比男人平静，都比男人更有勇气。

她慢慢站了起来。

她看着浪子，她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浪子也不看酒疯子，只是看着她。

他是不是早就有一些预感，他在与酒疯子交手时就心里隐隐有一些预感，知道酒疯子对于他的妻子有什么举动，但他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其实他不敢相信就是了。做一个男人，他最怕的就是这个，她使爱她的男人受羞辱，让不可一世的浪子的心里受到了重重的打击。

浪子讲不出话来。

她也讲不出话来。

反是酒疯子最早出声了。

“你来了？”

浪子看他一眼。

浪子的身后有人，但他没有跟来。他是不是也知道这是一幕最尴尬的情景，才不出头来。

女人在这时醒过了腔来，死盯着男人。她此时的心里突地觉出，这一个男人早就是该死过了的人。

她幽幽一叹：“他们告诉我，你早就死了。”

浪子接了一句：“不错，我要是不死，你怎么会躺在别人的怀里？”

女人一哽，只是幽幽地看着她的丈夫。

浪子对着酒疯子道：“其实，你应该在那一次把我杀死，那样，我就看不到你们这场戏了。，对不对？”

酒疯子道：“我不杀死你，是看她的面子.....”

浪子突地一声怒吼：“混蛋！王八蛋！你以为我是谁？我是天下最有名的浪子，我是浪子”只有我对付别人的女人，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的女人！！”

他冲向酒疯子。

女人的眼睛瞪圆了。

她知道，两人一定会有一场生死之搏。

酒疯子的手已经在抖了。他不喝酒，手就抖。

她是不是希望酒疯子能杀死她的丈夫？她是不是希望她的丈夫杀死酒疯子？

浪子的这一扑很猛。

酒疯子心道：我命休矣！他知道这浪子的功夫，如果有十分的酒力，或许会胜了浪子。但此时他已经很久没有喝酒了，他的身子很平静，很慵懒，一点儿气力也提不起来，他只能抖着手，眼睁睁地看着浪子把他杀死！

但他还是用手一格。

没有想到的是，他用一格，竟然把浪子格飞了出去。

浪子的身子在空气中飞了一个圈儿，又重重地落在地上。

他摔得很重。

浪子在喘。

女人冲了过去，一声尖叫，和他一起落在地上了。

她去扶她的丈夫。

浪子的眼睛闭着，嗅到了一种气味儿，一种他已经好久没有闻到的熟悉的气味儿。他本想好好骂她几句，但他忍住了，好久才出手，把女人拨开。

他想骂她，但只是看她一眼，没有出声。

酒疯子站了起来。

他盯着浪子，看着浪子，说道：“浪子，你是她的丈夫，如果她愿意跟你走，我决不拦她，”

浪子不语。

他还愿意要他的妻子么，他恨不恨他的妻子？他是不是已经对她仇恨满腔，恨不能杀死她才痛快？他还是对她仍有情意，仍不能忘情于她？

他看也不看她。

浪子轻轻道：“她不是我的妻子。”

酒疯子道：“不错，你从来不把她当成妻子。你把她当成你的一件物什。”

浪子哦了一声，特地说道：“是么？真的是这么回事么？我怎么不知道？”

酒疯子道：“我告诉过你，你的妻子已经死了，她早已经不是你的妻子了。”

浪子道：“我的妻子死了？我的妻子死！我的妻子……”

此时，他正在梦一般呓语，有人就轻轻窃笑了。

笑的是一个女人。

她轻轻俏俏地走了出来。

她站在春嫂面前。她的样子很可爱，光艳万分，让春嫂顿时感到相形见绌。

“你的妻子没死，我还活得好好的，怎么就有人在咒我？”

她乐道：“春嫂，你看，我和浪子在一起，好不好？”

春嫂盯着她看，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但她知道，浪子在外面有许多的女人，她们一个比一个妖艳，一个比一个美貌。

这个女人媚人入骨，一定是浪子最喜欢的人了。

女人道：“我告诉你，我叫南三，南三媳妇你听没听说过？我就是南三媳妇。我可以与你比一比，你说，你喜欢浪子，可你有什么地方能让他喜欢？你好看么？你不如我好看。对不对？你有钱么？你不如我有钱。男人如果找了一个有钱的女人，他就可以坐享其成，他肯定愿意。所以他会喜欢我，不会喜欢你。你有什么本事？我是天下最有名的巧手南三媳妇，我有天下的男人在我的身后转。浪子如果娶了我，他的福气可就大了，你说，他愿意不愿意娶我？”

春嫂看着她，她不语。

她无法与这个女人讲话。

南三媳妇轻轻地一旋身子，她的身子旋得很巧妙，把她的光滑的腿，一下子露出来。她巧笑嫣然：“男人得受诱惑，他们都是眼馋肚子饱的货色，如果你想让他再把你吃下去，你一定得诱惑他们，让他们的眼睛象是狼一样地盯着你，让他们觉着他们的肚子很饿，恨不能马上把你吞下肚去才行。”

她笑着，把一些女人从不说出口来的事儿，讲得轻轻巧巧。讲得春嫂瞠目结舌，无一句话好说。

她心里在一句句地念叨：难道他平日结识的人都是这样的么？难道他就是和她这样的人在一起才开心么？他和我在一起，有时那么累，显得无精打彩的，是不是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他喜欢的是象她这样的女人，象她这样的光彩照人的女人，象她这样既解风情又有能为的女人。他根本就不会喜欢我，他娶我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娶我？他也许就是为了有一个累了时安歇的客店才和我在一起的，不然他一定和这样的女人成亲了。他根本就不会和我在一起。

她思绪万千，好久不曾开口。

浪子看着南三媳妇，想不到此时会有她来纠缠。

浪子瞪着眼，不愿意让她来搅自己的事儿。

“南三，你走开好了。”

男人不明白，他此时的喝斥竟让女人也以为他是同这女人亲密已极。

她轻轻一笑：“你要我走开，我为什么要走开，我走开做什么？叫你和你的媳妇在一起么？”

她轻轻对春嫂道：“你不用听他的，我告诉你.....”

她象对一个最好的朋友，轻轻地告诉她男男女女间那些最不能吐出口的事儿。

她的话语轻轻。

但春嫂的脸色刷地一下变了，死死地盯着浪子。

浪子知道，南三一定又对春嫂讲了什么鬼话，但他没有听到，也不知道什么话能让她如此大惊失色。

此时，春嫂突地一声长叹，对浪子道：“你是.....把你的骨头也卖了给她？”

浪子当然得承认。

春嫂道：“她说，她说.....她与你已经是夫妻了，你生是她的人，死是她的鬼了？”

浪子心里一叹，南三的此话却也不算是错，他本来就已经是南三媳妇的人了，此时只能是生是她的人，死是她的鬼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他只好点点头。

春嫂再也不问了。

她有时也在怀疑，她的丈夫是不是真的死了，但她的心里一沉一浮地想时，总是想着他也在想她。这一问她再也不这样想了。她看着浪子，浪子的脸上居然还有一种笑意，一种无奈的笑意，这笑冷在了她的心里，让她再也不能出声。

她心里痛道：浪子，浪子，你在外面野也就是了，何必还来刺伤我的心？我和我的女人在一起，缠绵缱绻够了，反来刺我心疼，我算是你的妻子，我是你的没有能为的妻子，但我总是你的妻子吧，你何苦这般折磨我？

她瞪着双眼，看着浪子，一句句道：“浪子，你好.....好.....好.....”

她昏死过去了。

南三媳妇此时拉着浪子的手。她大声道：“浪子，此时不走，还待何时？”

浪子看着酒疯子，酒疯子根本就看也不看他，蹲下身轻轻地抱起来了春嫂，慢慢向屋内走去。

浪子心里一动：是不是真的该让这个酒疯子照顾他的妻子？他对女人比他浪子要

好得多了，他不是个杀手，他不是个把自己的性命和妻子的性命都放在天平上赌的人，他很爱惜女人。

他的妻子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男人？

但浪子的心里在流血，嘴咬得紧紧的，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他是一个废物，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守住的废物。

第二章 当局者迷

在疯人楼的地下，有一座很大很大的宫殿。

坐在宫殿里的是一个老人，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静静地坐着，脸上没有面罩，也没有一丁点儿兴奋的神情。

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女孩子，是那个蛇疯子。

“你不能杀死他……”

“我没杀死他……”

“我知道，你总是想杀死他，从来就是一门心思。想杀死他，不让他活下去。”

老人一叹：“他活着，我不放心。”

“你已经差不多占有天下武林了，他只是一个被人废了武功的废人，你为什么还不放心他？”

老人的声音很是缓慢：“我从来不放心的。我让他做一些事儿，那一些事儿看来不光是他，就是我也无法做到的，结果他做了，而且做成了。我不放心，不想让他活在这世上。”

蛇疯子一笑：“你从来不害怕任何人。”

老人一声长吁：“我老了，我怕出错。”

蛇疯子轻轻吁气地说道：“你可以不让他们都变得这样狂，可以让他们一个个都回到自己的门派去，让天下平安。”

老人不以为然，轻声道：“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做天下武林的主人，我一定要做。我活了六十多岁，只想做这么一件事儿。”

女人道：“我告诉过你，我喜欢他，我不让你杀死他，”

老人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种慈祥的神情：“他不是你的人，我可以让你在天下武林中寻找一个和他差不多的人。你看奇侠路楚怎么样？你可以和他在一起……”

她轻轻道：“我不认得奇侠路楚……”

老人以为她的轻声是女孩子的羞涩，大声笑了起来。他笑道：“你何必在意他，他并不是一个好丈夫，他是一个好男人，但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女孩子慢慢转身，向外走。

她知道，这是一个一意孤行的老人，根本就劝不动他。

风在吹，云也在走，她站在一间大大的屋子前。

走不走进去？她的心里在踌躇。

她走进了屋子。

这是织女宫。

坐在桌子上的是那个南三，她看着眼前的蛇疯子，轻轻俏笑着，慢慢声语道：“你错了，你错了，你错得厉害，你只是一个好漂亮的女孩子，怎么能去弄蛇？你知道不知道，男人都喜欢什么？男人喜欢女人，男人喜欢他的女人温柔，喜欢他的女人很可爱。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喜欢他的女人弄蛇的，你说是不是？你一个很可爱很漂亮的女孩子，如果只是穿着我南三媳妇的衣服，在街上走，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对你注目。他们喜欢你，甚至在睡梦里也想着你。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弄蛇？”

女孩子道：“疯人楼的人都疯，我要不弄蛇，岂不是得找一件比这更疯的事儿来干？”

南三媳妇乐了，拍手道：“对，对，你说得对，我真的明白了你的心思，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干了，你也是一个疯子，一个小疯子！”

她看着南三媳妇，问道：“他在哪里？”

南三媳妇问道：“你说谁？”

蛇疯子一叹：“你何必明知故问？我要找的是浪子，那个被你毒倒了的浪子。”

南三媳妇乐了，拍手大笑：“不错，不错，是有一个浪子。但你知道不知道有一句老话，说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他回头了，他现在做了我的裙下之臣。你看！”

南三媳妇带着她，走进了一间小小的屋子。

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但这间屋子有一种诡异，在这间屋子里，有四面墙，墙上尽是图画，图画画的是一些男男女女，细看一看，这画上的男人竟然很虚，有时是背影，有时是侧面，从来没有画实。但一边的女人竟然一个个都画得轻轻巧巧，一个个都极尽妖娆，一个个都向着看她的人做姿拿势。这间屋子里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在屋子正中，有一张大床，床上坐着一个男人，这男人是浪子，是那个她十分惦念的浪子。

他正眼睁睁看着墙上的图画。

南三媳妇道：“这就是你的浪子，他现在快完了，正在看那图画，可能看上三天三夜，也可能看上五天五夜，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能在这图画下活过五天五夜的。他也不例外。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功力，恐怕死得更快……”

南三媳妇看着浪子，那神情不象是看一个活人，只象看着她的一个衣架。

她轻轻一笑：“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我已经等得等不及了，我愿意马上用他的骨骼做一个衣架，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一件衣服，看上去象是没有穿，是不是？我要用这一件衣服穿在浪子的骨骼上，让他体味南三媳妇的温柔。你知道，这一件衣服如果穿在了浪子的身上，它还有我身上的香味儿呢。”

她吃吃艳笑。

蛇疯子的脸上没有一点儿吃惊。

她知道，南三一定会拿浪子做她的衣架，如果不做她的衣服架，她还有什么事儿可做？但她没有想到，南三竟然会这么快，她轻轻吐气道：“南三，他可没有答应你。”

南三笑了：“你怎么知道他没答应？他答应过我，如果我让他知道了疯人楼的秘密，他一定在死后做我的衣架。”

蛇疯子道：“你并没有告诉过他疯人楼的秘密。”

南三乐了，拍手道：“你怎么知道？他得到了，他知道他的妻子和酒疯子在一起，知道了疯人楼的事儿。他想知道的事儿太多了，但我等不及了，我想让他死，如果他死了，到了阴间，他也许会知道疯人楼所有的事儿……”

南三嘻嘻而笑。

蛇疯子的心里暗暗惭愧，心道：浪子，浪子，如果不是我与你开一个玩笑，你的妻子也许不会被酒疯子带走，但你也真是的，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为什么对你的妻子不好，你只知道打打杀杀么？你的妻子是一个女人，对一个女人得好些，不然她就会成为别人的妻子。你对这一点儿事儿也不知道么？但虽是如此说法，她毕竟是心疼浪子的。她轻轻走上去，看着浪子，轻轻道：“浪子，浪子！”

浪子的眼睛始终不离那图，紧紧盯在那些女人的脸上。他的眼里是一种放肆的欲望，盯着图上的女人，一动不动。

南三吃吃而笑。

“你没有办法，一个男人如果看上了一个女人，人家都说两个字，这两个字叫做‘看中’。既然是看中了，你怎么能让他不看？”

蛇疯子道：“南三，我告诉你，放了他，让他再别看那些图！”

南三不听，吃吃笑道：“你是谁？你是那个疯人楼的楼主么？就是疯人楼的楼主，他对我也是客客气气，从来没有一句粗话，何况你一个毛丫头？！”

蛇疯子心一横，心道：看来，今天要救下浪子，不用一点儿劲儿是不行了。她一心要把这浪子做成她的衣架，如果再不出手，浪子只会死在这里。

她突地一声大吼，从袖口飞出两条毒蛇，直射向南三。

南三乐了，她咯咯地笑，飞向一边。她的身手很是敏捷。

蛇疯子一边大声呼哨，一边同南三对敌。她在呼唤浪子，想让浪子清醒，让他再也不沉溺在这一幅画里，不然他只有一死。

南三一边与她对敌，一边乐道：“蛇疯子，你得知道，他一会儿可就有力气了，你看着他，如果你喜欢他，他一定愿意同你在这张床上躺着，他一定愿意，但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蛇疯子的双蛇飞向南三。

这是天下最毒最毒的毒蛇！

刷刷刷——

蛇也通灵气，一直飞向南三。

南三如被毒蛇咬中，绝无生理。

但见南三拿出了两根针来。

这是用来为浪子刺穴的那种毒针。

蛇疯子哈哈大笑：“南三，你的针对付别的人行，你对付我的蛇儿也行么？”

南三一声冷笑，两根针如飞出手。

毒蛇身躯虽小，但它极为坚韧，针就是刺在它的身上，它也不会在乎。可一旦它要是咬中了南三，她就不妙了。

但见南三一出手，唰唰两声，两条毒蛇便落在了地上。

毒蛇仍然活着，但显然没有声势，再也看不出什么人了，它们竟然向蛇疯子飞去。

蛇疯子大惊，她也不能让她的蛇咬中她自己，她也怕那毒蛇。

南三大笑道：“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是一时放出一百条毒蛇来，我也可以用两根针扎瞎它们的眼睛！”

蛇疯子暗暗心惊。她知道，如果天下有能用此法降服毒蛇的人，也就是这个南三媳妇了。

她刚要说话，只见南三乐了，她戟指着浪子，突地喊道：“你看，你看，你看看你的男人，他怎么了？！”

此时的浪子再也不是一个平平静静的男人了，他在地面上疯疯张张地走，一边走还一边兀自看着那幅画，他的嘴里咻咻喘着，眼里冒火。

他直扑向那一张床，倒在了床上。

他自己一个人极尽丑态。

南三乐了，说道：“我告诉你，如果男人看了我的这张画，能看上五天五夜而侥幸不死，他一定是有与痴迷人君天寿一样的功力了。象浪子这样心性不坚的男人，又没了武功，他一天一夜就会看得昏迷，脱尽元阳而死。”

蛇疯子道：“我不让他死，我不想让他死！！”

南三道：“你既然不想让他死，为什么不救他？”

“我怎么救他？”

“你只要与他一起嬉戏，他才可能不死，不然，他只要那么三个时刻就会死掉……”

蛇疯子的心里着急：怎么办？我怎么办？

南三道：“你为什么不看一看这幅画，人家都愿意看。都愿意看，必然有都愿意看的理由，你为什么不愿意看看？如果你愿意看一看，一定能救了他……”

蛇疯子此时也心志有些昏迷，心道：浪子，我喜欢你，我得救你，为了救你，我有什么画不敢看？我就看一看，看她有什么诡计？

她的眼睛看到了那幅画，她的眼睛盯在了那张画上，再也移不开了。

她的眼光也慢慢炽热起来了。

她看到了浪子。

耳边仍然是南三的话语：“如果他不喜欢你，而是喜欢我，他就会向着我来，如果你喜欢我，而不是喜欢我的话，他就会抱住你。你愿意不愿意看一看，他究竟喜欢谁？”

此时的蛇疯子居然也迷住了，心里在念叨：浪子，你真的喜欢谁？你真的是不是喜欢我？如果你喜欢南三，我也不怨你，但你是不是喜欢我，我真的喜欢你，你愿让我喜欢你么？

浪子走到了她们的前面。

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男人象浪子此时那样，他伛着腰，十分苦楚，他轻轻呻吟，脸上有一种野兽一般的渴望。

他走到了蛇疯子的面前，紧紧搂住了她。

他轻轻道：“我想你，我想你……”

他是真的想她么？还是把她只当成了一个他从来就思念着的别的女人？

他抱着蛇疯子走到了床前，把女人放在了床上。……

蛇疯子又羞又怒，一挥手，把他打下了地。

她又是心中一惊，她下了地，扶起了他。

“我摔坏了你么，我摔坏了你么？”

浪子的呻吟，他抱住了女人，他的眼里是疯狂的渴望。

蛇疯子的心里本来还是有一丝的清醒的，但她听到了南三的声音：“你何必呢，人活一世，也就是过眼烟云，那么一瞬间的事儿，你何必有福不享，自己苦了你自己？”

她的心一下子放松了，全身绵软，被浪子放在床上。

此时，有一个人站在了那老人的面前。

这人的身子站得笔挺。

“你去，把她救出来.....”

“为什么要我去？”

“她是我的女儿。”

“你可以派一个女人去。”

他的话意很明白，如果是他去，他会看到他的女儿与一个男人在一起不死不休的爱，他会知道他的女儿的一切丑事儿。

老人一叹：“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那人不语了。

“我知道你喜欢她，既然喜欢她，你就应该去救她。”

那人不语。

老人道：“你不愿意去？”

那人好半天没有回答。

老人的样子变得更衰弱了。他慢慢吞吞道：“如果你不愿意去，我让别的人去好了。”

那人的声音低沉：“好，我愿意去。”

第三章 疯人楼主

浪子的眼前已经不是这一个蛇疯子了，她是他的妻子，是他曾经对她痴心如醉的妻子，是他从前曾经爱过的每一个恋人。

“你是我的女人，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他搂着女人，把女人搂得喘不过气来。

她也如痴如醉。

“你是我的妻子，我天天想着你，对不对？”

她也喃喃细语，在向他述说着女人的思念。

两人完全沉入痴迷。

浪子此时竟然完全以为她是自己最亲的女人，便轻声道：“你别恨我，我只是一个杀手，是一个任人差遣来去的杀手。我不能有自己的家，你知道，还是老人说得对，我只能一个人，在天边飘零……”

她也沉入了痴迷，紧紧地抱吻他，说道：“我愿意做你的女人，我愿意做你的妻子，我就是你的妻子……”

此时南三在一边细细看着他们两人，象看着一出戏。她轻轻道：“真的是情炽如火啊，是不是？浪子，你每一回和女人在一起，都是这么认认真真的么？我可是真的有一点看不下去了，你们还是好好地做事儿，少说话好不好？”

但两人此时情热心迷，自然不会听他的。

浪子道：“你就是那个女人么？”

他的手指着画上的一个女人，那女人正曲意奉迎着纣王，她浪笑着，正把她的笑意送与纣王。

蛇疯子的心正着火，她也轻轻喃喃道：“我就是她，我就是她……”

果真的，她竟然头一回与男人亲热，也能做出那个女人的奉迎姿态来。

两人亲热已极，如胶似漆。

南三媳妇道：“浪子，你如果再与她在一起，你就死定了，你会再也没有机会活下去了……”

她似在一声声轻叹。

浪子心里正在着迷，眼睛一会儿也离不开蛇疯子。他心道：我为什么要不着迷，我一定得看着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我看到的天下最美的女人，我与她在一起，我就可以好好快活，我就是神仙一样的快乐男人，我为什么还要去杀人？我不愿意杀人了，我只

与女人在一起，天天柔情缱绻。有多好？

他与蛇疯子已经都沉入了万丈深渊，他们再也看不到尘世的人心险恶了。

南三媳妇的脸上仍然有笑意，但她已经握针在手，她的手里是三根细细的长针。

这是浪子曾经中毒的长针，这是预言疯子为之送命的长针。

南三看准了浪子，她的脸上有一丝残忍。

只要她出手，浪子必死！

南三看不下去了，因为她也喜欢这个男人，她的心也在躁动，她的心也象这蛇疯子一样，有一些热。她知道，她再也不能看下去了，她得动手，不然她也会象这两个人一样，沉入痴迷。

南三大声一吼，两根细针飞向浪子！

没有什么声响。

两根针扎在了浪子的背上。

不是很重要的穴，浪子的眼里仍然是痴迷，他正伏身下去亲吻蛇疯子。

南三一惊，她大声道：“谁？是谁？”

她的面前站了一个人，这人是奇侠路楚。

奇侠路楚出手，疾点了蛇疯子与浪子的穴位。

他们昏然倒在床上。

南三轻轻道：“路楚，我平时待你也不薄，你何必坏我大事儿？”

路楚道：“我不想让你杀人。”

他轻轻为女人穿衣服，他的手在哆嗦。

是因为他看不上这情景，还是心里有什么事儿让他十分激动？。

他为女人穿好了衣服，然后再为浪子穿衣服。

好久，浪子与蛇疯子才醒来。

他们梦境犹在，但两人互相一瞅，就脸红心跳。

蛇疯子心道：刚才我与他分明是在梦中缱绻，他与我亲热，如今是在什么地方，他怎么和我都坐在床上？分明是梦境了。但看来也不象是梦，如果是梦，怎么他也同我一样尴尬？

浪子的心里却是比她清醒，他看着女人，心道：风流债，又是一场风流债，浪子如今已经不是原来的浪子了，若惹下风流债，怕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抛却。人已如此，又落得个此等下场，怎么能承受得了这风流债？

站在他面前的是奇侠路楚。

蛇疯子看着奇侠路楚，心里又羞又怒，瞪瞪地看着他，吼道：“你来做什么，你来做什么？”

路楚不语，只是看着浪子，一字一句道：“如果你愿意，可以随我来，楼主要见你。”

浪子一阵心跳。

他从来都想进入疯人楼，也入了疯人楼，但谁是疯人楼的楼主，谁是疯人楼的主人，是谁在江湖弄成了如此大的轩然大波？是谁控制了这一座让天下武林人人瞠目结舌的疯人楼？他竟然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如今他要知道了，他要知道这江湖上最大的秘事了。

他心一阵狂跳。

浪子走了。他跟着奇侠路楚走了。

走时，他回头看了蛇疯子一眼。

他看到了蛇疯子的眼神。她的眼里是恐惧，是悲伤。

她为什么要悲伤，她知道浪子此去是凶多吉少么？她知道浪子此去实在是很凶险么？

浪子走进一座宫殿里，他以为这里就是疯人楼的楼主的居处，但他想错了，奇侠路

楚带着他走到了宫殿的正中，一扭座椅的按钮，座椅轧轧转开，从中露出一个大大的洞来。两人走下了洞，直走入到甬道里。

甬道很亮，甬道里有无数的灯，都是插在壁上的，一盏盏直通到深处，甬道弯来绕去，曲曲折折，走得象是没有尽头。直走到了最后，才一级级升上去，来到了一处石洞。

石洞很大，奇的是洞里的四壁，平平的，象是一面面平平的墙，在墙上，画得有四幅画。

左面的一幅，是画得一个人，他站在滚滚的河水前，身后是一匹马，马在振鬣长嘶，似有无限悲愤。人却在看着江水，好象在犹豫踌躇。

右面的一幅画也是一泓江水，在水边有一个男人，看上去甚是落魄的样子，他的手里有一只碗，碗里是一碗饭，他正在狼吞虎咽。一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正在很是怜悯地看着这男人。在另一边，却是这男人在向水里抛银子，许许多多的人帮他抛，他一身衣饰极是华贵，站在水边，一脸的悲戚。在另一边，又仍是这个男人，被人五花大绑，押至市曹斩首，观者如市。他仰天大叫，意是不平。

前面的一张画画的是四个人，一个男人一脸的虬须，一身的豪气，坐在石块上，和另一个男人对弈。坐在他对面的男人也是帝王之相，也是态度甚是悠闲，手里轻拈一子，热不看棋盘，只是眼里含笑，瞅对面的男人。在他们的身后，那虬须男人的后面是两人，一是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她的手里抱一柄拂尘，意态甚是优雅；另一个是个年轻的儒士，背着一口剑，瞅着眼前的棋局，面含笑意。因为他分明看出了是江山更易，君王替位的一场争杀，就眼睛睁得很圆，全没有那虬须人的爽快与那男人的尊严。

在后面的墙上，是一个女人，她坐在中间，身边有无数的男人，这些男人一个个都是官服博带，都向着她弯腰曲膝，奉迎不已。但见一个回头的男人分明已经脸露疲态，但却不敢让她看到。细看一看，这女人坐的椅子也是一张龙椅，她的面色也甚是威严。

浪子看了这四幅画，很吃惊它们的工细，看得出。这四幅画都是南三的手笔，工细，

逼真，让人看了很是着迷。

却不知这四幅画挂在这里，有什么用处？

奇侠路楚对浪子道：“你来疯人楼，是想看一看疯人楼的内情，这一回怕你是可以知道疯人楼的大秘密了。但你也得知道，如果你知道得太多了，对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你此时后悔，我还可以把你领出去……”

浪子摇摇头。

路楚一揖，直走出去了。

这石洞里只剩下了浪子一人。

他坐在石凳上，等着。

到底谁是疯人楼的楼主？

他等到了脚步声。

人走到了他的身后。

却没有声音。

他就是疯人楼的楼主么，他是谁？他是不是那个前丐帮勺帮主解免？他是不是那个时花流的主人时如花？他也可能是那个可以把一切都吞下肚里的痴迷人君君天寿么？

那人讲话了。

“你到底还是来了……”

一句话，浪子的心一下子冰冷了。

是他，是他!!!

他猛地回过了头。

是那个老人，是他的师父，是那个在皇宫内做九大紫玉令的头领的冷心老人。

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他？！

浪子傻了。

老人看着他，轻轻道：“浪子，你到底还是来了。”

这一句话，似有无限的期待，似有无限的感慨。

浪子不知道他能讲什么。

他什么也说不出来说。

就是他，教了浪子一身武功，就是他，告诉浪子可以为了做一个正直的人，可以身怀一枚紫玉令，横行天下。也就是他，教浪子正直，不虚此生。他是浪子的师父，是浪子做人的楷模。

他怎么会是疯人楼的楼主？

浪子道：“你真的是这里的主人……你真的是……”

他说不下去了。

老人突地哈哈大笑起来。

他看着浪子，眼光炯炯：“你以为我是谁？你以为我会做什么？你以为我活了许多年，直到老了，才做个进士就行么？你以为我为皇帝杀人有多痛快？我替他杀人；才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杀死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好人。我为什么要替他杀人？我为什么要做他手里的刀子？”

浪子道：“你可以不杀人，但你为什么要我们也杀人？你为什么要我探疯人楼？”

浪子的心里一阵悲愤，老人要他做的事几近荒唐，他为了探疯人楼，把妻子也弄丢了，把家也弄没了，他现在半死不活，几乎成了一条丧家犬。

老人一笑，他看出了浪子的心思：“你的妻子好好的，只是她现在跟着酒疯子，如果你愿意要她回来，她就可以回来。但是，你也许不会愿意再见她了，因为……”

老人在想他怎么和浪子说。

浪子明白他的意思。

因为他的妻子已经不再把她的心思都放在浪子的身上了，他就是找回了他的妻子，

又有什么好处？

老人笑一笑：“我忘了告诉你，我有一个女儿，就是她……”

他一指，浪子慢慢回过了头。

他看到了一个女人，他所熟悉的一个女人。

她是那个蛇疯子。

她已经不是原来那样子了，她一身绣衣，很漂亮很漂亮的一身绣衣，她的脸上有一种羞涩，一种少女的羞涩，她盯着浪子看，一阵阵香气直逼向浪子。她的眼波在流转，顾盼生情，目光里有无恨的情意。

老人道：“我的一生，只有这么一个亲骨肉……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她许与你做妻子……”

浪子的心一跳。

他不知道他的心里是什么滋味儿，他的妻子没了，他眼见得妻子与酒疯子在一起，而且情深谊笃，他看得心酸，但也无奈，他不能照看好他的妻子，他有什么办法？但此时的蛇疯子却变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儿，她目光流盼，分明是想做他的妻子，让他看了生怜，生爱，生出无限的奇思绮想来。

他不言语，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浪子不禁回味起那温柔之乡的梦，耳边莹绕着蛇疯子的声音：“我愿意做你的妻子，我就是你的妻子……”

第四章 柔情男儿不能已

浪子眼睁睁地看着蛇疯子，不知道怎么讲话才好。

他盯着女人，他似乎不认得这个女人了。一个女人，一旦知道了什么是羞涩，就变

得极是可爱了。

蛇疯子看着浪子，她的眼睛瞪得很大。

“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

浪子说什么？

他只是盯盯看着女人。

她轻轻道：“我告诉你，我在这楼里很闷，他们一个个都是疯子，连他也是……”

她一指指向老人。

“只有我自己，我自己知道他们都是疯子，我疯，我也不能不疯，人都是疯子了，我怎么不疯？我也得疯，我就玩蛇。你想想，我不能去学着吞吃那些脏东西，我也不能天天换衣服，我也不能赤裸着在街上走，我是一个女孩儿……”

她的脸红了，她的声音也低下去了，她的声音几近于耳语了。

“我不喜欢蛇，我真的不喜欢蛇。我知道你不喜欢一个喜欢玩蛇的蛇疯子，我再也不玩蛇了，好不好？”

她轻轻吹气，站在浪子面前，如梦如幻。

浪子看着老人，不明白这个老人的心思。如果他愿意让他的女儿和浪子在一起，必是他浪子有什么本事能与他的女儿白头偕老，此时的浪子已经是废人一个，全无武功，他要浪子与他的女儿在一起做什么？

老人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轻轻一拍手，就从石洞后面走出了一个人来。

这人一边走着还一边在笑。

“我说你做不成我的衣架，果然如此，我一看这小丫头的神色，就知道我的衣架子落空了，果然不错，果然不错……”

这人是南三媳妇。

老人道：“你看，让他与惠儿成亲，怎么样？”

南三媳妇突然没了笑意，她竟然也能一脸严肃，慢慢道：“浪子，你告诉我，你愿意不愿意做她的男人？”

浪子的声音也慢慢吞吞：“愿意怎么样，不愿意怎么样？”

南三的声音很冷：“如果你愿意，我们就让你与惠儿成亲，让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疯人楼的人。如果你不愿意，你就得死在这里……”

浪子道：“我为什么得死？”

南三叹了一口气：“因为他不放心你。”

她一指老人。

浪子不动。

南三道：“如果你愿意，我也动你不得了，你成了这疯人楼的主人的贵婿，谁也不敢动你了。但如你不愿意，你可就惨了，你先得做我的衣架，你或许会死得很惨，因为你不是疯子，在这里，要不就是做一个无忧无虑的疯子，要不就做一个楼主的贵婿。你愿意怎么做？”

浪子的心里不是滋味，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他对于老人的尊敬中走出来。他看着老人，轻轻喃喃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老人指着墙上的画，对他道：“浪子，你看一看这四幅画，你就会明白我的心思了。”

浪子回过头，看墙上的四幅画。

第一幅，是那面江边站着一个人，身旁有一匹马的图画。

浪子看了，百思不解。

老人道：“这是汉时的霸王项羽，他败于汉王刘邦，来到了江水边，有一个老人劝他过江，再徐图进展，他不想再干了，就自刎于这乌江边。我看着这张图，就总是想，他何必这样愚笨？只是他愿意过江，他就有机会，他如果有机会，天下就不一定会是刘邦的了，也许天下会两分，也许天下从此姓项也说不定。人这一念之差，误去了多少好

时机？”

浪子看着老人。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老人议论时事，但此时一听得他的话，也觉得他挺有道理。

老人又道：“你看这一幅画，这是刘邦的手下大将韩信，他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从前他受苦时，走到了汉水边，遇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正在漂洗衣服，韩信便向这女人讨乞，女人斥他一顿，说他一个男子汉，年纪尚轻，何必在此做这样的事儿？如果他去做一点儿正事，他一定能做得成一个自食其力的人。那样岂不比要饭要好？虽是如此斥了韩信，但女人很是可怜他，就回家带了饭食来，让韩信吃了一顿饱饭。后来韩信归来，找这漂母，却闻听得她已经死去，就带人在江水边，向江水里抛了许许多多的银子。这也是一大怪事，人活着，你不思报答，及至人已经死了，你反来扔银子。这又有什么用处？从这事儿看韩信，便知道他为人实在是只务些虚事儿了。及至最后，他被吕后一计，斩首于市曹，也是意料中事儿。看这韩信，本来是一个文可以安邦，武可以定国的角色，却死得如此悲惨，岂不是他自己太笨了么？他受人一饭之恩，为了求自己心安，装模做样给天下的人看，向水里扔银子，这种人就是活着，最后也成不了大气。”

浪子默然，他看着老人。

老人又道：“你再看这一幅。这一幅画是唐时的有名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你大都熟悉，他们是四个人，一个是唐太宗，一个是虬髯客，再有一个女人是红拂，一个男人是李靖，本来天下风尘三侠是虬髯客、李靖、红拂的，虬髯客意中愿意占有天下，但与唐太宗一棋之后，便改了主意，一拂袖子，出海飘洋，不再履中原净土了。这画上画的便是这得失天下的一弈。你看这画，一旁的红拂对李靖情意绵绵，自然对谁得天下没什么兴趣，她的心思便不在这棋局上。李靖比红拂更多时俗，自然看得触目惊心，他的心思全在这一局棋上。而对弈的两人的神情就更不相同了，虬髯客是江湖之人，对于天下没有赵匡胤那么认真，他的弈棋就重表而不重里。他在乎他的神态，他在乎他做江湖豪

客的名声，他的心思不全在棋局上，由此便可看出天下终究属谁了。你想，如果虬髯客再认真一些，你知道今日大宋天下终究属谁？”

浪子听得老人的话语，再看那两个对弈之人，越看越是心惊，居然在那驰驰缓缓中看出了杀伐之声来。

他的心里很是沉重。

老人看看他，又道：“你看这第四面画，这是唐时的武则天，她本来是一个绝世美人，做了两代皇帝的宠妃，她最后做了大周的皇帝，做得也津津有味儿，最后她虽然死后有了骂名，但人终究不白白度过此生。”

浪子看完了四幅画，再回头看着老人。他看到了平日沉稳持重的老人的脸色，他很快活，他十分高兴。

他愿意做一个皇帝，他愿意做一个永远不放弃目的的皇帝，就是他最后败了也心甘情愿。

老人道：“浪子，你愿意不愿意做我的臣下？”

浪子道：“我看你是在……做梦。”

老人哈哈大笑：“你以为得天下者如何，难道他们就不是做梦不成？但梦是人人都做，只有自家的梦能做能圆就是了。我只要做成了这一个梦，天下岂不是就属我了么？”

浪子看着他。老人的脸上有笑意，很快乐，也很自信。

浪子干不干？

老人等着他，南三斜眄着他。

惠儿的眼里在盼着他。

他怎么办？

老人道：“如果你不愿意，我只好让你同他们那些人一样了……”

浪子的声音很冷：“你让他们怎么样？”

老人的声音突地变得狠了：“我让他们都服下了我的毒药，他们的武功不会丧失，但他们都变了本性。他们现在一个个都是要全心全意保住自己性命的可怜虫。”

浪子道：“你也要我吃下你的药？”

老人道：“不是我的主意……”

浪子看着他：“谁的主意？”

一边的南三乐呵呵地道：“我呀，是我呀，我要告诉你，我其实不是什么南三媳妇，我只是他的老婆，我是他的老婆。”

她用尖尖手指指着老人。

她轻轻道：“浪子，其实我很喜欢你，如果不是他太老了，我也可能很喜欢他了，但我是他的老婆。你看冤不冤，老夫少妻，人世间常有的不平事儿，对不对？”

她柔柔地笑着，对浪子道：“浪子，如果你做了疯人楼的主人，我也会考虑要做你的妻子的。我喜欢这里，你看！”

南三突地走了过去，轻轻一摁一个小小的石块，便有一个洞门在轧轧打开。

门外，便是那些正坐在地上，面色疲惫的武林豪杰，他们一个个都神色木然。

南三突地说道：“你们说，天下最有本事的人是谁啊？”

众人本来一个个都无精打彩，但一见她走出了洞来，马上清醒了，马上都变得精神百倍，一齐声吼：“疯人楼，天下第一楼，疯人楼主，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南三乐了，轻轻点了点下颏儿，说道：“还好，确是比昨日齐些，但还不够，你们都是武林中的大人物，你们一声吼，大街岂不是也要抖三抖？”

众人一齐声吼道：“楼主指向哪里，我们便打向哪里！只要楼主一声令下，我们就出发！”

此时，老人的脸色甚是快意，他十分倨傲，哈哈大笑道：“好，好，你们愿意随我打天下，一到我得了天下，你们岂不是一群开国的功臣了么？你们好好做，我也让你们

和我一齐享受荣华富贵。”

众人一齐躬身：“多谢楼主！”

浪子看着众人。众人中有一些人是他素来敬仰的，有武当派的损心道长，有少林寺的不空大师，有北派剑宗的大宗师一傲，还有许多的名家大派的人物，他们平日都是极为自尊的人物，此时竟然一进一退，十分合人的命令，竟然一个个都不顾自己的羞耻，这让他大为羞恼。他心道：看来，我所料不差，他们一定是吃了什么药，才如此模样的。但究竟给他们都吃下了什么药，才让他们一个个都如此神情激昂呢？

南三媳妇笑着，叫道：“彭文立，你出来！”

一个中年短粗汉子走了出来，他直直地向老人行礼，向南三行礼。

“敬祝楼主老人家万寿无疆，敬祝夫人身体健康！”

南三笑着点点头。

“彭文立，你说，你这两天都看到了什么？”

彭文立显然头脑有一点儿不好使，想了半天，才轻轻摇摇头，说道：“我这两天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看到大家都在吃饭，都在喝水，都在练功……”

南三仍然在笑，笑得和气得很。

但她突地一出手，一根针在空中一闪，直飞向彭文立。

彭文立一声大吼，人飞身而上，扑向南三。

但他的身子在空中顿了一下，便软软地落在地上了。

他显然很是疼痛，他在地上打滚，直叫直吼，他大声吼道：“南三，南三，你这个妖精，你这个妖精，你快给我药，你快给我解药！！”

他的声音渐渐弱下去了，再也没声儿了。

彭文立死了。

众人一阵惊悚。

南三的声音仍然带笑：“你们看，他死了，你们昨天都做什么了，有人已经告诉我了，为什么你们不讲？你们要是不讲，我就一个个杀死你们……”

此时，少林的不空大师走了出来，他一揖道：“阿弥陀佛，我看，南施主也不必杀人了，我们做了什么事儿，你自讲出来就是了，何必滥杀无辜？”

南三笑道：“好，我不说出来，你们一定得有人讲出来，如果你们不讲，你们一个个都得死在这里。”

南三的尖尖玉指一一指去，指头没停，但却让众人眼热心跳，、唯恐她指到了自己。但她的指头指到了一个老人。

“你，玉剑轻风，你说，昨天你们做了什么？”

玉剑轻风显然也不知道昨天他们做了什么，皱着眉头，想了一想，说道：“我不知道。”

南三咯咯笑，说道：“玉剑轻风，你可是江湖上的老一辈了，如果你这一次不说出他们昨天都讲了什么，我也得杀死你……”

玉剑轻风想了一想，说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昨天做了什么。”

南三慢慢走上去，轻轻道：“这可不妙了，是不是？象你这样的老人，一定很是爱惜自己的亲人，对不对？如果我杀死了你，再叫人杀死你的一家三十七口人，你看怎么样？”

玉剑轻风的脸也歪了，颤声道：“你……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的一家？”

南三道：“天下一统，天下武林统统归属疯人楼，你如果在疯人楼不好好效力，你的一家人还有什么好么？”

玉剑轻风道：“他们……没有得罪疯人楼……你何苦如此狠毒？”

南三道：“对了，对了，一定是你们得罪了疯人楼，一定是你得罪了疯人楼，对不对？你说，只要你说出他们昨天干了什么事儿，你的家人一定会平平安安的。”

玉剑轻风道：“他们昨天.....他们昨天.....”

浪子紧盯着玉剑轻风，心里一阵子紧张。玉剑轻风是江湖上的老前辈，他如果说出什么来，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事儿。

玉剑轻风大声道：“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昨天，不空和尚他.....他解毒了.....他说，他说，.....他要背叛疯人楼！”

一时众人都看着不空和尚。

老人笑了，轻声道：“不空和尚，你是不是告诉我，你怎么解了南三的毒的？我早已经注意过了，你与别的人不一样了.....”：

不空和尚叹了一口气，缓缓踱出行列，对老人道：“阿弥陀佛，如果老衲再有机会，一定为大家解了这毒，可惜可惜.....”

他走向老人，说道：“你是疯人楼的楼主？”

老人傲然：“不错，”

不空道：“好，我待与你一战，如果能胜了你，是不是能把他们的毒解了？让他们都自行其是？”

老人笑了：“你能胜了我？这是枉费心机。”

不空大师道：“好歹总得一试。”

老人道：“好，我平日让你们一个个俯首帖耳，想必你们会不服，何不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都尝一尝我的手段？”

他慢慢走向不空大师。

第五章 心剑三式

不空和尚走向老人。他知道这老人是天下极有名的人物，虽然不曾与老人交手，但

这老人的一双铁掌天下有名。

冷心老人的面色十分冷傲。他冷冷道：“不空和尚，我看你还是死了心的好……”

不空大师低哼了一声佛号，慢慢道：“人生一世，佛也体味苦辛，如果楼主能放过这些武林中人，老衲自然不会生出杀机。”

冷心老人一乐，说道：“你以为你能胜我？”

不空大师神色极为严肃，沉声道：“老衲情愿一试！”

浪子看着不空大师，心道：不空大师看来也是一个有德高僧，但要对付冷心老人，还是功力有所不逮。看这样子，所有的人都是中了他们的迷药，才如此谄媚无耻的，如果能得知不空大师如何解毒的就好了。但眼前明明已经被人发觉，再要询问不空大师也来不及了。

冷心老人走向不空大师。

不空大师神色肃然。他知道，如果这一战不能胜了冷心老人，他与在场的众豪杰都将性命不保。

他一声怒吼，直冲向冷心老人。

冷心老人的动作极快。

没有人说得清他的动作有多快，他的身子一冲而出，直逼向不空大师。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便看不出谁是不空和尚谁是冷心老人来了，只见得有一片黄，这是不空和尚的僧衣，又见出有一片蓝，这是冷心老人的衣衫，但见得这一片黄与蓝搅在一起，搅得十分快捷，嗖嗖飞动，看不分明。

但见得两人一退，便各站在一边。

冷心老人的脸色微微有一些诧异，说道：“果然名不虚传，少林寺罗汉堂的长老本事了得……”

不空和尚的神色更是严峻。他知道，这一番交手，与冷心老人相比，他的功夫要差

些，心里暗暗嗟叹，看来和尚今天也难逃厄运。和尚死了不要紧，这一群天下武林豪杰也会死伤惨重了。他心里嗟叹道：佛祖有灵，但愿我入地狱，别人不入地狱，此生之愿足矣。

众人看着他们相斗了十几招，多数都看不明白他们孰胜孰负，都静静看着两人。不空和尚的嘴角流血。

冷心老人的脸色也微微有些发红。

众人看这样子，心里大大欢喜，心里委实快乐。如果不空和尚能胜，他们的苦楚就到头了。

冷心老人道：“不空和尚，你的‘往生行’虽是妙步，但也救不了你的命，如果你能够束手就擒，我答应不究既往。”

不空口诵佛号，道：“既往不生，此生往行。没有今世，更无来生！”

他又缓缓踱起了步子。

这“往生步”确是其妙无穷，人只见到不空大师的身子在慢慢走，又实在不知道他会怎么走下一步，他的每一步都起步极怪，落处极刁，一步步都匪夷所思。

此时冷心老人一声清啸，人便一顿而止，冲至不空大师面前。

唰唰唰——

一连几掌。

冷心老人一退，他的嘴角有一丝微笑。

他看看四周，突然心里有一些着忙，心道：我今天不要你不空和尚死在这里，还怎么显我冷心老人的冷酷心肠？我已经出手了十几招，再要十几招收拾不下这和尚，一边的人定然都不会服气，我再怎么做疯人楼的主人？

想到了此处，冷心老人道：“不空，你看！”

不空和尚看得清清楚楚。

在空中飞起了一道光芒，说不清是什么光芒，在空中只是一闪，便不见了，他看到了冷心老人的手臂抬了起来，手指化成了剑式，指突然变得锋利如刃，在空中闪了几闪，再也没有了踪影。

不空和尚的咽喉咯咯响，从他的脖子上裂开了一道深深的裂口，血从那里滚滚涌出。

不空和尚的眼睛睁得很大，他的喉咙轻轻响着，盯着冷心老人，死不瞑目。

冷心老人道：“你想知道我这是什么招数，是不是？”

不空和尚已经不能言语了，只是用力地点头。

“这是心剑三式！”

不空和尚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

众人都呆若木鸡。

他们不是不空，手心里攥满了汗水。

他们害怕了，不敢出声。

心剑剑法，就是大侠林渊那震惊天下的心剑剑法么？据传大侠林渊曾以这心剑剑法传世，使天下武林人都觊觎艳羡。但此剑法已经久不出现，如今又在这冷心老人的手里施出，更有鬼神不测之机。

浪子心里暗暗嗟叹，他知道不空和尚必定是一死，但没有想到他会死得这般惨烈。他看着地上不空和尚的死尸，心里很是悲哀，真要流下几滴英雄泪来。

但此时，一旁的众人中却有人在高声叫喊了：“好，好，疯人楼主真是武功盖世，一出手就杀死了不空这个叛逆，好，好，真的是好！”

就有许多的人跟着附和。

南三媳妇嘻嘻而笑，轻轻俏俏地笑道：“你们以为你们还有什么希望不成，如果没有疯人楼的楼主的盖世武功，你们岂不都是一个死！？”

有人道：“不错，不空这和尚真的是胆大包天，我看到了。他在诅咒疯人楼，我看到了他在谩骂疯人楼的楼主，他的话，他的话……真的是罪该万死！”

有人道：“我听到了他骂，他借口诵佛号的机会反对楼主，他说……他说楼主是坏蛋……”

有人道：“不空和尚才是一个坏蛋，他口是心非，时常做坏事。他是一个和尚，却偏天天偷着吃荤。他还骂人，还不念经文……”

更有人道：“这还不算，他还时常心生邪念，总是惦念着人家的女人。他犯此大戒，让人难以忍受，也是天理不容……”

一时众言汹汹，众口铄金，把不空和尚一个有德高僧说成万恶不赦，一无是处。

冷心老人本来脸色甚是不好看，但听得众人一声声说不空和尚的恶行，居然变得和气多了，再也没有了杀机。南三媳妇听了此话，也舒服得很再也没有恶笑了，也在快快乐乐地瞅着众人。

浪子从来就没有见到这种奇景，这些人明明是不服气冷心老人，但他们因为惧怕，一个个便当面谄媚讨好，真的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勾当。他的心里很是好笑。

南三媳妇突地一声喊道：“好了，都住口吧！”

众人倒也听话，一时便再也无声了。

南三媳妇道：“你们说，如果楼主要你们冲锋陷阵的话，你们会不会去？”

众人异口同声地吼叫道：“入我疯人楼，一生不用愁；入我疯人楼，一生乐悠悠；入我疯人楼，终生得高寿；入我疯人楼，美女不胜收！”

倒也喊得极响，喊得整齐。

南三媳妇乐孜孜道：“好，好，难得你们十分忠心，我还有一件事要你们做，你们看！”

她举起一件东西给众人看。

这是一张小小的绣份细看一看，是一张十分工细的冷心老人的绣像，这像绣得很细心，维妙维肖，十分逼真。

冷心老人的声音十分和气：“南三，你这个鬼东西，你又要弄什么鬼花样了？”

南三媳妇娇声笑道：“老爹，你不要管好了。你看一看我做事，也许会笑一笑。好不好？”

看来这老人十分宠爱南三媳妇。他乐道：“好，由你做好了，看来，我是把你宠坏了，”

南三媳妇待得了老人的令，轻轻俏笑道：“你们听着，这可不是我心出彩儿，这是老爷子的心意，我们可要小心了！”

一句话后，她便又是一阵子荡人心魄的艳笑。

众人都忙镇定心神，听她的主意。

有人说，天下最为机巧辣变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个自称为南三媳妇的女人。她这一回又出了一个什么主意，要怎么样捉弄大家，众人的心里都是提心吊胆。

南三道：“你们看，这是楼主的绣像，你们看，象不象楼主本人哪？”

众人都知道这绣像定是出自她手，众人便齐都叫绝：太象了，简直是鬼斧神式，简直是妙夺天工，简直是太象了！

南三道：“我要把这一张绣像发与你们一人一张，在疯人楼内出入，全凭此一张绣像作为凭据，不然便不认你做疯人楼的人。而且，你们要小心把这一张绣像保存好，你没了这绣像，怎么说你对疯人楼的楼主的热爱？怎么说你对疯人楼的忠诚？你如果天天看着这绣像，你得天天念叨着楼主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念叨着他老人家健康长寿。你们的福气都在楼主他老人家的身上呢。”

众人都叫好，一迭声地叫道他们要把老人家的绣像都放好，宁可丢了性命也不肯丢

了绣像。

南三喜气洋洋地笑道：“好，好，如果这样做，你们一个个都是老人家的开国功臣！”

老人看着女人如此做，看众人都十分踊跃，上去向南三媳妇讨要这绣像，竟然有一些得意，有些喜出望外，他心里想到南三媳妇这么做或是有一些过份，但又一想，信无威不立，如果不是这样对付这些武林豪杰，他们会听谁的话？便也任由她去做了。

他此时看着南三，脸上带笑，说道：“南三，你怎么糊涂，你一个人，如何做得这么多的绣像？”

南三媳妇笑道：“自然不要你来管了。”

她从兜子里掏出一些绣像，这些绣像有的是金色的，有的是银色的，有的是蓝色的，有的是紫色，还有的是绿色。

南三媳妇道：“你们都听清了，这是七色绣线，是我故意绣出不同的颜色。如果你们谁做出了对疯人楼有功的大事儿来，楼主就让他有一种新的绣像。这些绣线以红黄蓝紫绿为等极。谁有大功于疯人楼，自然会升上一级。如果将来老人家做了天下的帝王，你们都是开国功臣了，就照着这绣像的等级封官晋级就是了。”

老人看着南三媳妇，心里也暗暗喜欢，看来他喜欢这南三媳妇是对了，这女人不但有一身的武功，有一种绝技在身，她还有一些人所不能的鬼主意，照她如此一做，就不光是要众人对他尊崇了，也是要他们能大大地为疯人楼出力。如果他们真的想把他们的绣像的颜色改换一下，他们不为疯人楼出大力，怎么会有这荣耀？

南三道：“一傲！”

便见到北派无极剑宗的宗师一傲慢慢走出来了。

他站在了南三的面前。

南三道：“一傲，你忠不忠于楼主？”

一傲的脸上居然没了那狷傲，轻声道：“属下忠于楼主，虽死也不敢辞！”

南三乐道：“好，一傲，如果楼主有一天登得皇位，得为九五之尊，自然有你的功臣在。”

她把一枚金绣像赐与一傲。

一傲行礼，便将这一枚金绣像恭恭敬敬地挂胸前。

然后又是武当派的损心道长，他慢慢走了出来。

南三道：“损心，你是武当派的耆宿，你为疯人楼做一些大事，楼主决不会亏待你。”

损心道长看看一边的不空和尚的尸体，他平日最为佩服的就是这不空大师，此时一见故人如此结果，不由得心里悲伤，不免就形之于色。

老人在一边厉声道：“损心，莫非你还有什么不服之处么？”

损心一声长叹，轻声道：“道士做人，远不如和尚做人来得明白，也远不如和尚为人磊落。偷生而已，焉有他哉？”

他神色黯然，轻轻接过了那一张金色绣像，默默归入众人中去。

众人看到了损心道长与一傲都接了那金色绣像，也都接了。他们一个个有的面有羞色，有的还兀自沾沾自喜，自以为如今做了大人物，能做得疯人楼的功臣，今后的好处必不在少，就有的人从心里发出欢呼，又大声喊道敬祝楼主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了。

浪子看看南三，他此时才知道，这个南三在疯人楼是一个极重要的角色，她如此一做，要所有的人都得死心塌地随冷心老人做事，今后在江湖上，必会掀起不小的风波。

冷心老人看着浪子，话语中也满是得意。他对浪子道：“浪子，你看，我做这疯人楼的楼主，是不是比我做朝廷的那个官儿快活些？”

浪子一声长叹，说道：“快活快活，说不出有多少快活了……”

南三一挥手，众人便一个个井然有序，都退出去了，只剩下了南三、疯人楼的楼主，还有一个浪子和惠儿。

南三看着惠儿，笑道：“惠儿，你出去……”

惠儿却对她没什么好意，轻声道：“我不走。”

南三道：“你真是一个傻丫头，哪好人家说你的事儿，你却在当场听的，那样女孩儿家岂不得羞死？”

女孩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南三，道：“这可是怪了，明明你们是在讲我的事儿，却让我听也听不得，知也不知道，这怎么行？”

她索性坐了下来。

老人也无奈，看来他对于这个女儿也没有办法。

南三一脸是笑，轻轻扳着女孩儿的肩头，道：“你走好了，不是你不好意思，是别人不好意思，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女孩儿的脸色红了，轻轻嘟哝：“走就走，莫非你们还敢把我卖了不成？”

她瞪瞪走出去了。

第六章 酒疯子之死

浪子不知道老人为什么要他做东床快婿，是因为他是老人的弟子，还是老人觉得浪子仍有用处？

他看着老人，静等着他讲话。

老人道：“浪子，你知道不知道皇宫内的九大紫玉令，有几人在我这一边？”

浪子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事儿太多了。

老人道：“五个。”

老人道：“我说的五个，其中还不算你。”

就是说，皇帝有九个杀手，其中有五个是冷心老人的人。

如果他想杀死皇帝，真的是轻而易举。

老人道：“我有天下四大家的人做我的钱财后盾，我有许许多多的武林豪杰做我的手下，我夺天下易如反掌。”

浪子盯着老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野心勃勃的老人。

南三道：“浪子，你看不出，他最喜欢的是你？他从前说过，他真的很喜欢我，他真的很喜欢他的女儿，但他从来不说他最喜欢我，他也不说他最喜欢他的女儿。他只是说他最喜欢你，因为……我做不了他的替身，他的女儿也不行，只有你，他说你很象他……”

浪子的心一动，从前他向老人学武功的事儿都历历在目。他知道，老人对他真是很有感情。

他是不是要做老人的帮凶？他是不是也要帮他残害武林同道，是不是也要帮他打江山？

老人道：“你要是不喜欢和惠儿在一起，可以走，可以从这扇门走出去，从这里走出去，你就能看到你的妻子了，可以看一看她，你就知道了，她是不是很喜欢你，你再对我说你要干什么。”

知子莫若父，在浪子看来，这老人象他的父亲一样，很知道浪子，很知道浪子的脾气。

浪子不讲话，慢慢走了出去。

他走进了一间房子。

这是一间很平常的房子。

他看到了酒疯子，看到了他的妻子。

她正抱酒疯子。

酒疯子在哆嗦。

他是不是病了，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了？

浪子象一个幽灵，轻轻走到了她的面前。

她看到了浪子。

酒疯子看到了浪子，他的手更哆嗦了。他的身子也在哆嗦，也说不出他是生气，还是着急。他想讲话，但讲不出。

女人的话冰冰冷：“你来做什么？”

浪子道：“我.....我.....”

他才知道他来也是多余，想看一看他的妻子，此时也是多余了，但他不想说假话，只能对她讲真话。

“我想看一看你。”

女人笑了，笑得很冷，笑时看也不看浪子：“我嫁与你，我从来不知道男人是什么样子的，我只是等，我不知道男人也可以象女人一样温柔。你对我只是要，要，要.....但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妻子。”

浪子默然。

女人不找别的男人时，她会认定你是天下最好最好的男人，但她一找到了男人，她马上就会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你和她的这个男人相比。

那比的结果常常都很不妙。

浪子的声音嘶哑：“不错，我从来不把你当人。”

他匆匆回家，是想放下他的重担。他一入了家门，自然再也不当他自己是一个杀手了，但他是杀手，杀手的日子总是提心吊胆，他进了家门，他再也不提心吊胆时，就只做两件事儿，一是对着女人大逞淫欲，再就是放心大胆地天天睡个不醒。他何时想过他的妻子？他何时想到过他的妻子的心思，想到过他的妻子想些什么？他也何曾有时间对他的妻子温柔？

他不是不解温柔，是不能温柔，是没有时间温柔。

她就从别的男人那里得到了温柔。

她再也不会回头了。

女人道：“你走吧，如果你再回来了，你就是害了我。”

他能讲什么？

他只好走开。

此时酒疯子突然厉声道：“站住！”

他站住了。

酒疯子道：“我告诉你，她已经不是你的妻子了，你知道不知道？”

浪子不回头，沉声道：“知道。”

浪子不用回头也知道，酒疯子的手仍然在颤抖。

酒疯子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害她？”

女人道：“欧阳微，你让他走，你让他走开好了。”

浪子的心一惊，问道：“我怎么害你了？”

酒疯子道：“你何必装傻？你何必装假？你看！”

他的手哆哆嗦嗦去扯女人的袖子。他一扯，让浪子看出了蹊跷。

他妻子的手臂全是肿的，有一些黑黑的浮肿。

他大惊道：“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她一叹道：“你一切都知道，又何必明知故问？”

浪子的心里一叹，他知道什么？他什么也不知道，人家偏偏说他什么都知道。他说什么才好？他怎么说才行？

酒疯子的脸上满是愤懑，恨恨道：“浪子，你恨她，算什么好汉？如果你以为我夺了你的女人，对着我来就是了，何必给她下毒？一个女人家，天天夜里睡不着觉，你怎么如此狠……狠……毒……”

酒疯子居然泣不成声。

浪子的心里不明所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时，有人笑了，笑得咯咯响。

笑的人是一个女人。

是蛇疯子，是那个叫做惠儿的蛇疯子。

她看着女人，看着酒疯子，说道：“你是浪子的老婆，你为什么要对不起他？”

女人恨恨道：“我哪儿对不起他？”

惠儿乐道：“浪子不在家，你就得等，你得等啊等啊，所以从古就有人写字，就有人说出了一个词来，说什么望穿秋水，说什么倚间而待，说什么闺中怨妇，说什么春风入罗中，人家为了等丈夫，把秋水都望穿了，你等一等他，有什么了不起？你既然做了浪子的妻子，你就得认了，你得天天在家里守着，你怎么能变节？那可不是什么好人了，你说是不是？象你这样的女人，有时人家得给你受大刑的。我念在你是浪子的妻子的份上，不让你为难，只是让你吃我的小黑咬那么一下，你就受不了么？”

想不到她居然会讲出这么一套话来。

酒疯子戟指着她，声音也气得直颤：“你.....你.....你.....不是你要我做的么？你要我.....”

她盈盈一笑：“不错呀，我要你去勾引这个女人，可你去干时得知道我这是计策，古人说，兵不厌诈。但你可不能真的对人家的女人染指。你真的入了人家女人的圈套，真的喜欢上了人家的女人。这怎么能行？你就没有听说过么，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家婚。你当十座庙是容易拆的么，那也好费事儿的。可人家也拆，不破一家的婚事。因为那样做对人对己都不好。你知道不知道？你可以用计，假做对这个女人亲热。但你不能真事儿的，你说对不对？”

浪子看着她。她讲得振振有辞，让浪子哭笑不得。

女人一叹，她只是在苦苦流泪，说不出话来，让她象这蛇疯子一样夸夸奇谈。

蛇疯子道：“对了，对了，你这个女人一听得我讲，就有些明白了，你还是有一些后悔，是不是？你后悔就对了。你如果愿意回到浪子的身边，我可以代你求求情，让他再与你破镜重圆，好不好？”

浪子说不出话来，只是盯盯地看她。

蛇疯子又道：“不过呢，破镜就是破镜子了，重圆也不好看了，也不好用了，你说是不是？你也不要后悔，也不要伤心，让这事儿就算过去好了。”

她象是安慰女人，但女人的泪水流得更多。

浪子看着蛇疯子，大声道：“你能不能不讲话？”

她依然笑着，对他道：“我不讲话也行啊，你当我愿意讲话？我是看你们一个个都不说话，才来讲一讲的，我怕你们冷场，一个是旧日夫妻，一个是今日夫妻，在一起，都不免有一些尴尬，是不是？我得让你们不冷场，对不对？”

浪子道：“你不讲话好不好？”

他的脸色不好看。

蛇疯子也会看眼色，此时一见到浪子的可怕神色，就再也不敢出声了。

她怕浪子，她也说不出因为什么她怕浪子。

浪子道：“你能不能解毒？”

蛇疯子的眼睛睁得很大，盯着浪子，说道：“你真的要给她解毒？”

浪子道：“对！”

蛇疯子把解药递与了他。

她一边递一边还念叨，道：“好，好，这可好，你白忙活了半天，人家可是不领情，不道谢。你可是好心当了驴肝肺……”

浪子也顾不上理她，他上去，想为妻子治伤。

但女人不愿意。

她不动。

浪子以为她是别人的女人了，再也不愿意让自己为她治伤了，就把那一小瓶药递与她，说道：“给你！”

女人不接。

女人居然回头看一看酒疯子。

酒疯子向着她笑。

男人与女人的眼光里有许多的甜蜜。

女人道：“我不要治伤。”

男人低声道：“我明白。”

女人抱着男人的手更紧了，轻轻道：“我不愿意在这里，愿意在一个清清静静的地方，你说，天下有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在那里，人都不忙，人都不坏，人都不疯，人都不奸.....你说，有没有？”

男人的眼里有泪，说道：“有，一定有，我和你一起去找，好不好？”

女人笑了。浪子看着她笑，简直看痴了。他头一回看到他的妻子这么笑。她笑得天真，笑得直爽，简直象是一个孩子。

“我愿意和你一起去。”

女人的脸上满是圣洁的光辉。

酒疯子乐了，脸上有了笑容。

他低声道：“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做疯子，我不愿意自己是一个疯子，我只好做一个疯子，我只好做一个酒疯子。我一直以为我做的酒疯子是比他们都强，不象他们，一个个都对着别人说假话。我不说假话。但我看到了你，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说假话，可我一样不敢说真话，我也是一个疯子，我也是和他们一样无耻的疯子.....”

女人的腮边全是泪水，轻轻喃喃道：“你不坏，你不是坏人，你只是愿意喝酒.....”

酒疯子盯着浪子看，他的手更抖得厉害了。他说道：“浪子，浪子，我一辈子做过许多的坏事，只有遇上她，这一件事我不后悔……”

酒疯子死了。

他的嘴角流下了鲜血。

他嚼舌而死。

女人反而平静了，她没有了眼泪。但无论是浪子还是蛇疯子都看得出，没有泪水的女人真的是悲伤已极。

他们甚至不知对她讲什么好。

女人看也不看浪子，从她的怀里掏啊掏，掏出一只银杯子。看上去，这一只银杯子极象是“美人窟”里的馨香姑娘的那两只银杯子。她一杯杯斟酒，往酒疯子的嘴里倒，轻轻念叨：“你喝吧，你喝啊，你何苦自己折磨你自己，我愿意让你喝酒，我愿意让你喝醉，你一喝醉，愿意扑到我的身上，你就扑吧，我愿意，我真的愿意，谁管得着我？……”

她轻轻抽泣。

酒疯子已死，酒就再也不入酒疯子的口了，再也喝不进去酒了。

她真的哭了，此时的她反而更多了泪水：“你怎么不喝了，你喝啊，你喝啊？！”

她也服毒死了，服毒时，连蛇疯子与浪子也看不出。他们没有看到她从什么地方得到毒药的，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吞下去的。

她的脸色很快变黑。

蛇疯子着急了，急着去撬女人的牙。

浪子拉住了她。

蛇疯子急了，大声骂道：“浪子，你是一个王八蛋，你是个王八蛋！你怎么见死不救，为什么要见死不救？”

浪子不管她，扯住了蛇疯子的手，让她再也不能去扯女人。

蛇疯子的武功不错，但浪子扯得她紧紧的，让她走不动。

她大声喊道：“你再也不松手，她可就死了，再也救不活了，你知道不知道？”

浪子没有了武功，被她扯得东倒西歪，但仍然不松手。

他的妻子突然看着浪子，说了一句：“我……谢谢你。……”

她死了，抱着一个别的男人，死了。

蛇疯子再也不扯了。她看着女人，哭了。

“浪子，你恨不恨我？”

浪子无语。

他能讲什么。他恨谁，恨蛇疯子，还是恨酒疯子，是恨他自己，还是恨这个世界？

他讲不清楚。

蛇疯子扑通一声跪下了，轻轻喃喃道：“浪子，你杀死我吧，我也活够了，也不愿意做疯子了，你行行好，念在咱们还有那一夜情缘上，你杀死我吧？！”

她闭上了眼睛。

她等着死。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看不到浪子了。

浪子走了，他走得无影无踪了。

第八卷

第一章 明知不是伴

浪子睡着了，昏睡于一个山凹里。

他心里再也不能有痛苦了，他已经负担了极大的痛苦。

蓦地，有人对他传音了。

“浪子，浪子，你该为她做一点事儿.....你该为她做一点事儿.....”

他在昏昏的睡意中迷迷糊糊，问道：“我得为谁做事，这世上还有谁用得着我为他做事？”

这人道：“为你的妻子，你一定得为她做点儿事。”

浪子的心里又是一阵悲戚，慢慢道：“我为她做什么？她已经死了，她已经死了.....”

那人道：“她死了，但她是死在疯人楼的，她如果不来疯人楼，她不会死。”

“她死时已经是别人的女人了。”

浪子的心里虽然迷惘，但他总是知道，他的妻子死时，是同那个酒疯子欧阳微相亲相爱的。

那人道：“如果不是疯人楼的楼主，你也就不会在这里，也不会受如此大的苦楚，如果不是他，你的妻子也不会与别的人在一起，也不会死得这样惨。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为什么不给她报仇？”

“我怎么报仇？我已经没了一身的武功。再说，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你说错了，只有你，才可能是他的对手，你怎么知道这疯人楼里都是疯子，也有不疯的人，只有在这里也不疯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浪子道：“我没了武功，我没了武功，我怎么做？”

那人道：“如果你找到了老人，他会让你恢复武功的。他相信他自己，相信他自己可能胜得了你。他一定会赌这一次的。”

浪子半信半疑。

老人会相信他么，他会与浪子做这一赌么？

他突然醒了。

他眼前没有人，他看到了一个身影在眼前飘，

却不是刚才讲话的男人，这是那个蛇疯子。

她叫做惠儿，但浪子知道，她也叫蛇疯子。

“你为什么总跟着我？”

她幽幽道：“这儿风大，你为什么在这里睡？”

他突发奇语，说道：“我梦见了一个男人。你看没看见一个男人？”

蛇疯子一叹道：“幸好你梦见的是男人，如果你梦见的是女人，我岂不是要倒霉？”

浪子看着她，说道：“我想告诉你，我和你再也不是一路的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蛇疯子道：“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你是不是嫌我总是弄蛇，不象一个稳稳当当的女孩子？我告诉你，我为了你，可以再也不弄这些玩艺儿，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个不成？”

她赌气，从兜子里一掏，掏出那几条毒蛇来，一扔扔到了地上，还用脚去踩，恨恨地踩着，一边踩一边恨声骂道：“王八蛋，王八蛋，早知道你是一个负心贼，我为什么要养你？我为什么要养你们，我早早就把你们杀死，让你们再也不能害人，那有多好？”

她不顾一切，恨恨地用脚去踩那几条毒蛇。

毒蛇怕痛，也被她踩得难受，便一回头，向她的脚上咬。

一咬咬得她哎呀一声叫了起来。

浪子不管她，他想起身就走。

一声声的哀叫扯住了他的脚步。

他一回头，大吃一惊。

原来，蛇疯子此时已经不能动了，她索性不动不行，只是恨恨地看着她的脚，也不服解药，也不管自家的死活，只是呆呆怔怔地看着浪子，大声喊道：“浪子，浪子，你就这么没良心么？你就真的叫我死在这里么？”

浪子回头看她，冷冷道：“你不会死，只待我一走，你立刻就会服下解药。”

她大声呻吟，叫道：“浪子，你可别后悔！你走了我就死在这里，我做了鬼，也不

会再饶过你，我一定要天天在你的眼前晃，让你再也不能在野地里睡，我要拖着你，要拖你到阴世间去，和你在阴间，让阎王评评理，看看是你对还是我对？哎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死了，也决不放过你浪子看着，眼看着她的脸色变了，变得黑了起来。

她喊道：“浪子，我不行了，你把我埋了吧，你亲手埋，只要把我埋了，就不再打扰你，行不行？”

她的声音很和气，很温柔，再也有的温柔了。

浪子蹲在她的身边，眼看着她。

她已经气若游丝。

她轻轻道：“浪子，如果你救我，我再也不害人了，我也是一个好女孩儿，你知道不知道？我从前可是很乖的，人人都夸我.....是一个.....好孩子.....”

她昏死过去了。

浪子看着她。

她是害死他妻子的人，要不要救她？

他如果救了她，就来了麻烦，又不能扔下她不管，就得带着她走。如果他不救她，她就死定了。

他从她的怀里掏了解药。

她又悠悠醒来。

她哭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救我，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救我。”

“从来没人用一种方法死过两次。”

她笑了，笑时很娇媚，让浪子的心里也一叹，知道她很美。

“我就死这么两次，如果你不理我，我就再死一次。我还是这么死，还是死在你的面前。”

浪子的心一动，她愿意为他再死一次，她是不是真的是刻骨铭心地爱上了浪子。

浪子天涯飘零，以天下为家。

他不愿意再让女人爱他了，他无力再承受爱，只能与女人虚与委蛇，只能在妓馆春楼上春风一度，再也不能深深地爱谁。他是一个杀手，不配让女人真心爱他。

女人看着他，轻轻道：“你得背着我，不然，你就得抱着我。我病了，我没了一丁点儿气力，你不抱我走，我就得死在这里了。”

浪子知道她说的是实话。

他只好抱起了她。

她的身体很轻，也很软。

她轻轻念叨着：“天涯思归客，浪子情意深。不知春风里，也有思伊人？”

她一字一吐，说得清清楚楚。这是陈情，但也是言志，让浪子知道，天下终究有对他衷情的女人。

浪子站在了老人的面前。

他是疯人楼的楼主，是他的师父，也是浪子的仇人。

他看着女人，蛇疯子是他的女儿。

“你又怎么了？”

她嘻嘻一笑。

她仍然吊在浪子的手臂上。

她笑道：“我喜欢他。”

老人一叹：“我看不出他真的喜欢过什么女人，”

女儿乐了，莞尔一笑：“你可以让他喜欢我。”

老人道：“你错了，浪子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哪一个女人。如果他真的喜欢上哪一个女人，就再也不会是一个浪子了。”

女儿笑：“你是疯人楼的楼主，你能做到这个。”

老人看着浪子，眼睛里闪着光。他盯着浪子，目光犀利，慢慢道：“我做不到。如果你让我杀死他，我可以马上就办。但你要他……”

“老人摇摇头。

惠儿笑了，依偎在浪子的身上，轻轻曼语道：“浪子，浪子，你真的就不能和我在一起么？”

浪子不语。

他看到这个老人时从来就不愿意言语。

女人轻轻道：“老爹，你能不能让他恢复武功？”

老人的脸色一变，冷冷道：“惠儿，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女人笑道：“如果你制服不了一个浪子，你怎么得天下？”

一句话说得老人来了豪气，大声道：“好，好，就依你。”

浪子不知道他的命运会如何。

他知道，如果他与眼前的这老人一动手，不出十几个回合，就会死在这老人的手下。但他对自己也甚是忌惮，他竟然敢让浪子恢复武功，是他觉得他有绝对的把握胜得了浪子，还是他不愿意扫女儿的兴头？

浪子看着他。

老人与浪子的目光对视。

他说道：“我知道你。”

浪子不语。

浪子为什么不说话？

老人递与了浪子一包药。

他的眼里有一丝光，是浪子从前曾经看到过的光。

他起身要走。

浪子说话了。

“我知道，你并没疯。”

老人盯着浪子：“我当然不疯。”

浪子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纠集了这么一群疯子，你这是不是在弄儿戏？”

老人冷笑了，傲然一笑：“你说，当初刘邦看着秦皇，想他自己也可以做一个皇帝，你说他疯不疯？你说当年的唐天子李世民竟然太原起兵，与隋天子杨广兵戎相见，你说他疯不疯？”

浪子无话。

老人越说越是激昂，大声道：“浪子，浪子，你说，天下百姓也知道一句老话，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说，明年到我家，就是我明年一定也可以做一个皇帝了，是不是？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回皇上，有一回九五之尊？”

浪子一声长叹：“看来，你是疯了，我以为只是他们这群人是疯子，原来最大的疯子就是你！！”

老人傲然一笑：“不错，我就是最大的疯子，你看，天下的武林中人已经尽入我囊中了，我何患事儿不成？”

浪子笑了，大声乐了起来。

老人看着浪子，静静道：“你笑什么？”

浪子道：“你错了，你错得很厉害。”

老人不动声色，冷冷道：“我哪里错了？”

浪子道：“你错了，你只知道虬髯客与李世民一争天下，知道虬髯客最后是舍天下而飘海远去，但你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而走。他是不愿意做天子了么？你错了……”

老人看着浪子。他一向知道，这浪子是天下少有的聪明之人，就静静地待他分说。

浪子道：“虬髯客是知道了他不能与李世民一争高低，才走开的。”

老人的目光很凌厉，问道：“他怎么知道他不能与李世民一争雌雄？”

浪子道：“他只是一个草莽英雄……”

老人呆呆地看着浪子，声音突然变得很难听：“你是说我也是一个草莽之人？”

浪子道：“我没有说你。”

老人的手突然伸出来了，伸在浪子的眼前。

只要他出手，浪子必然一死。

但一边的女人早早地发出了声音。她太关心浪子了，所以她大声叫了起来。

老人的手止住了。

老人道：“你说我也是疯子，我也疯了？”

浪子道：“真正疯的人从来不说自己疯，真正疯的人从来不知道自己疯……”

老人突地长声而啸。

他目光如炬，冷冷地对浪子道：“浪子，浪子，你也知我，我也知你，我愿意让你恢复武功。我愿意要你帮我。如果你真的会帮我，我会让你成为我女儿的丈夫，但如果你骗了我，我一定会杀死你，我要亲手杀死你！！”

浪子不语。

他还会讲什么？

浪子服下了他的药。他知道他的武功正在一点点恢复，因为他的丹田里马上就有了一股气，内力从他的腹内向上升，奔突游走，涌流不止。

浪子闭上了眼睛。

他听到了女人的声音。

“其实，你不必答应他，如果你骗了他，他一定会杀死你，一定会亲手杀死你。他一定会很伤心，不会饶过你，无论谁也劝说不了他……”

浪子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惠儿的眼泪，这是一个痴心女人的泪水。

眼前没了老人，只有这个痴心女人，这个对他有无恨柔情的痴心女人。

第二章 天下人皆疯子

浪子知道，他在这疯人楼里仍然有极大的危险。

他如果一动不能成功，将会死于万劫不复之地。

他走了出去。

惠儿跟着他。她一边跟着他走，一边嘟嘟囔囔：“你要走时，怎么也得告诉我一声，不然，我怎么能跟得上你？”

浪子默不作声，只是紧走。

他心道：如果我一个人在这疯人楼里，也许还会遇上那一个对我传音的人，可身后紧跟着一个女人，那个人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浪子走到了一家酒楼之上。

在疯人楼，所有的买卖都是不要钱的，你尽可以吃，尽可以喝，还可以拿走你喜欢拿走的东西，不用向店家付出银子，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店里的东西都搬到你自己的家里去。当然从前也有人曾经这么干过，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么干太傻了，你愿意要时，只要去店里拿就是了，何必把它们都弄到你自己的家里，又占地方，又得操心它们？

浪子叫了一盘鱼，一盘肉，自己一人自斟自饮。

惠儿坐在他的对面。

她轻轻嘟着嘴，说道：“浪子，浪子，人家都说你这人最样儿？你叫菜来，也不让你的女人吃，也不问一问你的女人饿不饿，也不让一让你的女人？”

浪子沉着脸，仍然不声不响。

这时，有人冲了进来，这人一边冲一边喝喊道：“笨蛋！笨蛋！天下的人都是笨蛋，你们以为你们是什么好人不成？你们天天得吃下这么多的好东西，你们凭什么？你们看，人得吃什么才能活？得吃下这些！吃下这些，人就可能活得好好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这人的手里拿着的是一些破烂玩艺儿，一些破鞋布片片儿，一些破烂酒瓶子。

他眼发亮，居然当众大嚼起来，吃这些破烂玩艺儿吃得很香。

酒楼里的人本来一个个都喝得好好的，此时一见到这个疯子冲了进来，都吓得抱头鼠窜。一瞬间，人都走得无影无踪。

只有浪子仍然稳稳地坐在那里。

他仍然抓着他的酒杯。

这人是那个专吃各种破烂玩艺儿的痴迷人君君天寿。

他冲着浪子嘿嘿直乐：“你的功夫恢复了，是不是？”

浪子很是吃惊，痴迷人君君天寿一眼便看出了浪子已经恢复了功夫。

痴迷人君君天寿大声道：“好，好，咱们来好好比划比划！”

他说罢，身子轻轻一滑，人便如飞隼，落到浪子面前，出手就打。

叭叭叭三掌都击在了浪子的身上。

浪子的身形转得很妙，所以这三掌虽然击在了他的身上，却没有击得实在，只是打得他向后退了几步。

痴迷人君君天寿大声吼道：“你为什么不还手？！”

浪子道：“我打也打不过你，我为什么要还手？”

痴迷人君君天寿道：“你打不过我？”

浪子道：“我打不过你。”

痴迷人君哈哈大笑道：“不错，不错，你真的不是我的对手。我看在南三的面上，

不与你为难。好不好？”

浪子此时看着惠儿，他看到了惠儿看着痴迷人君的样儿，实在有一些恶心，就知道她最不喜欢这一个连破烂玩艺儿也敢吃的人，他说道：“好，好，我服了老前辈。”

痴迷人君大声道：“我要你拜我为师，你乐意不乐意？”

浪子道：“我有师傅了。”

痴迷人君大声道：“你师父是谁？我去把他杀了，你就可以拜我为师了，对不对？”

浪子道：“我的师父你杀不了……”

痴迷人君大声道：“你说什么？你说我杀不死你的师父？你说我不能杀得死他？他是谁？。你说出他的名字!!”

浪子一字一句道：“他就是疯人楼的楼主，就是冷心老人!”

痴迷人君一声怒吼，一手拍在了桌子上，把一张桌子拍得粉碎，他大声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要找一个徒弟，怎么又和他搅在了一起?!!”

他一怒之下，再也不言语，走了。

浪子仍然冷冷地笑。

这时，一个人轻轻地问道：“你笑什么？”

他一回头，不知什么时候，时如花竟然坐在了他的对面。

浪子注意到了，时如花此时身穿了一件长衣，这是一件极怪的长衣，这衣服只能是女人穿的，只能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穿的，它不光花团锦簇，而且十分光鲜。他此时看着浪子，得意非凡，笑道：“你看，我的这一件衣服好不好？”

浪子知道，时如花是一个嗜衣如命的疯子，他看着这一件衣服，说道：“好，好，真的是好看极了!!”

他回头看着惠儿，问道：“惠儿，你看好不好？”

惠儿此时也知道浪子的心思，笑道：“时大侠此时穿了这一件衣服，真的好看极了，

我看，时大侠此时真是漂亮极了，真象是一个十分美貌风流的女人。”

时如花乐呵呵地问道：“你说什么？你说我穿这件衣服象是一个女人？”

惠儿乐道：“不错，你象是一个美女，一个艳绝天下的美女。”

浪子以为，惠儿说此话却也没有什么不妥，她也是要奉承一下时如花，她也知道，在这疯人楼里，最数时如花与痴迷人君君天寿不好惹，她不愿意惹他们。

但时如花突地一声怒吼，一出手，手如电闪，一下子便掐住了的脖子。

惠儿大声道：“你干什么？你……”

她一时气窒，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浪子大惊，他知道，这时如花可能是出了什么差错，不然不会一出手便制住了惠儿，他想把惠儿杀死，他如果真的出手掐死了惠儿，对浪子也没有什么好处。

浪子急急地出手了！！

叭叭叭！

一连三拳，浪子的拳头都打在了时如花的背上。

浪子的拳头，如果打在了石头上，也会一下子把石头打得粉碎，此时一连三拳，竟然都实打打在了时如花的背上。他心里有一些恍然，怕把时如花一下子打死，但因为一时情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谁想到，时如花居然若无其事，他仍不放手，一心想把惠儿杀死，一心想把惠儿掐死，此时全心用力，无心它顾。

浪子不知他怎么可以救惠儿了。

惠儿此时已经被他掐得奄奄一息。

这时，有人咯咯笑了，这是一个女人。

“时大侠，她说错了，她是说你是一个最好看的男人，她没有说明白。不相信，你可以问她？”

时如花道：“是么？我可是听得她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最好看的女人……”

女人乐道：“她说错了，她也象一般人一样，以为平时都说女人最好看，她本来是想说其实天下最好看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她才明白了个道理的。她一看才知道，你是天下最好看的男人。但她忘了，天下只有时大侠是一个例外，如果天下没有了时大侠，那些对女人最好听的奉承话岂不是都说对了么？”

时如花道：“你说得也是。”

他此时的手竟然松开了，慢慢松开了惠儿。

女人是南三，她嘻嘻笑道：“时大侠，你是不是得给她度一口气，如果不是你为她度一口气，别的人如果插手，她一定得死。”

时如花恍然道：“南三，我的这点儿本事，你都摸得一清二楚了，是不是？”

南三见到他的脸色又是一变，不由得也是心里吃惊，但她的脸上仍然是满面春风。她笑道：“你可是说错了，如果我知道了你的一切本事，我岂不是也是一个‘貌美南女侠，才如南三家’了么？”

一听得南三的奉承，时如花居然大大开心，乐道：“不错，不错，你说得对，你可是没我的本事。有一样本事我不如你，但说起来你那是女人的本事，算不得数的。”

南三看着惠儿，她的话语尽量显得温柔，说道：“你是不是回到你老爹那里去？”

惠儿没精打彩：“你离开你的老爹多久了？”

南三一笑，她知道这女孩子已经被冷心老人宠坏了，不会听南三的话。

南三轻俏地一笑，转身走了。

浪子看着南三走出酒店，心里道：在疯人楼里，也许只有她与冷心老人不疯。

此时，他再回头，没了时如花，象刚才来时一样，他又变得无影无踪了，

浪子看着惠儿，问道：“你还要跟着我多久？”

女人看他，轻轻问道：“难道你不是男人，难道你不明白女人的心思？”

她的笑很轻俏，她的话让浪子吃惊：“我要跟着你一辈子，你看好不好？”

浪子直叹气，没有办法。

他与惠儿来到了谷中。

这里是一座座小楼。

惠儿告诉他，在这些小楼里都住着一些武林中人，他们在这里都过着很舒服的日子，平时他们什么事儿也不做，但如果到了关键时刻，只要冷心老人一声令下，他们都得为疯人楼出力。

惠儿看着他，轻轻问：“浪子，我爹总是说你是聪明人，是不是？”

浪子看她，不语。

“你也到了疯人楼，你现在以为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疯子？”

浪子摇摇头。他不疯，他不是个疯子。

惠儿道：“我老爹是一个疯子，他一直以为他一定会当成皇帝。你看，他象不象一个皇帝？”

浪子这一答答得很快：“不象。”

女孩子一叹，她的眼中流下了泪水。

“你不知道他，他是疯子，一个最大的疯子。”

浪子黯然神伤。他也在心中叹息，如果他不知道疯人楼的楼主是冷心老人，他怎么会相信冷心老人能是疯人楼的楼主？他怎么会相信自己的师父会是江湖上最有势力的疯人楼的主人？

“惠儿道：“浪子，你救一救他，你得救一救他，好不好？”

浪子摇头。他不知道他能做什么。

浪子睡着了，是依在惠儿的怀里睡的。

他倏忽间醒了，眼前没人，惠儿没了。

眼前站了一个人。

这人是奇侠路楚。

“我是路楚。”

浪子当然知道他是路楚。

浪子不动。

路楚慢慢从怀里掏出了一块东西。

紫玉令！

路楚也是宫中的九大紫玉令之一。

路楚道：“你是不是一个疯子？”

浪子突然一笑：“谁不是疯子？我看天下的人都是疯子，人人都疯了！.....”

他嘿嘿冷笑。

路楚道：“我知道，你也是宫内的九大紫玉令之一，我要你帮我.....”

浪子道：“我能帮你做什么？”

“灭了疯人楼！”

浪子看着路楚，冷笑，轻轻道：“你以为你能灭了疯人楼？”

“不是我，是有人。你跟我来！！”

浪子一声不吭，跟着路楚来到了那座剑宫。

仍然是那一座剑宫，仍然是那一个沉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人。浪子知道这人是江湖上的第一剑道高手青天剑客。

青天剑客曾经天天面壁，对着剑宫天天沉思，他在想从冷心老人的手里施出的三招剑法，他此时看到了浪子，看到了神情很是沮丧的浪子。

青天剑客突然笑了，哈哈大笑。

浪子问：“你笑什么？”

青天剑客道：“人总会执迷，有时人会执迷于情，有时人会执迷于物。世事执迷者

都不明白，只要你不执迷，一切看去十分难解的事儿其实都很好办。你何必在意你与冷心老人的情意？”

话虽是如此，浪子的心里总是不能释然。

青天客从他的怀里掏出了一块紫玉令。

他是宫内的九大紫玉令之一！

青天客道：“你受了毒，是我与路楚把你送到了长白山赶山人徐玉那里的。”

浪子的脸色肃然，他们救了他的命。

“你与惠儿在一起，我们也提醒过你……”

浪子道：“你是宫里的九大紫玉令，他一定知道你。”

冷心老人是宫内九大紫玉令的首领，一定会知道青天客也是宫内的九大紫玉令之一。如果冷心老人知道青天客也有紫玉令，他一定会提防青天客。

那样，他们也没有什么得手的好时机。

青天客道：“你想错了，我是宫内的九大紫玉令不假，但只有我才是他唯一不知道的人。他只知道九大紫玉令是浪子、奇侠、火风、雾水、冷心、闪电、乌云、蛟龙、玉兔。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我。”

浪子道：“如果我想得不错的话，奇侠路楚也是他的人。”

路楚道：“不错，我是他的人。但我也是皇上的人。”

浪子明白了。

奇侠路楚与青天客都是冷心老人的死对头。

浪子道：“就凭你们两人，也不是他的对手。”

青天客道：“不错，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但如果还有你，还有那些中了毒药的江湖中人，我们的人就不少了。”

浪子默然。

青天客道：“我一直不敢出头，是因为我知道，冷心不光有一手好功夫，还有三招剑法，这三招剑法是前辈大侠林渊留下来的心剑三式。我对付不了这心剑三式……”

浪子道：“你现在能对付得了心剑三式么？”

青天客突地哈哈大笑起来，大声道：“果然厉害，我想了几天几夜，终于想明白了……”

青天客长吟道：“有心者才有剑，无心者才无剑。”

这是他呕心沥血才得到的一点心机，也是他从此进入到更高一层武学境界的关键，但浪子不明白，路楚也不明白。

他的两句话，浪子与奇侠路楚都似懂非懂。

第三章 皇帝梦

在疯人楼里，有无数件事儿，在世人看来是十分荒唐的，但在这里却很是平常。

天亮了，人都聚在了谷地中。

这是疯人楼的十五。

每逢十五或是初一，每逢朝阳初起的时候，人们都聚到了谷地中，都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一个诚惶诚恐的时刻到来。

谷地里满是人，这些人都是平日里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现在都没了那往昔的威风，都静静地等待着。

终于等到了朝阳从谷口升起。

这时，万人欢腾，都一声声喊起来。

“疯人楼天下无敌！！疯人楼主万寿无疆！！”

谷壁上的那一个洞口便轧轧响了起来，从那里走出了冷心老人，他挺直腰，走得很慢，比平日更是威严，他雄倨傲视，向下面的人们招手示意，他一举手，众人便一时平

静，鸦雀无声。

便由老人身后的南三向众人道：“你们说，天下最亲的亲人是谁？”

众人便异口同声道：“冷心老人！”

南三又问：“你们说，天下最有名的人是谁？”

“冷心老人，天下最亲的人，天下最有名的人！”

南三又道：“你们是不是最佩服冷心老人？”

众人便一齐异口同声道：“冷心老人，天下最亲，冷心老人，天下一人！！”

此时，万头攒动，人人都争先恐后，人人都愿意向冷心老人一表忠心。

浪子此时与众人在一起，看到了众人的狂热，他心道：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别的人谁向我讲，我也不会相信。谁会相信这些天下有名的豪杰竟能一个个都没了铮铮铁骨，一个个变得如此谄媚？他们都象是疯子，都盯着冷心老人，甚至有的人热泪盈眶，看着冷心老人，心中激动，象是看着天上的太阳，

众人此时的心境，竟然完会没有一丝敌意，他们的目光根本不象是看着心里恨得要命的仇敌，而是看着一个他们最最敬爱的人。他们都十分敬仰冷心老人，一个个都热情万分地看着老人。

如果此时冷心老人要他们赴汤蹈火，要他们下地狱上刀山，他们也不会有一丝的犹豫。

南三看着下面的人，对老人道：“只有得了人心，你才会得天下，是不是？”

冷心老人道：“不错。”

他很满意南三，只要有了南三，他也许就会有天下，南三不光是一个女人，她还是一个智者。

南三轻声道：“他们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死士。你要他们生，他们就生，要他们死，他们就会死.....”

众人都呆呆看着老人，他们对于这老人有一种从心底里涌上来的敬意，他们敬畏这老人，就象是敬畏天上的太阳。他们看着老人，象是看着天上的太阳。

众人中的一人走了出来，喊道：“我们都是冷心老人的人，我们愿意为老人而死，如果有天大的危险，我上！我要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冷心老人放心的人！”

另一个人走了出来，浪子看着他，心里突地吃了一惊，他看出了，这就是那一个刚直不阿的武当派的损心道长。

他走出来做什么？他是想讽刺一下冷心老人么？他是不是还记得直言而死的少林和尚不空？

此时的损心道长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一个人了，他看着冷心老人，他的脸上也有一种圣洁的虔敬，他谦恭地对着冷心老人行礼，大声喊道：“我愿冷心老人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冷心老人看着走出来向他表示恭敬的是武当派的损心道长，不由得心里有一点诧异，他对着南三道：“南三，你真有本事，居然让武当派的这老家伙也听了你的？”

南三在浪笑，轻轻俏俏向冷心老人道：“你以为他是谁？他只不过就是武当派的一个老道就是了，他难道有三头六臂不成？”

冷心老人突地哈哈大笑起来。

他很满意，很快活，他十分得意。

他曾经问过南三：“南三，你说，我做得做不得皇帝？”

南三道：“你做什么不好，你为什么要做皇帝？”

他只是一愣：为什么？人人都想做皇帝，人人都不会知道为什么……

南三笑了，她轻轻道：“你喜欢我么？”

他不明白南三为什么要问他这个，她不回答老人，只是问他是不是喜欢南三。象南三这样一个满心机智的女人，他为什么不喜欢？

他就说他喜欢。

南三告诉他，如果他愿意让南三做皇后，他就做得成皇帝。

他当然愿意。

众人都一一走出，向老人表示他们的忠心。

自然是一个比一个讲得好听。

一个人上来讲冷心老人的功德，他讲天下武林此时纷乱不已，只有冷心老人才能救天下武林于水火之中。他说道：昔日天下大乱，黄帝出而天下治。如今天下武林又是大乱，只有象冷心老人这样的武林巨擘才会拯救武林。冷心老人将会给天下武林天下苍生以活生生的生命。

众人便都一个个跟着致颂辞，一个个都妙言不穷，都说得舌灿莲花。

又有一个人走了出来，他向着众人道：“等一等！我有一。大事要向你们众人讲的。”

众人都止住了声，等着这人讲这一件大事儿。

这人道：“你们都知道，天下现今最重要的人物是谁？”

众人当然知道。

是冷心老人。

这人道：“不错，我们可以说，天下武林的大事都在他老人家的身上，真真的是天下重担，在于一人了。可既然是如此，我们就不能不关切冷心老人的身体健康，我们不能让他老人家对于一些俗事过于操劳，得保护老人家，因为我们如果能让老人家的身体好，能千秋万岁，能重登九五，我们就是大事儿得成，就是一代天下的有功之臣。”

众人都齐声说对。

此时，众人都齐声说老人的好话，只有一个人站在那里静静地不做一声。

这人是浪子。

他身边的人突然发现了这一秘密，一声尖叫道：“你们看，这一个人象是个哑人，

他竟然敢对老人家不敬。他居然敢一声也不吭。他是什么人？”

众人的目光都盯在了浪子的身上。

有人问道：“你是谁？”

浪子道：“我是浪子。”

众人中大多数的人从来也不曾见到过浪子，他们都知道天下有一个浪子，知道浪子是武林中的一个神秘人物。

众人都围在他的身边。

有人问：“你为什么不讲话？”

“你说，你以为你比冷心老人更聪明么，你以为你是天下武林中的第一人了么？”

“你说，你是不是对冷心老人不满？”

“你说，你是不是不想呆在疯人楼？你以为我们都是疯子，只有你一个是清醒的人不成？”

“你说，你为什么不对冷心老人的盖世奇功说话？莫非你看不起冷心老人？”

浪子被围在了中间。

众口铄金，他几乎被众人生生吞吃下去了。

“你说！你说！！”

有人对着浪子冷笑；“浪子，你是什么人，你敢与冷心老人争风，你以为你是冷心老人的徒弟，你就不用尊重他老人家了不成？”

有人道：“杀死他，杀死他！！”

更有人吼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敢与冷心老人一起相提并论，你要不要你的命了？！”

此时，浪子看着众人。他吃惊地看到，他们一个个都眼珠子红红的，都怒目瞠视着浪子，象是要把他生生吃掉。

“你说，你是不是也有野心，你是不是想做什么皇帝？你以为你也是一个冷心老人么？你只是一个臭东西，你根本就做不成什么好人，你只是臭狗屎!!”

“这种人和他讲什么闲话，宰了他就算了，省得麻烦!”

一冲而上的人冲着浪子拳打脚踢。

浪子先还是应对还手，但过了一阵子后，他再也无力对敌，只能躺倒在地上，任由人们拳打脚踢。

此时，他听得一声呼啸。

一声尖厉的呼啸。

呼啸的是女人。

浪子被打得昏昏迷迷，他昏倒在地，心道：我就这么死了么，我就这么被他们打死了么？他们只是一群疯子，我被一群疯子打死了，我被一群疯子打死了！我死得好冤，如此一死，岂不是天下最冤最冤的冤死鬼？

此时，众人都静了下来，浪子昏昏迷迷地看到了有人走向了他。

这是女人。

他以为这人是那个对他很是衷情的惠儿，轻轻念叨道：“惠儿，惠儿，我要死了，你看，我要死了……”

他昏过去了。

他再醒过来时，看到了冷心老人。

冷心老人看着他。

鹰一样的目光中，有一种温情。

他看没看错，是不是他真的对浪子有一种温情，是不是他一直还把浪子当成他自己的儿子？

老人看着他，却没有一句话。

一边的南三道：“浪子，你说，你能不能讲真话？”

浪子看她，此时他突地对于这女人有一些憎恶。

“我讲什么真话？”

南三问道：“在我们这里曾经出现过三个紫玉令，你知道有一个冷心老人，一个是你自己，还有一个是奇侠路楚，但还有人持有紫玉令，你说，他是谁？”

浪子的心里一惊，他知道冷心老人不知道的那一枚紫玉令，他是青天剑客去风。

但冷心老人却不知道他。

浪子不语，他不能讲出去风来。

去风是不是能与冷心老人对抗？他的武功能不能与冷心老人一战？

南三笑道：“如果你的师父是皇帝，他找到了你，要你做天下紫玉令，这岂不是与现在一样？你又不是天天吃皇帝俸禄的人，何必在乎这种事儿？”

浪子知道，他确实不是皇帝的亲信，但冷心老人是，他曾经是皇帝的亲信，他自己如今要做皇帝了，他再也不想做皇帝的亲信了。

南三轻轻理着他的衣服，他的身上有瘀瘀血迹，南三心疼道：“浪子，浪子，你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你怎么这样傻？”

你只要跟着冷心老人，岂不是就做得天下最有威风的人了么？你不要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至尊人物，你何乐而不为？”

浪子的嘴仍然闭得很紧。

南三的手要摸到了浪子了。

此时，有人轻轻地一叹，说道：“如果你要做我的继母，我劝你别动他。”

南三一怔，不动了。她知道，她最怕的人来了。在这疯人楼，她最怕的人不是这个老人，也不是那些唯唯诺诺的江湖中人，她最怕的人是这个女孩子惠儿。

她笑咪咪地看着南三。

“你想做我的继母，是不是？”

南三不语，只是看着惠儿，看着惠儿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

惠儿笑嘻嘻道：“如果你有了一点儿权力，你一定会派人杀死我。但我告诉你，老爹如果还不糊涂，你千万不要这么干才是。你说对不对？”

她嘻嘻笑了起来。

“就是你再得宠，我也不会让你满意的，我那时要杀死你，你知道，老爹最疼我。我得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南三的脸变得很难看。

惠儿慢慢蹲下了身子，看着浪子，轻轻道：“浪子，浪子，你还认不认得我？”

浪子看着她，轻轻地叫道：“惠儿.....惠儿.....”

惠儿一看他的身上，居然给打得皮开肉绽，一下子涌出了泪水，轻轻地颤声道：“浪子，他们往死里打你，是不是？你不愿意做一个疯子，对不对？你不是疯子，在这里还呆什么劲儿，你就不会走开么？你就不会走得远远的么？”

浪子看着她，惠儿看着老人，她的脸上突地满是杀气。

“如果你再动一动我的浪子，我就杀死你的人！我要找人来，杀光你的人！！”

老人突地沉声道：“惠儿，你要做什么？你要威胁你老爹不成？”

惠儿再也不理他，低下身去，抱起了浪子，轻轻道：“浪子，浪子，我们走吧？”

她再也没有回头。

第四章 疯人楼里疯女人

奇侠路楚走进了“美人窟”。

这是在疯人楼里的“美人窟”，在这里，人人都是美人，都是可人心意的女人。

但这里的女人与江湖上的女人也有不一样处。

她们都是江湖上最负盛名的女人，她们可能是被皇帝疯子带到这里来的，她们也可能是自己走到了这疯人楼里来的，她们只要跳下湖水，就可以来到这个世界里，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女人。

奇侠路楚看到了一个女人。

这女人正呆呆看着一只鸟儿。

女人不看路楚，看得出，她正是那种对于男人看得多了，便再也不觉得男人有什么新奇的女人。她呆呆怔怔地看着她的那一只鸟儿，轻轻呢喃道：“小宝贝，你怎么啦？你怎么不动了，你为什么不再唱了？你唱啊，你只要一唱，就可能好起来……”

奇侠路楚道：“我知道，你是原来凤凰城的‘美人窟’里的如灵姑娘，我今天有一点儿不舒服，不知道如灵姑娘是不是能为我唱一曲儿？”

如灵笑了，她看着路楚，轻轻道：“路少侠，你说我从前是一个疯子，我以为我唱得很好听，是天下最好听的声音。其实说来，我与神鸟相比，只是一只乌鸦罢了。你要是能听一听我的神鸟唱，你就明白了，人决唱不出这么美妙的调调儿来。”

她对着那只小鸟儿道：“唱吧，宝贝，唱啊！”

但那只小鸟却没有精神，一动也不动。

路楚盯着女人，突然道：“如灵，你恨不恨把你弄到这里来的人？”

如灵一怔，慢慢浅颦低笑起来：“我为什么恨？这里岂不是比在‘美人窟’里更好？我喜欢这里，我愿意呆在这里……”

路楚冲了过去，抓住了如灵的衣襟，他怒声道：“他们把你弄到了这里，你恨不恨？”

如灵呆望着路楚，她憨笑不语。

“恨怎么样，不恨又怎么样？”

说话的是另一个人。

路楚慢慢松开了手。

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戎装箭衣的女人。

“你是谁？”

“明玉。”

原来明玉也在这里。

路楚道：“明玉姑娘是不是要替如灵姑娘答我一问？”

明玉道：“我不愿意替她答什么一问，只是对于路公子也有一问。听得人说，路公子也是皇帝面前的红人，当然路公子也就是冷心老人的亲信了。冷心老人既是疯人楼的主人，你也一定是疯人楼的一个疯子了？”

路楚一叹道：“你到了疯人楼，不是疯子的人也是疯子，难道这一点道理明玉姑娘也不明白么？”

明玉道：“我不明白。”

路楚道：“我想知道姑娘们到疯人楼后都干了些什么。”

明玉一笑道：“你还想知道什么？”

从她的身后走出一个女人，这是那个眉目含愁，眉黛紧锁的馨香姑娘。

“我来告诉你。”

明玉与如灵却也不拦她，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馨香道：“我们来到疯人楼，只是那些疯了的江湖人的泄欲工具。他们如果想来，就来，他们想做什么，我们也得让他们做。因为这里是疯人楼……”

路楚不语，他应该猜到，这些女人就是做这种事儿的，她们没有别的出路。

馨香道：“他们是疯子，你能想得到，疯子最大的乐事是做什么？”

路楚想得到，但他说不出。

馨香一叹：“他们只能蹂躏女人，他们拚命地蹂躏女人……”

没有人讲话。

馨香大声道：“我告诉你，路楚，如果你是冷心老人的爪牙，你让人把我抓去好了，我受不了，我再也受不了啦!!”

她突然出手，把路楚的两手抓住。

明玉的手极快，她一出手，两手电掣，一出手便抓住了路楚的两肩。

如灵也出手了，她的两手如风，疾点路楚的几大穴道。

三个女人看着路楚。

“路楚，路楚，你死定了，只要你做了这个冷心老人的帮凶，你就死定了!!”

路楚只是微笑，丝毫不惧。

馨香道：“路楚，你是天下奇公子，你也该知道，疯人楼里的男人女人一个样儿，都是一些疯子，对不对？”

路楚此时却叹道：“我不疯。”

如灵大笑起来：“好，好，你一个人不疯。我们大家都疯，你看还是我们便宜些，对不对？”

明玉道：“闲话少说，路楚，你说还是不说？”

路楚道：“说什么？”

明玉道：“你是天下九大紫玉令之一，是不是？”

路楚昂然道：“不错。”

“你去过知府衙门？”

“是。”

明玉道：“我想知道，在我们疯人楼，除了你，浪子，还有楼主三个，还有一个人持有紫玉令，这人是谁？”

路楚诧异道：“是么，我这可不知道了。谁说的，还有一个人持有紫玉令？”

明玉大怒，一吼道：“路楚，你说是不是说！？”

路楚苦笑：“我不知道，我说什么？”

明玉道：“我要让你知道。”

明玉果然不凡，她一出手，便唰唰撕破了路楚的衣服，用一柄尖刀指向路楚。

路楚不出声。

明玉用刀在路楚的身上从上向下轻轻刺出了一道血痕，这血痕处便开始流血，血慢慢流了下来。

“说不说？”

路楚咬紧牙关。

明玉的手很巧，唰唰地一连十几刀，便把路楚的身上划出了二十多道血痕。

顿时血流如注。

馨香道：“好，我看，再过一会儿，你再也不是什么路公子了，你只是一个血葫芦……”

路楚心里暗暗吃惊，他知道，这三个女人是疯了，他无法再与她们争斗。

他的穴道被制，无法使出真力。

馨香道：“路公子，如果你说出那个紫玉令是谁，我们一定放了你，你看好不好？”

路楚只是凄楚一笑。

馨香道：“路公子，有人要用你的骨骼做衣架，你愿意不愿意？”

路楚这一回答得很快：“不愿意。”

馨香嘻嘻而笑：“你愿意不愿意又有什么办法？”

路楚哑声道：“我确实没有办法。”

明玉道：“何必再与他争辩？我看，杀死他，岂不是更省事儿？”

如灵道：“我的鸟儿要死了，我杀死他，让他为我的鸟儿冲一冲晦气。”

她手持一把匕首，在路楚的身上轻轻刮割。她一边让路楚流血，一边轻轻呢喃：“路

公子，路公子，其实你是一个好人，一个能解女人心意的人。我愿意让你死在我的手里，反正你在疯人楼里也是一死，既然总是不免一死，你还是死在我的手里好，我会让你死得温柔些。”

路楚看着如灵，慢慢嘶声道：“我知道，你们‘美人窟’里的女人总是很善良的……”

馨香大声叱道：“善良？善良有什么用？我们就是太善良了，才受人家的欺凌，如今我们也不善良了，我们就来欺负你，你看好不好？”

路楚闭上了眼睛。

如灵一下子运刀如飞。

刀刀见血。

血光在迸溅。

路楚转眼间已经身无完肤了，但他仍然一声不吭，只是闭着眼睛。

路楚不喊一声疼痛，让三个女人又惊又恼。

明玉道：“好，路公子，真的是硬汉子。”

馨香道：“再硬，也只不过是公主的一只衣架。”

如灵一笑：“我来杀死他，我有些可怜他了。”

恰在此时，从宫外轻轻飘来了一缕幽幽的笛声，这笛声轻轻缕缕，飘飘荡荡，一直飘到了这宫内。

三个女人都听到了笛声。

天下武林中，有雅好音乐美声的人，其中最有此嗜好的当数时如花。

莫不是时如花来了，他想要插手此事儿？

三个女人静静地等着。

果然来了一个人。

这人身穿一件衣服，这衣服很怪，恰恰如一春花丛都落在了人间，他满身的花朵，

让人以为其香也浓，其意也艳，其味也香。他笑咪咪地看着三个女人，说道：“如灵，馨香，还有一个明玉，三个女人正与一个男人缠绵，我来的不是时候了。”

明玉不语。

馨香却满面是笑，轻轻叫道：“时大侠，你是时如花时大侠，我们请也请不来的人物，我们怎么敢怠慢，只是我们有一点儿事儿要办，只好让时大侠等一等了，好在也不用等太久的，是不是？”

时如花乐道：“果然不假，我看也不要等得太久了，只要再过两个时辰，这人也就是一个死人了。我却不知，你们要他这人死了做什么？”

馨香道：“我不要他死，只是公主要他死，我们有什么办法？”

时如花大乐道：“对了，一定是南三，我想一定是南三，不是南三，别的人怎么会有这种主意，用一个活的人做她的衣架。是南三看好了他不成？”

“不错，是我看好了他。”

站在时如花的身后的正是南三。

她对着时如花嘻嘻笑着。

时如花一改嘻戏神色，他正色道：“南三，据我所知，这路楚是冷心老人的得力手下，你杀死他，冷心老人岂能容你？”

南三笑了，嘻嘻笑道：“你怎么知道他不容我？”

她轻轻道：“杀死他！！”

说时也迟，那时也快，如灵的眼睛瞪瞪着，一出手，一柄匕首便深深刺入了路楚的胸前。

可怜路楚，一代少侠，竟然糊涂死在了一个女人的手里。

南三嘻嘻笑道：“我不是又有了一个衣架了么？”

时如花大声吼道：“南三，你是个草菅人命的坏蛋，我岂能饶你？！”

他的手很快，一出手，三弯两绕，便抓南三在手了。

南三看着他，居然不惧。

时如花道：“南三，南三，我宰了你，我一定要宰了你！”

时如花的手在痉挛着，他的手在猛哆嗦。他吼道：“南三，南三，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疯人楼里的事儿，大多都是你的主意，你杀死了好多的人，你罪该万死！！”

南三的样子却是甚为依顺，她轻轻仰脸，对着时如花道：“如花，如花，我愿意死，我愿意死在你的手里，你杀死我好了，你杀死我好了，我天天晚上睡也睡不着，我知道我罪该万死，我一定得死，但我愿意死在你的手里，你想一想，如果一个女人能死在‘貌如时如花，才比时大侠’的手里，她会多快活？”

时如花一乐，大声道：“对，南三，看你这么乖，我还真的不舍得杀死你了。”

南三道：“那我一定好好谢谢你。”

时如花道：“我得杀死这三个女人，她们都不是南三，你说是不是？”

南三道：“但她们是南三的朋友，她们如果死在你的手里，南三岂不是也很生气？”

时如花乐道：“南三，南三，你不要对我讲你生气不生气的事儿了，我看你也不要装样子了，你还是好好呆在一边，不然我对你决不会客气。”

时如花一径走到如灵的面前。

“你要死了。”

如灵的脸色也是苍白，她轻轻道：“死与不死，又有什么不同？我的神鸟死了，我一定得死！”

她从笼子里抓出了一只鸟儿，她一看着这鸟儿，轻轻对鸟儿道：“神鸟，神鸟，你看世人多糊涂，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话多难听，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声音多美妙……”

如灵的眼里竟然流出了泪水来。

她一用力，生生把她的手里的一只鸟儿抓得碎了。

那鸟儿竟一声也不响，便再也没有了生气。

时如花看着如灵，说道：“好，好，看来你也象是我时如花，活活是一个痴疯子。好，我不杀你！”

他放开了如灵，直走到了馨香的面前。

“你是馨香？”

馨香不语，只是点点头。

时如花一叹道：“世人恶行，多是你这样的女人所为的，如果没有你们这些强做美貌的女人，男人怎么会总是误入歧途？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恶男人？”

馨香看着时如花，她听了时如花的这一番怪论，居然不以为怪。

疯人楼里的人，对于一切世事都不以为怪。

馨香道：“你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男人。”

时如花正色道：“错了，错了，你错了，我是一个好男人。”

不待馨香出声，时如花便解释道：“我如果做了皇帝，便是一个不愿意亲近女人的皇帝。你想历来帝王，谁能如此？我能做天下唯一一个不愿意近三宫六院，不愿意做粉黛佳人的帝王。我只是雅好一些好看的衣服，一个皇帝，岂不是有许许多多的人肯为我做此事儿？那样，我岂不是最好的君王？”

时如花的性子有些疯疯颠颠，他看着馨香，说道：“但我不愿意做什么君王，只要有南三的衣服，此生足矣。你说是不是？”

南三正要答话，时如花突地出手，一伸二指，竟直插入馨香的咽喉中去了。

一声尖叫，馨香当场毕命。

南三大声道：“时如花，我告诉你，如果你杀人，我再也不为你做什么衣服了。”

时如花道：“我要杀死她，我得杀死她们，她们都是一些混蛋，有了她们，男人居

然都不知道世上什么东西是美的了，一个个都以为臭女人居然就是美色，他们怎么还会知道‘貌如时如花，才比时大侠’？”

他冲向明玉。

明玉却不比馨香，她是“美人窟”里的美人，也是“美人窟”里最有本事的人，她直出剑，刺向时如花。

她一出剑，便是越女剑的厉害招数“越女出山”、“越女击花”、“出水芙蓉”三招。

一剑化三式，三式化九招，剑便在时如花的眼前嘶嘶而响，一声声尖厉嘶叫。

但她忘了面对的人不是江湖上的一般人物，他是时如花，是天下有名的一流高手。

叭叭三响。

一响是时如花的手击在了明玉的剑背上，把她的剑生生打折了。

再一响是时如花的手弹在了明玉的头上，这一击却看不出什么妙处。

但最后一击却是厉害，一击打在了明玉的肩骨上，叭地一击打折了她的肩骨。

此时，才知道第二击是致命的了，明玉的头上突地象是被打塌了，从额头上汨汨流血。

明玉血糊在脸上，她满面恐怖，看着时如花，慢慢道：“疯子，疯子，一个男疯子……”

她倒下了。

南三知道，她在疯人楼里，随时都可能粉身碎骨。

因为她面对着的都是一群疯子。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发作，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出手杀人，他也不知道他们对你会怎么样。如果你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很美貌的女人，你活在疯人楼的危险就更大。

但她愿意活在这里，她觉得，她活在这里比在别的地方更有趣。

但现在她有一些害怕了，她的手哆嗦了。

南三的手从来不哆嗦，她的手巧夺天工，她的手巧织疯人楼的一切，她从来没有想

到她的手会哆嗦。

南三看着时如花说：“时大侠，我说，你是一个好男人，你决不会轻易杀人的……”

时如花的声音很是冷峻：“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南三大声道：“你不会杀死我！因为你杀死了我，你再也不会有新衣了！！”

时如花乐道：“南三，要不要我告诉你我的主意？我现在有你做的衣服九十九件，我不要多了，但如果你还活着，你就会做啊做啊，给我做，给别人做，天下会还有许许多多的南三的衣服，多得连我自己也觉得穿你的衣服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你说，我愿意不愿意？”

南三从时如花的眼里看出了疯狂，轻轻道：“你不愿意，我可以再也不做衣服给他们穿了，好不好？”

她轻轻呢语，象是时如花的一个情人。

时如花笑道：“南三，你又骗我了，你怎么会不做衣服，你不做衣服，你还活在这个世上做什么？”

南三道：“我只是在疯人楼做我的事儿就是了。织女宫里，那里的一切我都很喜欢，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了。”

他走向了南三。

他出手了！

南三的功夫不凡，但也许是恐怖，也可能是心慌，她竟然没有闪开，时如花一出手，马上就抓住了她的脖子。

时如花道：“我告诉你，我最喜欢的是你的手，我决不动你的手，我只是折断你的脖子，你看好不好？”

说时，时如花竟然狠狠掐住了南三的脖子。

南三顿时窒息，任她巧舌如簧，再也没有机会说动时如花了。

转眼间，时如花就会把南三掐死。

第五章 女人智计深

浪子与鱼嫖在一起。

他忘不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但浪子忘不了她。

鱼嫖很快乐，她总是依偎在浪子的身上，一时一刻地贪度春光。女人用她的头发缠啊缠啊，一直到了把浪子的脸面都缠的青青的青丝里。

青丝情丝，千丝万缕也不断。

“你喜欢我，是不是？”

浪子点头。

他曾经与许多的女人在一起，但他从来没有同一个疯女人在一起，他从来没有体味到女人疯了时的滋味儿。

这滋味儿真令人销魂。

她是一个可人心意的女人，如果你能让她快乐，她会象一条蛇一样缠住了你。

她轻轻呢喃道：“浪子，浪子，管他们做什么，谁得天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快活，我们在一起享乐，就够了，你说对不对？”

当然对。

浪子此时的心里根本再也没有其他人了，他的眼里只有这一个可人心意的女人。

这是一个疯狂的女人。

这是一个炽热无比的女人，男人如果依偎在她的怀里，她准会把男人烤化。

“你喜欢我么？”

浪子点头。

他喜欢这个女人，这女人同他的妻子根本就不是一样的女人，他的妻子是羞涩的，是那种“面壁无语，千唤不回头”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却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她会把世上的男人都带到地狱去。

“你是个紫玉令？”

浪子应是。

“我老爹也是？”

浪子也应是。

“听说天下只有九大紫玉令？”

浪子点头。

她悠然神往。

紫玉令权力极大，如果你有了一枚紫玉令，你就会走到哪里也威风八面，生杀大权在手，随欲而行。

“还有谁是紫玉令？”

“奇侠路楚。”

“是么？天哪，竟然在这疯人楼里，有天下紫玉令的九人中的三人。”

浪子此时却漫应道：“这算什么，在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人呢，他也是一个紫玉令……”

鱼嫖漫不经心道：“去你的吧，在这疯人楼里，哪里还有比浪子更重要的人物？”

浪子一叹道：“我算什么，青天客，他才是一个奇人……”

鱼嫖笑了，她盯着浪子的脸笑，情意绵绵，说道：“浪子，我看你就是天下最好的人，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

她与他又坠入爱河。

此时，在那一个谷洞里，有人慢慢坐了起来。

他是那个冷心老人。

他呆呆地望着地上，望着从洞外慢慢爬进来的一条毒蛇。

这是一条很小很小的毒蛇，是那个蛇疯子鱼嫫的毒蛇。它蜿蜒而上，慢慢爬向老人。

老人看着毒蛇，声音很轻很轻地说：“小黑，小黑，你来做什么，你看到什么了么？你看到了什么？”

小黑慢慢爬到了老人的膝头上。

它从嘴里吐出了一个小小的蜡丸。

老人笑了，笑得很残忍，他拣起蜡丸。把它轻轻扒开，看里面的字条。

字条上只有一个字：天。

老人笑了，笑得很开心。

小黑爬在他的肩头，爬在他的头上，缠绕在他的头上。

老人的样子很是恐怖。

他站了起来，在洞里寻找着，找到了一把剑，一把早已经锈蚀得不成样子的宝剑。

他提着这剑，走出了洞口。

浪子睡着了，他在轻轻地打鼾。

鱼嫫站了起来，慢慢看着浪子，眼里流泪。

她喜欢浪子，但她总是冷心老人的女儿，她不得不这样做。

她要走了，再也不愿意看到浪子了。从此，她会浪迹天涯，不再与男人亲热。她会在她的心里牢牢记住浪子。

她走出屋。

这时，她听到了一声长长的叹息，这一声叹息是男人的声音，是浪子的声音。

她几乎僵住了。

她再也迈不动步了。她听到了浪子的问话：“你要走了么？”

冷心老人走到了一座宫殿前。

他看着这宫殿的门。

这屋子很大，屋子里竟然没有一根木梁，只是用石头一块块砌起来的，一块咬一块，直砌到了穹顶，在穹顶处，结成了一个大大的尖角，直刺出去，犹如一把利剑。在这间屋子的四边，有无数的宝剑悬挂在墙上，这是一些稀世奇珍，都是极有名的宝剑，这些宝剑有的锈蚀斑斑，有的珠光闪闪，更有的残缺不全，一把把都极为精心地挂在了墙上，居然有上百把。

两间屋大的一个屋子里，在蒲团上坐着一个人。

这人的眼睛低着，向下，象是再也不愿意看人世间人。

冷心老人瞅着这人，轻轻地走到了他面前。

无声。

这人猛地昂起了头。

他的头发老长老长了，他的眼睛红了，他的形象也变得极是可怕，他的样子象是一具骷髅。他轻轻道：“你来了？”

冷心老人道：“我来了。”

那人轻轻笑道：“本来我以为天下事再也不能动我的心，谁知道你的三式剑法却让我坐了这么多日子……”

老人道：“世上没有不动心的人，你对钱财、女人都不动心，就一定会对别的什么事儿动心，对于你这种人，我只要小心在意些就是了。”

这人默然。

老人道：“青天客，我看不出，你竟然也是皇宫内的紫玉令之一，我差一点看走了眼……”

青天客的眼睛亮了一亮，他知道，如果他现在与这个老人动手，也不一定会占得便宜。

因为天下武林中人都知道，这冷心老人是武林中无敌高手。

青天客慢慢站了起来。

“我明白，你早早晚晚会知道，我也是皇宫内的九大紫玉令之一。”

两人默然对立。

青天客道：“你早就知道，我会见猎心喜，会一心投入到这三招剑法中去，所以你把这三招剑法向我施出，让我忘了自己，一心钻研这三式剑法.....”

老人道：“你忘不了这剑法，我不是学剑之人，但我当年得习这三式剑法，也是夜以继日，一心习研它的。你是学剑之人，当然不会丢下它。”

青天客道：“你想让我上你的当.....”

老人笑了：“可惜我没有杀死你，如果我早就知道你就是那个紫玉令，我一定会杀死你！”

青天客道：“你现在知道了，可以动手了。”

老人的神情突地郁郁起来。

“皇上并不相信我.....”

青天客道：“不错，皇上看得明白，他说，一个人到了老时还不放弃这功名，他不是个傻子，就是个大奸之人。你当然不是傻子。”

老人道：“我不愿意再做皇上的奴才，我想得明白了，不做奴才的最好法子，就是我自己当主子，你看，我想得是不是明白？”

青天客：“但天不如人愿。”

老人道：“我如果能杀死你，我就可以让皇上不再疑心。”

青天客道：“好，好办法。可惜你杀不死我.....”

老人大笑道：“青天客，我从来不知道你就是那一个紫玉令，现在我知道了，你还想活下去么？”

青天客道：“我想告诉你，我并不怕你的那心剑三式。”

老人狂笑，大声道：“你怕与不怕，也是一样，你看，我现在带来了一柄剑，要用这一柄剑杀死你，我要让你死在这一柄剑下，让这一柄剑也成为剑宫里的一把名剑。连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它是‘青天剑’，一提到它的名字，就想起了赫赫有名的青天剑客曾经死在它的剑锋下，你看好不好？”

青天客道：“好，这主意不错。”

两人对峙。

青天客从他的身下拿出一柄剑来。

这是那一柄王者之剑，是青天客所在的剑宫里最好的一柄剑。

老人道：“看来你是做贼心虚，早就做好了准备。”

青天客道：“不错，我早就准备好了，如果你来了，就让你尝一尝这王者之剑。”

两人的剑都握在了手里，奇的是，老人的剑并没有杀气，没有一点点杀气从他的剑上发出。更奇的是，青天客的剑虽没出手，但突地从他的剑上发出一阵阵杀气来，这杀气漫漫，居然掩映映映，直逼向老人。

老人一叹道：“青天客，你错了。”

青天客的声音也没有一丝情感，问：“我错在哪里？”

老人道：“至高者无形，这一点道理你应该明白的。你的剑上满是杀机，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想杀人，这不是至高者的心计……”

青天客道：“你说得不错，但我心思已定，一定要杀死你，让疯人楼再也不能为祸江湖。”

老人大笑道：“想得不错，不知是不是一场空？”

他大声吟道：“银鞍照白马，疯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上横。……”

他一气而行，便将太白的一首《侠客行》念出，一经念出此首名诗，他豪气便生出，一步步飘逸而向青天客，顿时青天客便觉出了漫漫杀机。

青天客时时都在想，他已经弄明白了大侠林渊的心剑三式，已经可以与冷心老人一决生死了，但此时心里突生一念：他胜不了这个老人，只可能死在这个冷心老人的手下。

他死在这个老人的手下，是不是“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他算不算是千秋壮士，能否成为太玄经上的人物？

冷心老人道：“青天客，你天天苦思，我也不让你白白下了这一场心思，我让你再尝一尝这‘心剑三式’！”

冷心老人的剑出手了。

比从前更快，比从前更洒脱。

一剑出手，便见出剑气纵横，便见出剑气生于他的眼前。青天客看不出这剑气冲他哪一处来，只依他的自家思量，从怀里自出剑去，抵在眼前，划出了三个花来。

三花聚处，便应是这一式的精髓。

叭叭叭！

三击皆实，都敲在了老人的剑上。

这一式看来他是避过了，心里暗道惭愧，看来他的思量却也不是白白用心的。他所想的却也敌得住冷心老人的心剑三式。

老人道：“你敌住了我的一剑，敌不得我的第二剑第三剑，看你还是降了我的好。”

青天客冷冷一笑道：“你也是皇上的奴才，我也是皇上的奴才，我做奴才还不够，偏要做奴才的奴才么？”

老人一叹道：“你如不降，只有一死了！”

他又出了一剑。

就是大侠林渊在世，也不会比老人的这一式剑法用得更好了，一剑甫出，便见出眼

前的一切都没了，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没了声息，只有眼前剑的死光！

死光一团团，一束束，都向青天客袭来！

青天客不知道这一剑下去，他是死是活。

但他不能不出剑，他轻轻向上一挑，把他的剑疾刺向老人。

这一剑直刺中宫，他不管老人的剑向自己的胸前刺入，不管这一剑一定会把他自己来上一个破肚流肠，他的剑直直刺向老人。

果然好险！

这一剑刺向老人，居然给他轻轻刺到了老人的衣袖。如果老人再不罢手，他的一条臂便没了。但如果他肯死认此剑，一个天下闻名的青天客便没了性命。

可惜的是，老人太爱惜他自己的手臂了。

他的剑轻轻一收，使此一剑居然无功。

青天客饶是多识，此时也心里暗暗吃惊，心道：惭愧，看来我这一想却是对了，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肯象我，为了剑，宁可丢了这一条手臂，这冷心老人也不能。他此时没有想到，以他的功力，居然能躲过冷心老人的两式剑招，心里暗暗惊喜，当下也心定了许多。

冷心老人道：“青天客，你以为你躲过了两招，你就能活。过去么，你就不会死在我的手里？”

青天客道：“纵死何憾？”

他又冲向老人。

这是第三剑。

剑出时，平平直直，直刺向青天客。

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一式有多少个变招。青天客穷思殚虑，也没有想得明白。因为这一招太平常了，所以在平常中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平常出来。

青天客的手一出，心一横，把他的剑递了出去。

他看到了老人的剑变了，变得从他想也想不出的位置出手了，这一剑直划向他的手臂。

青天客的手很快。

但老人的剑更快。

叭，一声跌落声。

随着是一声惨叫。

青天客的手臂没了。他的小臂连同手里的剑一齐落下地。

老人看着青天客，轻轻道：“世上的人，没有谁能敌得住这一招。”

青天客的眼泪从他的眼中流出了，看着老人，心里大声疾呼道：“天哪，天哪，我居然丢了我的手，我居然丢了我的手，我怎么再用剑，我再怎么用剑？”

此时，浪子正盯着鱼嫫，他把这个女人捆在了床上。

他看着这个女人，轻轻道：“鱼嫫，如果我看到了青天客，我知道了他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给你陪罪，如果他死了，我也一定杀死你！”

鱼嫫居然眼里满是泪水，她低下了头。

“你不用去看他了，他此时已经死了，天下再也没有青天客这一号人物了。”

浪子怔住了，再也说不出话来。

第九卷

第一章 痴人与疯子

老人把他的剑伸向青天客。

他要一剑刺死青天客，不想留下后患，只想让青天客早早死掉。

但此时有人吱声了。

“你不能杀死他！”

老人从来没有听到这种口气，疯人楼里的人都得对他毕恭毕敬，从来没有人敢对他用这种口气。

来的是什么人？

是天下时花流的主人时如花，这是一个狂傲不驯的人。

时如花看着胳膊流血的青天客，轻轻道：“你是青天客？”

青天客脸色苍白，点点头。

时如花道：“好，你是一个好汉子，你是一个好汉子。偌大一座疯人楼，只有你一个人不是疯子。”

青天客的脸色苍白，一句话也不说。

老人狂笑道：“时如花，你以为你能制得主我么？你以为你就能不服我的命令么？”

时如花道：“我是疯子，你知道，疯子有时不认得人。”

时如花却也不惧冷心老人，他此时面对着冷心老人，心里满是怒气。他看到了青天客的一条胳膊没了，就十分生气。

老人道：“你看青天客，他是天下最有名的剑客，但他的胳膊没了，你是不是也要试一试大侠林渊的心剑三式？”

时如花笑道：“不错，我要试试。”

冷心老人知道，在疯人楼里，只有这时如花与痴迷人君君天寿是最为难惹之人，他从来对他们小心行事，不轻易得罪他们，但他是疯人楼的主人，如果他不敢出手面对痴迷人君君天寿，不敢面对时如花流的主人时如花，他还怎么在江湖上称尊，他还怎么做天下至尊？

冷心老人一笑，这一笑颇为傲睨。他冷冷道：“时如花，你如果与我动手，你的命就会没了。”

时如花道：“是么，我得试一试。”

时如花根本就不听冷心老人的邪，心道：你是冷心老人，天天在疯人楼里听下人的欢呼，也只能天天把肉麻当有趣，你有什么过人的功夫？如果没有南三为你作伥，你只是一个老朽罢了。我今天就同你一斗，看一看你的本事……

时如花是天下有名的时花流的主人，时花流是暗杀、行刺、行东瀛最佳忍术的帮派，时花流在天下武林中也称绝一时。所以时如花并不在乎冷心老人。

时如花的面色苍白，他的脸上似乎有汗在津津而下。

冷心老人知道，天下武林中的人与这时如花对阵，时常有人以为他出冷汗是畏惧对方，却不知时如花的本性就是如此，他一旦与对方对阵，最先是出冷汗，让他的身体所有肌肤都收紧，然后再出手，便总可出奇制胜。

冷心老人道：“时如花，你的时花流功夫制不了我，你信不信？”

时如花昂然道：“为什么不试一试？”

就试一试。

却见出时如花与青天客的不同来了，时如花面对着冷心老人的冷剑，居然没有一点儿畏惧，他的身子慢慢在蹲下，在紧缩，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似乎眼里满是悲哀，他轻轻叹道：

“时如花兮人如草，
风扬逝兮昏暝早。
但愿得心得人意，
不盼春风盼丝绦。”

这是时花流的忍术暗语，从前人皆知道，只要口中念着此暗语，时如花与时花流的

人都能随时行事，得行他们的忍术大法，一旦他们能行得忍术大法，真的是水里也去得，火中也行得，畅通无阻了。

人家都怕时花流，并不是怕他的武功，而是怕他们的行踪不定的忍术大法。

冷心老人道：“时如花，我杀死你，你就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何苦与我作对？”

时如花嘻嘻一乐道：“我要试一试，是你疯还是我疯.....”

冷心老人此时一点儿也不怠慢，心道：不光眼前有这个

天下知名的时花流的主人时如花，也有那个天下唯一的大剑客青天客。他虽然没了一条胳膊，但仍然是青天客，只要有时机，他一定会出手。如果让他与时如花两人一齐出手，恐怕对冷心老人不利。但如果出手，三招五式收拾不下这时如花，就难说青天客会不会又卷土重来了，如果他们两人齐心协力一齐出手，冷心老人要取胜，也极不容易。

冷心老人心里暗想，我一出手，便得制先机，让时如花没有锐气，那样，他们就是有两个人，又有何惧？

冷心老人此时想定，就再也不说话了，只是把他手中剑轻轻一抬，让剑锋直逼着时如花。

一阵冷气直逼向时如花。

好一个时如花，不愧是时花流的主人，他对着冷气森森的剑锋，居然只是一笑。

唰——

一剑甫出，天地齐哀！

一团剑光直逼向时如花。

时如花大笑道：“大侠林渊，大侠林渊，你一定是昏了头，不然你怎么会弄出这种天下人都极是头疼的剑法来？”

一团剑光直逼向时如花。。

在一边坐着的青天客大声喊道：“小心!!”

他知道，时如花并没有看到过冷心老人使用这三式剑法，他当然不知道这心剑三式的厉害。他如果对于这心剑三式掉以轻心，必然会惨败。

时如花的脸色随即严肃起来，他看到一团剑光如火，直逼向他面前。他看不出剑法中有什么奥妙，只好躲开。

好在他是时如花。

眼前突地一声轰响，时如花没了。

时如花的笑声在大响，眼前却没了伊人。

冷心老人知道，时如花最为厉害的就是会这隐术，也擅东洋忍术。

他不动。他的耳朵在听。

只有风声，只有水声，只有青天客的轻轻呼吸。

冷心老人的心很紧张。

如果他找不到时如花，时如花却会在他不注意时找到他，一旦时如花找到了他，在暗中出手，他或许会吃亏。

“时如花，出来，做一个獐头鼠目的缩头乌龟么？”

一时间，时如花突地又出现在他眼前。

时如花笑吟吟，道：“冷心老人，你也该知道，天下之大，并不只有你一家功夫。”

冷心老人此时心里有一丝难堪，他知道，刚才他是大意了，他根本就看不出时如花躲在哪里，此时他只听得青天客大声一叹道：“好，好，时花流，天下名流，天下一流！”

青天客一叹一赞，让时如花很是开心，他两眼放光，大声道：“青天客，承你夸奖，知道时花流的雕虫小技也能让天下第一的冷心老人上当，真真让我时如花开心了！！”

时如花哈哈大笑。

这时，有人说话了。

说话的是南三。

“时如花，你笑什么，如果我是你，我就赶快逃走，不然死在了冷心老人的手下，多不值得？”

时如花傲然道：“南三，我没掐死你，是因为我可怜你，如果你再惹怒了我，我一定活活掐死你！”

南三道：“不错，你想掐死我，这印痕还在，我怎么会忘记？可惜你没掐死我，你有一点怜香惜玉，是不是啊？这一下子你可惨了，如果你刚才杀死了我，你的时花流或许就没有人能破得了，但如今我还活着，你的时花流恐怕就完蛋了！！”

南三嘻嘻而笑。

时如花道：“是么？”

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南三。

。南三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漂亮的女人大都没有多少能为，她们的能为都在她们的漂亮里了，只要她们漂亮就够了，男人时常不会杀死她们，连一向对于女人不十分在意的时如花也不愿意杀死南三，何况是别人？

南三不会有什么大能为。

时如花因此对于南三并不在意，他灿然一笑道：“别唐突了美人，我时如花不喜欢美人，天下尽有男人喜欢。我可不干这暴殄天物的事儿，这样干岂不是大煞风景？”

南三一笑道：“如果你再与冷心老人对手，我可就一语道破你的把戏了……”

时如花大笑道：“好，好，我就看你有什么能为！？”

他身子一扭，居然又在冷心老人的眼前不见了。

冷心老人看着南三，不相信南三会有什么能为对时如花的法术有招法。但他此时一手提剑，一边斜眼觑着青天客，却在心里也盼着南三会有什么奇术，能看破时如花的招术。

南三看着他，眼里隐隐有笑意，大声道：“时如花，你错了，你错了，你错在不该

穿我的衣服。”

南三的眼睛很亮，突地大声道：“一剑出岫！”

这是平常的一个剑招，如果眼前出现了时如花，冷心老人再出剑，有一百招一千招，也不会伤到时如花的，所以冷心老人半信半疑，但因他最为相信南三，此时也索性相信了她，就平平地出剑，真的出了一招“一剑出岫”。这一剑平平，在突刺之后，却也看不出有什么奇效。此时南三突地出声道：“五峰竞秀、穿平林、东出斜日、平挽篱菊！”

一连四招，都是一气喊出，冷心老人却也随和。他一听得南三喊出，就心道：你这是考较我的功夫还是怎么样？竟然要我在这不可能的情形下出这么四招，如果这四招单出，没有一点儿稀奇，但如果四招齐出，就有所不同了。你决不能在出了一招“一剑出岫”，再绕弯出来，出一招“五峰竞秀”，再回头来一招“东出斜日”，这三招连在一起，没有什么办法可行。但他是冷心老人，别人做也做不到的事儿，在他冷心老人的手里，总该行得出。他出了一招“一剑出岫”，又出了一招“五峰竞秀”，平平出剑，竟然从不得出手的方位出手，臂弯出来，真的就使出了一招“五峰竞秀”，再出一招，真的是“穿平林”，接着却是一口气，来了两式“东出斜日”、“平挽篱菊”，这四式使出，让一边的青天客也不由得大大赞叹了一声：“好剑，好剑！”

妙着之出，在于别人所不能。

平平常常的几招，竟然让天下第一剑客青天客也不由得脱口而叹。

但冷心老人心道：赞是赞了，但这时如花不见人踪，你出剑空对眼前，只是自家出剑，没有人在，你有什么威风？

但忽听得一声冷哼。

只见到时如花真的在眼前了。

时如花的胸前流血。

时如花再也不动了，他呆呆看着南三。

“南三，想不到，想不到，我真的想不到……”

如果时如花早就知道南三知晓他的法术，他那一招就不再会放开手了，但如今他悔之晚矣，他或许会死在冷心老人的手下，只因为有了这个南三。

时如花恨恨道：“我恨不能早早杀死你！”

南三一笑，灿然生花，嘻嘻笑道：“时如花，如果你不穿我的衣服，或许还好，你难道不知道南三有看人看到骨头的本事？你死定了，你一定会死在今天……”

冷心老人向着时如花走去。

时如花冷冷看着这冷心老人。他知道，此生他命休矣，如果他不伤，或许可能与冷心老人战上几十个回合，但现在他已经受了很重的内伤，再也不能有希望得胜了。

他或许只有一死。

他本来想救了青天客一命，却没有想到，连他也一起死在了这里。

此时，冷心老人看着南三，冷然道：“南三，你说，怎么办？”

南三抚掌大笑道：“怎么办，你总不能在疯人楼天天养虎，是不是？”

冷心老人一叹道：“不错。”

他提剑走向时如花。

他决心杀死时如花。

但他的眼前突然又多了一人。

这人是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子。

这人的手里拿着一块破烂鞋子，这是一块鞋底子，他对着冷心老人道：“你有没有什么能耐？”

冷心老人站住了，冷冷道：“痴迷人君，你来干什么？”

痴迷人君天寿嘻嘻而笑，说道：“我刚刚想起来一件事儿，特来同楼主商议。”

冷心老人道：“你有什么新主意？”

痴迷人君道：“楼主，我想到了一件事儿，特地来同你商量，你知道，你们在疯人楼，天天吃的是山珍海味，我呢，却吃这些破鞋破布，这分明不太公平。你看，我有一个新主意，是不是你们都同我一样吃这破鞋破布才好。”

冷心老人道：“你愿意吃，你自己吃好了，何必要牵上别人？”

痴迷人君竟然脸色一变，恨恨道：“疯人楼里的人都是胡吃海喝，一个个挥霍无度，你们如此享受，却让我老人家受苦，你们于心何忍？”

冷心老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明明是这个痴迷人君他自己强要天天吃这些破鞋子、破布片儿，此时他强要说是别人逼他，这令冷心老人有些不快，但他心道，此时眼前有时如花、青天客这两个劲敌，就再也不能得罪眼前这个痴疯子了。他心道：你这个狗东西，在我忙碌时出来惹我，我不能怎么样你，但如过了此时，我何惧于你？

他偷眼看着南三，南三的脸上满是春风，嘻嘻笑道：“老人家，你愿意吃什么，我让他们做与你吃好了。你愿意做什么，自己做就是了，你是疯人楼里的主人，你不必来告诉楼主。”

这分明是在讨好痴迷人君。

但疯子摇头道：“不对，不对。”

有什么不对之处？

冷心老人颇有不耐，问道：“君天寿，你是不是想要管这里的闲事儿？”

痴迷人君看看时如花，再看看青天客，笑道：“你是说我要管他们的事儿？不管不管，我又不喜欢什么新衣服，我又不喜欢弄什么剑，我只是喜欢吃东西，我管他们的事儿做什么？”

既然疯子说他不管时如花的事儿，说他不插手青天客的事儿，这就让冷心老人的心里大大放心了，他脸色微霁，说道：“好，既然你不愿意管他们的事儿，你在一边看我

与他们两个了断。”

谁知道这老儿却是不允，摇头道：“不行，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我告诉你，我早就想好了，我现在就得让你们疯人楼里的人都得吃一吃我的鞋底子，吃一吃这些破布片片儿。当然你们得多吃些了，你知道，我在这疯人楼里吃了多少破烂玩艺儿？你们得抓紧吃才行。不然你们哪一个都不如我吃得多。”

南三见出他在胡搅蛮缠，陪笑道：“天君，我看你今后不愿意吃这些玩艺儿，就不吃算了，你看，疯人楼里，只有天君你能吃得下这些东西，除了你，还有谁能有此能为？”

痴迷人君得意极了，他突地哈哈大笑起来，似是十分得意，笑罢，竟然一瞬间没了笑意，看着众人，大声道：“不行！不行！”

南三诧异道：“为什么不行？”

痴迷人君瞪圆眼睛看着南三道：“你想骗我老人家？”

南三笑：“我怎么会骗你？”

痴迷人君大声道：“我吃了许多的破烂儿，你们不吃怎么行？我告诉你，我吃了七百七十七只破鞋底子，吃了六十七片儿破布片儿，吃了五十四个破酒瓶子。你们人人都得吃下这么多的东西才行。”

南三的脸色颇不好看，问道：“我们哪里有你的本事，我只要吃下一只破酒瓶子，就得死在这里，你总不愿意看南三死在这里，是不是？”

她依依可人的模样儿，确也是让人生怜。但她依偎在痴迷人君天寿的身边，确实也颇为不易。痴迷人君的身上，又脏又臭，又有一种死尸一般的怪味儿。

痴迷人君道：“南三，你以为我喜欢你这鬼狐子模样，你以为我也象这个老王八蛋一样，愿意看你这骚货？”

南三的脸色变了，冷心老人的脸色也变了。

虽然疯人楼里的人一向自由自在，但对冷心老人却象奉天神一般地供奉着，时时在初一十五的天明之时对老人顶礼膜拜，这也使冷心老人不由得生了倨傲之心，轻易无人敢于对他稍有不敬。此时，痴迷人君天寿如此凌辱于他，他怎能不怒？冷心老人大怒道：“君天寿，你何必装疯作傻？你如要与我一较生死，我自不怕你！”

君天寿却连连摇手，大声道：“不行，不行！你不怕我，我却是怕你。你是疯人楼的楼主，你是天下最大最大的疯子。我怎么会不怕你？我不与你比功夫，我只是要你也同我一样，也吃下这些破鞋底子、破布片儿，我不要与你比试武功。我可比不过你。”

他递与冷心老人一些破鞋底子，居然还劝他道：“吃吧，吃吧！是有一些不好吃，但我老人家吃过了，你也得吃一些才好”

冷心老人的剑上蓦地有了一股杀气。

第二章 你吃不吃破鞋破布片片儿？

痴迷人君天寿盯着冷心老人，他非要冷心老人与南三两人都吃下这破鞋布片片儿不可。

痴迷人君执迷如此，冷心老人也捺不住性子，想与痴迷人君动手。

但此时南三突地咯咯笑了起来。

南三嘻嘻笑道：“老爷子，你不必生气，天君也不一定是非要你吃。我看，要吃，就由我南三来吃，行不行？”

君天寿大喜道：“好，好，还是南三明理，就由南三先吃，也行啊。”

南三接过了这一块破鞋片片儿。

这是一块很脏很脏的破鞋片片儿。

南三把这块破鞋片片儿接在手里，便不由得心中作呕，心里想道：就凭我南三，说

话做事，哪一点儿在疯人楼不是至尊地位，偏偏有这么个老疯子，竟然敢让南三来吃什么破烂儿，他如此一做，岂不是活得腻了么？待得过了此时，你再看南三的手段！

心里是如此寻思，不由得就形于神色。

痴迷人君却不胡涂，他一笑而叹道：“南三，你看着这破鞋片片儿，竟然心生杀机，这可不是你做人的本份了。你得看在我老人家总是吃这些破玩艺儿的份上，你也吃下去一点儿，让我老人家的心理受一点安慰，你看好不好？”

南三看着冷心老人，冷心老人当然不能让南三吃下去这一些东西，但他对于时如花青天客与痴迷人君在一起又甚是忌惮，不愿意出声与痴迷人君当场顶撞。所以他只是看着南三，示意南三不要理这个痴子。

南三无奈，笑道：“天君，你看，如果我吃下这些东西，岂不是要死了？”

痴迷人君乐道：“死不了，死不了，我告诉你，你如果先吃下去酒瓶子什么的，你一定会死，但你如果头一回只是吃这破鞋片片儿，你不会死，只是有一点儿不舒服罢了。没有什么大事儿。”

南三只好笑一笑。

她拿起了那片破鞋底子。

她笑道：“我吃，我吃。”

此时，南三突地又乐了，笑着对痴迷人君道：“天君，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来，你看行不行？”

痴迷人君圆睁双眼道：“南三，你又有什么鬼花招？”

南三用尖尖玉笋一般的手指指着时如花、青天客，大声道：“你看，你的主意不错，但他们是不是也得吃下你的破鞋底子才行啊？恐怕你说不动他们来吃。他们两位，对于你可是无畏不怕，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是谁？”

痴迷人君瞪圆了眼，瞅着两人，说道：“我怎么不认得他们，就是把他们都烧成了

灰，我也认得他们。他们两个可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啊，一个是天下有名的时花流的主人时如花，一个是天下第一剑客青天剑客去风。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南三拍手大笑道：“对，对，有什么不对？但我告诉你，你虽然是疯人楼的高手，但他们可不怕你。你能让南三怕你，不敢不吃下你这破鞋底子，可你能让人家时如花时大侠吃下去么？你能让人家天下第一剑客吃你的破鞋底子么？”

南三极是聪明，她知道痴迷人君天寿的脑袋有一点儿不好使，就想出了这一个主意，让他去冲着时如花与青天客使劲儿。如果他让时如花吃这破鞋底子，时如花爱洁成癖，自然不会答应，那时痴迷人君一定会恼怒在心，一定会对时如花出手。而青天客是天下最为倨傲之人，让他吃下这又破又烂的破鞋底子，他怎么会甘心？青天客一定会拒绝吃它。那时，她再巧舌如簧，说动痴迷人君与青天客动手，与时如花一决生死，她与冷心老人就会坐收渔利。

这番话一旦说出，冷心老人也心里得意，只有南三，只有这个鬼女人南三，才会想得出这一个主意来。

痴迷人君却极是得意，他此时在心里想了一想，说道：“也罢，我不能让你一个小丫头先吃，他们大男人却在一边看着，要吃也得他们先吃才对，是不是？”

南三大笑道：“对，对，对极了。”

“痴迷人君拿过了那破鞋底子，走到了时如花的面前。

时如花，你这人有一点儿不好，你只知道穿，不知道如何吃，吃穿吃穿，有吃有穿才是学问。你说对不对？”

时如花此时心里却是暗暗着急，他心想：明明是形势对于我们极是有利，却偏偏有这么一个巧舌如簧的女人在一边鼓噪，让这个痴子又冲我与青天客作劲儿。这个痴子是一个混人，不可理喻的混人，你怎么能劝得动他？

时如花只好心一横，冷冷道：“我是人，不是狗，我怎么能吃这玩艺儿？”

痴迷人君瞪着双眼，瞅时如花：“你说只有狗才能吃这些东西？不对，不对，我是人不是？我也能吃。我能吃下去的，时如花也能吃下去才对。”

时如花道：“你能吃，是因为你是狗，我不能吃，是因为我是人。”

痴迷人君瞪圆了双眼，使劲看着时如花：“你说我是狗！你骂我？！”

时如花知道这人心混，你无法与他讲清什么道理，所以心下一横，骂道：“你当然是一只狗，你如果不是一只狗，你怎么会去吃些只有狗才吃的东西？”

南三一边见状，大声道：“君老爷子，时大侠在抬举你呢，他骂你是一只狗，你是堂堂正正的君老爷子，怎么会是狗？”

君天寿唠唠叨叨，说道：“我怎么会是一只狗？你骂我，对不对？你想骂我，你以为我君老爷子是好惹的么？你以为我杀不了你？”

他直奔时如花而去。

但青天客叫住了他。

君天寿，你等一等！”

君天寿站住了，他看着青天客，问：“是你叫我等一等的么？”

青天客道：“不错。”

君天寿道：“看来，你与时如花都受了内伤，你们都是天下高手，平日我打不过你们两人，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一个人就可以把你们两人都杀死，你说对不对？”

青天客看着时如花，用眼色止住他，青天客道：“君天寿，你是一条狗，你真的是——一条狗。”

君天寿突然有些奇怪，他瞪瞪地看着青天客：“你也骂我？”

他怒气来了，向着青天客牙瞪眼。

青天客却笑了，看着君天寿，道：“你吃的是什么东西？”

君天寿道：“我愿意吃破鞋破布片片儿。”

青天客道：“这不就对了么？只有什么才愿意吃这些？”

君天寿想了一想，才道：“你说只有狗才愿意吃下这些破东西，是不是？”

青天客道：“不错。”

君天寿想了一想，说道：“不错，只有狗才愿意吃下这些破东西。这么说，他不是故意骂我的？”

青天客一笑道：“当然，他不是故意骂你。”

君天寿乐道：“南三，你看你看，他不是故意骂我的，他告诉过我，只有狗才愿意吃这些东西，我愿意吃这些东西，当然就是狗了。你看对不对？”

南三看着君天寿，说道：“你看他说你是狗，你得看他愿意不愿意做狗，如果你愿意做狗，他就愿意同你一样，吃下这些破鞋底子，这样，就不是看不起你了，你才能不杀死他们。如果他不愿意吃，他还是骂你是狗。他们骂你是狗，他们又不愿意做狗，你是不是得杀死他？”

君天寿听得南三一讲，见她讲得头头是道，不由得大喜道：“不错，不错，还是你南三有办法，还是你南三有主意！我听你的。”

君天寿道：“青天客，时如花，你们两个谁愿意吃下这些破鞋底子？如果你们不愿意吃，就是你们在骂我，如果你们愿意吃，我与你们就都是狗了，咱们就都是朋友了。你们愿意不愿意吃下这些破鞋底子？”

时如花答得很快：“我不愿意。”

君天寿大怒：“好，好，果然是你在骂我，你如果不吃下这破鞋底子，你今天就得死在这里！”

君天寿走向时如花。

时如花却也不惧，心道：我连那一个冷心老人都不怕，我会畏惧你君天寿不成？我虽然是受了内伤，你想杀我，却也不易。我要与你动手，百十回合，却也看不出高下。

难道我就怕了你？

他镇定如恒，看着君天寿。

南三心里暗喜，她心道：看来，疯人楼的人也真没什么可怕，只要有我南三的一双巧舌，便可以说动你们天下大乱，让你们一个个互相残杀，让你们一个个杀得你死我活，我南三却可以在此坐收渔人之利。你一个君天寿，一个时如花，再加一个青天剑客，三个人都是天下武林中闻名丧胆的人物，看我南三的手段，我要你们乖乖地死在我的手下。

南三与冷心老人都面露喜色。

正在这时，青天客突地一声大叫：“等一等！”

君天寿的眼珠子通红，他看着青天客，狠狠道：“你要我等一等？”

青天客道：“不错，”

君天寿道：“我等什么？”

青天客道：“如果我真的吃下了那些破鞋底子，你君天寿是不是认我是你的朋友？”

君天寿大声道：“这是什么话？如果你真的吃下了那些鞋底子，我水里去也同你去，火里去也同你走！”

青天客道：“好！”

青天客知道，此时他与时如花都是极为危险，如果这个君天寿也对他们动手，他们两人只有一死。但他们如果得了这君天寿的帮助，他们或许会反败为胜，也说不定。如果三人一齐向冷心老人动手，冷心老人再有本事，他也不能将三人一齐击毙。

他为什么不利用这唯一的一次机会？

一声招呼，把南三与冷心老人都叫得一怔。

青天客声音极是轻微，却是响在了三个人的心里。

“拿来我吃！”

青天客把这一片片鞋底子拿在了手里。

冷心老人看着青天客，心里暗暗吃惊。他太小看了青天客，如果他再有机会，一定得杀死青天客才行。能忍辱负重者如青天客，才是他的大敌。

青天客也心里犹豫，知道此一次是他的唯一的机会，如果他不吃下这破鞋底子，他与时如花都是一死。

他不愿意死在这里，他也不愿意让前来解救他的时如花陪他一死。

他必须吃下这鞋底子。

时如花看着青天客，知道青天客的心意，但他也知道除了这个痴迷人君天寿外，天下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象他一样吃下这么多的鞋底子、破布片片儿、酒瓶子。他一声长叹，说道：“青天客，你何苦自残……”

他是说青天客自找苦吃，还是青天客自寻烦恼？别的人不知道他的话意。

痴迷人君天寿与冷心老人和南三都看着青天客，他们。都不知道青天客说他愿意吃下这破鞋底子是真是假，都看着青天客，等着他吃下这破鞋底子。

青天客拿着这破鞋底子，生生地要吞吃它。

时如花大吼道：“青天客，你是何等英雄，你怎么能象这人一样，吞吃这种东西？”

青天客看着痴迷人君，一叹道：“既然天君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

青天客把这破鞋底子放入口中。

他一口口咬着，生生撕扯下这破鞋底子，一口口吞下。

好半天，青天客才吃下了一小片儿破鞋底子。

一边的痴迷人君天寿大喜道：“好，好，真是好！有青天客与我享受同样的滋味儿，我有什么遗憾的？！”

痴迷人君手舞足蹈，他情知天下人都看不起他，以为他是一个狂人，连一个疯子也算不上，在疯人楼里，很多的人都不愿意与他为伍，因为他不是一个正正经经的疯子，

只是一个傻瓜，一个只能吃鞋底子破布片片儿酒瓶子的疯子。但如今有人情愿与他同受此苦楚，情愿与他一起尝尝这吃鞋底子的滋味儿，这让他心里十分感动。他看着青天客，只是嘿嘿地乐，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青天客吃下了一小片儿破鞋底子，他那神态很是平静，他的咽喉很快地蠕动，但鞋底子毕竟不是食物，在他的咽喉里艰难而行，很难于下咽。看着痴迷人君，笑道：“天君，我比不得你，我吃得很难。”

痴迷人君此时却也大发慈心，他看着青天客道：“你不容易了，我头一回吃它时，把一边的武林中人都吓得跑了，我那一回只吃下了一小片破鞋片片儿。你头一回就如此，真真不易。”

痴迷人君全没了平时的凶恶，他看着青天客，象青天客是他最亲的亲人，那神情满是快乐。

痴迷人君突然道：“青天客，你与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青天客道：“我们正与冷心老人动手……”

痴迷人君道：“对呀，我看出来了，你们象是吃了大亏……”

南三道：“痴疯子，你还是走开的好，你以为在这里的人都是你用那一些破烂玩艺儿就能吓跑的么？”

痴迷人君此时却也不理南三，他只是看着青天客，说道：“青天客，你与冷心老人不是一伙的，对不对？”

青天客沉声道：“不错。”

痴迷人君又问：“你与时如花怎么样？”

青天客道：“时大侠为了救我，受了伤。”

痴迷人君道：“好，好，时如花，想不到你这种人居然还能有一点儿正经事儿，真想不到，想不到……”

冷心老人此时早已不耐烦了，冷冷地对痴迷人君道：“痴疯子，你走不走？”

痴迷人君君天寿道：“青天客，你说，我走不走？”

青天客道：“你可以走了。”

痴迷人君起身就走。

南三本以为他会助时如花与青天客的，但此时见他起身就走，居然一声也不吭，就大大惊奇，但她的心里也暗暗窃喜。如果这个痴痴迷迷的家伙走开了，她与冷心老人要摆布时如花与青天客，却会容易多了。

时如花想叫住痴迷人君，但他又忽然想到，此老行事一向人所不测，他愿意走开，别人谁又能叫得住他？如果你硬要他站住，也一气之下，说不定会向你动手呢。

但痴迷人君君天寿忽然站住了。

“不对，不对，不对。”

南三道：“有什么不对？”

痴迷人君道：“我忘了一件事儿。”

南三巴不得他马上离开，就赶忙问道：“天君是不是丢了东西？”

痴迷人君道：“是啊，你真聪明，你真是聪明啊，南三，你说，我是不是该对青天客好一点儿？在你们这一些王八蛋都不愿意陪我老人家吃这玩艺儿的时候，人家青天客就不怕陪我受罪，你说我得不得对得起他？”

南三知道痴迷人君的话意，再也不声张了。因为她不愿意让痴迷人君君天寿与冷心老人为敌。

但痴迷人君君天寿却慢慢道：“冷心，你以为我怕你不成？我不怕你，你伤了人家青天客，青天客是什么人，他是天下第一剑客，你伤了天下第一剑客，这不行，你知道不知道？”

冷心老人道：“你要怎么样？”

痴迷人君道：“怎么样？你只有两个法儿，一是你也象我与青天客一样，也吃下这一片破鞋底子，咱们就都是哥们儿兄弟了，过去的事儿一概不再追究。二是你得向咱们兄弟青天客道一个过失，把你的臂膀也丢下一条，算是陪罪。咱们此事就算完了。你看好不好？”

冷心老人看着痴迷人君，沉声一笑，说道：“好，我来与你算一算帐！”

他一起身，人如飞隼，直飞向痴迷人君。

他一出手，便是大侠林渊的“心剑三式”！

第三章 洪荒一大梦

冷心老人与痴迷人君君天寿的这场决斗却也足以令天地失色。

痴迷人君君天寿虽然看来是一个痴痴迷迷的人，但一动起手来，他却一点儿也不糊涂，一招一式都用得妙到毫巅，足以让天下武林中最有名望的人失声而叹，拍案叫绝。他一出手，便叫冷心老人的心里暗暗吃惊。他心道，这一回却是真真碰上了强敌，遇上了天下武林中最好的高手。一时惹得冷心老人兴起，却也忘了恩怨利害，一心想与这痴迷人君君天寿比上一个高低来。

冷心老人的掌法极是厉害，他一出手，就是石破天惊，手边的风呼呼山响，让痴迷人君君天寿有些施展不得。痴迷人君君天寿心道：这老儿看来也不光是在山谷里施他的淫威，也算是有一些真本事的，须知我天寿老吃那些破烂玩艺儿，不光是受罪，也是学得一门天下奇绝的功夫。世上的人都不知这是哪一个门派的功夫的厉害，才对我天寿老人有些看不起，我何必与这等俗人世子分说？如今我同这冷心老人相争，足以看出，我仍然不是天下最好的高手，我一时与他相争不下，而且看起来他好整以暇，分明是比我还更为优裕，我如何能胜得了他？

一想到此处，却也算是一个看明白了的痴迷之人。

痴迷人君君天寿大声吼道：“青天客，你这个王八蛋，你为什么不出手，难道我救你，你还要看着我老人家死在这冷心老儿的手里不成？”

其实，青天客与时如花并不是不想帮他，只是时如花这人做事有一点儿迂，他以为只要是痴迷人君或者是他时如花或者是青天客三人其中任何一人与冷心老人对敌，都得一人对一人，因为他们都是天下最有名的高手，他们决不能轻易糟蹋他们自己的名声。

但青天客却是比时如花更为清醒，他看到，如果他与时如花不上去动手，再等上一会儿，连痴迷人君君天寿都会岌岌可危了，他此时一声大吼，喊道：“时兄，你与我一齐上去，让这老儿死在我们的手下！”

时如花却没有应声。他心里想到，就算是这冷心老儿有天大的能为，他也决不会是我与青天客、痴迷疯子三人的对手，能与这三个放对的人，在今日天下还真没有一人。我与你们一齐动手，让别人看到了听到了，岂不是丢我时如花的人么？你们丢得起这个人，我时如花丢不起。

一念至此，时如花就不动，他只是呆呆看着冷心老人与，痴迷人君君天寿的争斗。

青天客知道说他不动，只好叹一口气，冲了上去，与痴迷人君君天寿一齐与冷心老人争斗。

两人一齐动手，便有了一些转机。

冷心老人的手慢了，他的剑有些迟滞，慢起来了。他的目光很锐，盯着青天客。他知道，青天客知道他的心剑三式，也熟知他的出手招式，或许只有青天客才有机会伤他。

但青天客的动作也很迟滞，因为他已经受了很严重的内伤，出手不太灵活了。

南三大声叫道：“江湖上的人如果都在这里，谁会相信，有名的青天剑客竟然会卑鄙到了这种地步，两人一齐攻打一个人？！”

青天客道：“对付疯子，我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痴迷人君天寿手下不停，也大声吼道：“不错，不错，他是疯子，你也是疯子，我也是疯子，一群疯子，本来就没有什么法儿。”

痴迷人君的手很快，一招一招都直逼向冷心老人的要害，他常常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出手，直打向冷心老人身上。

青天客却不慌不忙，出手看去很弱，但时时竟然寻到痴迷人君的空缺，把他的破绽一一补足，让冷心老人再也无法击得伤痴迷人君。

南三一见形势不妙，轻叱了一声，便一股旋风般冲向三人，也加入战团，与三人战在一起了。

只有时如花仍然不闻不动，似乎他已经坐在那里睡着了。

天已经晚了，屋内漆黑一片。

此时，浪子醒来了，

他细听一听，谷内一片静谧，没有一丝风响，在深凹里的疯人都似乎已睡，没有一点儿人声。

但他知道，应该有人声，疯人楼毕竟不是别处，在这时辰，应该有一些夜不能寐的人在动，他们都在做他们的疯事儿，他们决不会都入睡。

他慢慢坐起来。他料得不错，他的眼前站了许多的人。

他们是江湖上很有名的一群，是武当派的损心道长与北方剑宗宗师一傲等许多江湖人士。

浪子看着他们，问：“你们要干什么？”

损心道长道：“浪子，你应该帮我们。”

浪子的心一动：“我怎么帮你们”

他的神色是不屑，因为他看得，这些人都是在谷中对冷心老人阿谀奉承的人，他们

没了江湖人的爽直，一个个丧尽了天良。

损心道长道：“浪子，你知道，我们如此做，也有我们不得已的苦衷，你何必太埋怨我们？”

浪子不语。

损心道长道：“浪子，现在冷心老人与痴迷人君天寿、时花流的主人时如花，还有青天客都在那一秘洞内，他们正在鏖战，看来，就是青天客、时如花、痴迷人君三个人联手，也不一定会胜得了冷心老人。我们来找你，是想请你帮帮他们。”

浪子一听得此语，竟然心里大生反感，他冷言道：“你们都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你们去帮，岂不是更好？再说冷心老人……他是我的恩师，你们终不能指望我与恩师自相残杀罢？”

损心道长道：“浪子，他即使是你的恩师，你也不能回护他。难道你不知道疯人楼残害天下武林，要有害朝廷，自立为王么？”

浪子昂然道：“这干我什么事儿？”

一傲看到浪子如此倨傲，突地来了怒火，大声道：“浪子，你这个狗东西，你善恶不分，我与你拚了！！”

浪子道：“好，你既有本事与我相争，你为什么不去与他一搏，莫非你怕他不成？”

一傲道：“你以为我也象你，只是一个糊涂虫不成？”

浪子一叹道：“你们何必逼我，你们有了痴迷人君，再有一个青天客，加上你们一群，定会取胜，就是十个冷心老人又能奈你们何？”

一傲就要冲向浪子。

浪子不动。

一傲的手在哆嗦，出不了手。

此时，损心道长一叹，轻轻道：“浪子，你是专管天下不平事儿的浪子，此事儿关

系重大，你就管上一管此事，又有什么关系？”

损心道长的脸色甚是难过，他轻轻道：“浪子，因为你，青天客已经伤了一条胳膊，他被冷心老人打成残废，他此时仍然在苦苦相争，但依我看，他是凶多吉少……”

浪子的声音冷漠：“为什么说是因为我？”

损心道长道：“你虽然捆起了她，但你没杀她。”

浪子默然。他不能杀死鱼蜗，不愿意杀死鱼蜗。

浪子一叹，轻声道：“我欠青天客的一条手臂，自然会与他了断，但你们要我与冷心老人相争……”

他不愿意。

损心道长看着浪子。他的眼里有泪。

他似乎在问：“浪子，你为什么不去？你为什么不去？”

但他终于没有出声。

一傲的脸色很难看，恨浪子不肯相助，仍然想与浪子动手。

损心道长一叹，抓住了一傲，轻轻道：“一傲大师，他不愿意，何必强人所难？”

他们起身就走。

浪子叫住了他们。

浪子一字一句道：“一傲大师，据我所知，你是一个宁折不弯的汉子，你为什么也屈从了疯人楼？”

一傲冷冷道：“我的事，从来不要你管！”

此时损心道长蓦然回首，他盯着浪子，颤声道：“浪子，你真要知道么？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天天对着那一个老疯子说尽好话么？”

浪子不语，看到了损心道长的眼泪。

损心道长哗地一声撕开了他的衣襟，大声吼道：“浪子，你看吧，你看！你看一看，

你再说我们是不是很卑琐！？”

浪子的眼睛瞪得圆了，损心道长的身上很怪，他的身上象是有一些虎皮斑纹，这些虎皮斑纹很深，一条条一道道都象是深深烙入了他的脊背，一道道都是蓝色的，咬得很深很深。

损心道长道：“一傲大师，他们.....都是这样。”

众人默然，无人讲话。

原来，他们都中了奇毒。如果他们每逢初一十五得不到解药，一个个都得呕尽鲜血而死。他们是一群怪人，每逢见到了人，总是想对那人讲话，讲上一些好话。他们总是愿意与人讲话，他们心里的毒也逼他们一时一时讲些话出来，这些话怪在都不是他们的性情本身，却是一些总违背他们心意的话语，这话只是向人示弱而已。

浪子不语。

损心道长一叹道：“浪子，你与冷心老人有师生之谊，我们知道，但他也太.....太.....”

浪子沉声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不去一拚？”

损心道长道：“这种毒很奇怪，平时看到了别的人，虽然也生出畏惧，但如我与不空大师、一傲大师这样的人，还是能动手的。但此种毒药另有一种怪处，一旦我们遇上了冷心老人或是南三，不得不自然生出一种胆怯来，你想与他动手也不成，只是心里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对他讲，每一句都是违心之言，每一句都阿谀奉承，都有悖本心。你想不讲也不成。你想如此；一见到对方，他尚未动手，我先气沮，我们能与之动手么？”

浪子默然。

他无话可讲。

他只是默默说道：“好，我去。”

此时，痴迷人君天寿、青天客同冷心老人战到了生死关头，冷心老人已经颇为不耐烦了，他披散着头发，一声声长啸，更有一时时的怪招施出，让青天客与痴迷人君都

觉得吃力。痴迷人君已经满身是血了，他的胸前有片片布缕在飘，他的眼珠子是红的，人也已经疯狂了，他大声嘶吼着，一拳。拳一掌掌直递向冷心老人。一边的青天客时时把他的剑刺向南三，他想急着解决了南三再与痴迷人君一齐战冷心老人。但南三比他更鬼，她情知与青天客斗，决不是对方的对手，所以她出手时只是一趋一避，根本不与青天客作生死拚争。

青天客与痴迷人君都已经到了几乎是油尽灯枯之时。

痴迷人君君天寿大声道：“王八蛋，时如花，如果你早出手，这个混蛋老家伙已经是个死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时如花此时背着双手，站在他们面前，对痴迷人君君天寿道：“你放心，如果你死在这老家伙的手里，我一定替你们报仇好了。”

青天客沉声道：“我们要是死了，你以为这个冷心家伙会放过你？”

时如花的声音懒懒洋洋，说道：“你何必替古人担忧？我时如花什么时候怕过死？我等得他与你们斗过，自然会与他做一次生死了断。就是死了，我也同你们在一起，这样你岂不是大大放心了么？”

青天客自顾不暇，痴迷人君也是危急万分，他们当然无法好好与时如花讲究道理，劝时如花也来斗冷心老人。

掌拳纷飞，人去如飞。

浪子走了进来。

浪子呆呆地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似乎是一个痴迷之人，他站在这些天下最高高手的面前，自然无法避得他们强大内力的催逼，他们的拳风刮得浪子睁不开眼睛。

痴迷人君看到了浪子，他大声喝道：“小子，你来得好，你看这老家伙真真丧心病狂，你来与他战上几个回合，让他也尝一尝厉害！”

青天客也沉声道：“浪子，浪子，你来帮我！”

时如花看到了浪子，冷冷一笑，道：“好，来得好，来得好，我正愁没人与我一较生死，来了你这个王八蛋！据说你是这冷心老儿的徒弟，虽说你是晚辈，但我老人家一时没人出气，拿你是问，却也能出出我的满肚子闷气！”

时如花说完，也不听浪子分说，一跳跳了起来，直扑向浪子。

浪子不知他为什么猛然出手，随手应对了几招，边打边退向一边，不愿意与时如花对敌。

南三一直在与青天客动手，显得手忙脚乱，此时一边与青天客匆匆动手，一边喊道：“浪子，浪子，你来得正好，你不看我的面子，总还得看你师父的面子，快帮帮你师父，行不行？”

青天客一声怒吼道：“浪子，浪子，你来帮我杀死这个妖女人，然后再杀那个老疯子，杀死他们，就天下太平了！”

浪子看着冷心老人。冷心老人此时不象平时，他面目狰狞，神态凶狠，恶狠狠对着痴迷人君，一拳拳一掌掌都有十分力道，他恨不能一拳就把痴迷人君天寿打死。但偏偏这痴疯子有一种过人的本事，他天天吃那些人所不能的东西，自然就有一种人所不能的能为。一般人受了冷心老人的拳掌，肯定会被打成残废，重者或许就会被打死，但他此时却根本就不在乎冷心老人的一拳一掌，他挨打也挨得有些本事，冷心老人打他几拳，咚咚都打得极重，但他居然会若无其事。他也能抽空打中冷心老人。拳虽打中，却没有什么力道。可冷心毕竟是冷心，这拳打在了冷心老人的身上，却难受在他的脸上，一个天下第一的武林豪杰怎么会被人拳脚相加？但他确实中了痴迷人君的拳掌，在场的人都看得明明白白，这让他又羞又怒。如果他再不收拾下这个痴迷人君，怎么对付天下武林中的人？他再怎么得天下？他此时一定得杀死痴迷人君；一定得杀死时如花；一定得杀死青天客！

他一声怒吼，突地跳了起来，一鹤冲天，直扑向痴迷人君。

青天客虽然与南三周旋，但他却时时在注目着痴迷人君与冷心老人的一搏，一见到冷心老人高高飞起，似搏击飞隼，从空而降，向痴迷人君扑出，他大惊失色，疾呼道：“天君小心！”

痴迷人君只看到了一道剑光，马上就看到了他的肚肠，他的肚肠流了出来，象是多得太多了，一时在肚里呆不下，便。慢慢挤了出来。。

痴迷人君怔住了，他的肚肠不同他人，他的肚肠竟然没有多少柔软的肉，只是象牛胃一样，有一种厚厚的深深的皱。摺、

痴迷人君大声道：“妈的，我怎么啦，我怎么啦？”

没人敢说他怎么了，众人再也不动手了，他们只是呆呆看着痴迷人君君天寿。

第四章 亲情恩情

浪子本来不想与冷心老人相斗，如果一时与师父相争，他的心里会怎么样？他真难以想象。但如今他心里自然是一松，他只要与时如花相斗，便可以不再管冷心老人的事儿了，他何乐而不为？

浪子心里暗暗庆幸，心道：时如花啊时如花，你让我免了许多尴尬，我得如何谢你才好？

时如花却不知浪子的心事，只知道自己刚刚让痴迷人君与青天客给弄得气不打一处来，偏偏他们非要他与冷心老人再混战一处。你以为时如花是谁？他是天下武林中的小混混儿不成？他是一个说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无赖不成？他是天下闻名的时花流的主人，他是天下堂堂正正的时如花，你让他做下如此丢人现眼的事儿，他怎么肯做？

生死，小事耳。丢人名节，却是大事。他心里颇为不屑，痴迷人君君天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呆子，他也就罢了，可这青天客却怎么也如此糊涂？这让他颇为生气。

他把一腔怒火全用在浪子的身上。

浪子知道他现在倒霉了，得同这个时如花一决生死。时如花下来不是同他过招，而是要同他拚命。时如花的时花流也真是名不虚传，一招一式都是极为古怪，出拳时，臂不弯肩不动，一伸手便打，你以为他没动，偏偏手就伸到了你的面前。

浪子只好拚命支撑。

这时，突地听到了一声声呼叫，有人叫道：“别打了，别打了!!”

从洞外走进了一群人，他们是武当派的损心道长、北方剑宗的宗师一傲和一群武林中人。

一傲道：“冷心，你看，这是谁？”

冷心老人向外一跳，就此罢手，回头看看，顿时就呆住了。

鱼娲！

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在人家手里！

冷心老人的脸色很难看，冷冷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莫非要造反不成？你们都是我的手下。如果我得了天下，自然会有你们的好处，快放了她！”

众人本来进来时都是满面怒气，但怪的是，一些人一见到了南三与冷心老人，马上就满面春风，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对冷心老人巴结地笑着，说道：“不是我们，是一傲的主意，是武当派的损心道长的主意，他说如果拿下了你的女儿，也许你就会给了我们解药。不是我们，真的不是我们，是武当派的损心道长的主意，是一傲的主意！”

更有人道：“祝冷心老人万寿无疆！祝南三娘娘万寿无疆！”

有人巴结道：“嗨！你们要死是怎么的？你们一个个不要命了么？你们算是什么人，竟然敢与天下最有名望的冷心老人相争？冷心老人是我们武林的幸福，我们有了冷心老人，就会无往而不胜，我们有了冷心老人，就会有好日子过，如果谁得罪了冷心老人，他就是得罪了整个武林，他就是得罪了天下的各大门派。谁得罪了冷心老人，我们就杀

死谁！”

众人一时言语汹汹，说得天花乱坠，把一个冷心老人说得喜笑颜开，一时脸上再也没有了怒气。

南三一见众人如此说话，也满面笑容，笑得脸面绽开了花。

众人中，都是恨不能马上俯伏在地，向冷心老人叩头，感恩戴德，唯冷心老人的马首是瞻。

只有武当派的损心道长、北方剑宗的宗师--傲两人咬紧了牙，不作一声。他们的样子也是十分着急，心里也是同那些人一样，愿意向人紧忙表白他们的忠心，但他们的心里还有一点儿理性，便知道此事有些羞耻，决不能如此做。

浪子心里很是吃惊，知道众人平时都对疯人楼的楼主奉承恭敬，以为是他们的性情所致，以为他们都是一群无耻小人，但自从看了损心道长身上那吓人的蓝色花斑后，心里对他们甚是怜悯，他心道：原来师父却也有不是，他虽然把天下的武林人当成牛马驱使，但总得让他们人人情愿才行。如此一做，岂不是让天下的公理再也没有出处了么？

此时，痴迷人君天寿大声怒喝道：“杀死她，让这个混蛋老儿断子绝孙！”

众人中，再也没有了一冲进来时的怒气，不知如何弄的，一见到了冷心老人，他们的怒火便悄悄地平熄了，再也没有了勇气，他们此时大都陪笑道：“混蛋！冷心老人的女儿岂能是你们所能欺负得了的？如果你动一下冷心老人的女儿，我们和你拚命！”

冷心老人此时满面阴沉，恨恨道：“痴迷人君，你死定了，你看，你中了我的一剑，肠子已经淌了出来，你死期已定！”

众人惊骇不已，知道冷心老人的话说得对，一个人的肠子已经淌了出来，岂能不死？

正当众人惊骇之时，痴迷人君天寿哈哈大笑，他一笑浑身竟然在颤抖，肠子一哆嗦一颤抖，他死得不更快么？

痴迷人君居然不怕，他象一头山里的棕熊，把他的那象牛胃一样的肠子一把把抓起

来，向肚里一把把塞进去。众人当场看得目瞪口呆。

痴迷人君君天寿若无其事，他用一片破布片片儿一包，包得马马虎虎，包过后，大声吼道：“冷心老人，你知道痴疯子为什么吃破烂儿？痴疯子有九条命，岂是你能杀得死的？！”

冷心老人再看痴迷人君，他也心里害怕，心道：象这个疯子一样，如此打也打不死，杀也杀不绝，岂不是让我太是头疼了么？我再与他动手，决不会留他一条活命，我砍下他的头来，看他还能把脑袋续上不成？

他冷冷道：“痴疯子，你有本事，我佩服你，可你也得看看，我下一回决不会让你还有脑袋，你没了脑袋，能不能再生一个？”

痴迷人君此时正在得意，他怔了一怔，说道：“我怎么有这神通？你杀死我，我可是再也生不出一个脑袋来了。”

但随即又道：“冷心老儿，你杀得死我么？”

冷心老人一笑道：“为什么不试一试？！”

正要一战。

损心道长此时一声大喝：“站住！”

冷心老人站住了。

一傲道：“冷心老儿，如果你拿出解药，我们都走，离开你这疯人楼，再也不来与你为难，也放了你的女儿……”

冷心老人看着他的女儿鱼嫋，踌躇犹豫，半晌说不出话来。

他看着南三。

南三不愧是南三，她仍然顾盼生情，她仍然笑意嫣然。

她冲冷心老人一笑，笑得众人意荡神迷。

南三道：“老人家，你愿意要天下还是要女儿？”

此时，一直不曾吱声的鱼嫫大声怒叱道：“南三，你个狐媚精，老人糊涂，你也糊涂不成？你岂能做得出什么好事，你让他总是梦想得天下，天下如此好得，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天下了？你这岂不是白日做梦？你这个妖婆子……”

众人正在纷纷乱乱，口出谰言，此时却得鱼嫫一阵大骂，骂得一个个目瞪口呆。

鱼嫫大声道：“你们这些混蛋，都是一群疯子，一个个都是疯疯颠颠的人，没有你们这些混蛋，我老爹怎么会成为这种样子？”

众人不敢出声，他们怕一句话说得不慎，得罪了冷心老人，大祸便降至自己头上了。他们一个个都噤若寒蝉。

冷心老人看着鱼嫫，突地眼含热泪，颤声说道：“孩子，不是老爹心狠，是他们这群王八蛋要威胁你老爹，你老爹是天下最有名的人，怎么会受他们的威胁？我告诉你，如果他们敢动你一动，我全都杀死他们，让他们一个个都不得好死！”

冷心老人的一声声毒誓，让在场的人都个个胆战心寒。

鱼嫫一时万念俱灰，她心里想道：看来老爹确是着了迷了，他入了魔道，再也不会心出善念，连他的亲生女儿也不管不顾了。我活在这世上，没有人喜欢，没有人挂念，没有人照顾，更无人体贴。孤零零一个人在这世上，岂不是太没有意思了么？如果有亲人照顾你，有人喜欢你，更有人挂念你，人生还有一些意味儿，没有这一切，只有孤苦与凄凉，人生又复何所求？

鱼嫫一时心灰意冷，她看着老爹，慢慢哽声道：“老爹，你何必如此，你为何如此？……”

一时哽咽，她再也说不出话来。

浪子在一边看着，也是心里百感丛生，他心里挂念冷心老人。他与老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愿意与老人作对；不愿意与老人说话；也不愿意与老人照面，心里情愿他面对的是一个陌路之人，他那时会不顾一切，与那人做生死决斗。

偏生老人不忘记他。

冷心老人道：“浪子，你好好照应她。”

浪子不动。

鱼嫫此时更是凄苦，心道：看来连这个天下有名的狠心浪子也不愿意与我有什么瓜葛了，他愿意与冷心老人的女儿在一起么？我出卖了他，我把他的话告诉了老爹。老爹毕竟是老爹，我怎么会不帮他？

冷心老人道：“浪子，你别怨我……”

一句话说得浪子心里一酸，几乎落下泪来。

损心道长一句断喝：“冷心老儿，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如果你不愿意，你的女儿只好一死了……”

冷心老人傲然道：“你们想用我女儿威胁我？”

损心道长一心想与冷心老人善了此事，他劝道：“冷心，如果大家得了你的解药，你的女儿自然会没事儿的，我损心说话算话。你看怎么样？”

南三道：“损心，你啰嗦什么？”

损心道长也觉得心里的胆气正一点点儿溜走，他大声道：“冷心，你干是不干？”

冷心老人一声长叹，慢慢道：“损心，你别作梦了……”

损心一声大吼道：“一傲宗师，杀！杀！”

损心说罢了这些话，也觉得心里很是空虚，他说罢，便马上坐下，吐纳起来。

一傲的眼珠子红了，他大声道：“我早就说过，杀死她，杀死她，留下什么活口？让冷心老儿也难受好了。”

一傲说时，便手快捷，一下子击向鱼嫫！

鱼嫫转眼便会死在当场。

但正在向鱼嫫一掌拍击的一傲突然手停在了空中。

有人便疯疯狂狂地喊道：“杀啊，杀啊！既然楼主要你杀她，你就杀死她好了！”

一傲的眼睛里突然有泪了，他轻轻地一声叹气，看着鱼嫫，慢慢道：“楼主，我是疯人楼的人，是不是？”

冷心老人没有应声。

但南三却眼里有了笑意，她知道，一傲身上的药性已经开始发作。

南三道：“一傲大师，你何苦如此，你也是疯人楼的人，冷心老人也是疯人楼的人，你杀他的女儿，岂不是让他伤心么？这对于你又有什么好处？”

一傲的眼里满是痛苦与漠然，他四外环顾，一声声问他自己：“是啊，我杀死她，对于我又有什么好处？我杀死她，她是楼主的女儿，我杀死了她，又有什么好处？”

一傲身上的药性开始发作。

一傲看着损心道长，恨恨道：“老道，老道，你要我杀人，杀死楼主的女儿，对我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要我去杀人？”

损心道长的心里很是痛若，他看着一傲，情知自己马上也要药性发作，但他禁不住还是大声道：“一傲，一傲，你与我一定得杀死她，我们只有杀死她，才可以让冷心老儿乱性，才可能……”

“啊——”

损心道长的脸开始抽搐起来，再也不能出声了，满面大汗，恨声道：“南三，南三，你把我……你把我……”

损心道长却也了得，他起身一纵，一纵至冷心老人面前，伸出手来，向冷心老人出手，他满面是仇恨，但手却是绵绵软软的出不了一点儿气力，他恨恨道：“冷心，冷心，你好狠……”

武当的排云掌已经打在了冷心老人的身上，人却倒在地上。

损心道长把他的衣服撕开，他撕碎了衣服，撕得只剩下了一件内衣。无衣服可撕了，

他又狠命撕扯着他身上的肉。

一身花花的蓝斑，让人看了生怖。

众人眼看着损心，再也没有人能发出阿谀讨好之词了。

南三蹲在地上，说道：“损心，你的药性发作了，这一回，你得死了，你再也得不到解药了。”

损心的牙咬得格格响。

损心道长看着南三：“淫妇，淫妇！”

南三嘻嘻笑：“损心，如果你对我讲上几句好话，我说不定会对你好些，更说不定会给你些解药。你愿意不愿意？”

损心道长道：“我恨.....我恨.....”

南三仍然笑：“你恨什么？”

损心道：“我恨.....我恨.....我恨自己，我恨我不如不空大师.....活得好没骨气.....”

损心突地大声嘶吼，一狠心，向高空一跃，蓦地落地，洒一腔英雄血。

损心道长自尽了。

众人再也无语。

南三看着众人，轻轻细语：“看没看到，损心死了，江湖上最有名气的损心道长死了，你们是不是有一点儿伤心？”

众人都不敢出声。

一个人道：“我们是有点儿伤心.....”

话音未落，南三蓦然冲上，一掌拍击在那人的头上，那人连叫也没有叫上一声，狠狠睁大双眼，瞪着笑咪咪的南三，身子僵直，慢慢倒地而死。

众人都十分吃惊，吃惊南三的功夫绝世，她只是轻轻一掌，就把一人拍死。

只有痴迷人君冷哼一声，他和浪子、时如花等人看得出，南三是在取巧，她的手里

暗藏一根针，刺向那人的头上，一拍正拍在那人的头上，把针深深刺入那人的头内，一针毙命。

南三浪笑道：“谁？还有谁有一点儿伤心？”

没有入敢应声，再也没有人敢出声。

众人众口一辞：“楼主万寿无疆！！楼主万寿无疆！！夫人也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众人异口同声，声音震响山谷。

只有浪子不语。

只有痴迷人君、时如花、青天客在冷笑。

第五章 疯子大浴血

南三艳笑道：“老人家，我其实并不要你丢了你的宝贝女

儿的，我只是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是做大事儿的人，看来，你的天下是得定了。有了你这样的铁心，焉愁不得天下？”

冷心老人其实很精明，不愿意让南三再提起他不愿意救自己的女儿的事儿，只是含糊地冷哼一声，就再也不言语了。

众人中的人们都象刚刚苏醒了一样，一些人的舌头便急于讲话，他们中有的人便道：“好，好，真的是南三娘娘的妙计，看来，就是当年的诸葛武侯再世，也决不会有南三娘娘的妙计呀！”

“对对，南三夫人如此巧计，楼主要得天下，有了夫人，就是得了天下的一半了。”

“楼主英明，没有楼主的英明，哪里会有南三夫人在楼主的身边呢？”

“对，对，正所谓英雄识英雄，世有伯乐，才会有千里马呀。”

阿谀奉承之言不绝于耳。

南三大声道：“你们的话很对，世上的英主，一向都有他自己的忠臣良将，你们是不是愿意做楼主的忠臣良将？”

众人异口同声道：“愿意！”

南三又道：“好，既是如此，你们看！”

她俏俏手指一指眼前的三个人。

“这个痴疯子，是疯人楼里的败类，人人得而诛之。这个时如花，是疯人楼里的叛逆，也得把他杀死！还有这青天客，更是楼主的眼中钉、肉中刺，不杀死他，楼主怎么会睡得好，玩得好？楼主怎么会快乐？”

众人一声声怒吼：“杀死他！杀死他！”

他们此时只觉得心里的血在涌动，心里急欲表白他们对于疯人楼的忠心，他们的血在汨汨涌流，青天客、痴迷人君、时如花，这些平时他们听了也觉得十分畏惧的名字，此时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晒，视如粪土。时如花算什么？只要他们一出手，天下一绝的时如花流功夫也得在他们的手下败北。痴迷人君君天寿算个什么？他只是一个疯疯颠颠的人，他的本事，就只能是吃下一些破烂儿。青天客的剑算什么？只是一种绣花枕头罢了。如果他们出手，一切人都得在他们手下败北，流血丢命。

群情激昂，恨不能人人都吐一口唾沫，淹死这三个人。

三人也很吃惊，众人群情激昂，一迭声叫吼，要杀死他们，恨不能一人一口唾死他们，这么多的人，就是打也得打上一阵子，但你就是杀死他们全部，也只是杀死一群蝼蚁而已，你也伤不得冷心老人。

他们要对付的是冷心老人。

时如花道：“冷心老儿，你出来，我与你战三百回合！”

冷心老人大怒，他恨声道：“时如花，我怕了你不成？”

南三止住老人，她柔声娇笑：“老人家，何必你亲手除去他？你有这么多的人，他

们人人都愿意为你出力的。”

众人便齐声吼道：“愿为楼主出力！愿做楼主前驱！万死不辞！”

便有人大声道：“时如花，我与你这时花流的主人挑战！”

从众人中走出了一个人。

他的面目狰狞，人也长得十分卑琐，他的手很大，手里握着一件奇门兵器。

这是一件象风钊却不是风钊，象和尚铲又不是和尚铲的东西。

时如花傲然大笑：“好，好，想不到我时如花在这疯人楼里混到了这个地步，连你这个天下谁也不知道名姓的人竟然也能向我挑战？”

时如花的话是又气又恨，又急又恼。

这人当然不知进退，他以为时如花的话对他是褒奖，他大大得意道：“不错，我确是在江湖上没名儿，但从今天以后，我就有名了。”

时如花惊异道：“我看不出你怎么会有名？”

那人一笑道：“我与天下最有名的时花流的主人时如花一斗，我马上在江湖上就会大大有名了。”

说罢，那人竟满脸得意之色。

时如花不语。

对于这个比他更疯的人，他无话可说。

那人用那件奇门兵刃招呼时如花，一上来再也不搭话，风钊不象风钊铲不象铲的那件兵器如风泼来，直奔时如花的要害处下手。

他出手招招用力，恨不能一铲把时如花铲死。

但时如花只是身子一闪，人便无形。

铲铲走空，那人兀自不肯放手，更是气急白赖，不肯轻易罢手。

时如花道：“我要是杀死你，也没了我的威风。还是你自己杀死你自己好些！”

说来也怪，时如花的双手背向身后，他的身子不摇不动，只是悠闲地看着这人。

但这人突然铲再也递不出去了，他眼珠子暴突着，把铲子慢慢转向他自己，把铲头狠狠扎向肚腹内。

啊----”

一声狂吼，这人死在当场。

时如花看着众人，轻声道：“你们都看到了，我根本就没有杀死他，他是自己杀死了他自己的。你们谁还愿意来与我动手？”

众人不比平时，他们为药性所迷，心里的血都汨汨涌激，都愿意为楼主献身，即使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更有三人，连话也不搭，一齐起身向时如花扑来，他们齐声怒吼，一把剑、一柄大刀、还有一条捆人束鬼的铁索直砸向时如花。

时如花却也不慢，他在三人的兵器都奔向他的身上时，人飘忽而动，一闪身，再也没有了踪影。

时花流，天下一绝，人不见踪，鬼也不见尸。

三人一时都愣在了那里。

刀招呼在人的身上，血也流了出来，束人的铁索更捆系在了另一人的脖子上，捆得很紧，他眼球暴突，嗯嗯地说不出话来。

时如花却闪在三人一边，冷冷道：“你以为天下只有一个冷心老人不成？”

他一出手，叭叭三掌都击在了那三人的身上，眼睁睁地看着那三人都倒地而死。

蓦地，一声声冷哼，就有痴迷人君天寿大声喝道：“时如花，时如花，莫非天下只有你一个人会杀人不成？”

他话音刚落，人便突地飞起，一直扑向冷心老人的身后，向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大打出手。

冷心老人想出手，但他被南三唤住了。

南三笑吟吟：“老爷子，你看他们一个个都奋勇争先，愿意为老爷子而死，有了他们，老爷子想得天下岂不是易如反掌么？”

冷心老人笑了，他笑得很快乐，他愿意如此，他愿意天下武林中人都做他的奴才。

一时间，时如花与痴迷人君君天寿都大打出手，两人如虎入羊群，打打杀杀，杀得兴起，大声怒吼着，一掌一拳，莫不有人倒下。

但奇的是，所有的人都看着冷心老人，都奋勇争先，怕的好象不是这两人恶煞神，而是那一边的南三与冷心老人。

所有的人都疯了，所有的人都是疯子！

这时，浪子突地一声长啸。

众人都听到了这一声长啸。

有的人不理睬他，但也有的人知道他是冷心老人的徒弟，以为他是冷心老人的得意弟子，他一声长啸，定是有话要说，就慢慢退了出去，看着浪子，待他讲话。

浪子看着冷心老人，他的话很难说出口。

他说什么？他劝说老人再也不做恶事，让他改恶从善么？他劝老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么？他劝老人解散疯人楼，做一个安安稳稳的百姓么？

他说不动老人，因为他是老人的弟子，因为老人比他更知世事，老人比他更知晓如何做人。

但他面对着师父，总得说话。

“师父，你教过我……”

“我从来没有教过你……”

“师父……”

“我不是你的师父……”

如果师父不是师父，徒弟也不是徒弟，世上的事儿岂不是少了许多烦恼？

浪子道：“师父，我不愿意与你作对……”

冷心老人道：“你一定会与我作对。我知道，如果世上有人与我作对，这人也一定是你浪子。”

浪子不语。

他才知道，他一定会与这个老人作对，他一定是冷心老人的死对头。他才知道，他一定得与疯人楼敌对，他一定让天下再也没有这些疯子，再也没有这些妄自尊大的人。

浪子道：“师父，我想请你高抬贵手，让天君、时大侠、青天剑客与我走。”

冷心老人一笑，没有吱声。

南三在一旁娇声而笑：“浪子，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南三媳妇不成？你是冷心老人的高徒不假，但你从来也不是他的心腹，你从来就是他睡不着觉时所惦念的人……”

浪子冷哼一声，说道：“是么？”

南三道：“浪子，你想让我们放虎归山么？”

浪子看着老人：“他们该离开这里。”

冷心老人哼了一声，说道：“你想做什么？”

浪子道：“我愿意带他们走……”

冷心老人看着天。

这里，是湖中的天。你从水里走出，你才会来到这湖水的中间，在这里，你就是一个疯子，你永远不会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众人中突地暴出一声声的怪叫来。有人道：“叫他跪下，他是对谁讲话？”

有人道：“他是冷心老人的弟子，却不忠于疯人楼的大事儿，杀死他，让天下的人看着冷心老人的手段！！”

冷心老人看着浪子，他突然笑了，他笑时，浪子竟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笑。

冷心老人道：“你答应我，你带着鱼娲走？”

浪子看看他，再看一看鱼娲，他看到了女人的目光，这眼光里有千言万语，她的眼里是求他对她要宽恕，对她不要再冷淡，她原来那样做，也只是因为她是冷心老人的女儿。她不得不那样做。

浪子长吁了一口气，慢慢道：“好，我愿意！”

冷心老人笑了，他看着浪子，眼光突然很温柔：“你如果老了，你也会知道我会愿意让他们在我的身边吵吵，愿意让他们在我的身边说一些好话了。”

南三刚要讲话，冷心老人突然一语止住了她：“你不要讲话了，我一切都听你的，但这件事儿我一定要自己做主。”

冷心老人凝视浪子。

他对这个浪子是满意，是仇视，是恨不能杀死他，还是非常愿意让浪子与他仍然亲近？这谁也不知道。

浪子看关老人，突然说道：“师父，你多多保重！”

他转身回头，向谷外走去。

他不愿意呆在这里，他愿意走出去，回到正常人的世界里去。

天已经晚了，看也看不清湖水。

他们走到了湖水中，再也不愿意呆在这里，一定到外面去。

他们进了湖水中。

他们又都浮出了水面。

他们来到了山谷里。

时如花、痴迷君君天寿、青天客本来都是一时显赫的人物，他们向来对于一切人都不服，但此时显然都愿意听从浪子的，他们一声不吭，只跟着浪子走。

他们都不由得施起了轻功。

他们的功夫都是天下一流的。

突然间，时如花站住了，睁大了眼睛，瞪眼看浪子，恨恨地道：“浪子，我中了你的计，我恨你，我恨……”

他正说话间，就倒地上了，嘴角直流白沫，眼球充血。他恨恨道：“浪子，浪子，我们中了你的计了……”

痴迷人君天寿此时也踉跄起来，瞪圆了眼睛，说道：“我从来不怕什么毒，可这是什么玩艺儿，这是什么玩艺儿？这么厉害？”

青天客的嘴角流血，显然比痴迷人君、时如花中毒更深，他戟指着浪子，恨声连连：“看不出，你竟然真是冷心老儿的好徒弟……”

青天客扑向浪子。因为他这些天总是在心里琢磨冷心老人的“心剑三式”，此时自然便情急而出，一扑向浪子就是最为厉害的一招。他出指疾劲，一股厉风嘶嘶而出，叭叭响向浪子。

浪子的眼睛瞪得很圆，他很吃惊，他象是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他不动，任由青天客宰杀。但青天客的手却在半途中突然耷下来了，再也没有一丁点儿气力。

三人都倒在了地上。

时如花恨恨地道：“我们都是傻子，冷心老儿一定不会放过我们，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我想错了，错了……”

时如花有无限的悔恨。

痴迷人君的脸色也甚是难看，他冷冷对浪子道：“浪子，你是好样儿的，能让我痴迷人君昏死的人，天下能有几人？”

浪子看看众人，又看看身边的鱼嫖，他问道：“鱼嫖，我问你，是不是你给他们下了毒？”

鱼嫫的眼泪马上就倾盈而出，她瞪大了眼睛，说道：“你会以为我下毒？你以为我会给他们下毒？”

她似有无限的委屈。

时如花叹道：“浪子，良子，你下毒就下毒，我本来以为冷心老人会一时糊涂，才会放了我们，可我想错了。他为什么要放我们，象南三所说的，他放我们走，简直就是放虎归山。他为什么要放虎归山？”

痴迷人君此时再也不象平日那样疯疯狂狂，他直门嘟哝：“八十岁老娘倒绷了孩儿，八十岁老娘倒绷了孩儿……”

青天客却不动声色，他冷冷地问浪子：“你想怎么样，你直说好了。”

浪子一叹，轻轻道：“依我看，你们的毒根就不是我师父下的。”

痴迷人君瞪大了眼睛，恨恨地问道：“你看，是谁下的毒？”

浪子道：“如果是师父下的毒，在水里你们或者早就发作了，或者在水里就洗去了你们身上的毒，怎么会在这里才发作？”

他的话也有道理。

但青天客一声冷笑，说道：“浪子，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谁知道你竟然也是冷心老儿的走狗？！”

浪子淡然道：“你说，是我下的毒？”

青天客冷冷一笑：“不是你，又是谁？”

浪子当然是有口难辩，五人中，只有他与鱼嫫没有中毒，只有他的嫌疑最大，他怎么说？

此时，一边的鱼嫫突然说话了，她的话说得斩钉截铁：“我知道，浪子并没有下毒！”

痴迷人君在冷笑：“你怎么知道他？”

鱼嫫道：“我就是知道他。”

痴迷人君道：“我不相信你。”

这话当然更有道理，鱼嫖能随着浪子走，而且是冷心老人当众托与浪子的，当然没人相信她为浪子作证了。

青天客道：“浪子，你和冷心老儿要掩人耳目，在暗处下手杀死我们，这也不为过，只是我们都太天真的缘故。你现在以为你能杀死我们么？”

浪子道：“我不会杀死你们。”

青天客哈哈一阵子狂笑，他笑声一歇，道：“好，好！你不杀死我们，你不愿意杀死我们，可我们要杀死你！”

青天客道：“痴迷天君、时大侠，还记得不记得茹血大法？”

象痴迷人君和时如花这样的人，当然不会不记得这茹血大法了。

青天客道：“我们死也遗恨，我们不能杀死冷心老儿，给天下的英雄报仇。但我们就是身上再无气力，用一次茹血大法，也会杀死你！”

茹血大法，是一种武功邪法，在人将死之时，突地将丹田之血气都聚于一处，能生出平日所不能有的功力。三人本来就是武林中的最高好手，再一聚平生之力，杀死一个浪子也是游刃有余。

时如花道：“可恨，可恨！”

痴迷人君道：“你说什么可恨？”

时如花道：“我说的是这浪子，我平日连与冷心老儿相斗，我也不愿意用这茹血大法，今天却为这浪子小儿用此大法，我心何甘？”

痴迷人君此时也嗟叹不已。

三人一时便罢，他们突地坐下，盘膝而坐，他们闭目凝视，内视自心，动也不动。

鱼嫖喊道：“浪子，浪子，你快走！快走！”

浪子看她，居然神态悠闲：“我为什么要走？”

鱼娟道：“他们这是以死相拚！”

浪子道：“我也死在他们的手里就是了。”

鱼娟道：“是你下的毒么？”

浪子摇头。

鱼娟道：“他们一定会杀死你，他们决不会问你为什么的，你知道不知道？”

浪子道：“我知道。但是师父要我死，我怎么能不死？”

浪子的话中有无限的愁苦，他知道，师父冷心老人要他死在这里，要他与这当世三大高手一斗，死在他们的手里，他必死无疑。至多是，他与他们同归于尽。

但他想不明白的是，既然师父要他死，还何必要把他的女儿托付与浪子？还那么有心有意地对他？

这不象是冷心老人的平时为人。

但也许是他师父的奸滑之处。

浪子的心里很愁苦，他愿意死在这里，愿意死在当代三大高手手下，与他们同归于尽。

第六章 同归于尽

浪子决心与这时如花、痴迷人君君天寿、青天客同归于尽。

此时，三人都已经坐在地上，他们的头上冒出氤氲白气来，脸色由青变白，再变成胀红胀红的神色，三人的身体先是哆嗦，继而又是平静，再就是慢慢身子从平地腾飞起来，在空中飞行绕动，盘旋不已。

时如花的声音突地变得阴恻恻：“浪子，你纳命来吧！”

痴迷人君君天寿也在空中时时发出嘿嘿冷笑，他大声道：“浪子，你一命换我们三

命，你也算是在武林中出足了风头，我一定要零零碎碎地刷了你，不然我死了也不会甘心！”

青天客道：“浪子，浪子，我看错了你，我看错了你！”

浪子看着盘旋不已的三人，心里无限悲苦，他心道：师父，师父，我不愿死得不明不白，我不愿为你们这疯人楼而死。我是一个粗人，但我也不愿意死得不明白。师父，你为什么要害我？你为什么不当场杀死我？偏要在这里害我？

鱼娟大声道：“浪子，浪子，你太傻了，你还不快走？！”

但她也知道，刚才如果浪子动手，三人都已经中了毒，很可能会都死在浪子的手下。但现在晚了，他只能逃走。他再也不能与三人争锋了，他只会几招下来，死在三人的手里。

鱼娟的眼里有泪，她大声道：“你走！你走！你快走啊！”

她向三人扑上去。

但她没有与三人过上一招。

她的身子象一片纸儿飞了出去。

她落在了地上。

人已经受了重伤，她的胸前流血，眼见得已经是不活了。

浪子扑到了她身边，他大声呼喊她，把一个昏死过去的鱼娟唤醒了过来。

“你怎么样了？”

她轻轻一笑：“你是一个傻瓜，如果冷心老人放了你，他就再也不会追你，如果他不愿意放你，他就用不着追你。冷心老人就是冷心老人，你是他的徒弟，你应该知道他的心性，是不是？”

浪子看她，他是不是不愿意点头？他是不是不相信鱼娟？

浪子终于点头了，他相信鱼娟，他很相信鱼娟。

但此时三人都出手了！

时如花一声长啸，他大声叫道：

“时如花兮人如烟；

但得人声如花繁。

世事人生多烦恼，

送你幽冥鬼魂前。”

他出手更是狠辣了，他知道，如今他与痴迷人君、青天客都是半死之人了，他如果不死，也得有三年五载才能将养得好，如果不与浪子死拚，他岂不是死也得遗恨，恨死了这个浪子？

时如花招招狠毒，他一招一式都是拚命不要命的打法，不光是浪子知道他难以招架，就是鱼嫖在一边看了，也心里暗暗替浪子着急，替他捏一把汗。

叭！

一掌击在了浪子的胸前。

浪子飞出去了，哇哇吐乖。

浪子不动了，他看着三人。

痴迷人君君天寿也道：“时如花，你别把他打死了，你打死了他，我与青天客做什么？”

他嘿嘿恶笑，样子十分凶恶。

“我就看不起那个冷心老儿，我看咱们先奸后杀，把这个小丫头好好折磨折磨。”

青天客也默然不语，

浪子不动声色。

他看着鱼嫖。

“你为什么不走？”

鱼嫗一叹：“我爹要我跟着你，我怎么走？”

浪子道：“你爹可没要你跟着我死……”

鱼嫗道：“浪子，如果你死了，我决不独活……”

浪子看她，居然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一丝笑意。

浪子长嘶一声，他哑声道：“三位，我看你们还是找一个地方，好好将息一下才好。

‘如果我真的与三位动手，我只会与你们同归于尽，’

青天客失声而笑：“好，好，就是要你同归于尽！”

他一扑而上。

青天客也恨浪子，他恨他看错了浪子，如果浪子与他们一齐出手，说不定他们会胜得冷心老人，但浪子居然不动声色，让他们与冷心老人相争，让他们死在这里。

心剑三式！

叭！

浪子的胸前又流血了。

他扑倒在地上，无处去诉他的苦楚。他没有同冷心老人同流合污，他没有做疯人楼的人，他不是个疯子，他只是浪子，他不愿意同三人动手。

但他不动手也不行了，他如果不与三人拚命，他只会死在三人的手下。

浪子长啸道：“你们不要惹我，你们不要惹我！”

三人冷笑，但只是对他动手，狠下杀手。

时如花突地一声长啸，人没了踪影。

鱼嫗在一边大声道：“浪子，小心！”

突然浪子的眼前出现了时如花。

他出手很快，一出手就扑向浪子。

鱼嫗一扑，人就扑到了时如花的眼前。

时如花的手堪堪就抓在了鱼嫫的咽喉上，这一抓咯咯有声，鱼嫫看着浪子，她的眼里是苦笑：“浪子，浪子，想我.....”

鱼嫫死了，她软软地耷在地上。

是她最喜欢浪子么？是她比浪子的妻子更喜欢浪子么？浪子在江湖上走动，这一生见到过女人无数，有哪一个女人肯为他而死？除了这个鱼嫫，还有哪一个女人能算是他的知心？

但鱼嫫死了！

浪子一声长啸。

他沉声道：“青天客、时如花、痴迷人君，你们得死，你们得替鱼嫫偿命，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他的话斩钉截铁。

一场苦战，日月无光。

也不知道战了多少时辰，只知道天已经黑了，只知道人声也杳然，再也没有了光，再也没有了热气，只有一片片的死寂。

人都倒下了。

一地血泊。

时如花也倒在地上，他嘶声道：“浪子，你是一个高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象你这样的高手.....”

浪子与他们死拚，他苦苦撑持，终于先打倒了痴迷人君，再使青天客毒发倒下，最后他与时如花苦苦相争，两人都倒下了。

没有人再有一丝气力了，如果此时有一个人能站起来，他就能轻易杀死每一个人。

时如花道：“浪子，你赢了。”

他的话也对。因为如果这样呆下去，只要过一会儿，必定是他与青天客、痴迷人君

君天寿一齐死去，因为他们用了茹血大法，他们必然会死在浪子的前面，虽然浪子也不免是一死。

浪子黯然道：“谁赢了？你也没赢，我也没赢。不知道是谁赢了……”

青天客此时也竟然一叹道：“浪子，浪子，你毕竟是一个人物，你的话也对。你也没赢，我也没赢，不知道是谁赢了……”

这时，远处突然隐隐传来了一阵阵细乐之声。

慢慢地也亮起了灯，灯光很亮，一直悠悠颤颤直到了眼前。

四人都倒在地上，直瞪瞪地看着来人。

这是南三与冷心老人。

南三拍手笑，她乐道：“好，好，真的是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句话真是不假。你看，他们不是都在这里么？”

冷心老人看着看着，突然出声道：“浪子，浪子，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呢？她在哪里？她在哪里？”

浪子的声音冰冷：“她死了。”

冷心老人道：“你说什么？她死了？她不会死，她不会死……”

浪子道：“她真的死了……”

浪子泪水潜然而下。

他伤心，他真的很为鱼嫫伤心，她死了，是死在她的父亲的算计下，是死在南三的毒计下。

冷心老人看到了鱼嫫，他呆呆地伏在鱼嫫的身上，嚤嚤细细地哭。

他哭时，也不象是一个想称雄江湖的枭雄。

眼前又多了人。

浪子看到了，那个矮子，金银疯子笑咪咪地站在了眼前，还有一个是那个皇帝疯子，

他也站在了浪子的眼前。

还有一个女人，她是明玉，是“美人窟”里武功极强的那个明玉。

她盈盈而笑。

她不是早已经死了么？

明玉看着浪子，说道：“你看，我这里有一块金块，你知道，我在‘美人窟’里就告诉过你，有这块金子护我，我死不了，”

看来，只有那如灵和馨香姑娘死了，这明玉姑娘没死。

皇帝疯子看着浪子：“我上一次告诉过你，做皇帝有三件事儿难办，第一件事儿是得生一个儿子，有了儿子才有江山，所以我喜欢玉菩萨。第二件事儿是你得有许许多多的老婆，你得让她们争啊吵啊的，没有一时的消停。这是做皇帝的第二件烦恼事儿。你说，有三件事儿做皇帝最烦。你知道不知道第三件事儿是什么？”

浪子看着他，居然此时还有心思笑：“我很想知道第三件事儿是什么，你说一说，你做皇帝，第三件事儿最烦的是什么？”

皇帝疯子睁大了眼睛，瞅着浪子：“你真的不知道？”

浪子摇头。

皇帝疯子一乐道：“你不知道，我就告诉你，我第三件事最挠头，我如果做了皇帝，天天得批公文，天天得想着哪一处受了灾，哪一处没了粮，哪一处着了火，哪一处淹了水。还得惦念着哪一处有人造反，得派兵去弹压。你说，做皇帝有什么好处？”

浪子看着他，象是看着一个怪物。

皇帝疯子道：“所以，我不愿意再做皇帝了，谁愿意做谁做好了。我可是再也不愿意做了。”

皇帝疯子说完了此话，竟然如释重负，长叹了一口气。

金银疯子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浪子看他，问道：“你笑什么？”

金银疯子乐道：“我看他真的是疯了，他真的是一个疯子，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你知道什么？做皇帝有什么不好？你批批公文有什么不好？你除了批公文，还有许多的乐趣，你知道不知道？”

皇帝疯子道：“有什么乐趣？我看不出有什么乐趣？”

金银疯子抚掌大笑：“你怎么能看得出有什么乐趣？你这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乐趣，你怎么会看得出这事儿的乐趣？”

浪子道：“我也看不出你做的那件事儿有什么乐趣。”

金银疯子大笑道：“我就让你看一看我做这事儿的乐趣好不好？”

他大声呼啸，大叫道：“来人哪！”

真的就来了人。

浪子看到了来人，他再没有精神，也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浪子不能不吃惊，因为他看到了这来的四个人，他太熟悉这四个人了。

走在前面的，是山西德恒钱庄的老板钱一文。高高瘦瘦的，样子十分萎靡。

后面的，是两广的万花钱庄的离飞，众人都知道，离飞是老爷子离玉的左右手，有了离飞，就等于有了离玉。再后面，是京城万宝斋的刘胖子，他的样子象死了亲老娘似的。再后面就是长白山的一躺楼的楼主大烟袋关娇娇。她的样子很是疲惫，显然是吃了许多的苦。

金银疯子小小的侏儒，竟然把天下四大家的人都弄到了一起？！

金银疯子举着一迭子花纸片片儿，他对着四人道：“你们看，这是什么？”

四人竟然异口同声：“这是天下通用的银票！”

金银疯子异样道：“你们可是看清楚了？依我看，这不是什么天下通用的银票，这只是花花纸片片儿而已。”

四人不惊不恼，居然仍是有板有眼地回答道：“你说错了，这是天下通用的银票。”

金银疯子大声道：“这在你们的京城万宝斋，在你们的山西德恒钱庄，在你们的关东一躺楼，在你们的两广万花钱庄都可以通兑不成？”

四人道：“不错，可以通兑！”

金银疯子大笑道：“浪子，你看一看，我是不是干得不错？”

浪子不语。

他不知道是他疯了，还是这些人都疯了，他看到了青天客的一脸难受，他不知道青天客想起了他曾保护过关娇娇，他不知道青天客此时心里仍然想保护关娇娇，但他已经力不从心了，连自己也难以保全，他怎么能保护得了关娇娇？

南三看着冷心老人，轻轻道：“老人家，你何必伤心？自古圣贤，谁要得天下，也得付出一些代价。她死了，于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

老人抬起头来，怒气冲天，冷冷道：“你胡说！你胡说！”

他冲了过去，竟然人老昏朦，扼住了南三的脖子，把她扼得透不过气来。

“我告诉你；你不能动她！我告诉过你，你做什么都行，你就是不能动她！你答应过我，是不是？”

南三说不出话来。

南三的脸渐渐变成了紫色，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天君，你救救我！”

叭！

一声大响。

冷心老人的身子一抖，他的脸色变了，脸上有了一种痛苦的神色。他慢慢松开了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冷漠地看着南三。

袭击他的是痴迷人君天寿。

是那一个只吃破烂的人！

冷心老人道：“我知道她有男人，我知道，但我一直以为是时如花，也以为是青天客，但我从来不知道会是你，是你这个只知道吃破烂的家伙！.....”

痴迷人君笑了：“你以为我同他们两人一样，也是用了茹血大法，是不是？”

。冷心老人的身子在发紧，他的身体在哆嗦，慢慢紧缩成一团，他很痛苦，不由得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呻吟声。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在痴迷人君的一支毒针下就会如此，以他的精湛内功，就是再受上十支八支毒针，他该受得住。

南三咯咯笑了，轻轻理理她的乱发，咯咚笑道：“老人家，你一向对我不错的，你怎么能如此粗野？你让我再想起你时，怎么能一往情深？”

她那样子十分妖娆。

冷心老人对浪子道：“浪子，浪子，我要你走，你没走成，我的女儿也.....”

他哽咽不出声儿来了。

南三道：“老人家，你还惦念你的女儿呢？你也要死了，你和你的女儿一定能在阴世间相会，你愁什么？”

冷心老人道：“南三，你在我的食物里下了毒？”

南三道：“没有毒物，你怎么能如此轻易伏诛？”

老人一叹，再也不出声了。

时如花道：“可叹啊可叹.....”

青天客道：“你叹什么？”

时如花道：“叹你和我，运气竟然如此不佳，死在这冷心老人的手里，也算是死得悲壮，死在这个浪子手里，也算是死得不冤。死在这个只会吃破烂儿的家伙手里，你说死得冤不冤啊？”

青天客也一叹道：“冤，冤！”

痴迷人君道：“冷心老儿，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南三那么愿意跟你？你以为解免等人会死心塌地跟你？你别做梦了！”

时如花道：“我看了这家伙就恶心……”

青天客也道：“我看了这家伙就想吐……”

痴迷人君大声道：“好，好，我叫你吐，我叫你恶心！”

他一掌拍出，叭地拍在了青天客的头上，只听得头骨咯咯响，血马上就从青天客的头上流下来了。

青天客看着浪子：“良子，我看错了你……”

一代剑客，死于眼前。

痴迷人君道：“时如花，你看！”

他手里拿着一片破鞋底子。

“如果你吃下这一片片儿破鞋底子，我就饶了你！”

时如花哈哈大笑：“你是一只狗，你才吃这东西，我不是狗，我怎么会吃它？”

时如花看也不看那片破鞋底子。

痴迷人君道：“你们众人中，有谁要吃下一点儿这玩艺儿，给时大侠看一看，看一看这玩艺儿怎么吃？”

“我吃！”

“我吃！”

众人竟然竞相争着要吃。

这些人中，有山西德恒钱庄的钱一文老板，有许许多多的武林人士，他们的样子很是奉承，他们的脸上带笑。

莫非那东西真的能吃？

有人真的当着时如花的面儿咯咯吱吱吃下了一片破鞋底子。

痴迷人君的脸上有一丝残忍的笑。

“时如花，如果以后有人肯吃这玩艺儿，他才能活着；才能有官做；才能有饭吃；才能有美女；才能有活命。你知道不知道？那时你看，天下的人都得象我痴迷人君，都得吃过破烂儿……”

他得意地哈哈大笑。

“时如花，你吃是不吃？”

时如花一叹道：“我不吃，我就是死在这里，我也不会吃它！”

痴迷人君大声道：“好，就叫你死在这里！”

一掌又拍向时如花的头上！

第七章 生吞活人

众人都看着痴迷人君的眼色行事，因为他现在是武林中的梟雄。

痴迷人君此时却看着南三。

“宝贝儿，你看，怎么处置你的老人家啊？”

南三依偎在他的身上，轻轻娇笑：“天寿，你愿意怎么处置他，你就怎么处置他，干我什么事儿？”

痴迷人君大是得意，大声笑道：“宝贝儿，我处置他，你是不是会有一点儿心疼啊？”

南三的小嘴一撅，娇笑道：“天寿，你看我会不会心疼他？”

痴迷人君道：“我早就想好了一个主意，就等着做了，我有时一想到了我的这个好主意，就连觉也睡不好。我看时如花也不要他死了。我要他也看一看我的主意好不好？……”

谁也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主意。

众人都看着他的眼色行事，因为他现在是天下武林中的梟雄。他要谁死，谁不敢不死。

痴迷人君道：“冷心老儿，你看，在疯人楼里，想不到还有一个疯子比你更疯，是不是？”

冷心老人的心里很难受，他一心想夺得江山，女儿也死了，徒弟也倒下了，他也快死了，江山在哪里？他的雄心在哪里？疯人楼的得意在哪里？

一切都是为人作嫁衣裳。

他不由得心里十分凄楚。

他闭眼一叹。

南三看着他，轻轻娇声道：“老人家，我敢保证，天寿会让你好好死的，你不必发愁，是不是？”

冷心老人的身子更是紧了，他的身体缩成了很小很小的一团。

他连他的手也伸不出了。臂也伸不直了，他成了一团肉。

看着他的人都不由得心里恐怖。

如果你反对痴迷人君，他不杀死你，只叫你变成一团，紧紧缩成一团，死也死不得，活也活不成。你怎么办？

痴迷人君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自己都中了毒？”

他们都是疯子，但他们都不是傻子，他们当然知道他们都中了南三的毒了。`

痴迷人君道：“我告诉你们，有一种解毒的方法，你们愿意做不愿意做？”

当然愿意。

痴迷人君哈哈狂笑，大声道：“你们看！解药就在眼前！”

他指着冷心老人。

众人呆了。

冷心老人怎么会是解药？他是一个老人，他是在痴迷人君和南三的毒物下变成了一团的一个半死不死的人，他怎么会是解药？

此时众人都看着冷心老人，他们半信不信。

一个人道：“天君，我们都是些愚人，我们不明白冷心老儿怎么会是解药？”

南三却明白了，她抚掌大笑道：“你们真的不明白么？太妙了，太妙了！真是天下再也没有的妙招啊！你们为什么还不明白？”

众人不如南三聪明，他们当然还不明白。

南三道：“我告诉你们吧。当初我用毒，都是天寿教我的，不然我怎么会用毒？如今他也是教了我一招，如果你们能用冷心的肉做解药，你们一个人只要活活吞下一块他的肉，你们的毒都会解了。”

众人也还是半信半疑。

有人应声道：“我相信。我就来试一试。”

应声的是从前的丐帮总筐头儿解免。

他走上前来，对紧缩成一团的冷心老人道：“冷心，得罪了！”

他走上去，生生在冷心老人的肩上咬下了一块肉。

冷心老人虽然不能动了，但他仍然有知觉，这一咬显然是痛彻心肺，他大声一吼，昏死过去了。

他的肩头上没了一块肉。

解免坐地，他的脸上神色不定，忽喜忽忧，好久不曾立起来。他最后站了起来，大声一啸，这啸声中有无数的快意。

他对痴迷人君一礼道：“多谢天君，多谢南三姑娘！”

他大声道：“果然是好！你们看！”

他解开衣服。

他的身上再也没有了那怕人的蓝色花纹。

众人就是一片欢呼。

他们感激涕零。

浪子闭上了眼睛。

他不敢看了，他不敢看他的师父被人生生吞吃了，不敢看他的师父那血肉模糊的身影。

但师父的叫声仍在，他的耳朵仍在。

他的穴道被南三疾点，不然他可以冲上去，一死了之。他也可以嚼舌而死。

但他现在连死也死不了。

冷心老人的叫声起初还是声声极高，到了最后，他的一声声叫也声嘶力竭，他再也叫不出来了。

他是不是死了，他是不是再也不用受这活罪了？浪子但愿他死了，但愿他再也不受罪了。

浪子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一群真真正正的疯子，他们一个个都眼睛放光，都坐在地上，看着浪子，他们象是一群狼，他们在等着一声号令，如果南三或是痴迷人君说一声，他们会扑向浪子。生生把浪子也撕成碎片片儿。

他们一个个都欢呼着，甘愿做痴迷人君的奴才。

冷心老人没了，他在哪里？

浪子看到了一具骨骼。

这也不是一具骨骼，只是一具没有咬干净的骨架，在它上面，鲜血仍然在流淌，仍

然有血肉在，但已经看不出它是人是物了，再也看不出它曾经是称雄一时的冷心老人了。

痴迷人君看着浪子，大笑道：“浪子，你看看，这人肉比破烂儿更好吃，所以他们都很听话，都争着抢着吃。你为什么不吃上一口？你说，冷心老儿对你岂不是也很不好么？”

浪子无话可说。

冷心老人对他不好。

但冷心老人毕竟是他的师父。

他的师父被人活活吃了，生生咬下了他的一块块肉，他活活被人咬死了。

浪子不知道他说什么，他也不知道他该做什么。

此时，南三却在轻轻抚摸浪子，她的抚摸，把浪子的心摸得也冰冷了。

“别动我！”

他一声怒吼，几乎要疯了。

南三却不慌不忙，轻声道：“浪子，你别太紧张，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我不会让他们吃你，你是一只好衣架，我得亲手杀死你，然后我才会做好衣架。他们如果活活吃了你，我的衣架就没了那好看的血红色，深黄色了。那时，我岂不是会很生气？”

浪子听得哆嗦起来。

他从来没有面对着象南三与痴迷人君这样的恶魔。

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死在这里。

浪子神智有一点儿不清醒了，他此时听得众人都跪在了地上，他们都向着痴迷人君下跪，他们的声音很是响亮：“愿楼主万寿无疆！！愿南三姑娘万寿无疆！！”

他又听得一声声吼：“入我疯人楼，吃穿不用愁；入我疯人楼，美女不胜收；入我疯人楼，一生乐悠悠！”

他仍然记得，这些话曾经是众人对冷心老人的奉承话，他依稀看到了，坐在上面的不是冷心老人了，是那个痴迷人君，他此时的面色也很是得意。

唉，天下大乱了，因为有了疯人楼！

浪子再一昏迷，他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了。

（全文完，中华武侠小说 QQ 群 7649715 “未来” OCR、一校，2024 年 08 月 04 日 12 点 44 分完成）